

第一章 白马非马

白马寺位于洛阳城以东二十余里，自汉朝以来，已有两千年之岁月，但却始终矗立在历史之兵荒马乱之中，历经岁月摧残，仍不改其古雅之风貌。

寺前有一石雕白色马匹为其特有标志，拱洞式的大门，庄严宏大，门上挂一横匾写有“白马寺”白字黑底三字，似乎出自名家手笔，门前有一对千斤石狮挟持左右，墙为红砖所砌，寺内共分四殿，分别为“天王殿”、“大佛殿”、“大雄宝殿”，最末则为“接引殿”，殿堂之后则为“毗卢阁”及僧舍。

宋朝刘赞有诗云：“洪钟托古刹，梵梵动晨昏，境净声当牖，天空响出尘。”这正是指白马寺梵唱之音多么令人清新。可惜却出了两个狗肉和尚——阿三及阿四。

第三天——

不念已领着三人回到白马寺。

小邪看到门前那匹白马大叫道：“好哇！这马要是能骑走就好了，真漂亮。”

阿三叹道：“骑马？以前我一天最少骑三十次，不过是被绑在上面就是了。”

阿四笑道：“我也差不多，我骑狮子威风多了。”

小邪道：“那我们将它搬回去如何？”阿三摇头道：“我和它有不共戴天之仇，一见到它，我就头昏脑胀。”

阿四道：“这很危险，听说这是本寺的镇寺之宝，没有那只白马，这里就变成无马寺了。”

不念道：“杨施主可愿随贫僧进白马寺？”

小邪道：“好哇！不然我部下被你们缠着，也不是办法。”不念道：“请随贫僧来。”

说着四人已进入寺内大厅。

不念道：“杨施主请坐，贫僧去请师父来。”

小邪道：“不客气，你忙吧。”

不念施个佛号，已走向后院。

阿三问道：“小邪帮主，你有无把握？要是走不掉，这可惨了。”

小邪笑道：“怕什么？大不了你们再回来干，这是复职，当和尚这一行只有辞职，哪有被开除的！”

阿三道：“唉！你知不知道在这里有多苦？除了饭吃得饱以外，我三天就要加点外快，真他妈的生不逢时，入错行走错路！”

阿四道：“我每次都沾上边，有外快就两人分。不好过哪！”小邪道：“你们每次都有外快赚，别的和尚不吃醋？不想分红？”

阿三道：“没办法，每次都落在我头上，有一次还挑了三个月的大水缸，差点没死在这里。”

阿四苦笑道：“小邪帮主你得想想法子，否则我这‘通吃小和尚’不白阿四，今天可要落难了，我的外快就是刷门外那几只石头狮子及扫茅坑，够惨哪！”

小邪道：“你们别急成这个样子，我又不晓得和尚不干还有这么多麻烦，这样好了，你遵从他们的规矩来，只要不过份，我也不便出手，人说帮有帮

规，少林寺也有寺规，谁叫你们别的不干，偏偏要选上和僧这一行，现在要跑都跑不掉，真是放屁不响，差死了。”

阿四白了阿三一眼道：“这都是阿三的主意，什么已经找到铁饭碗，我看是找到铁圈子，将我的脖子套得死死的。”

阿三尴尬笑道：“我哪知道小邪帮主又突然回来了，你以前还不是说我好聪明，现在你竟扯我后腿！”

阿四道：“现在不一样了，东西一过时还在用，那就是笨，对不对？小邪帮主！”他转望着小邪。得意地笑着。

小邪笑道：“都没错，这主持方丈凶不凶？”

阿三道：“有时候很凶，上次我们两个偷溜出去，被捉回来，这大和尚罚我们种菜，苦死了。”

阿四道：“这菜圃有二十行，每行十丈长两丈宽把我们累得半死，还好，嘻嘻……”他偷笑着。

小邪一猜就知道怎么回事，他笑道：“你们是不是着着菜长大了很不服气，就将菜拔去卖了？”

阿三笑道：“当然啦！我种了三个月哪有被他们白吃的道理，一气之下就偷偷拔下青菜，和阿四挑到洛阳城卖，换了一些银子进补进补，呵呵……”

小邪也笑道：“看你们两人真宝，那后来有无被发现？”阿四摇头道：“没有，我们到附近农村，将大牛、小牛通通牵到菜圃，将菜圃弄得乱七八糟，主持方丈以为是天意，我们也过了关。”

小邪也想卖点菜，看是何味道，他道：“等一下我们也去卖菜如何？”

阿三苦笑道：“哪有和尚卖菜的，这不大好吧！”阿四笑道：“也好！反正蛮有意思的。”

这时内院已经走出两位和尚，正是主持方丈悟非大师和大师兄不念。悟非和尚约六旬余，清癯瘦高，状甚庄严。“阿弥陀佛。”悟非道：“小施主光临本寺，为何而来？”小邪笑道：“大和尚，我是为了这两位旧友而来。”

悟非道：“是不明、不白吗？”

小邪道：“正是，他们是我十几年前的难兄难弟，现在他们不干了，要辞职，不知大和尚有何方法？”

“阿弥陀佛！”悟非一惊，转向阿三及阿四道：“不明、不白，可真有此事？”

阿三笑道：“师父，我不干啦，我找到了昔日的帮主，我要归位，所以请师父放我一马。最好将门外那只白马送给不白师弟，他说他很喜欢。”他替阿四找些事做做。

阿四急道：“师父，我不要，我也不干了，师父你开除我们好不好？”

悟非施了一个佛号，道：“佛门乃清静之地，不明、不白你们可当真？”

阿三肯定道：“我狗肉都吃了，还假得了吗？”

阿四更上一层楼，他道：“我前几天还去过妓院，这下开戒啦！嘻嘻……”

“阿弥陀佛……”悟非深深地施了一个佛号，若有所失地道：“不明、不白，为师平日虽待你们较严，没想到却因爱之深而演变成今日这种局面，罪过！罪过！真是孽缘。”

阿三道：“师父你别难过，我不干只是随帮主到处走，我还要再当十年和尚才能留头发，算是寄门弟子。”

阿四道：“我也一样，我们还是好朋友好不好！”一下师徒变成朋友了。

悟非愣了半晌道：“好吧！佛渡有缘人，你们两位既然与我佛无缘，贫僧也不便留你们。”他已改口不再以师徒相称。“哇！万岁，好棒啊！”阿三、阿四跳起来手舞足蹈，大叫不已。小邪见状也蛮有意思，说不干就可以不干。

悟非道：“不明、不白你们可愿面壁三十天以报佛祖恩惠？”阿三、可四一听又冷了下来，他俩最怕的就是面壁。

悟非道：“我佛慈悲，还请不明、不白面壁三十天以偿我佛恩赐。”

阿三、阿四急得望着小邪，真是当和尚容易，当人难哪！小邪也不愿自己朋友受难，他问道：“大和尚可有其他方法，或是比较快的方法？”

悟非摇头道：“此乃少林规矩，老衲不敢有违。”

小邪道：“反正不明、不白也不想干，这样好了，我们来打个赌如何？如果你输了立即放人，我输了我也不管。”

“阿弥陀佛。”悟非道：“老衲已身入空门，七情六欲皆不复存在，何敢违背佛门旨意。”

小邪道：“我是你们少林派的贵宾，大师父您就放一马好吗？”悟非道：“既是少林贵宾老衲自然以礼相待，不过这似乎不可能……”他有点不信地望着小邪。

小邪拿出上次在开封封禅寺前明渡大师所赠之“达摩玉牌”，递给悟非看。

悟非一看心头一惊，马上揖身道：“原来是少林贵宾光临，老衲有失远迎，请恕罪。”

小邪收起玉牌道：“大和尚你别多礼，我看就免了我朋友面壁一个月吧！”

悟非面有难色。小邪道：“这样好了，我出一个问题让你猜，如果你猜到了，

我不为难你，如果你猜不到那表示你佛理修得不够彻底，你可要放人喽！这也是天意对不对？”

悟非虽是佛门中人，但小邪说的是有关佛理，他不免好胜心

已起，他道：“还请施主赐教。”

小邪想了一下道：“好！我就问你们白马寺有关的一个题目：

白马是马，但白马非马。你解释一下让我听听看。”

悟非闻言心道：“白马明明是马，为什么又非是马呢？怪哉！”阿三心道：“我就知道小邪一定会考倒老和尚，不过这是什

么意思呢？”他也在想。

阿四心想：“白马是马，但外面那只马不是马，它是死马，大

概是这样吧。”

不念心想：“白马是一只马，后来被剃了毛，就变成不是马

了。”悟非想了许久道：“小施主，老衲无法回答，还请小施主解释。”他以为小邪也没办法解释。

小邪笑道：“很简单，白马是不是马？”

悟非道：“不错，白马是一只马。”

小邪又道：“黑马是不是马呢？”

悟非道：“黑马也是马。”

小邪道：“那你能说白马是马，而黑马不是马吗？”

悟非道：“不能这么说。”

小邪笑道：“这不就是白马是马，但白马不能包括全部的马，

还有黑马、棕马、石马、木马……好多，和尚你以为如何？”

悟非突然大宣“阿弥陀佛……”他道：“是人非人，是物非物，是树非树，是山非山，想不到老衲参此玄机数十年，竟被杨施主一语道破，老衲心服口服。”他喜上眉梢，一点也不会为自己落败而感到羞愧生怒，不愧为得道高僧。

小邪笑道：“哪里！大和尚你可愿意放人？”

悟非道：“施主乃本寺贵宾，佛理又高深莫测，又如佛言：‘我佛自在心中。’何必定要出家呢？老衲愿意负此责任，三位请随老衲来。”

三人已随着悟非走进后院。

阿四可高兴得直笑不已，他道：“小邪帮主，我猜对了。”小邪笑道：“阿四你愈来愈进步，不错，不错！”

阿四道：“这可要感谢师父好几次罚我擦那只石马，我一想白马是马，但外面那只马，不是马，他是死马，这也对吧？”小邪笑道：“对，活马也是马，死马也是马。”

阿四虽然不了解其中深奥道理，但只要猜对，这已是无比的荣幸，因为阿三没猜着。

不久悟非已领三位到后院佛堂。

悟非道：“不明、不白你们先向佛祖拜三拜，再感谢佛恩。”阿三、阿四照着做，跪在地上叩头，口中念念有词，然后才站起来。

悟非领着他俩到左边一堵矮墙道：“不明、不白你们只要跳过这堵矮墙，就可以还俗了。”

小邪心想：“佛跳墙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吧！”

阿三、阿四很快地跳过那不及腰的矮墙，心情也轻松不少。悟非道：“不明、不白两位施主，从今以后你们已不是佛门中人，亦非少林弟子，还请施主多多保重，老衲告辞了。”说完他低着头，往后院走去。

“师父！”阿三、阿四同声叫着。

悟非转过身躯笑道：“小施主有事吗？”双目已红，眶含泪水。阿三感恩道：“师父十余年教养无以为报，但以叩头三响以谢师恩。”

阿三、阿四立即叩三个响头。

悟非笑道：“不明、不白快起来，师父是留不住你们了，只要有缘还是会再相聚，你们走吧！杨施主，恕老衲不送了。”他转向小邪揖身为礼。

小邪道：“大和尚不必多礼，有时间我们再来，告辞了。”一拱手，他已领着阿三、阿四走出白马寺。

悟非轻叹一声，也自回禅房，他是对阿三和阿四的离开感到伤神，

阿三一踏出寺门已呵呵笑道：“终于我又回到凡间啦！”阿四望着白马道：“白马啊白马！今天分开以后又换谁来照顾你呢？可怜！好可怜！”他又跳上去坐。

小邪道：“我也来！”他也跃上去过过瘾。

三人留恋一下，才离开白马寺。

小邪边走边看哪边有菜，准备要到洛阳城去卖。

阿三道：“小邪帮主，你真要到洛阳城卖菜？”

小邪点头笑道：“当然，说不定卖菜也可以出状元呢！”阿四道：“再过去不远就有菜圃，有时候我们煮狗肉没有青菜，只好顺手偷他们几株。”

小邪道：“我们用买的，现在就去。”

三人往农夫家走去。小邪也不客气买了三担白萝卜、高丽菜及大白菜。

小邪兴趣十足道：“我卖萝卜，阿三卖高丽菜，阿四卖大白菜，农夫说早上比较有人买，我们慢慢挑到城里再休息，明天早上一大早就卖，看谁卖得最快又最多钱！”

阿三得意道：“一定我卖得最快，我有两三次的经验。”小邪叫道：“不行卖客栈和菜馆，要卖普通的老百姓，一个一个卖。”

阿三主意已被小邪识破，他苦笑道：“这可难罗！大和尚挑菜逛街像什么话嘛！死杨小邪故意整我。”

小邪哈哈大笑道：“这才叫通吃帮，只要有钱赚，哪门不能干？走！”

三人就这样一搭一唱地走向洛阳城。

第二天一大早。

三人就各显神通地往大街上走去，不时叫着：“卖菜呀！好吃的萝卜！最便宜的萝卜……”

他们找不到菜市场，只好在大街上逛，两个和尚，一个小鬼，挑着菜担子走在大马路上很惹眼，难怪人家指指点点，以为他们是发神经，哪还敢买他们的菜。

就快到中午了。

小邪看自己一个萝卜也没卖出去，他急道：“阿三，我看我们还是分开来卖好了，这样别人才不会以为我们是神经病。”

阿三打定主意要卖饭馆，他道：“好哇！我们分开来一定成绩会转好。”

小邪道：“那等一下我们还是在这里集合，我走啦！”他也想好地方，找一间大庙像上次在兰州城摆地摊一样。想必会有收获。

“卖菜呀！大萝卜啊！不好吃不要钱，卖菜啊！萝卜好，好萝卜，货真价实……”

不久他已到城西观音菩萨庙前，这里很多手工艺品及古董摊，哪有萝卜摊，小邪已将担子放下开始叫卖起来。

他是逢人便叫，希望有生意上门，“来来来！好吃的萝卜！不好吃不要钱，价钱最公道，二个一文钱，十个九文钱，全部买二两银子，小姐买一个如何？”伸手将大萝卜推向一位路过小姐。

这位小姐见小邪满头大汗，好可怜，她停下来问道：“小弟弟，怎么卖呢？”

小邪看生意上门，大张眼睛高兴得忍不住大叫：“哇——”他是激动得叫出来。

可惜小姐也“哇——”了一声，被吓得六神无主嗔骂道：“神经病！”说完已走掉了。

小邪喃喃直骂道：“虽（倒霉）！奶奶的，好不容易有生意上门，又被自己吓跑了。别激动，别激动！慢慢来。”擦掉额前汗珠目光瞥向大厅叫道：“观音菩萨姊姊啊！你可别让我漏气好不好？我可是靠劳力赚钱，拜托帮帮忙，多找几个人来，拜托，拜托！”他深深地一揖。

但许久还是没人过问。

小邪气道：“黑皮奶奶的，这些人要怎样才能买我的萝卜呢？难道要一个个捉来硬塞？气死人了！”他不时吹大气，瞪大眼直叫这门生意不好干。

不多时阿三和阿四也找到庙前。

阿三笑嘻嘻道：“小邪帮主我看你今天是输定了，哪！你看三两银子，我卖完啦！”他得意地拿出三两银子，晃个不停。

阿四也笑道：“我卖了二两八钱，帮主你请点收，要不要我帮你卖呀！”好不容易才逮到机会，赢了小邪，他很高兴。

小邪叫道：“你们两个作弊！一定是卖饭馆，待会儿我要罚你们俩扛我的太师椅。”

阿三道：“小邪你可不能乱来，你说我们卖饭馆？你有证据吗？拿出来呀！否则你就输啦！我和尚也可以不用干了。”他很得意，因为他想不出小邪有何方法可以证明他是卖饭馆。

小邪吃吃笑道：“阿三，你的高丽菜卖了多少人？”阿三叫道：“多啦！一个来一个去，少说也有一百多人！”小邪问道：“那你什么时候卖完？”

阿三道：“刚刚卖完，我们就来找你了！”

小邪笑道：“这么巧你们两个都一起卖完？”

阿三急道：“是我先卖完再帮阿四卖的，嘻嘻！”

小邪看了两人一眼笑道：“好吧，你们卖完了，等一下就给我找一顶轿子，我懒得再走路。”

阿三有点动摇了，他叫道：“证据呢？拿来呀！”他伸着手，却没有先前嚣张了。

阿四知道这次又要输掉了，已苦笑不已。

小邪笑道：“证据就在你的银子上，懂吗？想要骗人也得动动脑筋，胡扯是不管用的。”

阿三奇道：“银子？”他看了一下手中的银子，他以为银子上有刻着饭馆的记号，但他并没有发现任何记号，他叫道：“小邪你少唬我。”

小邪笑道：“唬你？你也不想想你卖了一百多人，一株高丽菜也不过几文钱，哪有整整三两银子，你这不是自己在打自己嘴巴是什么？”

阿三愣了一下，强词夺理道：“我是拿零钱去换的，你别乱讲！”

小邪笑道：“你还想狡辩，等一下我们去找换给你银子的那个人如何？”

阿三苦笑一声不再说话了，他知道什么事都骗不过小邪，但总是想碰碰看，只要有一次骗得过小邪，那他会高兴得翘辫子。阿四苦笑道：“阿三走吧！找轿子去！”

“等着！”小邪道：“你们帮我看萝卜，我就不信卖不出去！这些人不使点诈，他们以为萝卜是石头，我去求我姊姊帮忙。”阿三奇道：“你妹妹？你什么时候又冒出来一个姊姊？”

小邪笑道：“观世音菩萨就是我姊姊，我在黑城镇和她结拜的，我走啦！好好看着。”说完已往庙口行去。

阿三叫道：“小邪帮主真能混，连观音菩萨也看上他，佩服、佩服！萝卜啊！好吃的萝卜啊……”两个大和尚就这样在地摊上叫喊着。

小邪一到菩萨庙里，见这庙很大，供奉之神像最少也有两三百尊，而中间那尊正是观音菩萨。

这里香火鼎盛，来往人潮不断，但就是没人买小邪的萝卜。

小邪想定主意，立时装成可怜样，跪在神像前面边哭边道：“菩萨啊！你一定要救救我，我家中还有娘要吃饭，她已八十九岁，体弱多病，如果没饭吃是不行的，我只是个卖萝卜的苦命人，哪晓得今天一个钱也没卖到，菩萨姊姊你一定要救我，呜……卖不出去我娘会饿死的，菩萨我求求你……”

呜……求求你……”他拜个不停而且还哭得很伤心，我见犹怜。

不久他的哭声已被许多人听到，那些人已围上来，庙祝也走过来看个究竟。

小邪见人来得差不多了，他双手合十暗用内力，震向菩萨神像，只见菩萨颤抖不停。

小邪又哭道：“菩萨您要救救我娘啊！菩萨我求求您……呜……”他每拜一次，菩萨像就抖一次，到后来竟然跳得砰砰作响。

“不得了啦！菩萨显灵了，快，快跪下！”

“快看这小孩孝行感动菩萨了！”“好可怜的小孩，连菩萨都哭了……”

“世上可怜事真多，我们应该帮助他！”

小邪见大家都被感动了，他又哀伤道：“菩萨我没钱给您添香火钱，我下次一定多添给您，我走了，菩萨保佑我，帮助我，我需要您……”他拜了三下，又震得菩萨砰砰直响，他才伤心地走出人群回到萝卜摊。

众人有的已掉下泪来，都注意小邪走到那里，准备敬完香后，买他的萝卜。

连菩萨都感动了，何况人呢？

小邪走回来急叫道：“阿三、阿四你们快躲起来，这下子看我怎么卖，奶奶的，他们也不想观音菩萨是我什么人，快闪！”

阿三奇道：“小邪你又在耍什么花样，告诉我一点，让我也分享你的快乐。”

小邪道：“我没有耍，我只是拜拜菩萨，结果我姊姊就显灵了；快走，等一下人群来了，你们两个会被压扁，那我可管不着。”

阿三相信小邪的话，但还是想不通，只好事后再说，他拉着阿四逛到别处，但暗中还是偷偷注意着小邪这边的情况。

小邪心想已差不多，他挑起萝卜担子，伤心地往回走，那样子真的可怜。

“小兄弟等等呀！别走，我要买你的萝卜。”

“小男孩快停下来！你的萝卜我全买啦！”

“小弟弟你等等，我想买你的萝卜……”

众人见小邪要走了，情急之下也不管香上完了没有，就往外追赶着小邪。仓们想为了这种事，菩萨一定会嘉许自己有善心而更加保佑。

小邪故意听不到，慢慢地走着。

人群一涌到，个个怕买不到萝卜会被菩萨说没良心，那不是白烧了十几年香吗？所以他们一围上来，就猛抢，叫道：“小兄弟，我全买啦！”

小邪先是一惊，放下担子。然后奇道：“你们是要买萝卜？一个一文钱。”

然而人群很乱，担子也倒了，萝卜也滚出来，只听：“哈哈，我抢到一个了，小兄弟一两银子不用找了。”

“李牛我们一人一半”

“小的也好，烂的我也要”

“别挤，分我一点嘛！”“小兄弟，这些给你不用找了……”

阿三、阿四和其他不明究竟的人看得目瞪口呆，真以为这萝卜是宝贝。

一段吵杂声后，小邪的萝卜已披抢空，有的人抢到了高兴地回家，有的买到了又回去拜谢菩萨大诉其愿，有几个人将小邪的担子抬回来，还不时安慰他。

终于人群也已散去。

小邪抱满银子，心想：“这些钱还是交给菩萨吧！让她再交给别人。”想好他挑起菜担子往菩萨走去。

到庙里，他跪下来道：“谢谢菩萨帮忙，我用不了这么多，还请菩萨交给需要用钱的人，谢谢菩萨。”他将四、五十两银子放在桌上，只留下一点自己用。

庙祝走过来道：“小兄弟，你就留着自己用吧！”他觉得小邪甚是可怜。

小邪摇头道：“大法师，我够用了，其他的您留给需要的人好吗？”说完他已走出庙门。

庙祝望着他的背影良久才道：“难怪菩萨会感动，这样的人世上又有几人呢？”他叹口气已转身走入庙内。

小邪虽然并非真心如此，但他已想到要将这些钱留给有急用的人，以及那些真正像他这样去求神的苦命人，他的心是纯真的。他不懂得神，但他并不玩弄神，他是将菩萨当成活生生的姊姊，他是去找敬爱的姊姊帮忙赚点钱，他又将钱交给菩萨姊姊。真正被他玩弄，也是他玩弄的对象，是那些只会敬神，而忘了多行善事的人罢了。

阿三见小邪走出庙门，马上走过去叫道：“小邪帮主你这招是哪一招？教教我如何……”

阿四道：“好厉害的帮主啊，三两下就清洁溜溜，菜王，你是菜王，哈哈……”他高兴地大笑着。

小邪笑道：“哪里，我只跪在菩萨姊姊前面一哭，我姊姊就感动了，所以那些人看在我姊姊的份上才买了我的萝卜，这叫不着僧面看佛……不对，该说是不看僧面看观音菩萨面，嘻嘻，如何？”

阿四问道：“小邪帮主，菩萨真的显灵了？”

小邪笑道：“我哪里知道，我替菩萨抓抓痒，她就动个不停。”阿三笑道：“原来是你搞的鬼，下次我也来。”

小邪叫道：“算啦！这次是被逼得没办法了，这些人只知道整天拜佛，也不晓得做点善事，我这是在替他们做善事，走吧！别忘了抬轿子。”

阿三哭丧着脸道：“小邪帮主你别走得太远好吗？最近我感冒了。”

小邪笑道：“感冒要多运动，你抬两个好了，呵呵……怎么样，感冒好一点没有？”他深深地望了阿三一眼。

阿三苦笑着没有回答。

小邪道：“好吧！现在还不用抬，等到人很多的时候你总不会让帮主丢脸吧！”

阿四立时笑逐颜开，他笑道：“我就知道小邪帮主最通人情，现在要到哪里？江南？”

小邪拍手叫道：“对，像皇帝一样游江南，我们去吸收成员，本帮要扩大营业。”

“嘻嘻……”阿三笑道：“帮主您是不是又找到了好兄弟？他行不行？”

小邪笑道：“行！他叫小七，还有一个叫小丁，都有两下子，我们现在就去找他们。”

阿四笑道：“也好，省得每次就我们两个抬轿子，愈多人愈好，哈哈……”

三人在笑声中往江南行去。

不一日，小邪他们已行至江西省境内，来到一小镇，镇名“范家铺”。

小邪深深吸口气道：“阿三，我们就快到洞庭湖了，我想在此镇歇歇脚，明天再去找小丁。”

阿三道：“也好，我肚子也饿了。”

阿四笑道：“见新伙伴总不能如此寒酸，否则我这第三副帮主会被看扁了，洗洗澡，换件新袈裟才是正确的行为。”

小邪轻笑道：“你不用换啦！再换还是一样獐头鼠目，不用怕，一样是扁的。”

阿四苦笑道：“也罢，有时候进门缝还是要用到扁的，不是吗？呵呵……”走着，三人已找到一家兴高客栈，填填肚子。

小邪边吃边觉得奇怪，他往这客栈四周看去，客栈不大，人却不少，小邪道：“阿三、阿四你们是否有注意到这地方有点怪怪的？”

阿三本来没注意，被小邪一说他才向四周看去。这一看他吃惊叫道：“小邪没错！这小镇是有点不大一样，怎么一下子云集了这么多人？”

阿四问道：“都是些什么人？”

阿三指着前面第三桌那三名彪形大汉道：“那是白沙三虎铁熊，铁虎，铁豹。另外他旁边那桌坐的那位是乾坤一剑王影，再往后第三桌那二名红衣少女是天南双凤聂持音，聂诗卿姊妹。还有泰山派天煞手刁无忌及他手下；哇！太多了，这是怎么回事？”

小邪道：“大概有什么重要事情吧！我们听听看他们谈些什么就能明白。”说完已倾耳而听。

只见白沙三虎其中一名道：“大哥，这次沉魂谷之‘舍命湖’又不知有多热闹？”

老大道：“去就知道，希望我们也有收获。”

另一位道：“老大，我们先让前面的人厮杀，然后再坐收渔翁之利，如何？”

老大道：“老三，这当然，否则谁愿意作众矢之的？何况我们兄弟三人力量也薄弱了点，只好先观战再说。”

老二道：“老大，这万年白蟒蛇真的曾出现在‘舍命湖’吗？”老大道：“无风不起浪，听说是被莫山天道人发现，结果他被这蟒蛇吃掉，他徒弟为了报仇才将这消息传出来，这应该不会假。”

老二道：“这万年白蟒蛇有多厉害？”

老大道：“我也是听一位武林前辈所说，他说这万年白蟒蛇奇毒无比，只要被它身上任何一样东西划伤必死无疑，而且它长达十丈以上，有脸盆这么粗，全身刀枪不入，力大无穷，厉害无比。”

老三道：“既然大蟒蛇这么厉害，为何还有人想动它脑筋？”老大道：“因为这大白蟒蛇已成精，它每天吸取日月精华，久而久之体内结有一颗内丹，炼武的人只要服下内丹，不但可以增加一甲子以上功力，还可以青春永驻，万毒不侵，它头上的尖角，还可以制成天下无双的武器，这不都是我们所想要的吗？”

听到这里，小邪才道：“原来是为了夺宝而来，阿三你说说看，这万年白蟒蛇到底是什么玩二（意）？”

阿三笑道：“那万年蟒蛇好是好，但它吃人不吐骨，而且全身是毒，要沾上一点可准死翘翘，除非是喝下蛇血才可解。我们还是别打它主意比较好。”

小邪笑道：“管它什么死蛇活蛇，我才不会没事拿生命开玩笑，我们去凑热闹，远远看也不错。”

阿三道：“小邪帮主，那就得站远一点，这个‘舍命湖’连鹅毛都不能浮在上面，何况是人？”

小邪道：“我知道，你们准备一下桥子，我老人家要拉拉风，嘻嘻……”

阿四苦笑道：“这么快？早知道也说不能抬轿子上去，否则大白蟒蛇是专吃坐轿子的人。”

小邪笑道：“来不及啦！阿三，这‘舍命湖’在哪里？离这里多远？”

阿三道：“在庐山以西五十里沉魂谷里头，离这里有八十里路。”

小邪笑道：“不远嘛！八十里路只要两个钟头就到了，你们去准备轿子，本帮主要出巡啦！”

阿三道：“帮主你最好易容一下，否则遇上仇家热闹就看不成了。”

小邪道：“也对，好吧！我就暂时隐去我通吃小霸王光荣的面目也罢！”

阿三、阿四已去找寻轿子，不到一刻扛着一张绑上竹竿的太师椅回来，小邪也结了账，坐上太师椅往沉魂谷“舍命湖”出发。

这几天各路英雄都往“舍命湖”奔，虽是一条羊肠小径，但人潮却不断。

小邪已将脸部涂黑，故而没有引起人家注意，所以也顺利地来到“舍命湖”。

沉魂谷整天为雾气所罩着，只有在中午时刻阳光才能从高空射入谷内，其他时间真是寸步难行。

但过了沉魂谷豁然开朗，只见前面出现一个大湖面，方圆有十余里，由一头往另一头看，只能看到对面朦胧小树，而湖面宁静如镜，一丝涟漪也没有，若不是有大蟒蛇潜居于此，真可谓人间仙境，是隐居良地。

湖中不见轻飘落叶或一片水藻浮萍，一片平白，一片安静，静得令人窒息，静得令人心浮气躁。

小邪往四周看去，已围满人潮，但并无太大吵杂声，他极目望着湖面右边，想看着有无认识的人。

不久他叫道：“青子夷，青继山也来啦！大概青子夷想找那内丹替青继山恢复功力吧。”他又往左边看去，看不到几里远他突然叫道：“哇卡！江南慕容世家也来了，真是仇家通通到齐，还好没有被他们发现。”再往四周寻去他喃喃道：“奇怪，怎么没看到小丁和小七？也许太远了看不清，或者他们怕我突然去洞庭湖找他们，而不敢来吧！”除了这两家，再也没发现认识之人。

一会儿他问道：“阿三，这些都是些什么人？”

阿三早已向四周观察一番，他道：“差不多到齐了，泰山派、华山、天山、昆仑、飞龙堡白旗坛主，中原三秀之玉面书生……终南派……哇！老毒婆也来啦！”他目光停在斜对面偏左一点。

小邪问道：“谁是老毒婆？”

阿三道：“独眼苗婆哈凤兰，你看在斜对面那穿花红衣服的老太婆。”他手指着斜面目标。

小邪很快就着清，因为那里只有她一人，也许是人人都怕她的毒之原因。

突然小邪感到不安，似乎少了什么似的，似乎又有危险要发生，他深深吸一口气道：“阿三、阿四我觉得好像有危险要发生，心中起伏不安，我们

退出去。”他正在想到底是什么原因。

阿三很相信小邪的感觉，他忙道：“阿四快走，反正这里也没什么好看。”

两人扛着轿子往回路奔。

出了沉魂谷，小邪这股莫名其妙的不安也消失，他很奇怪地想着为何会如此呢？愣了许久小邪才问道：“阿三，这大蟒蛇多久才出现一次？”

阿三想了一下道：“我也不敢确定，也没人看过，都是一些传说。”

小邪道：“你就照着传说讲吧。”

阿三道：“传说是月圆时分，大蟒蛇才会出现，它要吸取日月精华来延长生命。”

小邪问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阿三道：“十二了。”

小邪心想：“还有三天……各派高手都到了……”他道：“阿三，这些高手中，是正派的多呢，还是邪派的多？”

阿三道：“五岳派都是正派，飞龙堡也是正派，老毒婆是邪派，好像也有四恶的人，还有一些坏蛋，不过算起来，正派人手占了三分之二。”

小邪点头道：“这就是了，问题就在这里，阿三你可有看见神武门的人？”

“神武门？”阿三道：“你没说我倒没想起来，这一说我觉得好像一个都没有。”

小邪问道：“阿三，如果你是‘神武门’的人，对于这种盛会你会参加吗？”阿三毫不犹豫点头道：“我会跑第一。”

小邪道：“很明显神武门一定会参加这次夺宝行动，但为何他们一个人也没有出现呢？这不是太令人难以相信了吗？”

阿三道：“说的也是，他们难道有什么阴谋不成？”阿四道：“这还用说，他们不来就是有阴谋，他们想事后再劫宝或通通将人弄死。”

小邪笑道：“不错！神武门想独霸天下，这正是一个好机会。”

阿三想了想道：“这次他们会用什么方法来杀害这些高手？”小邪笑道：“我也不晓得，我要知道就好了，现在我们来讨论这问题。”

阿三道：“也好，我和阿四只能提供一点意见，管不管用我可不晓得。”

小邪道：“有就好，我们假定神武门想收渔翁之利，那他们会如何做？”

阿三道：“他们会等十五日那天，让群雄杀得你死我活，再出现争夺。”

阿四摇头道：“这点我不同意，因为有许多人是去看热闹的，不一定会杀得你死我活，至于神武门事后出现倒有些可能。”

阿三道：“至少会有几个人吧！”

阿四道：“这些大部分是正派人士，我想他们不会如此自相残杀。”

小邪道：“你们两个说的都有理，现在讨论另一样，如果大蟒蛇根本就出现过，这时神武门又将如何打算？”

阿三道：“这可能是神武门用下的计谋，他们想骗天下群雄进入沉魂谷，来个通杀。”

小邪点头道：“我怕的就是这样，但我们在范家铺听白沙三虎所言，他们是听到莫山天道人弟子所说才赶来，这莫山天道人又是怎样一个人？阿三你说说看！”

阿三道：“莫山天道人是一草药郎中，他们自成一派，以炼药悬壶为生，从不过问江湖事，也无此能力过问；可以说是老百姓。”

小邪点头道：“这就表示莫山天道人是死在沉魂谷或掉进舍命湖，也许

真的被蟒蛇吃掉，所以他徒弟为了报仇才会将这消息公诸于天下，要是这消息不实，那些道人就会遭江湖人物寻衅，他们是不必要冒这个险，所以我认为有七分可信程度，我相信这消息不是神武门所传出来的。”

阿三道：“照你这么说神武门是后来才知道这消息的喽？”

小邪道：“这只是我的想法，我以为神武门知道这消息以后才想出一石二鸟的计谋，他们先让沉魂谷里面的人自相残杀，如果没有残杀，那他们的人就会在某一个地方埋伏……哇！”他突然站起来道：“阿三、阿四事情不妙啦！”

阿三道：“怎么不妙法？”

小邪道：“我想神武门一定是埋了炸药，想一次将他们全部炸死。”

阿三不信道：“他们会这么聪明？”

小邪道：“本来我想他们也不会用，但想到上次在青阳镇，神武门的太乙分坛被我炸得全军覆没，所以他们也如法炮制。”

阿三很满意笑道：“原来又是你想的杰作，现在我们该如何进行？”

小邪沉思半晌才道：“我认为他们点燃炸药的时刻是十五月圆时，所以现在我们必须找到神武门的人，并将炸药全部毁掉，否则就落蛋啦！”

阿三笑道：“好吧！就让我们通吃帮作点善事，普渡众生。”

阿四认真道：“蛋是不能落，我们要如何摆鸟巢？”小邪想了一下道：“反正时间还早，我们找个地方潜伏着，看到有神武门的人，咱们就跟上，这不就成了？”

阿三道：“说走就走，省得夜长梦多。”

三人已找一个进出必然通过的小径，躲在小径右侧林中，等待兔子来临。明月清高，片云微掩，轻风拂叶，野虫吱吱不已。

三更一过。

阿三突然低声道：“小邪，有了。”

小邪也注意到前面小道上已有几名黑衣人鬼鬼祟祟地潜行着。他道：“不错，是神武门的人，我们快跟上去。”三人已如夜猫般追掠其后。

曲径迂回，不久已到沉魂谷出口不远处。

只见那几名黑衣人隐身进入一片树林中。

小邪心道：“看样子他们的联络处就在这附近了。”他道：“阿三、阿四你们在这里守着，等有人来，就将他们放倒，我摸进去看看。”

阿三、阿四会意，马上掠进草丛隐避起来。

小邪快捷地潜入这片林中，只行五十余丈，他已发现前方不远之林中有人影晃动，亦有说话声传来，为数不少，十分细碎，只听：

“第三队你们那边炸药埋得够不够？”听声音是压低嗓子说出来的。

有人答道：“坛主，等一下，还差一点。”

坛主道：“快点！今晚一定要埋好，明晚还要到别处，迟了就砍你脑袋。”

小邪闻言暗道：“原来炸药还不只埋在一处，看来有点棘手……”他摸向前面几尺，想看看他们如何埋炸药，这一看，他顿时放下心来，浅浅地笑了起来。

原来这些人不是把炸药埋得很深。而是挖个小坑就埋下去，上面再加些掩饰的落叶枯枝，但炸药埋得相当多，一直延伸到舍命湖。

小邪心想：“好吧，你们埋多一点，我明天再来收，换个地方炸炸你们，我看你们是吃上瘾了，一次不够，我再送个大的给你们。”轻轻一笑，静静

地等待人群离去。

约过盞茶工夫，有人道：“禀坛主，左边已经完成任务，是否要撤人手？”

坛主道：“撤！趁现在还有点时间我们再到右后方，快去叫他们收工，小心别弄出声音。”

“是！”

接着已传来一阵甚是低沉的脚步声，往远处移去，几分钟后才恢复宁静。

小邪见是时候了，马上潜过去找到埋炸药之地方，顺着引信一路摸下去，只觉得这炸药每隔十丈就有一大捆，其间还加了不少单束炸药。

他一直搜下去，直到时已过五更，天快亮了，才搜完全程，可见这些炸药分布得极广。

小邪顺势往四周看去，发现他已来到舍命湖的尾端，他暗自吃惊道：“这炸药竟将整个湖都围起来，好大的手笔！好险，否则这出戏我唱的就是悲剧了。”

微微喘口气，他已满意的返身掠往谷口，并找到阿三、阿四，走出沉魂谷。

天已亮。

小邪他们已回到范家铺，随便吃点东西。

小邪望着两人吃吃笑道：“大手笔！大手笔，呵呵！”阿三笑笑：“多大？”

小邪笑道：“你们今晚准备两个特大的麻袋，我们去收炸药，少说也有一千斤。”

阿四惊叫道：“这么多？”

小邪点头道：“不但多，而且已将整个湖围起来，昨天他们埋的是左边，想必今天埋的是右边，我们先从左边收，再收右边的，这样恰好他们种一颗，我们拔一颗；明天再将炸药埋在他们聚集的地方，让他们再吃一次大油条，甜不辣。”

阿三笑道：“正确！他们埋了炸药不开花，有点说不过去，我们是在帮他们的忙嘛！”

阿四问道：“他们这次来了多少人？”

小邪道：“我不清楚，但要对付差不多整个武林的正派人士，一定是要用到不少人，听他们说有坛主在，少说也有五、六百人吧！”

阿三笑道：“小邪帮主，你一共毁了他们几处坛口？”小邪伸出两根手指头晃了一下道：“两个。一个在开封，一个在青阳头，这里算是第三个。”

阿四神气道：“我就知道小邪帮主最行，天下无敌啦！呵呵……”他在拍马屁。

小邪笑道：“马屁要拍，工作还是要做，去找麻袋吧！要大的，别像上次小七给我找了一个小的，连套人家的头都套不进去。”

阿三拍胸脯叫道：“大！一定大！一定让你满意，一个有两个大。”

小邪道：“只要你抬得动，多大也没关系。”

“那我们去啦！”阿三、阿四已转身去寻找麻袋。

小邪则坐在原地想着一些行动细节，以及神武门大概会在何处集结，何时动手。不久阿三、阿四已拿了两个大麻袋回来，得意喧嚣个不停。

小邪笑道：“要吹，咱们找个好地方一边看风景，一边吃黑狗肉，慢慢来吹，晚上我们再行动。”

说完三人已往西窜去，他们找了一只黑狗，没锅子只好烤着吃，一直吃到傍晚，小邪觉得时间差不多了，这才领着两位好友，往沉魂谷潜去。

第二章 舍年湖

一到地头，阿三、阿四依照小邪指示，开始搜收那些埋在地上的炸药。而小邪已潜到神武门另一个工作地点。

一潜到地头，已有声音传来，有人道：“稟坛主，已全部完工，坛主是否要再检查一下？”

坛主道：“今天是最后一个晚上，你们还是小心点，再检查一遍我才放心。”

“是！属下马上派人去。”一阵脚步声已走过。不久脚步声又传回来，想必那人已吩咐部下后再折回来，那人道：“稟坛主，属下已叫两班弟兄再去检查了。”

坛主道：“很好，我们就在此等消息，然后再撤收。”那人道：“稟坛主，这次夺宝行动我们不参加了吗？”口气带有点遗憾之味道。

坛主道：“哪有这回事，宝物人人要，我们哪有不要的道理？如果先将那些人炸死，宝物不就是我们的了？只是前后的时间不同而已。”

那人奉承笑道：“是，是，坛主高明，这次又为帮主立下大功劳了，帮主他不亲自来也是一样。”

坛主道：“帮主要来，但不知是什么时候，你们留点神，别给我出了纰漏。”

那人道：“是！属下再去看看检查得如何了。”

坛主笑道：“如果事成了，我不会亏待你。”

“是！坛主！”说完他已经往西掠去。

小邪很快地就找上他。

那人似乎觉得后面有人跟踪，立即停下来转身叫道：“谁？鬼鬼祟祟的，还不给我出来。”声音并不甚大，他也怕惊动舍命湖的群雄。

小邪笑着走出来道：“是我杨小邪！”话未说完，他已如苍鹰猎兔一般地扑向那名黑衣人，左手掩口，右手点穴，直戳了过去。

“哇！”一声闷叫，这名武功平平的黑衣人不晓得怎么回事，已摔在地上不能动弹。

小邪将他翻过身，笑道：“老实点照实回答，我叫杨小邪，是你们神武门的死对头，你也不必用那三个字来吓我，懂吗？”

这名黑衣人一听到是杨小邪，吓得打了个冷战，忘了回话。

小邪觉得自己果然在神武门那边是大名人，他笑道：“不急，不急，别害怕！我问你；你们这次一共出动了多少人？”

那人道：“地坛全部弟兄六百余名。”

“地坛……”小邪道：“你们准备如何收拾这些夺宝的人？”

那人道：“用炸药将他们全炸死。”

小邪道：“这么简单？好吧！就算如此好了，如果炸不死又如何？”

那人道：“炸不死的，我们在外面狙击，将他们一个个歼灭。”

小邪道：“很有道理，这次夺宝事件是神武门放出来的谣言吗？”他想证实一下自己的猜测。

那人摇头道：“不是，是莫山天道人传出来的，帮主后来才下令先将夺宝的人全部炸死，再坐享其成。”小邪满意地笑着，心道：“这么说来真的有宝物了。”他又问道：“你们帮主何时到达？”

那人道：“我不晓得，我也问过坛主，好像他也不晓得。”小邪觉得这无甚紧要，也不再追问，想了一下，他道：“你们如何行动？”

那人道：“我们将炸药埋好后，就将人马撤回谷外，然后在谷外点燃引信，炸药就炸开了。”

小邪道：“这么长一个湖，你们不怕引信失灵，有炸药炸不开吗？”

那人道：“我们在沉魂谷四周还安排了十名箭手，负责用火箭射燃那些引信。”

小邪道：“何时开始行动？”

那人道：“十五日晚间戌时。”

小邪道：“你们撤走的地点在哪里？”

那人道：“谷外以西十里的一个小山坡。”

小邪觉得一切都很满意，他道：“你好好睡吧！”伸手已点了那人死穴，以防止他走露消息。

小邪很快地将他埋了，返身去找阿三及阿四。

一柱香的时间，小邪已在湖左畔不远处找到他们。

阿三见小邪来了，连忙招手笑道：“小邪帮主，满啦！只收了三分之一。”

阿四道：“小邪帮主，你再拿一个袋子来就够了，好重啊！”

小邪心想：“现在回去拿已稍嫌过慢，不如留点在这里，也许会派上用场。”他道：“阿三你那袋炸药倒出来埋在这里，省得再跑一趟，说不定还能用到。”

阿三道：“要是爆炸怎么办？”

小邪道：“不会的，神武门他们是用引信连接，现在我们已将引信拆除，再换另外一个地方埋，就像埋棺材一样安全得很，说不定明天我还想修理那条白蟒蛇哪！”

阿三道：“要埋就来埋，那你不炸神武门的人了？”

小邪道：“有阿四这一袋，等一下你再收一袋就够用，快！趁三更未过，我们收完炸药，赶到谷外将它们埋在神武门集合的地方。”

阿三闻言很快地将这袋炸药埋好，转身就要再去收其他的炸药。

“等等！”小邪叫住他，道：“阿三，你和阿四扛这袋炸药到谷外等我，其他的我来收。”

“也好！”阿三将麻袋交给小邪，和阿四两人扛着炸药，潜出谷外。

小邪很快地收掉舍命湖周围的炸药，只留谷口两三束，无伤大雅的炸药，因为他怕全部收掉，神武门的人找不到引信头，难免会动疑。

三更已过，神武门的人已全部撤走。

小邪也在谷口找到阿三和阿四，他带领两人往谷口以西十里外的小山坡地。

小邪道：“阿三、阿四，将炸药分成五处埋，再用引信接通，五、六百人，大约要五十丈方圆左右，不很大，我们快点行动。”

三两下，小邪他们已将这两大袋的炸药分五处埋好，而且埋得很深不易被发现，引信又用了五条，省得用一条出了差错而前功尽弃。弄好了以后，小邪反观一番看有无破绽，觉得一切很满意，这才道：“万事俱备，只要借诸葛亮的东风，这次最好连渡永天也赶来，一起炸死算了，我们走！呵呵……”

三人已潜回小镇，舒舒服服地睡大头觉。直到第二天中午小邪他们才醒过来。

小邪道：“阿三、阿四，我们去吃狗肉如何？”

阿三道：“算啦！这小镇哪来狗肉店？吃鸟蛋还差不多。”

小邪道：“我们买一只狗，再叫人煮不就得了！”

阿三愣了一下笑道：“这主意果然不错，好吧！看小邪帮主你了！”

小邪果然买了一只大黑狗，带到店家要他们煮炖，有钱好办事，店家在高利之下，笑嘻嘻地煮了一锅的香肉，端上来。

小邪笑道：“我们慢慢吃到晚上再行动。”说完已抓起一把狗肉啃了起来。

阿三、阿四也不客气，都用手抓，争得很凶。

小邪吃过瘾了这才道：“阿三、阿四，晚上你们是选择点炸药呢，还是去看热闹？”

阿三道：“都好，小邪帮主你别客气啦！我们已经有数十年的合作经验，不管我们怎么挑，说也奇怪，好的都会落在你身上，我一点边也摸不着，捧着书算手指头，看破啦！”

阿四也苦笑道：“每次争来争去，哪一次不是你赢？你随便选，剩下的我们再捡现成的。”

他们两人已经知道小邪作事，只要不是好玩的，他心中早已有了安排，再怎么争也争不出名堂来，“识相地”放弃机会了。

小邪笑道：“其实也没什么差别，如果你们点炸药我比较不放心，因为那几百斤炸药一爆炸，不小心耳朵会震聋，我看你们就看热闹吧！如果你们怕的话，就等我回来再一起进入沉魂谷。”

阿三道：“怕是不怕，但热闹是在你那边，我们在谷里看什么？大蟒蛇说不定不会出现。”

小邪道：“我想只要有蛇，它一定会出现，那时候一定非常精彩，不过你们可别跑去喂它花生米，否则我就找不到你们了。”阿三笑道：“花生米蛇不吃的，你又怎么知道大蟒蛇会出现？你已算好？”

小邪笑道：“只要是动物都是怕闪电打雷，对不对？”阿三点头道：“不错，上天派雷神来收服违反天意的人，妖怪更怕打雷。”

小邪道：“这就对啦，大蟒蛇它也只不过是一条修炼数千年或数万年的灵蛇，它也怕打雷，我一点爆炸药，这些炸药足足有好几百斤，这声音一定比打雷还要大声，保证震得大蟒蛇心浮气躁跑出水面恰恰乱跳，你们就可以欣赏它的舞姿美不美了。”

“我就知道小邪帮主猜得准没错，阿三，我们可别错过好机会。”

小邪道：“谷口还有几束炸药没拆掉，你们不可以靠近那里。”

阿三点头道：“我省得，那我们在舍命湖的最前端等你，只要你一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

小邪道：“如此甚好，就这样办啦！”

三人再聊些家常话，眼看天色已暗下来，他们才起身奔向目的地。

阿三、阿四往沉魂谷走去，只见人山人海，熙熙攘攘，但却鸦雀无声，那些人都拿了火把，将整个湖面映得亮如白昼，火光摇曳，闪闪灼灼有若萤火般煞是好看。

小邪潜回那小山坡，还没靠近，他已发现小山坡人影幢幢，为数不在少数。

已有声音传来：“各位注意，等前面炸药一响，我们立刻堵住山口，见

一个杀一个，不准留活口。”

“是！坛主！”众人齐答。

坛主道：“现在各位坐下来休息，不准乱走以免被人发现，我到前面去看看，这里交由副坛主指挥。”

“是！坛主。”众人坐在地上。

人影一闪，坛主已掠向谷口，消失在黑夜中。

小邪暗骂：“奶奶的，算这小子好狗运，等一下再将他料理了。嘿嘿！你们想杀别人，却不知道自已已坐在升天的太师椅上，呵呵……”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

突然谷内传来两声轻微的爆炸声。

小邪叫道：“是时候了。”立即翻身纵前，点燃引信，火把一丢，飞快地窜出百丈开外，马上卧倒在地，双手掩耳，动作刚做完，只听——

“轰——”一声巨响，震得小邪肺腑阵痛，血气翻腾，耳鸣不已。这一响，要比十个雷声同时劈响还要大声，有如火山爆发，山崩地裂，树叶簌簌如急雨摧打，整座山隆隆震动不止。百兽悲嘶，万鸟惊飞，将整个夜空已划破，令人头昏目眩。在这同时也升起一团火焰直冲半空，翻腾涌卷，照得百里通明，热气逼人。

不久声音已较低沉，小邪才嘘了一口气叫道：“哇哇哇！要命哪！这炸药真厉害，好险不是在谷内爆炸，否则真不敢想象，呵呵……想必那些人全死了！”说完他已起身直掠谷口。

突然有人叫道：“站住！你是何人？”

小邪抬头一看，迎面而来有四名黑衣人，他知道这些是神武门的帮众，他笑道：“大爷我是你祖宗。”

居中那名中年老人，脸色铁青而忿怒道：“给我拿下！”手一挥，后面三名黑衣人已经拔出鬼头刀猛往小邪砍去。

小邪也不客气，大笑一声，抽出匕首叫道：“不怕死的就上来！”手中匕首一挥一探，有如神龙腾空，寒光飞掠灵活非常地将这三名黑衣人罩住。

那名老人见小邪功力了得，知道这三名黑衣人恐怕不是对手，大喝一声抽出三尺青锋，双脚一错，熊腰猛扭，连人带剑奇快无比地冲向小邪，招招狠毒，可见他欲置小邪死地而后始甘心。

小邪见来人武功招式老练得很，心知这位就是地坛坛主，他已不敢怠慢，挥刀直上，口中叫道：“坛主我找得你好苦，没想到你自己送上门来，给我死！”话音未落，他已刀化万条银蛇忽上忽下，招招逼人式式杀着，迫得坛主及三名黑衣人节节败退。

不多时已过了十余招，小邪心系阿三、阿四安危，也不愿缠斗。大喝一声，身形拔高一丈余，左手立即射出两把飞刀，直取其中两名黑衣人，寒光一闪，哇哇两声，两名黑衣人咽喉已被飞刀射中，当场死在地上。小邪见机不可失，猛一翻身，如大鹏展翅掠往前方，左手大悲掌右手使出孤星剑招，挟着风嚎鹤唳之音，雷霆万钧之势罩向坛主及那名黑衣人全身要害。

坛主正觉得压力大增，想抽身逃逸避开已是不及，眼睛一花，“哇！”已中了小邪一刀一掌，身躯如断线风筝向一丈开外的草地上摔去，滚了两下就不动了。而那名黑衣人连声音都没叫出来，一颗头颅已被砍掉，尸体飞撞林中草丛，鲜血有如喷雾般洒向空中，随即溅得满地猩红。

小邪看看四周，觉得已没有危险，这才走向坛主身前伸指一点，坛主应指而醒。

小邪叫道：“你老实点，放你一条生路。”

坛主右胸挨了一掌，口吐鲜血，内腑受伤不轻，而大腿伤口更使得他疼痛欲昏，他怒道：“老夫已落入你手中，要杀要刚随便你；要叫老夫说半句话，你是在作梦！呸！”他吐了一口血红的口水。

小邪笑道：“算啦！每个人，尤其是坏人，说了这种话，到最后还不是一样像狗一般地求饶，不说的是怎么一种人，你知道吗？”“哪一种人？”

小邪道：“那种人是不开口的，第一次问他，他就不开口，因为他已决心不开口，所以他要留一些精力去接受痛苦，你知道口一开，痛苦就无法忍受吗？我对这个最内行了，你还是说吧！”

坛主厉声道：“你敢用刑？！我死也不会放过你！”

“你真的不说？”

“不说！死也不说！”

小邪道：“好吧！要死就让你死！”匕首一送已刺中坛主心脏，他倒干脆得很。

坛主哇了一声，睁大眼睛不信地叫道：“你……你好狠……我……不会……放……过你……的！”说完头一偏，气也断了。

小邪踢了他一下叫道：“不说，不说就杀了你，谁稀罕你说？你死得一定很后悔对吗？你本想告诉我，但又想表现你很够英雄；英雄也不像你这个样子，我一看到你们神武门的人，心中就做恶！”又踢了坛主两脚，才往舍命湖奔去。

还未到舍命湖，小邪已听到一连串群雄吵杂声，他加快脚步，几个起落，已奔向湖前，他已发现阿三、阿四正在等他，笑了笑，招着手他叫道：“阿三、阿四我来啦！情况如何？”

阿三见小邪已至，高兴道：“小邪，真有大蟒蛇，而且是白色的，好大一只。”他既兴奋，又紧张，手舞足蹈，叫笑不已。

小邪笑道：“说说看，怎么回事？”

阿三吞口水得意道：“这蟒蛇被爆炸声吓着，立即腾出水面，兴风作浪，就像一只活神龙，张牙吐信凶猛无比，只两三下就咬死了十几个人，湖水有若巨浪滔向空中，你看还震荡不已！”他指着湖水又道：“但只一会儿，大蟒蛇又沉回湖中。”

小邪往水面看去，果然湖水已不是先前那么平静，有若海浪翻腾着，他道：“看来真是凶哩！岸上的人又怎样？”阿三道：“这还用问？有的立即丢长矛，打暗器，有的狂叫着，就是没人敢上前一步。”

小邪叹道：“可惜我没看到，不知这只白蟒蛇还会不会出现？”

阿三道：“我也不晓得，我们再用炸药将它炸出来，如何？”小邪道：“好吧！”

阿四问道：“这要怎么炸？它躲在水里，炸药一碰到水就湿了。”

小邪道：“也对……”他想了一下道：“我们找个水缸装好炸药再将水缸密封起来，投入湖中，反正这湖水连鹅毛也浮不起来，那水缸一定会沉到下面，这一炸保证这条大白蟒蛇变成甜不辣。”

阿三笑道：“好！反正你出的主意准成，我去找水缸。”

阿四道：“我也去！”

小邪道：“别急，我们一起去，要找的东西好多，如蜡烛，引线，香柱等。”

说完三人已往镇上奔去，等再回来时，天已快亮。

围在四周的人群，个个目不转睛地注视水面，但脸色沉重，一点办法也没有。

小邪已挖出炸药，塞在水缸差不多三分之二满，又将引信弄成一团，将五柱香插在上面，再点燃，并用铁线架着，以免还不到水底就触及引信。最后将水缸用三张大牛皮封住，缠上铁丝再绞紧，然后封上蜡条，小邪这才叫道：“成了！”说完他已将整个水缸往湖中丢去。

水缸一触水面，连一点水花也没溅起，就往水里沉。

水缸甚大，而且时间又甚短暂，故而香火可以支持一段时间才会被闷熄，如果不渗水进去，当可引爆炸药。阿三急道：“我们快躲远一点，免得被炸伤。”

小邪笑道：“不用了，水和泥土相同，水有多深，表示炸药也埋多深，想必伤害不了我们，我怕的是入水太快或者是里面的香被闷熄了，而使炸药无法引爆，这就前功尽弃。”

阿三耸着肩笑道：“不逃也罢，但水缸已密封，怎么还会入水。”

小邪笑道：“我时常下水，我知道越深的水，压力越大，所以湖水渗入水缸也越快，我可以潜下五十丈深的水底，再深我没试过。”

阿四道：“反正小邪帮主做不到的事，别人也差不多啦！天已经亮了，还有多久才会爆炸？”

小邪道：“如果没有差错的话，再一两分钟就可以了。”三人静下来等着。

众人也静下来，因为他们也看见一个水缸掉入水中，那些人未必知道里面是炸药，但他们知道一定和白蟒蛇有关。

不到两分钟。

突然一声很沉闷的爆炸声已传来，虽然很沉闷，却震得整个山谷摇动不已隆隆作响。只见湖中水柱喷向空中达十余丈，有若海啸，白色水花溅得众人湿漉漉，湖水翻腾有若倒泻飞瀑啪啪作响，舍命湖现在就像一个被巨人摇晃的大脸盆哗啦啦，随时有倒翻的可能，壮观非常。

就在此时。

一条十余丈长的白色大蟒蛇悲喉凄鸣腾空而起翻覆扭摆，一张血盆大口配上如勾毒牙，叫人见之则毛骨悚然，头上尖角更泛出墨绿青光，端地是慑人心弦，果真是大毒物，这时它不时怒嚎，好像已经疯狂。

湖中之水，尤其是爆炸处，已慢慢染渲成浅红色，想必大蟒蛇已受伤。

大蟒蛇腾空之后，跌回水中，已然凶性大发，冲向人群，逢人便咬，头上长角来回猛撞，也刺死不少人，群众立时乱成一片。

突然有两名灰衣老者冲上去，一人抱住蛇头，另一人缠住腰部，手中长剑猛砍猛刺，但落刀处只听叮叮当当，好像在打铁，一点皮肉也伤不了它。

大蟒蛇一见头部被人缠住，悲嘶一声已猛回头，想把头上之人甩下来，但那人抱得甚紧，并没有被甩掉，蟒蛇愤怒不已，猛将头颅往水面拍，啪啪啪打了几下，那名老人已被甩落湖中，再也看不见了。

抱住腰部那位老人见自己同伴已死，也奋不顾身地翻身窜向大蟒蛇头颅，他不再砍，而是刺向蛇的双目，但结果还是一样，刺不进去，他又砍向

大蟒蛇尖角，这一砍蟒蛇更加愤怒，悲嘶数声已沉入水中，不久它又浮出水面，头上那位老人也尸沉湖底，蟒蛇又向人群攻去。

突然一位穿花衣服之老嫗已冲上去，猛扣蟒蛇头部，如出一辙地手持长形物（好像是铁手）猛往蟒蛇身上砸，蟒蛇被砸得痛苦不已，翻腾不止。

阿三看向小邪道：“小邪，这就是那位老毒婆了，不知道她会不会得手。”

小邪道：“可能没办法，这蟒蛇太厉害，要不是我炸伤它，根本就近不了它的身。”

阿三笑道：“这样也好，让老毒婆死在它手中，免得祸害一千一年。”

小邪笑道：“妈的，这些人是在玩命，耍猴戏给人看也不必拿生命开玩笑，呵呵蛮精彩的。鼓掌！鼓掌……”他已拍双手掌叫好。

阿三、阿四也凑热闹，又叫又跳，他们是在看戏没错，全场也只有他们如此高兴地拍着手。

只见那蟒蛇没办法甩掉老毒婆，它只好沉入水中，但老毒婆见蟒蛇要沉入水中，立刻松手窜回湖边，蟒蛇见头上之人已不见，又攻向人群，老毒婆又趁势再冲上去。这样一来一往，反复有五次之多，蟒蛇被激得狂吼不已，最后一次蟒蛇身形收缩忍着伤痛，头部故意往水中沉，老毒婆又松手要掠回岸边，但蟒蛇尾巴已扫向老毒婆整个身躯，其势有如排山倒海，只听老毒婆狂叫“哇”了一声，已被蟒蛇尾巴扫中，身躯倒飞数丈高，在空中打了数滚才摔在地上。她又吐了一口鲜血坐在地上，不敢再攻，显然是受了重伤。

“好！加油！下一位！”小邪大叫好，戏瘾已发，手掌拍个不停。

这时又有一位年轻人窜上去，他身躯壮健肌肉结实，手持白色刀形物，他见老毒婆已被打伤，自己也冲向大蟒蛇，一沾蟒蛇，他手中白刀已刺向蟒蛇身躯，蟒蛇立时悲鸣一声，甩抖得更厉害，想把在头上的年轻人甩下来。想必这年轻人手拿的是削铁如泥的宝剑。

就这样那人和蟒蛇在作殊死之斗。

“好！很好！年轻的更棒！再……再……”小邪大叫几声突然愣住了，眼睛瞪大再往那年轻人看去，他惊叫道：“小七？！是小七！快！阿三、阿四快！是小七，快带炸药！”说完他已纵身狂奔冲了过去，他心中直嘀咕看：“妈的！这次上戏的可是我了！搞什么嘛！”

阿三、阿四看小邪如此慌张，一定是出了事，两人也不敢怠慢，抓起剩下的炸药，追着小邪赶了过去。

这时大蟒蛇又利用尾巴直拍打着小七身躯，而小七不放就是不放，狠狠地抱住蛇头，猛刺猛砸，已然进入拼命阶段，而有点昏迷。

小邪跑近一看真的是小七，他大叫道：“小七快放手！”他顾不了这么多，立即纵身往大蟒蛇冲，一挥拳猛打蟒蛇咽喉，马上翻身扣住小七左手，强力将他拉开，跳入水中游上岸来！

这时有女孩叫道：“小邪你快来，我是小丁啊！”

小邪大叫道：“小丁你们搞什么鬼！没事跑来惹这怪物，快来照顾小七。”他将昏迷的小七放在地上，见他伤痕累累，心中大是愤怒吼道：“他妈的臭蛇！把小七打成这个样子，我非宰了你不可！”他他下小七手中的“寒玉铁”叫道：“小丁你快将小七抱远一点，他已受伤，我要宰了那条臭蛇！”

小丁已跑过来了，她马上抱起小七道：“小邪你快杀了那条大蛇。”说完已跑向远方。

阿三、阿四也已赶来，阿三叫道：“小邪帮主干上了吗？”

小邪怒道：“干上了，快！炸药！先炸得它全身开花再说，它把小七打成重伤，我要剥了它的皮！”

“来啦！”阿三点燃炸药交给小邪。

小邪对准蛇头丢去。

“轰——”一声巨响，大蟒蛇眼睛流血不止，痛得在湖中打滚，溅得湖水往空中喷，有若下雨般。

小邪大吼道：“炸！通通炸！炸烂好了！”

一口气阿三点了十余束炸药，但只有三束爆炸，其他的都被弄湿。

小邪见状叫道：“算了，其他的等一下再说，你们到刚才受伤的人那边去，他叫小七，是我的好朋友。”

阿三、阿四点头拿着炸药往小七方向奔去。

小邪见蟒蛇吃了四颗炸药，虽是遍体鳞伤，但狂劲不减，他吸口真气，抓好手中“寒玉铁”准备扑往大蟒蛇，宰了它替小七出气。

大蟒蛇见小邪不再用炸药，怪叫一声，张牙吐信已往小邪身上噬去，其势之快难以想象。

小邪吼道：“妈的臭蛇，我要宰了你！”他不闪不避大喝一声，已跳上蟒蛇头部，“寒玉铁”猛往蛇身刺，只见一刀一窟窿，刺得蟒蛇嘶嘶痛叫，红信乱吐。小邪不用手抱往蟒蛇头，而是用双脚夹住，这一来可甚好办事，蟒蛇尾巴扬来，他就用“寒玉铁”刺它尾巴，而且左手也劈出大悲掌击向尾巴，弄得蟒蛇也没办法，只好往水里沉，想溺死小邪。

小邪大叫道：“臭蟒蛇你是死定的，本人就是不怕淹，你试试看吧！”他也不管有无下水，寒玉铁乱刺乱砍向蟒蛇头部。

蟒蛇悲叫几声已潜入水中，小邪心想：“这蛇皮果然坚硬，寒玉铁再怎么刺也只有小窟窿，不如先刺瞎它眼睛，再找它第七节骨头处，听说蛇的要害都在那里。”想定他拿着寒玉铁猛往蛇眼刺，足足刺了十几下，才将蛇眼刺破一个。

蟒蛇这一痛非同小可，身形顿时曲扭翻腾，霎时水势变成狂涛骇浪，直撞得小邪血气不稳，头昏目眩，但他见机不可失也顾不得身体难受，寒玉铁猛挥又刺向另一只眼睛。不久蟒蛇眼睛终于全被刺瞎，蟒蛇疼痛不已，乱甩、乱叫、乱咬，正作生命最后挣扎，其势有若万丈飞瀑直泻而下含万钧力道，有如狂风巨浪之大海啸，又如无坚不摧的黄河决堤地涌向小邪。岸上观看之人见湖水有若长江巨浪般咆哮怒吼，皆往后退去，个个面目惊惶恐惧。

小邪快被这压力逼昏了，他不敢逃，也不敢放手，只有将“寒玉铁”刺了又刺地刺往蛇头，像机器般一上一下扎个不停。

蟒蛇也已渐渐昏迷，小邪也昏迷，他只知道使劲刺，刺久了蟒蛇就会死。

湖边之人见湖水已染红，而且骇浪依然不止，哗啦哗啦不绝于耳，都以为小邪已经死亡，因为一个血肉之躯，在他们观点上，是无法与这力道相抗衡的，尤其又是在水底，不累死也得窒息而死。

小丁看着湖水，开始有点紧张，因为小邪下去已有半小时。

阿三看了她几眼笑道：“嗨！小邪的女朋友，你别担心，小邪厉害得很，死不掉的，来！吃点香肉！”他拿出一包东西塞在小丁手中。

小丁感激地望着他，笑道：“谢谢你大和尚，我不饿，小邪……真是！都是小七，说什么要取白蟒蛇内丹救人，唉！”她蹲下来替小七擦汗。

小邪在水中和蟒蛇奋战了半小时，最后蟒蛇已无力再战，只能将小邪卷住，准备勒死小邪，但蟒蛇还是失败了，小邪挥刀猛砍，砍得蟒蛇失血过多再也支持不了，松软地躺在湖底。

小邪这时才喘口气喃喃道：“奶奶的小七，没事找事干，把我累成这样子，休息一下。”他坐在蛇头上，放松一下筋骨想着：“小七为什么要来杀这只大白蟒蛇呢？难道是为了内丹？也好，我就取它内丹看看。”

想定，他在湖底就剖开蟒蛇肚子，他道：“这蟒蛇真大，内丹不晓得在哪里，看来只有慢慢找了。”说完已一节节地翻，过了半刻钟，果然在第七骨节处找到一颗鹅卵大的内丹，红色柔软而有点透明，他很高兴的取出内丹，又想：“上面这么多人都想得到这内丹，我看一上去弄不好会被人追杀，不如先吃掉一半，剩下一半藏在嘴里，谁也不会知道。”想到这，他就将内丹吸住，咬了一个小洞，慢慢吸入腹中，直到只剩下半颗如人眼般大，他才将内丹打结塞入口中，心中直叫道：“什么内丹，腥得要死，难吃得要命，等下一人灌一点，也让他们尝尝苦头。”他又想到那支毒蟒角，但他想这种害人的毒物不取也罢，省得有人遭殃。这样再也没什么好逗留的，他已往水面游去，想早点知道小七伤势。

只两个摆身他已浮出水面，爬上岸，脚步沉重地走向小丁，一方面他真的累了，另一方面是要让大家认为他没取到内丹才会如此累。

众人见小邪浮出水面都起了一阵骚动，不时有言语传出：“那小子没死，好厉害呀……”

“内丹一定被他所夺……”

“我们过去问问他有无将白蟒蛇杀死。”“看他那样子可能没有得到内丹吧！”

“……”

众人各有各的想法，但只关心内丹有无在小邪身上。小邪不理他们，慢慢地走到小丁身边，一肚子怨气，本来看戏的，却变成演戏，还演到落幕。

小丁见到小邪已上岸，心中一乐，也忘了小邪现在很“感冒”，她娇嗔道：“小邪，你干嘛这么慢才上来？急死人了！”

小邪白了她一眼叫道：“臭小丁你没事来这里干什么？等一下再跟你算帐，小七怎么样了？”

小丁笑道：“还好只是受了内伤，没有生命危险。”

小邪见小七没有危险，心头也放松不少，他叫道：“你们来这里想玩命是不是？我打你！”啪一声，小邪已打了她一下屁股，但并没有笑出口。

小丁哇哇叫个不停，脸红着叫道：“小邪你别乱来，这么多人，羞死了！”说着头已低下去，好难为情。

小邪得意而抿着嘴叫道：“知道害臊还敢跑到这里来，为什么？从实招来！”

小丁红着脸，往不远处指去道：“为了她！”

小邪顺着小丁手势看过去，惊叫道：“青苹苹？小丁这是怎么回事？”

小丁道：“小七在我回来不到三个月，就带青姑娘来找我，青姑娘一直惦念着你，结果病成这个样子，药吃不好，医生也束手无策，小七好紧张，怕她死掉，你回来会责备他，所以急着要找灵药，所以就到这里来了。”她有点惧意地望着小邪，深怕他又“突袭”自己。

小邪瞟了她一眼叫道：“奶奶的，你们这些小鬼还真复杂，我

搞不过你们，快将青苹苹抱过来，我看看。”

小丁马上走过去将青苹苹抱起来放在地上。

这时阿三叫道：“小邪帮主，有人要逼过来了。”

小邪闻言往来人望去，他叫道：“各位是想来干什么？”

有人道：“我们要蟒蛇内丹。”

小邪心想：“奶奶的都是一些小人。”他叫道：“什么内丹，外丹？我没看过，蟒蛇我也没杀死，你们要自己去湖里找。”

那人道：“你敢让我们搜身吗？”

“搜你妈的头，阿三，点炸药！”小邪气道。

阿三马上点燃炸药，交给小邪。

众人一见拔腿就跑，像丧家之犬般，你推我挤。

“跑什么！”小邪追上去一丢炸药，又折回来。

“轰！”一声巨响，遍地哀嚎声已传来，这一炸，炸死了十几人。

小邪大叫道：“妈的！有种就别逃！我再说一遍，内丹不在这里，有本事自己跳到湖底找蟒蛇要，小人！”他转向阿三及阿四道：“谁过来就炸谁，别客气。”

阿三对于小邪这干净利落的手法大感兴趣，他笑道：“炸他们的头！遵命！嘻嘻……”他面对群众，手持炸药立时感到威武非常。小邪先看了小七伤势，拿出金针替小七渡穴治伤，不久他又看看青苹苹到底是什么病。把脉许久，他只觉得青苹苹气息很弱，身体过虚，并没有找出病因。将内丹取出，挤一点给小七，再挤一点给苹苹，然后对着小丁叫道：“小丁，张开嘴分赃！”

小丁看他手中拿的内丹奇道：“这是什么？”

小邪叫道：“内丹，我的内丹，我已练了数千百万年，还不快张开嘴！”

小丁知道是蟒蛇内丹，高兴地启开樱桃小嘴。

小邪也挤一点到她嘴中，笑道：“怎么样？好不好吃啊？”笑意中有点幸灾乐祸，因为他刚才吃得不甚爽口，也想让小丁尝尝苦头。

小丁觉得有点苦腥，但也算清凉甘美，她笑道：“不错啊！”突然顿感腹内有股热气升起，她紧张地坐下来运功。

小邪见她没叫苦，有点失望地走向阿三及阿四那边，他道：“见者有份，你们一人一点分了吧！”

两人很快将内丹服下。

阿四笑道：“我就知道小邪帮主一定会将内丹取回来，这些人……哇！”他抱着肚子又道：“小邪帮主，内丹在作怪了，我要运功引导内丹化入全身，换你看管群众啦！”不等小邪回答，他已坐下来运功。

阿三也陪笑一声，开始行动。

小邪心想：“奇怪？我服内丹一点都没感觉，但他们怎么会如此呢？”其实他服灵药太多，这内丹已不能使他身体不适。想归想，他还是立即拿起炸药，监视着群众。

群众见阿三、阿四及小丁都坐下来打坐，心中感到奇怪，遂有人问道：“喂！小鬼！你是不是将内丹给他们服下了？”

小邪笑道：“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

45 那人奸笑道：“是的话，老夫要将他们杀了，划开肚子将内丹取出。”

小邪笑道：“你不妨试试看！”

他走上前去，众人立即退开，怕被炸药伤到。小邪走上去，在地上划了

一条线，叫道：“谁要是走过这条线，保证你们死无葬身之地，欢迎各位尝试！”说完他已走回来，轻笑地望着群众。

众人果然不敢再越过那条线。

小七服下内丹立即有了反应，只见他满脸通红、呼吸加速，似是非常痛苦。

小邪见状知道那是内丹在他体内行走，正和真气调和在一块，不久他就会醒过来，伤势也会减轻不少。

青芊芊现在也是满脸通红，口中不断说出呓语，好像在做梦一般。

小丁、阿三、阿四已经逐渐好转，脸上红润血气也渐渐退去。

蓦地——

有人叫道：“杨小邪，你还认得我吗？”

小邪转头一看，笑道：“原来是青大少爷，不错！头发长起来了，我差点认不出来。”

来人正是华山派的青继山。而掌门人青子夷也站在青继山旁边。

青子夷怒骂道：“杨小邪你好长的命，竟然没死，而且还拐跑了我女儿，老夫与你势不两立！”

小邪笑道：“青子夷你算哪颗葱？想要杀我？还早哪！像你这种正派掌门人不干也罢！倒不如去当神武门门主来得恰当。”

青继山笑道：“妹夫啊！我可以过来吗？”

小邪笑道：“青继山，你也不必油嘴滑舌、少攀关系，你不妨走过来试试，我不炸死你，我只想要你脱掉一层皮。”青子夷以为小邪为了青芊芊，一定不敢丢炸药，他叫道：“继山冲过去，将这小子拿下来！”他以为自己是泰山大人，可以“不怕死”。说完父子两人已往小邪冲去。

小邪哪管得了是谁，也不客气地点燃炸药往青子夷丢去。

青子夷见状大惊，连忙叫道：“快退！”拉着青继山往后掠。

“轰！”炸药又爆炸了，青子夷父子被震得衣衫全碎、满脸灰焦，飞出好远才摔下来，跌了一个狗吃屎。

小邪笑道：“青子夷你别以为我是怎样多情的一个人，你是坏蛋就是坏蛋，虽然你女儿在我这里，她对我很好，我也很喜欢她，她求我，我可能会不忍心让她失望，但你别太急呀！她还没醒过来，你就急着要送死。何必呢？忍着点，能忍就是福喔！呵呵……”

青子夷脸上一阵红一阵白，他吼道：“杨小邪，老夫迟早宰了你，快将女儿还给我，否则……”

小邪截口道：“否则怎么样？你的所作所为害得你女儿落个不孝的罪名，这不算什么？你女儿她有她自己的想法，我懒得管你家务事，只要你现在不超过那条线，我也不想报仇，要报仇，我杀到一百岁，我的仇人也杀不完。所以只好由你们逍遥啦！”

这一爆炸声，倒是将小丁从运功中震醒。她觉得身体已无异样，遂起身走向小邪身边，她笑道：“小邪，我好啦……你是否要休息一下呢？换我来！”

小邪摇头道：“你去照顾小七，还有青芊芊，别让人家说我们在虐待人家，她老头子来要人了。”

小丁吃惊道：“青子夷已经来了？”

小邪指向前面道：“那边那个黑脸的糟老头不是吗？”

小丁一看，立即转身走到青芊芊身边替她把脉，结果发现青芊芊元气已

复，想必是内丹生效了，马上拍醒她，轻声道：“小苹你醒醒！”

青苹苹微微挪动一下娇躯，慢慢睁开眼睛无力而惊奇道：“这是哪里？我在哪里？”她已坐起身躯，往四周看去，充满惊讶。

小丁笑道：“小苹姊！这是在一个山谷中，你还好吧？”

青苹苹轻耸肩头道：“我很好，杨小邪回来了没有呢？”一醒来她又想到小邪了。

小丁往小邪指去笑道：“那不是吗？”

青苹苹见到是小邪，玉腮立即泛红，平常念念不忘，但现在却不知道要说些什么才好，羞涩地愣在那里。

小邪笑道：“青苹苹你好！好久不见啦！你还是这么漂亮。”他向青苹苹招手。

青苹苹幽幽道：“我以为你死了，被我爹逼死的。”说着眼泪已流下来。

小丁见状马上安慰道：“小苹姊你别难过，杨小邪就是喜欢搞鬼，他的命是金钢猪，死不了的。”

小邪一听心想：“金钢猪？我变成金钢猪了？周八伯说我天生灵台泛光、七窍通天、神户挺直，是金刚命，怎么……死小丁！”他叫道：“小丁你别乱叫！什么金钢猪？金钢狗？难听死了，换一个！”

小丁笑道：“金钢猪就是金钢猪，不换……不换，就是不换！”

小邪瞪了她一眼吃吃笑道：“不换好，那你就叫金钢母猪好了，哈哈……”

小丁一听翘着嘴道：“我不要！”

小邪笑道：“不要也不行，金钢大母猪哈哈！金钢母大猪！”

青苹苹也笑颜逐开，因为她又听到小邪这可爱顽皮而亲切的声音了。

小丁立时哀求道：“小邪我们和谈好不好？”“然也！”小邪叫道：“没有战争哪来和谈！”

“小邪！”小丁着急了，她真怕被叫上口，无助地望着小邪。

小邪叹道：“罢了！大母猪我可养不起，由你去吧！吃饱了再回来！”

小丁也笑了起来，她娇嗔道：“永远吃不饱！”

小邪叹道：“还好我把你放了，否则必是被你吃得家破人亡，养母猪已是很惨了，还养一只吃不饱的，这还得了？”

“小邪！”小丁又叫起来，她是想说吃不饱就不必回来，这个外号也不必再称呼，谁知道被小邪套上话头，又好气、又好笑地直跺着脚。

“哈哈……”小邪笑道：“好吧！好吧！吃不饱没关系，还会骂人？这猪可不是普通猪哪！”

小丁嗔道：“小邪你再乱说我……我……”她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不致于被套上，只好不说了。

小邪笑道：“小丁你也差不多没变，三两下就被打回票，还要多多学习……”他没接下去，因为他已发现阿三和阿四已经醒了，正向他走过来。

小丁暗道一声好险，马上闪一边去。

阿三笑道：“小邪帮主，这内丹好厉害，一下子就增加了我十年功力，你看！”“嘿嘿嘿嘿！”他立即耍了一下少林摔碑手叫道：“如何？有进步吗？”很得意地收手。

小邪吃吃笑道：“内丹很补吧！”

阿四长叫道：“补喔——，比吃三年香肉还补，嘻嘻……”

“哈哈……”众人笑成一团。

小七也被笑声惊醒，他站了起来，一见到小邪，目光一亮，也忘了伤势，马上冲过去叫道：“小些（邪）死你（是你）恨号！恨号（很好）！”他高兴地拉着小邪不放。阿四感到莫名其妙道：“这是哪国话？恨号？”

小邪见小七已无碍，也笑道：“小七你好大的胆子，吃饱饭没事干来玩这只大蟒蛇，你还真不怕死，害我差点就见不到你。”

小七尴尬笑道：“我那个我……我那个我……”他急急就说不出来。

小邪白了他一眼叫道：“你那个你？你那个胡搞瞎搞，回去当和尚！”

小七笑道：“死鸡！死鸡（是极）！”

阿三高兴道：“小邪帮主，我就做他的大师兄，我负责完成这项任务。哈……”他在打落水狗。

阿四道：“我当二师兄，来给我捶背！”他已将背部转向小七。

小邪打了阿四一个响头笑道：“少胡来，这里还有很多事要办，现在人家要剖开你们肚子找内丹，还好我没吃不用担这个心。”

阿三笑道：“怕什么！有……有小邪帮主在我才不怕！”他本想说有自己在，但目光一触四周人群虎视眈眈，也只好改口了。

小丁也急道：“小邪我们回去吧！这里那么多人，每个人的眼睛睁得这么大，好恐怖。”

小邪笑道：“要走？可没那么容易，这些人哪个不是大混蛋，只好走一步算一步啦！小苹你过来！”他向青苹苹招着手。

青苹苹娇羞道：“小邪你在叫我？”轻步走向小邪。

小邪点头笑道：“娘子啊，我看你该回娘家了，你爹在对面叫你啦！”

青苹苹急叫道：“我不回家，我……”她脸又红起来。

这时青子夷已叫道：“苹儿快点过来，爹好想你，快过来！”他招着手，一副关心和悲愁状。

青苹苹面有难色道：“爹，我不回去，我……”青子夷道：“苹儿你怎么可以和大坏蛋在一起？你知不知道杨小邪是爹的大仇人，你还不过来，难道要爹动手吗？”

青苹苹在亲情与友情压力下倍感痛苦，但她还是选择了友情。因为她是女人，她必须有离家的一天，何况这件事错在她爹，她不是不孝，而是她太喜欢小邪了，她急道：“爹！我不过去，你就当没有我这女儿好吗……”她哭了起来。

青子夷吼道：“这像什么话，气死老夫了！”

青继山笑道：“小苹你过来，要嫁人也得等杨小邪上门来提亲，怎么能这样子呢？快过来！”

青苹苹幽幽道：“哥哥你错了，我不是一定要嫁人，我只是想在外面快乐点，我在家好闷、好无聊！”她不能在大庭广众下承认要嫁人，只有如此说词，虽是如此，也够她窘的了。

青子夷大吼道：“小苹你再不过来，我就断绝父女关系！”他已气得发抖。

“爹！我……呜……”她转向小邪哭诉道：“小邪……呜……”在无助时她只有依靠小邪了。

小邪看得直叫苦，他拍拍小苹肩头安慰道：“小苹你别哭，放心！这鸟蛋事不值得哭，看我的！”

小邪一直以为，只要好人都要快乐地活着，虽然青苹苹只是和他有数面

之缘，但这在小邪来说已是足够替她分担不幸与忧愁了。

阿三也走过来笑道：“小苹别哭，放心，这鸟蛋事看他的就成了！”

青苹依然哭泣着，但已小声多了，毕竟阿三算是个外人。在外人面前很少有女孩会哭得太大声。

小邪笑了笑走向青子夷，他要化解这段仇怨。

青子夷已对小邪畏惧七分，见他走来，情不自禁地往后退去，他叫道：“杨小邪你来干什么？你再过来，我可不客气了，快给我站住！”

小邪并没有停止，慢慢走上去笑道：“青大掌门人你放心，我是来跟你和谈的，皇帝打仗都有和谈，何况是我们呢？”

青子夷心中稍安，他叫道：“要和谈？免谈！”

小邪笑道：“掌门人其实我们也没什么仇怨，你说对不对！想想看？”

青子夷心中明白都是为了爱儿青继山，才会结下这梁子，但他出不了口，因为他是一派之尊，他叫道：“我们仇深似海，怨比天高！”

小邪笑道：“好好好！你和我仇深似海，怨比天高，但这仇怨是从何而来呢？”他已慢慢要让青子夷有台阶可走，这样才能替青苹解掉心中苦痛。

青子夷叫道：“你先杀我华山青龙剑阵弟子，现在又拐走小苹，老夫恨不得将你碎尸万段！”

小邪轻声道：“小声点！别让人家听到了弄得无法收场！”他知道这些事若传开江湖，这仇就无法解开，他不怕，但青子夷怕。

果然青子夷看看四周人群，声音放小道：“老夫丢不起这个脸！”他真的放小声音，嘴巴硬而动作已明显地告诉小邪要妥协了。

小邪轻笑一声也不再挖苦他，他道：“这些都是你那宝贝儿子青继山搞出来的对吗？”

青子夷叫道：“你先侮辱我儿子，当然我儿子想报仇，这又有何错？”

小邪望着继山呵呵笑道：“青继山，你爹说得对吗？”

青继山叫道：“不错，是你先侮辱我，我才报仇雪恨！”

小邪笑道：“青继山别让你爹下不了台；我告诉你，今天你们不但走不了，而且有生命的危险，不信你试试看，就知道了。”他是有感而发。

青继山大惊道：“你要杀我们？”

小邪摇头道：“不是我，而是黑巾杀手，只要你们踏出沉魂谷一步，马上就招来杀身之祸。”

青继山有点害怕了，他笑道：“杨小邪你好狠，竟然收买杀手在谷外等着我们。”

小邪笑道：“是我不是我这已无关紧要，只要你向你爹承认错了，让你爹有台阶下，我就解掉你身上禁制，让你恢复功力，人说有青山、有柴烧，你是聪明人你应该知道如何做。”这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小邪一时想不起来，只好乱凑，其凑出来的还好意义差不多。

青继山心中一乐，笑道：“好！杨小邪我依你。”说着他将以前如何调戏人家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父亲，当然也避重就轻，但强调小邪做得没错，说完还跪在地上请求父亲原谅。

青子夷本来就知道自己儿子德性如何，但为了护短也都很少处罚，现在闹成这个样子，他不得不大骂道：“你这个畜牲，专做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气死我了，看我非打断你的狗腿不可！回家再关你三年寒窗！”他吹胡子瞪大眼，一副愤怒之样。

小邪知道台阶已铸成，他笑道：“青大掌门人，我们本来就没什么过节，只是有一点误会，我也知道你为人正直，很容易相信别人所说的话，我没资格教训你，但我要奉劝你，一世英名得来不易，可别毁在别人手上。”语意之间要青子夷别再护短，免得弄得身败名裂。

青子夷叹道：“都是这小鬼惹的祸，老夫气死了，但你也做得过份些，你伤我华山弟子数十人，这笔账又如何算？”他想这也该对同门弟子有个交代，否则他这个掌门人也甭想干了。

小邪笑道：“这都是青继山一手造成，但人命关天，我也不推卸责任，你们也捉我进去牢里关了好久，又再追杀我，将我逼下断崖，这些可以抵掉一点罪过；现在我受你三掌，让你这个正派掌门人打过来，三掌一打完，这恩怨一笔勾消，如何？”说完他走向青子夷，负手站在他面前，准备承受三掌。

青子夷深怕小邪是欧阳不空的弟子，因而生了灭口之心，现在有如此好的台阶可下，他哪有不从之理，更何况这位将来可能是个乘龙快婿，乐得嘴角直翘，他道：“好！老夫愿以三掌一笔勾消我们之间的恩怨，免得人家说我华山派欺人太甚，你准备好。”他运掌欲发。

小丁急道：“小邪你不能啊！”她要冲上来。

阿三将她拉住笑道：“小丁你放心，俺帮主死不掉，我最喜欢看他被人打，过瘾得很哪！稍安勿燥。”

小丁幽幽道：“可是我心急！”

小邪转过头来笑道：“各位请放心，这三掌很快就过去了。”说完转回头向青子夷道：“掌门人你开始吧！最好打得不轻也不重，这样别人就不会说话了。”

青子夷微微颌首，双手一挥，脚踩拐子马，使出华山绝学“无相神掌”，只见掌影无数从一而繁、从繁而一，带起一阵啸声，他叫道：“杨小邪小心了！”手一伸击向小邪胸脯。砰然巨响，小邪如大元宝般的往后摔。

“小邪——”小丁和青芊芊立即跑上去扶起小邪，着急非常。

小邪耸耸肩笑道：“没关系，他伤不了我。”说完又走向原处笑道：“掌门人你好强的掌力，来！还有两掌我挨着就是。”

青子夷笑了笑，又打一掌，小邪还是一样被震退又走回来。

小邪笑道：“掌门人这是第三掌，不妨重一点，这样比较像！”

青子夷点头大叫道：“杨小邪请试试华山绝学引鬼接神！”说完掌影有如游魂飘忽不定，令人难以捉摸，周围树叶被掌力劲风扫得唰唰作响，突地青子夷大喝一声，右掌已印向小邪胸口，又沉又猛又快捷，不愧为华山绝学。

“哇！”小邪已如断线风筝摔得甚远，足足有一丈三、四尺。他嘴角已渗出血丝，慢慢地他又爬起来，笑了笑他道：“青子夷我们恩怨从此勾消了。”

青子夷叹道：“杨少侠武功过人，老夫佩服，从此华山弟子再不为难少侠，山儿还不快快向人家道歉！”

青继山道：“是！”他走向小邪，道：“小邪兄对不起，以前都是我的错，请你原谅我，给我有自新的机会。”

小邪看看他，笑道：“青继山啊青继山，你是个心胸狭窄的人，我知道你以后还会报仇，不过我等着你，因为我不怕你，下次要来最好找个好时辰。”伸手往青继山身上点去，替他解除禁制，恢复他的武功，弄好了小邪笑道：“青继山你可以走了。”

青继山试运一下真气，果然畅通无阻，心头甚是高兴，他笑道：“小邪兄谢谢你啦！我们以后见！”说完已转向青子夷，态度已有点转变，果然是心胸狭隘之人。

小邪转身，向青芊芊道：“青姑娘，以前开玩笑的，你怎么可以当真呢？”

青芊芊一听立时哭了起来，这句话如果是专情的女孩是会伤到她的心。青芊芊哽咽道：“小邪你……你怎么可以如此，我……呜……”她哭得好伤心。

小邪安慰道：“小芊别哭。我们本来就是朋友。连你爹我都和他做朋友了，何况你呢？别哭。”

青芊芊心情稍微好一点，她幽幽道：“你要赶我走？”

小邪摇头道：“不是的，你已经离家这么久了，你爹、你娘难免会放心不下，而且你爹又是一派掌门，在这里你可不能连一点

面子也不留给他，我是说你回去看看爹娘，看完后，随便你要找我们你就来，我们欢迎你，这样好不好？”

青芊芊这才破涕为笑道：“你要我了？那……”

小邪笑道：“不是我要你，而是我们大家都要你，过去和你爹聊聊，以后有空欢迎你常来。”

青芊芊笑道：“那我回家一趟就来找你们，你们可不能乱跑喔！”

小邪道：“乱跑倒不一定，但找久了你就会找到，有时候我会故意和你玩捉迷藏，你可不能找不到我，就生病就难过了！”他怕青芊芊一时找不到自己，又像现在一样地病得不醒人事。

青芊芊点头道：“我一定可以找到你们的，我去爹那儿马上就回来。”说完转头叫声“爹”已奔向青子夷。

阿三叹道：“好精彩的一段爱情故事啊！小邪帮主，下次该轮到我了把！”

小邪望着他哧哧笑着，眼光一亮，他笑道：“马上就轮到你们两个大和尚，快点去洗脸免得人家看不上你。”

阿四高兴而抱着点唱戏味道，他急道：“真的？我去洗脸！”说着就走向湖边。

阿三笑道：“小生也该美容一下啦！”摸摸头上大光头也去洗脸。

小丁含情脉脉道：“小邪这么久你都跑到哪里去了呢？害人家等得有点受不了。”

小邪瞪了她一眼嗔道：“怎么？受不了就可以跑到这里来野是不是？”

小丁又碰了一支钉子，也撒娇不起来，只得翘着嘴道：“小邪你干嘛？人家又没惹你！”

小邪叫道：“你是没惹我，我问你，你为什么带小七来这里？从实招来！”

阿三已经洗好脸走回来趁此接口叫道：“否则抬轿子。”笑着望着小丁。心想大概有帮手了。

小丁奇道：“抬轿子？什么轿子？”

小邪得意道：“是我坐的轿子，你要不老实说，太师椅的两只前脚就送给你啦！”

小丁惊叫道：“我才不要。”

小邪道：“你不要就给我老实说。”

小丁低下头讷讷道：“人家也想看看怪物嘛！”

小邪骂道：“看怪物？你不会叫你家乞丐头捉几只给你看，跑到这里看

个鸟？找死！”

这时。

阿四已走回来，他凑热闹地捏住鼻子叫道：“哇！好臭啊！找屎！嘻嘻！”

小丁脸一红跺脚道：“小邪你最喜欢欺负人了！”她有点耍赖。

小七也笑道：“补臭、补臭（不错）！死鸡、死鸡（是极）！”

小邪打了他一个响头叫道：“小七你怎么也三八神经兮兮的，害得我不得安宁，该打！”拍拍之声不时传来，打得小七直往后逃。

第三章 蕃薯帮主

小七边跑边摸着头苦叫道：“我那个我……我那个我……”他有口难言。打累了小邪才停下来叫道：“回去罚你养一只乌龟狗，给我进补。”

小七尴尬笑道：“死鸡（是极），养乌龟狗。”

阿三奇道：“小邪帮主，什么是乌龟狗？”

小邪笑道：“就是黑狗，乌龟是黑色的，所以叫乌龟狗比较有学问些。”

阿三笑道：“说的也是，帮主学问愈来愈进步了，可喜可贺！”拱手揖身九十度，也呵呵笑了起来。

小丁奇道：“小邪你又入了什么帮？你是帮主？”

小邪神气地挺着胸脯道：“然也！本帮主大号通吃小霸王杨小邪帮主，你想不想入帮？”

小七急道：“舞摇（我要）！”

小邪笑道：“摇你的大头鬼！舞摇？你当然要入帮，否则我这帮主只管两个和尚也不成。”

小七高兴叫道：“恨号！恨号（很好）！”他笑得很开心。阿三、阿四同声问道：“小丁你呢？”

小丁羞窘而好玩道：“我也要。”她偷偷瞥了小邪一眼，无比快乐。

“哇！万岁！万岁！”阿三、阿四跳起来大叫道：“终于有女的了！好棒啊！”

小邪故意找麻烦而煞风情地摇头道：“不行，小丁不能加入本帮。”心中直笑着，却无奈的望着小丁。

小丁奇道：“为什么？小邪我也要嘛！”

小邪故作神秘道：“本帮规矩很严，第一条你就通不过了。”小丁大叫道：“能能能！能就是能！”

小邪无奈道：“好！你能，我就让你加入本帮。”

阿三奇道：“小邪帮主，我可没听说过帮规，怎么……”

小邪抿嘴道：“这是新订的。”

小丁等得不耐烦急道：“小邪快点嘛！人家急死了！”她扯着小邪衣角。

小邪拍着她肩头一副帮主味道，他道：“这种事怎么能急？急不得！慢慢来。”

小丁叫道：“急急急！急死了！”

小邪已快憋不住了，他忍住笑声道：“千万急不得，这么多人在此，咱们有得商量！呵呵……”

众人可不知道小邪葫芦里卖什么药，但阿三、阿四已经有点会意了，也哧哧笑着等待小邪宣布第一条怪帮规。

小丁叫道：“快点嘛！我一定能做到！”

小邪无奈道：“好吧，你要快我也没办法，本帮帮规第一条……必须大家在一起洗澡，你能吗？你急吗？哈哈……”说完已大笑不已。

阿三、阿四已笑得直掉眼泪，小七也跟着笑。

小丁一听脸红得像苹果，讷讷说不出话来：“我……我……”她恨不得有个洞可钻。小邪笑道：“你急吗？好！马上办！阿三、阿四将她衣服脱了，洗澡去，嘻嘻！快一点！人家急嘛！”他学着小丁腔调，倒有七分像。

“遵命！”阿三、阿四冲上去，就要扯小丁衣服。

“啊——”小丁惊叫一声，抓着衣角落荒而逃惊叫道：“不要！小邪我不要加入，放开我，放开我啊！”

阿三、阿四这两位活宝是唯小邪命是从，追上去扯得小丁连滚连爬地“逃帮”而去。

闹了一阵，小邪才道：“好啦，好啦！收兵吧！我们准备作战突围，别闹了。”

阿三、阿四这才笑嘻嘻地收手。

小丁也香汗淋漓狼狈不堪地走回来叫道：“小邪你真坏，我衣服都弄破了，要你赔。”她那件银白色罗衫，现在已是沾满黄泥，也撕碎不少地方，粉腮也沾了不少泥土，更像小乞丐了，但仍不减她绝世花容。

小邪看着她，又哧哧笑了，这笑声小丁最惧怕。小邪笑道：“既然破了要赔，那就扯大一点，回头再给你买一件！呵呵……”说完他已冲上去抓住小丁，要撕碎她衣服。

“啊——”小丁又惊叫道：“不赔！不赔！小邪别撕，别撕！拜托，拜托！我求求你！”少生了两只手，又要抓衣服，又要拱手求饶，又急又怕。因为小邪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虽不致于将衣服扯个精光，但背上小腹开几个洞一定免不了，小丁她可是真怕。

小邪放掉她笑道：“是你不要我赔，不是我不赔你喔！”

小丁急叫道：“是是是！我不要赔了！”虽然她被整得如此狼狈，但心中却洋溢快乐与满足。

小丁如此，阿三、阿四和小七也是如此，他们需要友情、需要快乐，尤其像小邪这样的朋友，就像天上掉下来的小丑好友，让人既羡慕又珍惜，他们之间的感情，融洽心灵与生命之中，永远无法分开。

玩了许久，正事也要办。

小邪向大家道：“我想外面会有黑巾杀手狙击，等一下我们过去看看，如果真的有，再想其他办法。”

阿三拍胸脯道：“小邪帮主，我武功大进，这些毛头小子就交给我好了，帮主你只要站在旁边吹口哨就可以啦！”阿四道：“我就知道大师兄很厉害，我跟你后面一定安全无事。”

搞了老半天，小邪还没向大家介绍，看看这两个大和尚，他对小丁及小七道：“小丁、小七，我来介绍，这两个大和尚左边这位是通吃大和尚不明阿三，是吹牛大王，呵呵……”

阿三本来很神气地抬起头，但听到最后一句话，尴尬地一笑道：“小邪有话好说嘛！何必自家人打自家人呢？这还不都是你教的？”

小丁笑得有点肚子痛，只有小邪才会找到这种伴，小七听不清楚，只有傻笑着。

小邪道：“右边这位是通吃小和尚不白阿四，是马屁大王。”

阿四拱手笑道：“各位请多多包涵，千穿万穿，马屁不穿，嘻嘻！”

小邪笑道：“你可不能逢人就放，尤其是有女人在，放尊重点。”

小丁笑道：“小邪，没关系啦！都是自己人。”

小邪叫道：“自己人也不能乱来，你爱吃马屁，我可受不了，太臭了。”

小丁红着脸急道：“没有哇！我一点也不爱吃。”

阿三道：“小丁，没关系，你不想吃通通给我吃，我已经吃习惯了，大概有数十年之经验吧！哈哈……”

众人再聊一阵，笑得也够多，总得休息一下。

阿三问道：“小邪帮主你怎么想到外面有伏兵？”

小邪道：“很简单，因为神武门坛主说过渡永天要来，而他到现在没动静，那么他一定发现部下全军覆没，这么一来他会去找黑巾杀手狙击，或者他老早就已带那些杀手来此。”

阿三点头道：“原来如此。”

小邪道：“我们走吧！看看结果再说，阿三、阿四，炸药带着，我发现有了炸药，天下无敌哪！”

五人漫步往谷口走去。

不久，他们已走过舍命湖，已听到杀声连天，正如小邪所说，群雄都被堵在谷口不能出去。

小邪笑道：“果然不出我所料，渡永天已经收买杀手等在外面要歼灭群雄。”

阿三道：“没炸死他们真扫兴！”

小邪笑道：“这些人是今天才来，怎么炸得死，而且他们个个武功高强，阿三看你的啦！你武功大进，我在旁边吹口哨就可以了。”

阿三尴尬笑道：“口哨吹完了你还是要出手的，不对吗？”

小丁道：“口哨吹完了是要出手，可惜小邪吹不完那怎么办？”

阿四笑道：“那就死定啦。”

小邪向小七道：“小七你到四周找找，看有无其他出路？”

小七点头笑道：“准命舞起了（遵命我去了）！”说完他已窜往左边山谷。

阿三想：“准命舞起了？”他叹道：“小七说话真怪，用跑就用跑，还说舞起了，难道他跳舞就像这样？”他直摇头。突地——

有人往小邪奔过来，那人叫道：“杨少侠你还认得我吗？”这人正是江南慕容世家主人，慕容求胜。

小邪目光迎上去，马上拱手笑道：“慕容大侠你好，有好几个月不见了吧！”

慕容求胜笑道：“差不多，杨少侠你也好吧！”

小邪道：“还是一样马马虎虎，太君还在生气吗？”

慕容求胜道：“太君是不生气了，不过她见到你，难免要发点脾气，老年人总是爱面子的，哈哈……”

小邪笑道：“没关系，下次碰到她老人家，我向她道歉，慕容大侠只有你一人来吗？”

慕容求胜道：“还有小犬和两位小女，他们是来看看热闹，我是想来碰碰运气，设想到会碰上少侠。”

小邪笑道：“慕容大侠你家公子现在如何呢？”

慕容求胜道：“他现在可不敢再乱来了，老夫也将他关在家里不让他惹事生非，否则我这个当父亲的可就无地可容了。”

蓦地又有声音传来：“爹你跑这里来干嘛？前面打得好精彩！哇！杨小邪！”

原来是慕容柔柔及雪雪和慕容夜已奔过来，发语的是雪雪。小邪低头向阿三、阿四道：“阿三、阿四你们不是说下一次的爱情故事要轮到你们吗？现在机会来啦！”

阿三、阿四哭丧着脸，他们哪想到小邪早就算好了，而且还来得真快，无奈地转望未来的伙伴，柔柔和雪雪。

小邪向慕容兄妹道：“近来好吗，慕容公子、慕容小姐。”

“我很好，只是想再看看你的传家之宝！嘻嘻……”慕容雪雪顽皮地说着。

慕容柔柔及慕容夜则以颌首表示，没说出话来。小丁奇道：“小邪你有什么传家之宝？等一下借我看好吗？”

小邪笑道：“这哪是传家之宝，上次我在慕容府弄了一包面团打得他们全身都是白点，你要看，等一下我给你。”

小丁闻言忙道：“不必了，这……不看也罢！”她知道小邪一定又整了慕容世家。

慕容求胜道：“柔柔、雪雪、夜儿不能乱来，上次得罪了杨少侠还不够？少给爹惹麻烦。”

小邪笑道：“慕容大侠别客气，我们都是年轻人。现在谷口情况到底如何？”

慕容求胜道：“很可能没办法攻出去，老夫试过，但敌人太强，而且很多人。”

小邪问道：“都是些什么人？”

慕容求胜道：“是一些黑巾蒙面杀手，个个心狠手辣，也不晓得是谁收买了他们。”

小邪想等小七回来再作打算，他道：“我们不妨等一下再说，慕容大侠你有什么妙计可以突围？”

慕容求胜道：“老夫是想借用杨少侠的炸药，将那些杀手炸死，不知……”

小邪笑道：“原来是这么回事，阿三将炸药分一半给慕容大侠！”他很爽快。

阿三也很大方，将炸药交给慕容求胜，他还道：“不够再来拿，别客气。”

慕容求胜接过炸药道：“前面情况紧急，老夫先过去，不知小女可否留在这里？”

小邪心中自有盘算，他笑道：“没关系，愈多人愈好玩！”

慕容夜道：“爹，我跟你去。”

慕容求胜知道儿子不好意思留在这里，他道：“好吧！那柔柔、雪雪就留在这里，等爹将敌人除掉后再来带你们。”

雪雪高兴叫好，柔柔有点难为情但也点了头。

慕容求胜拉着儿子掉身道：“告辞了！”话音一落人已在十丈开外。

小邪道：“阿三，该来的总是要来，躲都躲不掉，你好好享受吧！”

阿三和阿四苦笑不己，不时偷瞄这两姊妹。

雪雪笑嘻嘻道：“杨小邪你怎么一躲就躲了这么久？我们想死你了，我姊姊她说你好好玩哪！嘻嘻！”

两姊妹一身红色罗衫劲装，更是俏皮可爱。

柔柔脸红叫道：“雪雪你乱说，我打你！”她马上冲过去，伸手就打，霎时扭成一团。

小邪将她们拉开笑道：“柔柔你好，你是否想再到水中玩玩呢？”

柔柔羞窘道：“不要！”

小邪笑道：“我们来玩个游戏，你赢了我送你一个礼物，你输了不必付，

如何？”

柔柔喜道：“好哇！你要送我什么？”

小邪神秘笑道：“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雪雪道：“我也要玩。”

阿三、阿四也道：“有礼物可收，我们也想玩玩看，怎么样？”

小丁跃跃欲试，但被小邪拉住衣角，她才知道小邪有意整人，也乐得置身于外。

小邪笑道：“要玩大家来玩，我们玩官兵捉强盗，柔柔只要捉到阿三就算赢，而阿四要是被雪雪捉到，雪雪就赢了。”

阿三道：“那我永远也是输，不玩、不玩！”

小邪道：“阿三、阿四只要你们不让雪雪、柔柔捉到就算赢，奖品我写在纸上，免得到时候你们说我赖皮。”他低声在小丁耳边说了几句，小丁笑嘻嘻地将奖品写好用石头压着。

阿三笑道：“这还差不多，礼物不错吧？”

小邪笑道：“天下独一无二，如果能找出第二样，你来敲我的脑袋。”

众人霎时喜上眉梢想得到这样宝物。

小邪笑道：“现在你们准备一下……好了没有？”不久小邪又叫道：“预备——开始！”

“哇——”一声大叫，四人同时使出浑身解数，展开追逐，满地乱窜。

小邪哧哧笑道：“前面在火拼，后面在捉老婆。奶奶的，哈哈……这像什么世界嘛！”他笑个不停。

在这急危的时候，也只有小邪还有玩游戏的心情，也只有阿三、阿四这些活宝能放得下心来玩，因为他们早已将帮主当作神一般，无所不能，看他们不时有笑声传来，玩得多开心。

小丁笑道：“小邪你没事专出一些馊主意，老是不正经！”

小邪看了她一眼道：“怎么，你也想玩？要是被我捉到你要送给我当纪念品？”

小丁脸红道：“才不要！羞死了。”她低下头吃吃笑着，有若梨花绽放，动人已极。

小邪往远处看去笑道：“女人追和尚？哈哈！天下奇闻，要是尼姑追和尚那又更上一层楼了，哈……”

远处传来阿三叫声：“小邪帮主我不干啦！这女人追得好凶，哇！”他跌了一跤又爬起来，使猛劲跑。

“哇！我捉到了，我捉到了！”雪雪叫着。

“快放手啊！男女授受不亲，快放手啊……”阿四苦叫着。

“开玩笑，哪有这么简单？走！跟我回去。”雪雪抱着阿四高兴地走回来。

阿四叫道：“小邪帮主这像什么嘛！和尚被……嘻嘻！”他忍不住笑起来。

雪雪也感到不好意思，但为了要得到小邪的礼物也顾不了这么多，她道：“别想逃，到了地头再放了你。”她很快地将阿四抱到小邪面前，她笑道：“杨小邪现在可以放人了吧？”

小邪笑道：“不急，不急，看完奖品再说。”

“好！”雪雪将石头打开一看字条，她念道：“赠送阿四一份？”她奇

道：“杨小邪，阿四是什么东西？”

小邪笑道：“就是你抱着的那位和尚啊！哈哈……”他忍不住大笑起来。阿四也哧哧笑着。

雪雪愣了一下，脸红红地将阿四摔在地上叫道：“我不要礼物，怎么会是他……和尚？”

阿四叫道：“和尚有什么不好，你跟了我，我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

小邪笑道：“阿四以后你就跟着这位雪雪小姑娘啦！呵呵……”

四急道：“小邪帮主你可别当真，这……这不行的呀！”

雪雪尴尬道：“杨小邪，我不要这礼物。”她羞窘的低下头来。小邪道：“这可是你千辛万苦追到的礼物，这么轻易就放弃了？”

雪雪一想到刚才死命地追，脸又红了起来，她道：“不要啦！”一转身跑向柔柔。

不久她已拉住柔柔叫道：“姊姊别追啦，羞死人了！”

柔柔奇道：“怎么？你不是捉到阿四了吗？我的阿三太会钻了，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她口气有点遗憾到现在还无法将阿三捉到。

雪雪窘笑道：“就是捉到了才惨，杨小邪要将阿四送给我。”柔柔笑道：“这好哇！那你就带阿四回家，嘻嘻！我不追了，省得杨小邪也要我将阿三带回去。”说完拉着雪雪走向小邪那边。

阿三也利用这空档跑到小邪身边道：“哈哈，小邪我赢啦！好苦啊！奖品呢？我要开奖了。”

小邪笑道：“我不给你。”

阿三叫道：“不给不行，哪有人说话不算话，你想要赖了！”

小邪显得很为难道：“你真的要？”

“真的要！”

“不后悔？”

“不后悔！”

小邪哧哧笑着道：“既然你不后悔，那你自己去看看礼物吧！”

阿三很快地将石头翻开，取出字条念道：“赠送柔柔一份。”他笑道：“柔柔到底是……哇！”他跳起来叫道：“小邪帮主我不要这个礼物，退回！退回！”

小邪无奈道：“我问你后不后悔，你一口咬定要柔柔，我也没办法，柔柔你过来！”他向远处的柔柔招手。

柔柔脸红着走到小邪前面道：“杨小邪，我不玩了，这不好玩。”

小邪笑道：“你不玩阿三就算赢了，因为你没捉到阿三，你就得当他的礼物啦！”

柔柔跺脚道：“我不要送给他，哪有把人当礼物送人的，这不成”

小邪叫道：“你们四个都不准赖！谁赢了谁就将礼物带回家，否则……”

四人齐道：“否则怎么样？”

小邪大叫道：“否则……”他揉磨擦拳怒目而瞪。

四人大惊，深怕遭到无妄之灾。

小邪先坚后疲，他叫道：“否则……否则我也没办法啦！”

“哇！”四人大叫起来，高兴死了。

柔柔叫道：“死杨小邪，每次碰到你，都不知不觉中上了你的当呵呵……”双手微掩面，有点不好意思。

雪雪道：“这满好玩，就是礼物太差了点。”

阿四叫道：“哪里差？我告诉你，我们帮主叫我马……马风王，这会差到哪里去？”他将马屁王改成马风王。

“马风王？”雪雪不懂。

众人哈哈大笑，小邪补助说明道：“马放了风，不是马屁是什么？哈哈…”

雪雪也笑了，这两姊妹哪有如此快乐过，乐得已经忘了自己是谁。

这时小七已经笑嘻嘻地奔回来叫道：“小些（邪）煤油（没有）。”

小邪道：“附近一点出口都没有？有山可以爬吗？”

小七道：“山高补（不）好爬，煤油（没有）啦！”

小邪叹道：“那完蛋啦，我看又要打战了。”

阿三叫道：“打就打，我们通吃帮可是百战百胜。”

小邪点头道：“好吧！这么多人在这里总不能就此被困下去，我们到前面看看再说。”

说完七人已经往前走。

还没到地头，青苹苹已在谷口向小邪招手，她叫道：“小邪快来呀！我们被困出不去了。”

青子夷也朝小邪笑着，青继山迎上来笑道：“小邪兄，真如你所说，出不去啦！”

小邪笑道：“出不去那就死翘翘，怕什么？我选人手。”转身看看自己部下叫道：“小七和阿三跟我来，其他的留在这里等候佳音。”

小丁急道：“小邪我也要去。”

小邪笑道：“算啦小丁，你去拾点木材烤狗肉，别让人担心才是正确的。”

小丁虽急，但自己也知道没啥管用，只好点头道：“好吧，我留下来捡木材，你小心一点！”

小邪笑道：“只要你亲我一个，我保证平安回来。”

小丁脸一红叫道：“你少贫嘴！”说完已羞涩地跑开去捡木材。

小邪对着其他的姑娘叫道：“你们还有谁要亲我的？免费！”

这些姑娘都低下头，红着脸困窘得很。

阿四道：“我啦！我啦！”

小邪笑道：“你不怕满地找门牙你就来；小七、阿三我们走！”说完已奔向前方。

阿三、小七也随后追上去。

阿四喃喃道：“这种事不好办，门牙倒不用找，找木材吧！不知小邪又在耍哪一招。”

留下来的人除了青子夷，其他都去捡木材。

小邪掠到前头，看到谷口已有不少尸体，觉得不甚好闯。

慕容求胜也走过来道：“杨少侠，炸药也派不上用场了。”

小邪道：“为什么？”

慕容求胜道：“这些黑巾杀手一见到我们投炸药立即撤退，而且又将炸药泼湿，要不是炸药点不着就是过早爆炸，一点办法也没有。”小邪奇道：“有这种事？如果一次投出呢？”

慕容求胜摇头道：“他们个个是高手，我们如果全部投过去，最多也只炸死前面几名，对于后面的根本就不管用。”

小邪道：“你们可曾集体突围过？”

慕容求胜道：“有，但那谷口只有一丈宽，一次冲出去的人不过十个左右，而对方只须放冷箭就够我们受了。冲了二、三次，再也没有人愿冒生命危险，唉！真是！”

小邪想了想道：“还有其他事吗？对了，那老毒婆呢？”他突然觉得用毒很理想。

慕容求胜道：“天下二毒之一的独眼苗婆哈凤兰，她被大蟒蛇打伤后就独自离去，因为她仇家很多，所以一受伤她就走了。”

小邪又问道：“敌人有多少人？”

慕容求胜道：“不晓得。”

小邪沉思一会儿道：“这么说来还真难攻出去，不如把他们引进来……”

慕容求胜道：“没办法，他们一到谷口就不再过来，只守不攻。”

小邪叹道：“看来只有一探虚实再说，小七、阿三，走！”三人已往谷口潜去。

一到谷口小邪往外探，只觉得朦胧一片白雾，看不到半个人影，地上倒有不少尸体。

小邪道：“你们等一下，我出去逛一圈。”

他双足尚未落地，已发现前方飞来数十枝利箭，有如一座箭墙般射往小邪全身，小邪大惊，马上抽出匕首大吼一声，挡掉迎面而来的数支利箭，猛吸一口真气，将身形硬拉高五尺余，才避过箭阵，翻身飘落地面。然而脚未落地，已有数把利刀砍向他双脚，其势之快猛如残狼猎物，飞豹扑羊。小邪不加思索，大喝一声，射出数把飞刀打向这些黑巾杀手，飞刀一出，利用空隙扑向左边一位黑巾杀手，将匕首抖出数点寒光疾如流星般地划了过去，黑巾杀手闪避不及，闷哼一声已死在小邪刀下，小邪不敢怠慢，微一翻身，躲过砍向背后的三支长刀，双脚一蹬，踢向左边黑巾杀手腋下，并大叫：“看飞刀！”他想吓退迎面而来的三名杀手，以便能杀掉另一名。

果然他诡计得逞，前面那三名蒙面人愣了一下，小邪立即纵身挥出匕首，刺中被踢的那名黑巾杀手，刀一划已将其刺倒在地。

突地黑巾杀手又增加数十名，小邪大声厉吼道：“看炸药！”随手扯下衣角揉成一团丢往前面，也利用此难得机会使出“长虹贯日”倒射回去，连三个起落，已避开黑巾杀手追击掠回谷口。

阿三见小邪已退回来，马上迎上去问道：“小邪帮主行不行？”

小邪摊着手苦笑道：“好多人，奶奶的真麻烦！”他已坐下来休息。

小七笑道：“还舞（换我）！”

小邪摇头道：“不行，外面敌人太多了，我们冲不出去，得好好想个办法！”

阿三笑道：“小邪那你快想，打得他们屁滚尿流，你是诸葛亮投胎的。呵呵……”

小邪叫道：“妈的我就不信邪，阿三想想看古代人作战用些什么战术？”

阿三道：“诸葛亮的空城计。”

小邪摇头道：“这用不上。”

阿三道：“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

小邪叫道：“你去请他们喝酒吧！想一些正经的。”阿三道：“那我没什么好想的了。”

小邪喃喃道：“孙臧也被困过，但这里行不通，谢安的淝水之战……也

行不通，还是想想诸葛亮吧……赤壁之战……借箭……也可以，但太慢了，借东风……借东风……”他突然间问道：“小七，风是怎么吹的？”

小七这个野人憨笑道：“普通（不懂）。”

小邪道：“夸美追夸歪（谷内吹谷外。）”

小邪笑道：“诗口口！成了，咱们借东风用用！”

阿三道：“借东风？将他们吹走？”

小邪笑道：“用毒！用迷药，小七你去找一些毒草或者是迷烟来，尽量找，看能不能找到。”

小七笑道：“美吻的（没问题）！”说着已返身奔向谷内山区。阿三道：“要是找不到我们不就死定了吗？”

小邪笑道：“你放心，要是找不到我就去拉那条毒蛇，照样可以毒死他们，不过我想小七一定有办法找到，因为他本来就在山中长大的。”

阿三承奉道：“借东风这招还真好用，小邪帮主你愈来愈像诸葛亮了。”

小邪得意笑道：“多听故事好处就在这里，上次我还用过火猪阵呢！”

阿三笑道：“什么，火猪阵？一定很好玩哩！”

小邪笑道：“还说？我们走吧！准备一下东西也好借东风。”两人已退回谷口回到人群。

慕容求胜迎上来问道：“杨少侠可有办法？”

小邪道：“有是有，但要大侠帮忙。”

慕容求胜心头一喜，他本来也是想请小邪帮忙，但这是危险事，而且自己亦是武林前辈实在开不了口，现在小邪自己前来帮忙，他知道小邪诡计多端，一定有办法，他急道：“杨少侠你请说，为了大家，老夫一定尽一己之力。”

小邪点头道：“慕容大侠多谢啦！您去向群众收集迷药或毒药，但要暗中收集，因为武林中人很忌讳这些东西，带在身上的人也不愿让人知道的。”

慕容求胜问道：“只有这件事吗？”

小邪道：“收集好迷药，再收集一些石头放在谷口，等一下用得着。”

慕容求胜也想不通其中三味，他立即道：“老夫这就去办！”说完已奔向群众。

小邪走到小丁那边，见木材已一大堆，他笑道：“小丁你好快的动作，将来一定是个好老婆，嘻嘻——”

小丁脸一红问道：“小邪有办法吗？”

小邪深深地注视了小丁一眼咪咪笑道：“本来没有，但一看到你就有了。”

小丁娇嗔道：“少贫嘴，什么办法？”

小邪道：“我和他们谈过条件，要将你送给他们，他们也答应了。”他无奈地摊着手。

小丁闻言大惊，急道：“我不要，小邪你不可以如此，我情愿跟你，我……”她又急又窘。

阿三又加油添醋道：“小丁，这可是我一手包办，就这样就定啦！”

小丁急得快哭出来。

小邪这才笑道：“算啦！我才舍不得呢！小丁这么漂亮，我才舍不得送给人家，哈哈……”

小丁被他弄得哭笑不得，只好低着头羞窘得不敢面对众人。这时小七已抱着一大捆不知名的枝叶奔回来，他笑道：“小些（邪），恨号！恨号！（很

好)！”

小邪问道：“这些是毒药呢？还是迷魂药？”

小七笑道：“米粉腰（迷魂药）。”

小邪见一切都齐全了，他道：“我们开始行动，阿三带着炸药，阿四你和那些姑娘抱枯树枝，我们到谷口去，走吧！”

众人分工合作将一切必需品，搬往沉魂谷口。

小邪笑道：“沉魂谷真的要沉魂了。”

他将枯枝架成高塔状，又将小七采来的迷魂树叶放在上面，再倒些火药下去，然后叫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咱们唱歌去！”

小丁道：“这么简单？”

小邪叫道：“想当年诸葛亮随便念念，就有东风可以借，我不用念也可以借，这不是很好的一件事吗？”

小丁白了他一眼娇笑道：“看你，一肚子鬼主意，好吧！唱山歌就唱山歌。”

这时慕容求胜也提着两只袋子走过来笑道：“杨少侠你要的药老夫已经收齐了，左边的是毒药、右边的是迷魂药。”

小邪接过迷魂药，将它们倒在柴堆上，笑道：“慕容大侠，一入夜我们就行动，你叫群众大喊冲呀！杀呀！然后石头往谷外丢，引那些杀手聚集一堆，然后我们开始点迷香将他们迷倒。”

慕容求胜选叹道：“这计谋很好，老夫怎么没想到，就这么决定，我去向群众说明，也好配合杨少侠计划！”说完已奔回人群。

天已渐渐黑暗，接近初更。

戌时一到，大地一片昏暗，冷风袭人，枝叶揉抚摇曳、浓雾弥漫、阴气逼向众人。

小丁不禁打了一个冷战。

小邪本想再等一下，但见小丁已有点受不了，他道：“我们开始吧！”转向众人叫道：“各位！我们开始了，石头尽量丢远，但不能丢到我！”

微微润了一下喉咙，小邪大吼：“冲啊！杀啊！”龙吟般地划破长空，震得回音久久不能平息。

众人亦跟着吼叫起来，霎时杀声震天，有如千军呐喊、百兽齐嘶、万锣尽响、战鼓连天，令人血气腾涌，欲舍命狠拼一场而后始甘心。

石头一颗颗有若枪林弹雨直泻谷外，非常壮观。

小邪见时机成熟叫道：“阿三，点火！”

阿三很快将树枝点燃，轰一声火药已带动火势，已烧得霹啪响，那些迷魂树叶遇上火立即曲卷而干枯到燃烧，一团团浓烟随风轻往谷外送。

小邪抓了一人来试试迷烟，结果那人只吸口气马上昏倒在地。他这才放心，他叫道：“光喊不行，我上啦！”说完他已掠向谷口。

身形一到，谷外已射进来利箭数十支，小邪只想试试他们到底昏迷了没有，他一跑出去，马上又窜回来，也顺势抓起地上尸体往外扔。

这一来一往倒作战得相当激烈，幸好天暗如漆，又罩上浓雾，双方见不到对方，这对小邪是大大有利。

一刻钟、两刻钟……利箭已少了许多。

小邪这才奔回来叫道：“阿三炸药上，绑石头甩远一点！”

阿三动作很快，将炸药绑上石头并加条绳子，这样就可以甩得很远。

“成了！”阿三马上点燃炸药，小邪立即像挥马鞭一般地将炸药丢向谷外，这比一般空手投掷要远得多了。

连续轰了十几响，小邪才叫道：“差不多了。”突地小七慌张地叫起来：“补好了，补好了（不好了）！缝扁了（风变了）！”

阿三叫道：“奶奶的！什么补好了又缝扁了？这不是白缝了吗？”

“哇”

“哇”

“喔”风向变了，反吹人群，只见众人一个个中了迷香倒地不起。

小邪见状苦笑道：“什么玩二（意）嘛！东风变西风！好惨啊！”

其实山谷风向是最难捉摸的，任由人们千算万算还是没办法算出来。不过小邪并没有多大沮丧，因为他目的是想迷倒敌人，而他已经完成任务，只是一不小心连西风也借来罢了。

不多时全部人群都已倒下，只有小邪这班“通吃帮”弟兄没倒。

小邪哈哈大笑道：“奶奶的，我好高明，连西风都借啦！嘻嘻小丁奇道：“我们怎么不会昏倒呢？”

小邪笑道：“因为你吃了我的口水，所以不会倒。”

小丁叫道：“少来！什么吃了你的……哦！你是说吃了大蟒蛇内丹才不怕迷药了吗？嘻！好棒哪！”她跳起来，手舞足蹈像位小天使。

青苹苹急道：“小邪，我爹昏过去了。”

小邪道：“弄点水让他喝，舍命湖的水有大蟒蛇的血，也许有效，小七、阿三、阿四我们将慕容世家的人也救起来。”

不久他们都醒过来。

小邪尴尬笑道：“慕容大侠，青掌门人，对不起，我不晓得风向会变，嘻嘻！”慕容求胜笑道：“哪里！要不是杨少侠，我们是真一点法子都没有，这些人怎么办？”

小邪道：“没关系，我们用的是迷香，他们不久就会醒过来，这……快！”他突然急叫道：“我们快点出去，要是黑巾杀手醒过来，就麻烦了。”说完他已掠向谷口。

其他人也跟着奔出去。

只见遍地尸体堆如山，断臂残肢散乱一地，没死的被小邪点了穴道。

小丁打个冷颤道：“好可怜，死了这么多人。”

阿三道：“小丁别说那些不爽快的话，如果我们不杀他们，那我们就得死在这里，这要看是谁造成的后果，要是他们撤走了，这不是很完美的一件事吗？”

阿四笑道：“大师兄你佛法研究得好深好深，小师弟甘拜下风。”他深深一揖。

“阿弥陀佛。”阿三笑道：“哪里，哪里，我贫僧一向如此。”

小邪打了他一个响头叫道：“少在这里鸭米豆腐、鹅米豆腐，我看你留下来超度亡魂算了，练练看脑袋会不会长舍利子。”

阿三苦笑道：“小邪帮主使不得！使不得，我可是你的十七八个麻袋长老，要是你丢下我，那找麻袋怎么办？”

小七笑道：“狗咬（我要）！”

小邪笑道：“也好，阿三你的麻袋就让给狗咬吧！哈哈……”慕容求胜道：“杨少侠及这些小兄弟，老夫想告辞返家，你们可愿到寒舍坐坐？”

小邪笑道：“慕容大侠你请便吧！有时间我们会到你那儿玩玩，再见了。”他招着手。

慕容求胜拱手道：“欢迎之至，也好让老夫尽地主之谊。”

慕容夜这才困窘道：“杨小邪，上次的事情请你原谅。”小邪笑道：“我早就忘记了，我们都是年轻人，有时候难免会有冲突，过了就算了，欢迎你有空也来找我们玩玩。”

慕容夜闻言心情也开朗不少，他笑道：“好，那你们有空也来我家玩。”

慕容柔柔娇笑道：“杨小邪你下次来可不准再带面团喔！”小邪笑道：“我会的，但不是给别人，而是给你，如何？想不想再尝尝。”

柔柔急叫道：“我不要，算啦！随便你，嘻嘻……”她想起上次丢面团的事已忍不住笑起来了。

雪雪道：“杨小邪下次来可要带礼物，否则我要罚你！”小邪笑道：“好，这次礼物你不要，下次我一定带阿四小和尚去。”

雪雪叫道：“这怎么成？换别的我才收。”

“那阿三如何呢？”

“哈哈……”众人又笑了起来。

慕容世家在依依不舍中告别了小邪他们，往江南行去，已消失在夜色中。

青子夷也道：“杨少侠，老夫也该回山了。”

青继山拱手笑道：“杨兄咱们后会再有期。”

青芊芊幽幽道：“小邪我会再来找你们，希望你别乱跑。”说完已眼眸含泪，甚惹人怜。

小邪笑道：“你们请吧！小芊你别难过，说不定明天你又回来了，我是说你做梦的时候一定会回到我们这边，对不对？”

青子夷父子告别小邪，已走远，但青芊芊还是依依不舍地向大家招手，众人心头也有点酸。

小邪见状追了上去，在青芊芊耳边讲了两句话，青芊芊脸一红才高兴地走了。小邪走了回来，小丁瞪着他叫道：“小邪你说了些什么话？这么有效，照实说出来！”她双手插腰一副凶像，盛气凌人。

小邪笑道：“你们看，小丁吃醋了，母的就是母的，这么会吃醋。”

“哈哈……”众人哈哈大笑。

小丁脸一红叫道：“吃醋就吃醋，你非说不可！”

小邪笑道：“我是跑到青芊芊面前说：‘我爱你，你爱我吗？’小丁，我爱你，你爱我吗？哈哈……”

众人一笑望着小丁窘像。

小丁脸一红叫道：“小邪你就是……就是这样不老实！”

小邪叹道：“这有什么办法？看青芊芊哭哭啼啼地走多难过，我只好让她快乐地走了。”

小丁叫道：“那以后呢？你不知道她已爱你爱得要死，将来你怎么办？”

小邪笑道：“小丁你呢？爱我爱得要死了吗？”

小丁满脸泛红羞窘道：“我和你谈正经的，你怎么……真是！”

小邪道：“我也是谈正经的，我早就分配好啦！不用你担心，等你们这些小女孩长大，什么鸟蛋事也没有，我就是要小丁，怎么样？年纪轻轻，毛病倒不少。”

阿三道：“小邪帮主我年纪不轻了吧！”

小邪道：“所以我才分配柔柔给你，谁知道你不要，真差！”

阿三尴尬笑着，小七，阿四也笑着。

小邪道：“不谈这些了，小丁接下来要到哪里，你家乞丐窝？”

小丁笑道：“就回君山，我哥哥好想看看你。”

小邪道：“反正没地方去，到乞丐窝骗吃骗喝也不错，走吧！”

五人在谈笑中慢慢走往洞庭湖。洞庭湖，湖宽数百里，浩瀚如海洋，神秘而优雅，波诡云谲，倏然变幻令人悠然遐想。

几许空灵梦幻，哀怨动人，骚人墨客留连忘返。

湖中有两座山，赤山与君山。相传娥皇、女英到君山洒下了凄凉的泪珠，点点斑斑染了漫山遍野的竹子，从此此岛便叫湘山或君山。

而丐帮打狗棒是青竹所造，因为他们须要大量竹枝，才会将君山据为丐帮之大本营，取其便利，而且君山易守难攻，是一好据点。

这天小邪他们已到洞庭湖畔。

小邪笑道：“来到洞庭湖，小丁，这下子你头上可有个大月饼了。”

小丁不懂道：“我头上有月饼？小邪你又在胡扯些什么？”

小邪笑道：“回到你老家，你简直就像神一样，而神的头上都会长月饼，以此类推，你头上也长月饼，这哪算胡扯。”

小丁笑道：“小邪你别瞎说了，神的头上哪有月饼？你老是不正经，一路上胡言乱语个没完。”

小邪叫道：“我哪有乱说，你没看见神的画像吗？他们头上都有一块大月饼，你才瞎说呢！”

阿三轻笑道：“这月饼不怎么好吃，而且还有点酸味道。”他又在吹牛。

小邪道：“你吃过？”

阿三道：“当然，阿四也吃过，对不对？”他往阿四看去，想要多拉一人来增加他说谎的可靠性。

阿四笑道：“我没有吃过，我闻过，是酸酸的，也许神也会流汗吧！”

小邪点头道：“没想到你们竟然吃过，好吧，你们既然吃过神像头上那块千年大月饼，我想明天带你们到庙堂去吃，我花钱买给你们吃。”

阿三笑道：“好哇！想必味道不错，呵呵……”

小丁白了小邪一眼道：“阿三别上当，那不是月饼，而是神像头后面圆亮亮的神光，那不能吃的。”

“这……我……”阿三窘笑道：“我……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以前我还吃得津津有味，几年不见就……”他还想再吹。小邪笑道：“阿三你再吹下去，我马上将它变回来让你吃得津津有味。几年不见还是可以变回来的。”

阿三伸伸舌头笑道：“输输输！想好好吹一次都不成。”

众人会心一笑。

小丁道：“你们等一下，我去找船。”说完已往湖边奔去。

阿三道：“小邪帮主，咱们可要等丐帮来接我们？”

小邪点头道：“也是，有道理，本帮也算是天下第一小帮，你们去准备轿子吧！”

阿三闻言要准备轿子，立即苦笑道：“小邪帮主，我看免了吧！坐船又不用走路，轿子用不上。”

小邪道：“你怎知道我要坐船？走水过去，你和阿四各找一块木板不就

成了？”

阿四急道：“小邪帮主，你别当真，这种事不能开玩笑，我水功不好，要是不小心掉下去了多危险，况且这主意又不是我出的，阿三想要拖我下水，可恶！”他瞪了阿三一眼。

阿三得意笑着，反正也不止他一个人遭殃，这一翻，小邪也算上了。

小邪哧哧笑道：“也罢，养了你们这样的部下，我太师椅都坐不稳，算啦！反正我们是来玩的，管他什么帮主不帮主，看在小丁的份上，马马虎虎放你们一马，你们菜单开好了没有？”

“狗肉！”阿三和阿四异口同声抢答，两人互看一眼，哄堂大笑起来。

小邪点头道：“简单明了，反正丐帮弟子差不多都喜欢这样东西，我们也增加不了负担，要是没有就叫小丁去偷，谁叫她要我们来，不识相，呵呵……”

小七笑道：“伍鬼柔（乌龟肉）。”

小邪望着他，想到在舍命湖要他理光头、养乌龟这趟事，他道：“小七你别忘了养一只乌龟，最好是穿个洞吊在腰带上。”

小七点头道：“死鸡！死鸡（是极）！”

不久小丁已领着一艘小船划过来，船不大，约可容纳十人左右。

小丁叫道：“快上船吧！”

小邪道：“来啦！”熊腰一扭，已拔空平飞而去，再一个翻身已优美地落在船上。

小七、阿三、阿四也随即登船。

约过一个对时，船已抵达君山。

入眼尽是翠竹，煞是好看。此时岸边已站满许多乞丐，有老有少，居中一位则为十八九岁之年轻乞丐，七尺余、肌肉结实、面目俊俏，虽然身着丐帮特有之衣服，但举足之间，气宇轩昂、豪迈潇洒，令人见之倾生敬仰与亲切之心，他正是丐帮少帮主寒竹。

寒竹见船已到岸，立即笑道：“妹妹，杨小邪来了吗？”

小丁指着小邪娇笑道：“这不是？大混混一个。”她吃吃笑了起来。

小邪也不好意思在群丐面前反驳小丁，他拱手道：“小帮主，你好哇！分个乞丐碗给我吧！”

寒竹一愣，随即大笑道：“杨小邪你也好，我哪敢，都是自己人，别客气。”说完又笑起来，他本性情中人当不羁小节。

小邪他们一行已登上岸，寒竹领着他们前往住所，一路见到不少乞丐窝，皆为竹片所造。

不久，已出现一栋不大但建筑得非常优雅的竹屋。门窗桌椅皆为绿竹所造，正门上面悬有漆黑横木匾，上面刻有“天下第一帮”之斗大草书，字字勾画，苍劲有力，是用金刚指之类武功刻上去的。有此功力者，天下找不出十名，可见丐帮能屹立江湖永世不灭，并非偶然。

屋内正前方墙上写有“佳友云集”四个大字，想必这间屋子是接见或招待天下武林同道所用。虽是如此，但也无甚装饰，竹椅十余张，分两排放，帮主大椅则居中，如此而已，简陋中透出庄严。

众人已进入大厅。

寒竹笑道：“各位请随便坐，丐帮没有那些规矩，大家别客气。”

小丁道：“小邪，这里是我们的丐帮接待贵宾用的，你们现在是贵宾了。”

她娇笑不已，因为她不知小邪有何反应，一定是很好笑的。

小邪看了她一眼，耸着肩笑道：“贵宾？少帮主，贵宾有什么好处？”

寒竹道：“可以接受本帮礼遇。”

小邪笑道：“算啦！里（礼）不里没关系，狗肉和老酒快点来，我不干这贵宾，这一定是小丁的主意！”他瞟向小丁哧哧笑着。

小丁脸一红，这不怎么好笑，她娇嗔道：“人家好意，你干嘛急成这个样子？”

寒竹笑道：“好！快人快语，反正是我们私人友谊，不涉及本帮也不必羁束，咱们走！”说完已掠出窗口往林中奔去。小丁叹道：“你们去吧！我哥哥要带你们去捉野狗了。”

小邪叫道：“你不去怎么成？你到我家，我什么时候抛下你呢？”

阿三奇道：“帮主你家？小丁去过？”

小邪打了阿三一个响头叫道：“这是比喻懂不懂？少开口，等一下你吃狗尾巴！”

阿三摸着头苦笑道：“我哪里知道这是比喻，我只是好奇。”他真后悔刚才乱开口，只好吃尾巴了。

阿四道：“快走吧！迟了狗尾巴都不见啦！”“小丁走！”小邪已拉住小丁手腕，追出窗外。

阿四他们也不慢，相继奔过去。

君山之后山，是丐帮高级长老居住之地方，此地建有一四合院，大部分是竹枝所造，屋前有一大广场约百丈方圆，置有各种练武器具，大厅门上挂有“宣言厅”横匾，凡丐帮有何重要事情，都要在这里讨论执行，大厅再进去则为内院天井，种有不少花草树木。左厢房是客房，右厢房为长老堂，居住七袋以上长老。走过天井是内厅，为议论机密重要事情之场所。

再往后则可看到三座小楼，分布在三个不同的角落，相距甚远。

左边小楼题有“寒风楼”字样，为六角双层楼宇，是丐帮龙头起居之所，蓝白相间清雅庄严。

左后方有一楼房，和“寒风楼”差不多，只有题字不同，楼中题有“绿竹阁”，淡绿色，为少帮主居住之地方，宁静而爽朗。

而右后方那座就不一样了，楼前有一水潭将楼围绕，潭水清澈见底，有如明镜，水面架有白色曲桥蜿蜒迤迳。曲桥映在水面，更令人心境恬淡舒畅。过了曲桥则一片花圃，兰花、茶花、桂花、芙蓉……最多的该是梅花。姹紫嫣红，百花绽放，争妍斗艳，再加上小道上之绿草，真是美极了。

花园中间那座小楼，窗门半开，白色轻纱随风飞舞，由窗口往内看，依稀可见古筝放于窗前。古琴、红玉雕梁、淡白墙垣，更伴得此楼幽雅非凡。只见楼前小木匾上题有“寒玲苑”三字，字迹柔美高雅，想必是小丁题的，这正是小丁的香闺。

小邪找不到寒竹，只好钻到后院，他见“寒玲苑”如此美，大叫道：“小丁，没想到你们乞丐窝也有这么漂亮的地方，我们今晚就在这里喝酒赏月谈心……对，我们来谈心如何！”

小丁红着脸道：“随便。”

“哈……”寒竹不知哪时已出现在小邪身后，他笑道：“寒玲，你什么时候让哥哥进入寒玲苑呢？最少有五、六年了吧！想不到今天托小邪的福，哥哥我可乐死了，哈哈……”

小丁窘道：“哥哥……”头已低下来，不再说话，玉腮已泛红，羞涩动人。

寒竹道：“杨小邪，我本来想在绿竹阁替你接风，但寒玲她自愿让出寒玲苑，那我们就搬过去，我也好沾沾雅兴，呵呵……”

小邪笑道：“不行也得行，谁叫她要找我来，今天小丁也喝酒，别假惺惺啦！哈哈……”他看到小丁窘像更是得意。

小丁倒没说话，她是认了，脸红就红吧！反正这么久也“习惯”了。

小邪笑道：“小丁快去收拾一下，最好将琴调好，我要学古人什么……吟风赏月，雅楼听琴声，好棒哪！”他跳起来，终于有机会学学风雅事。

小丁含情一笑，轻盈走向寒玲苑。

小邪笑道：“寒竹……嘻嘻……我想到你的名字就想笑。”

寒竹奇道：“我名字？有什么不对吗？”小邪道：“阿三告诉他，嘻嘻……”他笑个不停。

阿三也笑起来，原来阿三他们小时候在福州混过，所以闽南语流利得很，他笑道：“寒竹、寒竹，嘻嘻，这在闽南语就是蕃薯的意思。”

“蕃薯？”寒竹笑道：“也好，蕃薯，哈哈……”他笑得很开心，因为杨小邪一来，就将他这十几年的名字改过来，这不容易，必须要有平易近人的友谊才能如此，所以他笑得比往常都开心。

是夜。

寒竹摆了一桌狗肉席替小邪他们洗尘。

酒过三巡每个人都醉态醺然，只有小丁喝得最少，还算清醒。

小邪正喝得醉醺醺，喃喃拿起酒杯叫道：“寒……竹！奶奶的，谢啦……改天请你吃……香的……喝……辣的……嘻……干。”自己就喝起来，连对象都不晓得在那里。

阿三也叫道：“香肉好、香肉好，有了香肉，万事香，来一块，嗯！加何甲（真好吃）！”伸手一抓可不只一块往嘴里塞。

阿四也在打迷糊，逢人便干。

小七已经醉得直发笑，他只要看到小邪，心情永远是快乐的。

寒竹嘻嘻笑个不停，今天他很快乐，因为他很少有放纵自己的机会，所以今天他醉得特别快。

月亮不见了，星星消失了。

冷风将那涵泪的愁云带往寂寞的天空。

一丝丝、一卷卷。

终于夜在哭泣着。

那明亮闪烁的小水珠，慢慢含盖着寂寥之大地。

终于——寒竹醉倒了，他因放纵开怀而高兴愿意地醉倒在地。

小七也倒了，只要有小邪在他身边，他已经不需要再祈求任何东西，他满意地醉倒了。

阿三躺在地上不时叫着小邪，这多年来合作的伙伴又回到他身边，他是如此高兴和快乐。

阿四露出甜美笑容，他知道天塌下来也有小邪顶着，决不会让他受到一点伤害，他平安地醉倒了。

“来……小丁……只剩……下……你！干……”

小邪醉眼惺忪地猛吃猛灌，只要他不想倒下去，他永远是喝不醉的。

小丁没醉，因为她是女孩，她知道有人会醉倒，而且她还记着小邪要她弹琴，要她在月下谈心，也许小邪忘了，但她不会忘记，她在等，等小邪……

小丁看着其他朋友，她道：“小邪你等一下，我哥哥和小七他们都醉了，我扶他们进房间，免得他们受凉。”不等小邪回答，她已将他们扶着进房里。她才道：“小邪你要听我弹琴吗？”

酒醉三分醒，小邪晃着头道：“对……小丁……我们……要……吟……诗……好……我送……你……一句……诗……”

他往窗口看去，一丝丝天上飘下来的雨珠，那样无言，那样伤感，他突然大叫道：“醉……醒……寒夜……嘻……尽蒙雨……醉醒寒夜尽蒙雨……小丁……我……”咋啦一声，他已摔了一跤。

小丁立即冲上去将他扶起来，口中喃喃念着：

“醉醒寒夜尽蒙雨……醉醒寒夜尽蒙雨……”

她哭了，她紧紧搂着醉倒怀中的小邪，她不愿放弃这难得的一刻，纵使小邪已在她怀中醉倒，她仍是如此满足、如此快乐。

慢慢地将小邪扶到自己房间，替他盖上棉被，走到琴台，抚琴而弹。

第四章 碧玉青竹杖

琴声来自最远深处，似有似无，渐渐有如寒星掠过，带起一阵柔和音律奔腾而来，忽而高山流水，忽而圆荷泻露，渐近、渐近……终于狂风怒嚎，澎湃飞舞，荡气回肠，滚滚黄河，滔滔长江，扣人心弦，直迫血脉，欲疯欲狂。音达最高处，突然又折回来，叮叮当当，有如三更雨林鸟，慈母夜悲音，他乡流浪儿，凄凉哀怨，闻之则涔涔泪下矣！

“醉醒寒夜尽蒙雨，悉上心头无尽处，挽轻纱，独倚窗，轻挥袖，莫愁肠。菊叶飘潇花满天，惜花花飞秋水逝，语嫣噎，明眸小雨，流不尽……流不尽……”

窗外小雨纷飞，窗内琴音袅袅，小丁好伤感，她不晓得为何流泪，为何伤感，不断地抚琴，不断轻唱，似想将小邪那句词谱入曲中，谱入心中。

雨停了，夜已逝了，东方也渐渐露出曙光。

小邪也醒了，他揉了一下醉眼，往外看去，发现小丁抚琴而眠，他起身走过去，只见小丁泪痕满面，古筝已沾满泪水，旁边则有一白宣纸，字迹是新写上去的。

小邪拿起来念：“……雨……愁上心……花花……”他不念了，因为他看不懂。

深深吸一口气，小邪轻轻将小丁抱上床，一样替她盖上棉被，走出房外，这才叫道：“女人真是的，没事就想一些伤心事，我不知道有没有伤心事……”他坐下来慢慢想，不久他喃喃道：“有是有，但这都不值得我伤心，我是孤儿、阿三、阿四、小七他们也一样啊！况且我还比他们好多了，哪还有什么好伤心，我爹娘不要我一定是看我长得丑才将我丢掉，丑就丑，丑人也要活，哈哈……原来我没有伤心事，呵呵……”他已笑着走向桌前，开心地吃剩下的酒菜。

小邪是乐观者而不是悲观者，他是孤儿，这该算是人生痛苦的一面，但他觉得，孤儿也是人，这和不是孤儿没什么差别，活着当然要快快乐乐地活着，这不是很好的事吗？小邪也许设想到这么多，但无可否认地他是快乐的年轻人，因为他心中根本就没有痛苦和悲哀的存在。

都已快中午。

小邪独自一人坐久了也会烦，他一提气大叫道：“起床——”叫完已哈哈大笑地等着那些醉鬼冲出房门。

“来啦！”阿三第一个冲出来，他叫着：“小邪帮主我第一，嘻嘻！有奖啦！”

阿四、小七、寒竹也很快地出来。

小邪对阿三道：“你第一名有奖，将这些碗快收干净。”

阿三苦笑道：“这奖不领也罢，送给阿四好了。”

阿四摇头道：“我不要，给小七。”

小七点头笑道：“恨号、恨号（很好）！”他什么也好，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人家在说些什么。

寒竹笑道：“昨天喝得真爽，舒服极了，别急着收，咱们再喝一点。”

小丁已走出来，她并没有伤感，也许是这么多人，她不能够伤感，她道：“不收怎么可以，昨天的东西过了夜已经坏了，不能吃。”说着她已走上来收拾残渣。

小邪看看小丁，觉得小丁怎么反覆无常。他叫道：“我告诉你们大家一个秘密，小丁昨天晚上在哭，嘻嘻，哭得好伤心，不知道有什么心事，小丁你快说？”

小丁窘笑道：“哪有，小邪你别乱扯，我哪有哭！”脸已红了起来。

小邪道：“哭就哭还怕人知道，说来听听看，让大家想想办法嘛！”

阿三笑道：“一定是昨天抢不到酒喝对不对？”

阿四点头道：“我想也是这个原因。”

寒竹道：“妹妹你有事吗？别闷在心里，告诉哥哥，我替你解决。”

小丁叫道：“哥！没有啦，是小邪胡言乱语，他最喜欢乱讲了。”

小邪哧哧笑道：“小丁不说我就告诉你们，她……”

“小邪——”小丁截口急道：“你别乱说，我求求你，我……”她腮颊已红透如相思豆。

小邪笑道：“你承认了我就不说。”

小丁微一颌首困窘地站在那里。

小邪得意笑道：“其实这个理由很简单，女人就是喜欢哭，高兴也哭、痛苦也哭、吃饱也哭、想到就哭，我想她们三餐吃饭前后都要哭，哈哈……”他大笑起来。

“有理！有理！哈哈……”众人也昂头直笑。

小丁跺脚娇嗔道：“小邪你，最差了！”说完也噗哧笑着。

寒竹笑道：“好吧！我们再等几天，本帮聚会时再大喝一顿，如何？”

小邪叫道：“就这么决定！”寒竹道：“帮中有点事，我先告辞了，妹妹换你招待客人啦！”说完已走出寒玲苑。

小丁见哥哥已走远才嗔道：“小邪你乱说些什么？我哥哥事情已经够多了，你还想给他多加麻烦是不是？”

小邪奇道：“你爹不在？”

小丁摇头道：“最近本帮有些人莫名其妙地失踪，所以干爹出去查案，再过几天才会回来，现在帮中事情都由我哥哥决定，他很忙。”

小邪问道：“你们丐帮的人员如何失踪？”

小丁道：“我不清楚，我只是听哥哥说外面不时传来有人员失踪的消息，其他的就和你一样不晓得。”

小邪立即拍胸脯神气道：“小丁，我是大神探，这种事落到我手里，保证水落石出，只要你再告诉我一些有关的事，你哥哥就不必累个半死了，你爹也可以叫他呆一边去喝西北风啦！”

小丁见他如此神情也娇笑起来，她道：“我知道不多，你还是自己去问我哥哥吧！”

小邪有点泄气无奈道：“好吧！生不逢时，换换口味……咱们去钓鱼如何？”

“好哇！”阿三凑热闹笑道：“我这次一定第一，小邪帮主你钓鳖吃吧！呵呵……”

小邪道：“鳖也是鱼，听说还很爽口哪！”

小丁收拾完毕领着他们到湖边，五个人就开始钓鱼。阿三果然有两下子，钓得最多。小七是用鱼叉，也捉了不少。小丁亦有收获，只有小邪和阿四一条也没着落。

小邪又是着急又叫憋，不时骂道：“黑皮奶奶，今天又是瘪十，逢赌必

输，想当年我要吃鱼就跳下去捉，哪有用钓的，他妈的没事找事干，今天……对了！”他看着阿四，打他一个响头继续叫道：“阿四就是你在你身边，我才会钓不到，走开！走开！”手直晃着，当真以为阿四给他带来霉运。

阿四没钓着已是够惨，突然又被莫名其妙地打了一下，摸着头他叫道：“小邪帮主我可没惹你，你怎么可以打我的头？”

小邪叫道：“赌博不能犯忌，如摸到书啦，碰到和尚和尼姑啦！就是你的光头照到我的眼睛，害得我眼花花，逢赌必输！”啪啪，他又打了阿四两下。

阿四苦笑道：“谁想到理光头也犯了忌，真是到霉。”搓着光头换了一个地方，走向阿三那边，他叫道：“阿三分我两条，憋死小邪！”

阿三得意笑道：“我们终于赢了小邪一次，帅死了！”他丢两条鱼给阿四。

这样一来，全部都有收获，只有小邪空空如也。

小邪这次真的是瘪十，从中午到晚上，使出浑身解数，可惜一条鱼也没钓到，直叫被阿四带虽（倒霉），被他们奚落得可以，直后悔提出这项钓鱼比赛。

天已晚，这群人才尽兴而返。

数日一过。

丐帮三月一次聚会已开始。

只见大厅前面大广场已挤满了不少人潮，广场中央堆满大酒坛，少说也有数百瓮，四周已燃起不少火堆，火光熊熊映得全场亮如白昼，火堆上正烤着山猪、山羊、山羌、野狗……等野味。丐帮弟子打狗棒不时敲打地面“咔咔……”一阵阵急促的撞击声不绝于耳，令人兴奋又疏狂。

酉时一过。

火把再度升起，将君山照得火光冲天，有若迎神之烟火。这时少帮主已缓缓走出来，丐帮弟子打狗棒敲得更响、更急促。

寒竹身后跟着五名丐帮长老，他们也慢慢走出大厅。小邪他们则夹在人群中，小丁没参加。

寒竹走到广场目光向四周巡视一周，举起双手，丐帮弟子这才停止敲击地面，霎时一片寂静。

寒竹见声音已静，立即道：“遵照帮规谕令，每三个月开堂一次，检讨得失，现在各位长老及分舵主将情况报上来。”

一名黑衣乞丐站出来拱手道：“太原分舵主七袋长老董白原报告，本舵两名弟兄失踪，不知原因为何？其他一切顺利。”

寒竹道：“暂时先自行探查，等帮主回来再研究如何处理。”

董白原拱手道：“是！属下遵命！”退回一旁。

“北京分舵主郑双鱼报告，本分舵失踪五名弟兄，已发现死于非命。”

寒竹道：“可有详查死因？”

郑双鱼道：“死于利刀，是一刀毙命。”

寒竹道：“帮主可有去过？”

郑双鱼道：“帮主走后五名弟兄才惨死。”

寒竹道：“有无其他线索？”

郑双鱼道：“杀害弟兄之人武功了得，而且狡猾非常，除了刀痕之外，

没留下任何线索。”

寒竹想了一下道：“这五名弟兄可曾派与担任重要任务？”

郑双鱼看了看小邪他们，想必是有外人在不能明言，他走上去，欺身在寒竹耳边说了几句，然后揖身退回原地，目光又瞥向小邪。

寒竹脸色一变，但随即叫道：“你下去吧！等帮主回来一定会有结果。”

“洛阳分舵羊公亮报告，本舵最近接收一批红货，帐目在此，请少帮主过目。”他捧着一本淡蜡黄色册子交给寒竹。

寒竹看过以后道：“羊舵主，暂时由你代为保管，需要用到时，再另行通知。”

“是，少帮主。”

接下去各分舵都报告没事。

等全部分舵都报告完毕。寒竹才道：“各位，寒竹年幼经验不足，还请各位长老及弟兄多多教诲，以使本帮能朝正确目标发展；现在本帮弟子不断失踪，这表示本帮已有潜在的危机，希望大家同心协力渡过难关，为了防止同样事件发生，各分舵尽量少派人手出去，必要时也要多派一点，以免被敌人所乘，我们请长老为我们指点。”说完他转身拱手请长老指点。

一位挂有九个麻袋的长老走出来，他已七旬余，白发苍苍，但一点也无老态，尤其两眼炯炯有神，他正是三十年前名满天下的神丐季凡生。

季凡生道：“各位弟兄，本派有隐忧，一切以自保为主，任务暂免，并注意内部整顿，机密事不传六耳，违者帮规处置！”说完走回原处。

寒竹又请了刑堂长老，执法长老等训话。

最后他才道：“虽然帮中有许多事不愉快，但别忘了丐帮精神，以愉快心情应付各种难关，来！我敬大家一杯！”拿起酒杯巡向众人。

众乞丐有的端碗，有的执酒葫芦，高举双手等待少帮主敬酒。

寒竹巡视四周道：“干！”他仰头而饮。

“干！”小邪也拿起酒杯狂放地叫着，一叫完就想大饮黄汤，但他随即觉得不对，因为只有他在唱独角戏，连阿三他们都来不及喊出口。

众乞丐已朝这个“放炮”的小子看来。

阿三他们也哧哧直笑，心想还好自己未叫出口。

小邪望着众人心想：“奶奶的，放炮了！真不好意思！”他露出尴尬笑容，无可奈何地憋愣着。

寒竹喝完酒才道：“这位是我私人朋友，他不知道规矩，各位请别见怪。”他朝小邪颌首，报以微笑。

众人这才叫道：“干！”大口喝下去。

原来丐帮规矩是：帮主在正式场合敬酒，弟兄为了表示对帮主的尊敬，得等帮主喝完时才可出声喝酒。

小邪哪晓得这个规矩，当场放炮，但他也不在乎，糗事对他来说已是司空见惯，窘笑几声就过去了。

寒竹道：“晚会开始吧！”

“哗——”声音震天，君山已热闹起来，喝酒的喝酒，唱歌、烤肉、赌博、谈天、比武……乱成一团、尽情欢笑、尽情放纵自己。

这百余坛大酒，足够让人醉上三天三夜。

小邪他们也混在人群中，玩得不亦乐乎。

寒竹走过去笑道：“小邪你刚才不是说要干吗？”

小邪抱起大酒坛笑道：“喝大的！干！”已猛往嘴里灌。

寒竹也将手中那碗酒喝空，他笑道：“你好好喝，我得一个一个去敬酒，等敬完了我们再喝。”

小邪笑道：“随你便，我走啦！好久没有卡拉呀卡拉了！”他拉着阿三他们，抱一坛酒，已跌跌撞撞地往赌场走去。

小邪很潇洒地叫道：“乞丐头，要赌在这里，赌大赌小都可以，有赌就好，阿三你看我是怎么赢钱，麻袋准备着。”

阿三叫道：“没问题，有多少装多少。”

阿四笑道：“我这边还有预备的。”小七笑道：“乌邪油（我也有）！”

小邪道：“通通有，今天是杀定了。”

乞丐道：“小兄弟你来！赌上一手，你庄还是我庄？”小邪叫道：“我庄，这样赢得快，钱多的是！”他拿出一叠银票放在地上。

“哇——大家过来，今天有看头了，财神到啦！”这名乞丐已大叫起来。

霎时有许多乞丐围了上来，想捞一点油水。

小邪看到人多，精神就来，马上在地上划好点子及大小，划完叫道：“下喔！下喔！有下有赔，有下有赚，不下干瞪眼，无三小路用！”他叫的话只有阿三及阿四听得懂。

哗啦唏里地大家已干了起来。

“下好没有？离手！开！四五六！吃小赔大！”

一场龙争虎斗就此展开，三刻钟不到小邪身前已经堆积如山。阿三、阿四忙着收钱。小七则在偷钱押庄，个个玩得尽兴。

夜已过了三更。

众人已醉倒了。阿三、阿四和小七不到四更也醉倒。小邪干脆也倒下去睡觉，反正已经没人可以陪他玩了。

火烬灰扬，人声鼾喧，偶有夜莺轻啼，一幕欢乐嬉戏已收场。

第二天，天刚亮，小邪已经爬起来，他又叫醒阿三、阿四和小七。

小邪望着四周七横八竖的乞丐叫道：“这些乞丐真没用，喝这么一点点酒，就死翘翘，差！只赢了一千多两，我们分了。”

说完大家已围在一堆分银子。

阿三道：“小邪帮主，佩服、佩服！我卖一次菜也只有三两银子，你这么一下，就通吃了，发财啦！”他甚高兴地将口袋塞得满满的。

阿四笑道：“我就知道跟小邪帮主是跟对人了，吃香的喝辣的！”

小七也塞了不少银子，这三人口袋塞得要比自己脑袋还肿、还大，走起路来裤子都会掉下来似的，只好用手捧着。

小邪道：“留一点给小丁，对了，大蕃薯也留一点给他，找找看他在哪里……”

阿三、阿四很快地将寒竹抱来。

“这银子……”小邪捧着银子要往寒竹口袋里塞，但他一看寒竹脸色大惊道：“毒？！”立时冲上去替寒竹把脉，不久脸色才渐渐缓和下来，他叫道：“是中了迷药，没关系，中午以后就会醒过来，银子就分……”突然间他又想到了什么，大叫道：“阿三、小七我们这下可惨了，快溜！快！慢了就来不及了！”说着就想往港口奔，但他又想到小丁，才驻足不前。

阿三也惊道：“小邪帮主有这么严重？”

小邪点头道：“我们中计了，被栽赃啦！快走！找小丁去！”说完已掠往后山。

“小丁！他奶奶的大事不妙啦！”小邪在半路就叫起来。

小丁本来就很担心小邪，整夜都没睡好，现在听到小邪的声音，马上跑出来叫道：“小邪喝完了是吗？”

小邪跑到她身前急叫道：“小丁惨啦！快溜！”拉着小丁柔荑就要跑。

小丁叫道：“等一下嘛！什么事？说完了再走不成？”她感到奇怪。

小邪叫道：“迟了就走不了啦！真憋！憋死了！”

小丁道：“没关系，有事我哥哥会帮你。”她知道出事了，而且还不小，否则小邪不会急成这个样子，自己也开始担心起来。

小邪道：“你知不知道前面那些乞丐全部中了迷药，昏迷不醒？”

小丁惊叫道：“迷药？有人下迷药？这是怎么一口事？”

小邪道：“早上我醒来分钱，本来想分给你哥哥一点，谁知道你哥哥已经中了迷药。事情就是这样。”

小丁想了想，也觉得没什么，她放心道：“这种事有什么好急的？人没死伤就没关系。”

小邪白了她一眼叫道：“笨哪！小丁你连这都想不出来，这迷药是不是人家下的？”

小丁道：“是呀！但是没有死人嘛！”

小邪道：“有死人就好办了，问题就是没死人才糟糕。”

小丁奇道：“怎么说？”

小邪道：“有死人就可以从死者身找出凶手，或凶手杀了人会逃走，我也免背这个黑锅，现在没死人，我可惨了。”

小丁茫然道：“你再说明白一点。”

小邪无奈道：“这毒是人下的，他一定有所企图，而下毒的人也在当场，现在他们企图如果成功，这罪名不就落在我们先醒来的身上吗？这叫栽赃，也不知道事情有多大。”

小丁闻言也急了，她急道：“事情都已闹大，你这么一走不是让歹徒更称心如意了？而我们也也许没办法再在一起了。”

小邪道：“我也想过这些，但我不晓得事情闹得大不大，如果太大，一时也解释不清楚，他们会气愤杀人，我们留下来有多危险？查是一定要查，但也不急着把命丢在这里。”

小丁坚决道：“小邪你别走，我不能让坏人得逞，他们敢杀了你，我就和他们拼了。”

小邪望着身后的这些朋友，见他们个个神色安然，一时也拿 100 不定主意。

阿三道：“小邪帮主别为我们担心，有你在，我们还怕什么？那坏人非叫他现原形不可。”

阿四笑道：“小邪帮主大神探，这件案子你不破，那还有谁来破呢？我等着剥那凶手的皮。”

小七手比刀切状叫道：“傻（杀）头！”

叹口气小邪道：“我担心的是你们，看你们这么不怕死，那我还走个鸟？豁出去了。”

小丁稍微放心道：“为了哥哥还有我，小邪你不能走，快想法子破案。”她知道小邪一定有法子。

小邪叹道：“现在有理也说不清，那些人醒过来一定有事情发生，你们要看我行动知道吗？再没办法，也只好溜了。”

小丁急道：“小邪你不能走，一定要留下来。”她在恳求。

小邪笑道：“小丁，我一定留下来，但必要时我要让阿三他们走，这样我才有心情破案，这样好不好？”

小丁这才笑道：“好！我们快到前院看看。”

“不用去了！”

突然有一人走了过来，这位正是丐帮执法长老毕果荒，年纪七旬，七尺余瘦高，发丝斑白环结成髻，插有一竹簪，蓄长须，双目深陷不怒而威。

毕果荒道：“小公主，这几个人涉嫌下毒，属下要将他拿下。”

小丁惊道：“毕执法，杨小邪他没有做这种事，你不能捉他。”她拦在小邪前头。

小邪见自己总是走不了了，他笑道：“小丁没关系，他是执法，有必要如此；你放心，我会查明这件事。”转向毕果荒，他道：“乞丐法官，我随你去，事情总是有个开始，有个结束的。”

毕果荒道：“只要你不反抗，老夫也不为难你，走吧！”他带着小邪他们四人走到前厅，小丁紧跟其后。

在前厅——

寒竹已坐在帮主位置上，脸色森然沉重，六名长老则坐在两旁。

毕果荒道：“稟少帮主，嫌疑犯带到。”

寒竹道：“毕执法你退下。”

毕果荒拱手一扬，站到一边。

寒竹道：“杨小邪你是不是下毒迷倒我丐帮全部弟子？”小邪笑道：“没有。”

寒竹道：“那你和你的伙伴为何没被迷药所迷倒？”

小邪道：“因为我和小丁、阿三、阿四、小七，都服过舍命湖大蟒蛇的内丹，普通迷药对我们根本起不了作用。”

小丁急道：“哥哥这是真的，小邪不会说谎。”

寒竹虽然疼爱小丁，但在这节骨眼里他也不能偏私于亲情，他怒道：“寒玲没你的事，退下！”

小丁一脸委屈，她不愿走。

小邪笑道：“小丁你站在一边，这里不会有事的。”

小丁这才挪动脚步向左边走去，她神情紧张地注视着小邪，准备一有动静就扑向小邪，以解救他出困。

寒竹道：“杨小邪你没下毒，那你为何独自离开现场？”

小邪道：“我想找小丁说明原因，然后准备离开。”

寒竹道：“为什么要离开？没作亏心事，哪怕半夜鬼敲门。”小邪在笑，阿三、阿四、小七也在笑。

小邪道：“本帮主不想趟这混水，所以想溜，如此而已。”他是实话实说。

突有人站起来怒道：“稟少帮主，杨小邪分明是作贼心虚，畏罪想逃，将他拿下来逼供，定可水落石出。”这人是杭州分舵主邵子乔。

寒竹道：“邵舵主，让我再问清楚点。杨小邪，我问你，当时我又为什么会移动到你赌博的地方？是不是你将我抱过去的？”

小邪道：“是我叫阿三将你抱过来的。”

寒竹道：“你是何居心？”

小邪道：“我赢了钱，想分你一点。”

寒竹心中一颤，随即又道：“本帮遗失了武功秘籍《降龙十八掌》和九袋长老的《太上魔》经，你是否有拿走呢？”

小丁闻言心头冷了下来，因为偷盗镇山之宝“碧玉青竹杖”和《降龙十八掌》秘籍，是死罪，她开始为小邪担心了。小邪笑道：“你们遗失了武功秘籍？”

寒竹道：“不错！是本帮镇山宝物之一，你如果有拿走，还请你还给本帮，我一定从轻发落，否则那只有武力相见了。”

九袋长老马公石道：“少帮主先拿下他们再说，他盗走秘本，尤以我的《太上魔经》危害武林更甚，我们不能让他得逞。”

众人愣了一下，因为他们没听过马公石长老有《太上魔经》这回事。

寒竹道：“马长老你说的亦有道理，我一定禀公处理。”

小邪笑道：“小帮主，我告诉你，我没拿秘籍，因为我生平最怕摸书本；你应该先做到第一步，那就是在还没找出秘籍之前，任何人都有嫌疑，任何人都不能离开本岛一步，不对吗？”寒竹一惊立即叫道：“传命下去，没有本人命令，任何人不许离开本岛一步，违者格杀勿论。”

“是！”门外守卫马上传令下去。

开封分舵主桑扎道：“禀少帮主，属下知道杨小邪为人，他在开封已经闯上少林灵感塔为近数十年来武林第一人，想必不会将本帮秘籍放在心上，属下以为另有他人盗取。”

杭州分舵主邵子乔道：“禀少帮主，属下认为不能以此下定论，本派武功秘籍天下人人垂涎，尤其是九袋马长老的《太上魔经》可以说是集天下武功之大成，哪个人不想得到？依属下看，一定是杨小邪偷去，否则他怎么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我们聚会时才来，其用心不得而知，少帮主千万别上了他的当。”

寒竹很头痛，他向罗长老问道：“罗长老您的看法如何？”

九袋长老罗时道：“少帮主，我以为此案事关系重大，不如先将杨小邪等人先拿下再慢慢追查。”

寒竹又问道：“孙长老您觉得呢？”

疯丐孙虹，为丐帮九袋长老，一枝打狗棒舞得出神入化，其为人亦疯亦癫，江湖中人莫不敬他三分。他满头散发，衣衫邋遢十足乞丐样，料为性情中人，他叫道：“没有证据不能对人家乱来，以免落人口舌，我主张不收押，但也不准他离开，直到本案水落石出。”他瞪了邵子乔一眼。

邵子乔虽在丐帮，但也颇具书生模样，四十余岁，留黑须，双目灵活显得智慧相当高，他微微不服道：“孙长老，明明证据充分，杨小邪迷倒众人，想逃走在后，这还要什么证据再来证明？一放开他，他难免会借机而逃。”

突然小邪大叫道：“逃你的头！谁想逃？”他瞪了邵子乔一眼，转向寒竹道：“小帮主，我有办法找出凶手，只要三天的时间，在三天之内要是找不出来，我愿意砍下人头交给你们处理。”

小丁大惊道：“小邪你不可以，你不能！”她已紧张得哭出来。

小邪道：“小丁你放心，我说得出来作得到，哪一次我出过差错？”

阿三也笑道：“三天还太长了一点，但为了避免太劳累，也勉强可以啦！小丁你可以睡得甜一点。”

阿三他们对小邪是充满信心，还怕什么，小邪说三天就是三天。

寒竹道：“杨小邪，这种事你可不能开玩笑？”他和小丁一样担心。

阿三笑道：“小帮主，我们小邪就是喜欢开玩笑，他说三天就是三天，抽签也会将凶手抽出来，如果抽不出来，我也跟着奉上头颅。”说完他用肩头碰碰小邪左肩，两人会心一笑。

阿四叫道：“我也是。”

小七笑道：“很油喔（还有我）！”

寒竹和小邪对视良久，终于寒竹被小邪目光所屈服，他道：“好吧！只要你能在三天之内找出原凶，本帮愿意以龙形玉结相赠。”

他这一说出口，丐帮弟子个个脸色吃重，因为龙形玉结是用小玉连成的线所编织而成，总共只有三面。只有对丐帮有再生之恩的人，才能得到丐帮所赠。只要持有此龙形玉结之人，就可以号令丐帮一次，包括叫全丐帮人员集体自杀，这玉结不可谓不珍贵。

小邪道：“小帮主你不必赠任何东西给我，我只是在替我自己脱罪，我要求的是这三天之内，我不离开君山一步，你们也不能干涉我的行动。”

寒竹转向各长老问道：“各位长老以为如何呢？”

众人皆表示小邪以性命作保证，那也不必再难为人家，他们答应了。

寒竹道：“杨小邪我给你三天时间，你好好把握。”

小邪笑道：“谢啦！”

寒竹遣散各位长老，这才和小邪他们进入后院。

小丁幽幽道：“小邪你真的有把握？到我那边聊聊好吗？”

说完众人已走往寒玲苑。小丁沏壶茶端上来。

小邪喝了一口，吓的一声喷了出来：“怎么是茶？我还以为是酒呢！”

小邪一看笑道：“到这节骨眼里，你还有心开玩笑，我不许你喝酒。”

小邪俏皮的望着她哧哧笑道：“是不是怕醉醒寒夜尽蒙雨？”

小丁是真的怕，她怕自己一醉醒来，再也找不到小邪，平常她会发嗔，但现在她却低头不语。

寒竹叹道：“杨小邪你有什么方法呢？我知道你不会拿我的东西，但这东西确实是掉了，而且这毒也一定有人下，这个人太可恶了。”

小邪笑道：“大蕃薯，我看你们丐帮被渗透了不少敌人。”

寒竹道：“我也有这种感觉，可是就是无从下手调查此事。”

阿三笑道：“来啦！大神探小邪先生已经来到此，何案不能破？嘻嘻……”他拍拍自己胸脯，看来他把小邪的光荣当作是自己的了。

寒竹苦笑道：“希望如此。”

小邪问道：“大蕃薯你的武功秘籍是怎么掉的？”

寒竹道：“我一直带在身上，因为从小时候，帮主就将它交给我，而且不准我交给任何人。”

小邪道：“帮主交给你这件事有谁知道？”

寒竹道：“没有人知道，他们一直以为这秘籍在帮主身上。”

小邪道：“帮主交给你以后，有无再要回去？”

寒竹道：“没有，自从干爹交给我以后，就很少和我谈及此事。可以说从此以后我们就很少谈话。”

小邪想了一下笑道：“降龙十八掌到底有什么秘密？”

寒竹望了小邪良久才道：“你怎么知道降龙十八掌还有秘密？”

阿三得意道：“小邪帮主灵得很，天下事哪一样他不知道？只是他看不懂书是写什么罢了。”

小邪笑道：“这事很简单，你们丐帮只要六袋以上长老都会使用降龙十八掌，说起来这也不是什么秘密，要偷秘籍的人也一定知道，但他为何不偷他们身上的秘本，而偷你身上的呢？”

寒竹道：“这也不通，因为七袋长老不一定抄有秘本，所以他才偷我身上这本秘籍。”

小邪道：“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是说只要七袋长老以上丐帮弟子就会降龙十八掌，你们丐帮有多少七袋长老？不少吧！也就是说会降龙十八掌这门功夫已经不稀奇，用人要偷也很容易，他可以故意和七袋长老切磋武功，而从其中取得；简单地说真正会你们丐帮降龙十八掌的人，不只是丐帮弟子而已，天下至少还有其他人会这玩意，所以那些已不稀奇，稀奇的是在你身上的秘籍。这样你明白了吧？”

寒竹轻叹不已，他点头道：“小邪你果然厉害，不错，降龙十八掌最后三招其实每招有三式，这三式加进去才能将降龙十八掌发挥得淋漓尽致，无坚不摧，而这三招九式也只有帮主能够学，也只有帮主知道这秘密，因为帮主必须以此三招控制叛徒，赖此来保住丐帮之基业。”

小邪问道：“你可曾和人交过手，或在无意之间使出来？”

寒竹道：“没有，我一直保持不到最后关头绝不使用的信念，而我从学会到现在都没有用过一次，别人不可能知道我身上怀有这三招九式。”

小邪点头道：“这么说来，一定是帮主泄了底，大蕃薯你爹出去多久了？”

寒竹道：“大约有三个月。”小邪站起来转了几圈喃喃道：“三个月……”他问道：“你爹出去找寻失踪的人员吗？”

寒竹道：“干爹是如此跟我说。”

小邪喃喃道：“出去找寻失踪人员……敢动你们丐帮的必定是高手，你干爹一碰到高手，必定使出降龙十八掌的最后三招九式来杀敌，而敌人本来就和内奸有关……所以敌人就叫内奸来找找看……也许内奸和敌人根本就是一个人……有此可能。”

寒竹大惊道：“这会和失踪的人员有关吗？”

小邪道：“八九不离十。”他坐下来喝口茶，望了小丁一眼，神秘一笑。

小丁不明就里，也微微一笑，但她心情沉重，不甚开心，眉头依样深锁着。

阿四叫道：“小邪帮主快！好戏连场，不必休息了，精彩！精彩。”

小邪笑道：“开始，精彩的已开始了！”

啪啪数声，阿三已鼓掌叫好道：“好戏连场掌声也不断，请上戏吧！”

小邪点头道：“现在我们来谈谈《太上魔经》，大蕃薯你对这件事知道多少？”

寒竹道：“我对这些事从不过问，若非今天马长老说出来，我可能永远都不会晓得有这部魔经存在。”

小邪转向小丁道：“小丁你可还记得在那回山蛇谷，那位‘幽灵鬼王’

李三笑？”

小丁一听到李三笑余悸犹在，她道：“我记得，他不是被你给煮了吗？”

小邪笑道：“要相信人死，一定要看到尸体再补他几刀，否则别乱相信人死了，我不也是时常被人认为死掉吗？姑且不谈他是不是死了，我记得他捉你就是为了这部《太上魔经》对不对？”

小丁恍然大悟道：“不错，他捉我是要拿我来交换这部魔经。”

小邪点头道：“可见真有《太上魔经》存在，而且也落入丐帮长老之手中。”

小丁道：“这点李三笑好像也说过，可能假不了。”

小邪道：“所以说嘛！大蕃薯你有没有发现马长老说出《太上魔经》的时候，众人是什么样子？”

寒竹道：“我没有注意，因为我听到这魔经能称霸武林而愣了一下。”

小邪笑得很甜，他笑道：“你愣了一下，大家也愣了一下。”

阿三道：“我没有。”

小邪打他一个响头叫道：“少说废话，就是玉皇大帝的大门牙给你，你也不会愣了一下。”

阿三尴尬笑着不再说话。

寒竹道：“愣了一下有什么重要原因？”

小邪道：“这很重要，而且关键就在这里！”

“哇——”阿三又忍不住拍手叫起来，“好棒哪！小邪帮主真精彩！继续，继续！”他目不转睛地注视小邪，因为他有点以为小邪已经知道凶手了。

小邪笑道：“阿三，以下的你想想看，看你急成这个样子。”

阿三笑道：“小邪帮主，我有你一半聪明就好啦！我想不起来，别停，继续！继续！”

小邪笑道：“大蕃薯你们会愣住，这就表示你们不知道这件事，也就是说只有马长老自己一个人知道，对不对？”

寒竹点头道：“不错，大家也和我一样不知情。”小邪道：“而且人在无意中表现出来的动作，是最可以相信的，现在问题来了。”

“什么问题？”寒竹急道。

小邪道：“大蕃薯你再想想看那位什么邵舵主的谈话。”寒竹惊道：“邵子乔？会是他？”

小邪道：“大概不了。”

寒竹摇头道：“他一直很负责，而且立了不少功劳，怎么会是他呢？”

小邪道：“很负责就是很有能力，立了不少功劳也就是各方面超人一等，如果他自认为超人一等，就不会甘心当一个舵主而已；我这是在谈人性，并不指每个人都会如此。”

阿三急道：“小邪别扯远啦！正题要紧，你怎么知道是他呢？”

小邪笑道：“我也没有十分把握，只有八分，因为《太上魔经》只有马长老一人知道，然而邵子乔也知道。”

寒竹问道：“怎么说呢？”

小邪道：“邵子乔说过《太上魔经》集天下武功大成，任何练武之人都想得到；也说我虽然已上了少林灵感塔，也会想要这本《太上魔经》对不对？”

“哇！”阿三跳起来激动道：“他妈的我怎么没想到这点？邵子乔，哈哈！他死定了！”

小邪道：“没这么简单，我们没找到证据一样奈何不了他。”

原来小邪在大厅上已发现这问题，所以他才瞄了邵子乔一眼，而说出三天之期限，他并不是喜欢拿自己生命开玩笑的人。

寒竹也相信了，他恨道：“我没想到会是他，太可恨了！”

小邪笑道：“算啦！将他逼出来，像狗一样地剁掉，一点也不用珍惜这种吃里扒外的人。”

寒竹叹口气道：“像邵子乔这种人，还不知道有多少，丐帮真是危在旦夕。”小丁听到小邪已知道谁是元凶，心情也高兴起来，她娇笑道：“哥哥你别担心，有小邪在，什么鸟蛋事也没有。”她笑得很开心。

小邪瞥了她一下叫道：“一个女孩说鸟蛋事，好有进步啊！呵呵……”

这几个字男人说起来倒没什么，要是黄花大闺女说出口，那就有点不雅了，小邪哪会放弃这种“机会”。

小丁因为听习惯，一时不察就出口，现在觉得不妥但已太迟了，她困窘道：“杨小邪，我不和你说话了！”粉腮红似彩云。

小邪道：“你和我说话，保证什么鸟蛋事也没有，嘻嘻……”

众人也笑着。

寒竹可没心情笑，他问道：“我们要如何逼他呢？”

“用马！”小邪道：“会叫的马！呵呵呵……”他笑得很得意，肩头直耸着不停。

“用马？！”众人惊讶道。

小邪点头笑道：“不错，这个故事我们小时候都听过。”

阿三急道：“小邪帮主别卖关子，快说，我急得很哪！”

小丁笑骂道：“死杨小邪，专出一些馊主意，我倒要看看你到哪里去找一匹会叫的马？”

她相信小邪能够办到这件事，但她实在找不出话来骂小邪，以报刚才一箭之仇，只好乘此挖苦他一下也好。

小七笑道：“舞普通（我不懂）。”他笑着，因为大家也在笑。

寒竹道：“我也不懂，小邪你说说看。”

小邪笑道：“从前有一个富有的商人，有一天他遗失银子，也有人说是他仆人遗失了银子，谁遗失无关紧要，富商决心要找出那偷银子的人，所以他就牵了一匹马放在一间房子里面，然后告诉他仆人说那匹马是宝马，能区别好人和坏人，只要偷银子的人一摸到马屁股，它就会叫，结果富商真的找到偷银子的人了。”

阿四笑道：“我就知道小邪帮主有一套，真行！”

寒竹道：“这是因为富商在马背上抹了油，而小偷不敢摸才被发现；可是这故事大家都知道了，行得通吗？”

小丁挖苦道：“行？才怪！人家说不定将马头给砍了呢！呵呵……”望着小邪，笑得更甜。

阿三道：“准行，小邪要是找一匹会叫的马，这只马就一定会叫。”

小邪道：“不错，我要用同样的方法，而且这只是宝马，只要小偷摸上它，保证这匹马叫个不停。”

寒竹半信半疑，但他看小邪这么有把握的样子，他道：“好吧！一切都由你安排，只要能逼出这老贼，什么方法我都依你。”

小邪点头道：“大蕃薯你明天就传令下去，叫人牵一匹马来，等马匹到

达以后就通知大家集合，当然要先让我看看马匹是否会叫啦！”

寒竹道：“事不宜迟，我这就去办。”说完已直奔前院。

阿三笑道：“小邪帮主，我摸也一定会叫，我狠狠地打那匹宝马，给你漏气。”只要小邪能出丑，这比什么都要让阿三快乐。

小邪笑道：“你要漏我的气？你不怕人家剁了你？”

阿三慷慨激昂道：“习惯啦！上刀山下油锅我看多啦！除非小邪帮主你给我一点好处，我就不打马匹，否则，嘿嘿，后果你自己负责。”

小邪轻笑道：“你要打尽量打，我等着看猴戏。”

阿三笑道：“不过……还是叫阿四打吧！我不忍心虐待动物。”

阿四道：“我也不要，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我可没做过。”

小丁有点急，她道：“小邪你快点将方法告诉我们，免得我们到时候出了差错。”

小邪低声地告诉他们，比手划脚讲得甚是精彩，而听的人也哈哈直笑。

最后小邪神秘笑道：“这摸马是第一段，第二段不能告诉你们，因为第二段露了底，谁也没办法逼邵子乔现原形了。”

众人虽然好奇，但也不愿误了大事，只期望第二天赶快到来。

第二天。

寒竹已将马匹交给小邪，而小邪也很快地将马匹涂上油，准备开始摸马。

等到全部弄完毕，他才通知寒竹召集所有丐帮弟子。

寒竹很快将部属全部集合。

寒竹道：“各位弟兄，本帮不幸遗失秘籍，现在杨小邪愿在三天之内替我们找回来，我为了本帮安危，只得从权，暂时将各位交由杨小邪指挥，还请各位合作。”

众人没有话说，邵子乔也没说话，因为如果他说了那更是欲盖弥彰。

小邪巡视一下众人道：“各位好，我也没什么鸟蛋事，只请各位摸摸我的宝马，这匹马和古代富商那匹不一样，因为它真的会叫。”

有人道：“这已经是老掉牙的方法了怎能再用？”

小邪道：“故事已经老了，但马匹不相同，我这匹马是千年龙种，包灵！”

此马赤黄色，并不怎么雄壮，有点瘦，一点也不像龙种。

有人道：“要是它乱叫呢？”

小邪道：“你没摸你怎么知道它会叫到你头上，别还没摸就落嫌疑了，这对你可划不来；把戏人人会耍，各有巧妙不同，如果你们要用打的，那表示你们和小贼串通好，这时候只有请你们执法长老评理了。”

小邪也惧于内部渗透敌人过多，而串通将马匹打伤，那这招就不灵了，故而先说明，任谁也没那胆子再如此做了。

经小邪这么一说，大家才静下来。

小邪又道：“小帮主说，自发生事情以后每个人都留在岛上，这表示小偷也一定在岛上，所以各位别怕，没有偷的，马匹一定不会叫，我已经在马背上涂油，各位别投机取巧，这对你们没有用。”

邵子乔道：“杨小邪，这马匹是你的，你摸，它当然不会叫。”

众人哗然。

小邪道：“马已经蒙上眼睛，我进去它也不知道，我想过这个问题，所以我愿意和任何人一起进去摸马，随便那个人要我摸哪里，我就摸哪里，这样我也无法作弊，你们以为如何？”

执法长老毕果荒道：“老夫随你去。”

毕果荒身为执法，办事铁面无私，深得众人的信赖。众人听到是他，也放下心来。

小邪道：“那就由执法长老跟我一起进去，这再好不过了；我们开始进行，请你们排成一排站在右边，摸完的请站在左边，我和我的朋友都夹在你们之间一起摸。”

众人排成一排，除了少帮主以外连小丁也参加。

小邪向小七使了一个脸色，很快地他们已经插在丐帮弟子之间。

蓦地——疯丐孙虹叫道：“老夫先来！”他掠入房间摸了老半天才哈哈大笑地走出来道：“果然是室马，老夫没偷，它也不叫。”说完更是大笑不已。

众人才安心，一个一个轮着摸，马匹也没叫。很快地已轮到小邪。

小邪道：“马蒙上眼睛，我也蒙上。”说完他已用布条缠住眼睛道：“毕执法我们进去吧。”

毕长老很快地带小邪进入房间摸马，结果摸了许久马都不叫，毕果荒才带小邪出来，他道：“杨小邪没有作弊。”他已走回原地。

小邪笑笑地望着小七，而小七后面第五名就是邵子乔。

只见邵子乔一副处之泰然地站在那边，不时露出笑容。他以为杨小邪根本就无法查明这件事，只不过是故弄玄虚罢了。

小七也走进房间摸马，他走出来时对小邪笑了一下，然后走向左边。

邵子乔慢慢进入房间。

寒竹方寸也吊了起来，他怕小邪出了差错，如果出了差错，这一切都完了。

小丁她则不时望着小邪，嘴角也露出笑容，她对小邪有充分的信心。

阿三、阿四那更不用说，要不是还不能泄底，他们早就大跳起来。

邵子乔背影已消失在房门里。

突地——

“唏沥沥——”马匹悲嘶声已传来，扣住了所有人的心，那马匹有如受了惊吓般的在屋里乱跳乱窜，不时嘶嘶狂叫着。

邵子乔哪晓得这匹马当真会叫，作贼心虚，他也惊惶失措地大叫起来：“不是我！我没偷武功秘籍！”跳出房门外面，打狗棒已舞得虎虎生风，脸色骇然而铁青，深怕被人抓起来。

“少帮主，我没偷，一定是杨小邪的马出了问题，我没偷！”他直叫个不停。这时执法毕果荒已领着五名弟兄逼上来。

毕果荒厉声道：“邵子乔你还有何话说？”

邵子乔惧道：“执法长老我没偷，一定是杨小邪想陷害我！”

毕果荒截口道：“不用解释，别人摸不叫，为什么你摸马就叫？给我拿下！”手一挥，五名弟兄立即欺身上前，打狗棒已砸下去。

邵子乔大吼道：“站住！要拿人等我说完话再说！”他舞着打狗棒。

毕果荒厉道：“先拿下再说不迟。”

寒竹望着小邪，只见小邪微微点头，他才道：“毕执法你就让邵舵主有个解释的机会吧！”

毕果荒拱手道：“是，少帮主。”他将五名弟兄撤在一旁。

邵子乔心中稍定，但已吓得满头大汗，他马上拱手道：“稟少帮主，我

邵子乔一辈子都在丐帮，可以说替本帮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少帮主你以为呢？”

寒竹颌首道：“你的确为丐帮立下了不少功劳，使我丐帮获益匪浅。”

邵子乔道：“我在丐帮数十年可有出过一丝差错或做错一件事情？”

寒竹道：“没有，你一点错误也没犯过，本帮弟兄人人敬佩你。”

邵子乔道：“人说捉贼捉脏，我邵子乔今日落了一个叛帮的罪名，真是大过冤枉，敢问少帮主，单凭一声马叫，就能指明属下偷了本帮镇山之宝吗？我不服！弟兄们也不会服！”他口气又大义凛然，又使人同情，不愧是心机深沉之徒，很容易控制众人情绪。被他这么一说，众人刚才的怒意已减少了许多。

寒竹面有难色，想不到邵子乔如此死不认账，不错，捉贼要捉脏，他为难地望着小邪，希望小邪能压倒邵子乔，好将叛徒擒下。

小邪走过来笑道：“邵舵主你说的不错，不能仅凭一声马叫就定你的罪。”

邵子乔怒道：“杨小邪你盗走秘籍在前，又陷害我于后，老夫是否和你有过节？还是你本来就是存心捣乱本帮，使本帮沦于万劫不复之地？”

他果然厉害，这么一反咬，众人又更同情他，而怒视小邪。

小邪淡淡笑道：“邵子乔你也不用尽说些好听的话，我那匹宝马也不是白养的，今天别人它不叫，偏偏叫到你头上来，你也脱不了嫌疑，人说举头三尺有神明，任由歹徒多么狡猾，也难免会露出痕迹，也许我的宝马临时出了毛病，而使你这位大功臣蒙上白之冤，没关系，只要过了明天，我保证查个水落石出，你好自为之吧！邵大舵主！”

邵子乔开始惧怕小邪了，因为这次马叫声，如果小邪一口咬定，他也没办法开脱，就是不死也得囚于牢内，但小邪竟然如此大方地放过他，这岂不表示着小邪有十成的把握？否则小邪不会如此做的，他惧怕自己已经露出了破绽而不自知。

想归想，怕归怕，他却半点让步也没有，他冷笑道：“老夫没偷，哪怕你使出任何诡计？只要过了明天，嘿嘿，我看你拿什么向本帮交代？”

小邪微哂道：“邵舵主，明哲保身，不管你有没有偷，也等明天再说。”他是要暗示邵子乔别还没被挖到证据就偷溜了。

寒竹道：“好吧！只剩一天时间，任由窃贼如何猖狂也难逃我的手掌心；邵舵主你退下去，我相信你。”他摆着手。

邵子乔拱手一揖道：“是！”返身走到左边，得意地望着小邪。

小邪道：“马已经叫了，但又不算数，我看以下的人也不必试了试也是白试，少帮主你以为如何？”

寒竹点头道：“就依你，但明天你又将如何进行？”

小邪笑道：“少帮主你明天准时，午时正，再将人员集合起来，这是最后一次试验，也是最有效的方法。”

寒竹点头，转向丐帮弟子道：“明日午时全部弟子在此集合，今天事到此为止，各位暂时解散回去休息。”

“是！”众人已各自走开。

寒竹则领小邪这群人进入后院，回到“寒玲苑！”。

一到后院，众人已忍不住大笑起来，把邵子乔坑得好惨，只有寒竹不明就里。

寒竹担心道：“小邪怎么办？这老贼死不认帐，我也不能只凭你那匹马

叫声就断定他有罪，唉！”

小邪笑道：“大蕃薯你别急，这只不过是计谋的开始，我要让邵子乔知道我那匹马真的是宝马，这样一来他才会心寒，只要他心一寒，明天就会更怕，人一怕做事就糊涂多了。”

寒竹心中稍安道：“原来你这只是开始，不过我也感到奇怪，这匹马真的是宝马吗？可是我只是叫人随便送一匹，怎么会……”

小邪笑道：“不错，这匹马是普通的马，但它也会叫会跳对不对？”

寒竹道：“对是对，这又有什么重要的地方？”

小邪道：“马一受到惊吓或者是痛苦就会叫，我是利用这一点，还好你没牵一匹不会叫的马来，否则我这出戏就别唱了。”

寒竹还是不懂道：“马受到痛苦是会叫，但哪有这么刚好轮到邵子乔才大叫？”

阿三笑道：“这就是我们小邪帮主是大神探的地方，他就是有办法使死马变成宝马，看到坏人就叫个不停！”他很骄傲。

小邪笑道：“问题是出在小七身上。”他拍拍小七肩头继续道：“小七是在深山长大的，可以说是一只猛兽，他对各种动物都有相当认识，要捕杀野兽也比我们容易多了；我问他是否有药草可以使动物发痛而只痛一下子的药，他告诉我有，但是找不到，所以我只能用强酸性的毒药去腐蚀那匹马的皮肤而使它发痛悲嘶不已。”

寒竹惊叹道：“我懂了，你是叫小七将毒药放在马的身上……这也不对，因为小七一放，马不就立刻叫起来了吗？”

小邪道：“我早已想到这点，所以才要小七排在邵子乔前面第五个，因为我将那腐蚀性的毒药用糖衣包着，然后叫小七将糖衣放入马嘴里，糖衣很薄，差不多经过五个人的时间就会被蚀化，而那毒药一溶化，就腐蚀马嘴中的嫩肉，马匹痛就叫起来。但毒药不多，只刺激一下就消失了效力，所以马匹只叫一下而已，这就是我那匹宝马的秘密。呵呵呵……”说完已直笑不已。

寒竹也笑了起来，他道：“没想到你的计划会如此周详，但也冒了不少风险，例如说毒药过早流出来，或进去那五个人的时间不对，等等！”

小邪笑道：“只要是计谋就没有一定这个道理，诸葛亮摆空城计他还不是捏着冷汗，否则哪有不测风云这句话？每一项计划都没有十成把握，只要有六成我就干了，因为……什么事在人……在天的？小丁你说！”他忘了这句成语。

小丁笑道：“对！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呵呵……”她实在想笑小邪，人是绝顶聪明，就是不愿摸书，老是乱用成语。

小邪点头一点尴尬也没有，竟还有点得意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算过糖衣溶化的时间，约须要经过五个人，而且我也想过邵子乔进入马房时，一定会观察一下，所以他正好上了我的当。”阿四笑道：“我就知道小邪帮主诡计一定会得逞，果然那笨蛋上当了，还真以为那是一匹宝马呢！哈哈……”

寒竹不得不佩服小邪的智慧，他道：“那明天，明天将如何进行？”他从怀疑而转向信赖。

小邪道：“你明天只要准备一本秘籍。这本秘籍要和你遗失那本相同，这样就可以了。”

寒竹道：“这不是会让人家以为我在捉弄他们？”

小邪摇头道：“不会的，你照着做就是，如果不这样做，那厮恐怕很难俯首认罪。”

寒竹道：“好吧！我都依你，只有这件事要我做吗？”

小邪道：“只这件已经够了。”

寒竹道：“那我就回去准备。”

小邪笑道：“你请便！”

第五章 温香柔玉

寒竹一拱手，已带着愉快的心情离开。他真赞叹不已，如此重要的事，在小邪手上，却像小孩子游戏一般，轻松愉快地就解决了。这是他有生以来办得最轻松，但却最重要的一件事。

小邪叫道：“大蕃薯，记着，要亲手做，别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

“我省得！”寒竹已消失在走廊上。

小丁问道：“小邪你告诉我下一步如何进行？”

小邪似笑非笑地看了她一眼道：“女人总是坏事，尤其是你。”

小丁哪晓得突然来这一句话，她气道：“我又怎么了？不说算了，稀罕？”

小邪哧哧笑道：“告诉你也没关系，我在现场找到了凶手的左手手印，明天一比照，凶犯不就现出原形了？”

小丁嗔笑道：“原来如此，你早就有证据了，还在耍人，坏死了！”

小邪神秘笑道：“你现在去准备印泥，还有一些纸张，山人要变魔术了！”

小丁道：“纸张要多少？”

小邪道：“先来一张大点的，其他你问问看有多少人，就准备每人两份，大约一尺宽就可以。”

小丁很快拿出一张五尺宽的白宣纸和红色印泥走回来，她娇笑道：“来啦！大张的！”她很想看看小邪在耍什么把戏。

小邪接过宣纸笑道：“现在大家把鞋子脱下来。”

阿三笑道：“小邪帮主你干什么？我已经好几天没洗了，你要闻？嘻嘻……”他有点得意。

拍拍两声，小邪已打了他两个响头笑骂道：“你这个无赖，好吧！你不必脱，其他的快脱下来，我要选一只美腿。”

阿三尴尬笑着，有点可惜不能参加这趟游戏。

小丁红着脸道：“小邪，我呢？”

小邪有意捉弄她，轻轻一笑道：“你脱两只，大有用处。”

小丁羞涩道：“有什么用呢？”她已慢慢将鞋子退了下來，露出洁白如玉的美腿。

小邪将她足踝捏在手上，像欣赏宝贝似地看着，不时哧哧直笑，弄得小丁又羞又窘，但又不愿收回，只好低下头由他去吧！

小邪看了老半天才道：“好是好，就是小了一点，只能当小指。”

小七这只大野牛笑道：“舞（我）的大！”他将右脚抬得高高地。

小邪一看立即叫道：“好！上等货，来，沾些印泥，印在宣纸上，只要右脚大姆指。”

小七咯咯高兴笑着，因为他中了头奖，很快地他已将大脚姆指印在宣纸上，约有鸭卵般大。

小邪笑着将宣纸拿起来晃了两三下道：“很好，很好！接下来是阿四的。”

阿四笑道：“我第二名。”他也印上大脚姆指。

小邪拿起直纸走到小丁前面叫道：“小丁轮到你啦！我帮你。”也不等小丁答话，伸手就去抓小丁小脚。

“哇！等等！”小丁叫道；“我自己来。”她有点害臊，但并没挣脱。

小邪叫道：“不行！你鬼叫什么？这是办正事，少给我乱害臊，要是盖不好，就不像手指印了，坐好别动！”说完很快拉住小丁右脚沾上印泥盖在

宣纸上，随即叫道：“左脚。”

小丁红着脚，左脚也伸过去，她羞死了。

都盖好了，小邪数着：“一、二、三、四……还差一个……”他又叫道：“小丁别急，还有一个。”捉起小丁右脚食指盖在宣纸上，他才笑道：“大功告成了。”

阿三叹道：“早知道有好戏玩，我昨天就洗脚了，真可惜！”他无奈地长嘘短叹，一副生不逢时的样子。

小邪叫道：“阿三你脏死了，罚你洗脚三天，用刷子刷！”

阿四幸灾乐祸道：“我有一把大刷子，我帮他刷好不好？呵呵……”

阿三急道：“不必了，我自己来。”因为他知道阿四那把是竹片做的。

小丁娇羞道：“还要盖吗？不要盖，我要穿鞋子了。”她曲卷着双脚，更是楚楚动人。

小邪看着她，哧哧笑道：“盖是要盖，不过不是用脚。”

小丁问道：“用什么？”

“嘴！”小邪笑道：“用你的嘴。”

“用嘴？”小丁奇道：“用嘴怎么盖？”

小邪安静地道：“用你的嘴盖在我的脸上。”他将左脸送过去。

“小邪你……”小丁已困窘得脸如红云。

小邪笑道：“别客气，我不会告诉别人的，哈哈……”他大笑起来。

众人也跟着大笑不已。

小丁恨不得有个地洞钻进去，立刻消失在小邪面前。

小邪笑够了才晃着宣纸道：“这就是我找到的证据，大手印。”他很得意。

这红手印约有脸盆这么大，呈左手形状。

阿三惊奇道：“哇！好大的手印！这是什么种的人？”

小邪笑道：“禽兽种，世间独此一人，别无分号。”

小丁问道：“小邪这就是你找到的证据？”她有点想笑。

小邪颌首道：“对呀！有什么不妥吗？”听他口气倒像这是真的证据。

小丁摇头直笑道：“看你，又在出馊主意！”

小邪叫道：“不然你以为真的有邵子乔所留下来的手印？戏法人人会耍，各有巧妙不同，明天看我的。”他耸着肩信心十足。

阿四奉承道：“我就知道小邪帮主有办法，明天看你的！”小丁笑道：“死鸡！死鸡（是极）！”

阿三叹道：“要是留下来屁股印就好了，呵呵……”他想如此的话，他就有地方能派上用场。

小邪又打了他一个响头笑骂道：“你的屁股一样不管用，臭死了！”

“哈哈……”众人又是昂头直笑，连阿三也觉得好笑，只有小丁浅浅一笑，更加娇艳动人。

第二天很快就到来。

正午时分，广场上又堆满了人。

和昨天一样，寒竹将弟兄交给杨小邪指挥。

小邪道：“各位，昨天虽然我那匹宝马叫的不算数，但是今天我再也不会让贼子得逞了，你们看！”他将昨天所造好的大手印摊开来继续道：“这是窃贼所留下来的手印，我花了三天的时间才将它放大。”他又拿出一块泥

砖，其上面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一个手掌形状印在上面，他道：“这块泥砖上的掌印是在少帮主那天躺下来的地方找到的，我为了不给窃贼有借口的机会，所以才将它整块挖下来，以做为证据。”

众人闻言哗然不止，皆佩服小邪处事老练。

邵子乔更是害怕，他实在想不出怎么会留下手印来，他死也想不到这是小邪耍的花招。

小邪又道：“这手印是左手的，不过只有大姆指看得清楚，其他四指都模糊不清，等一下各位将左手大姆指印下来，我一比照就能明白。”

寒竹高兴道：“这方法甚好！”他还真以为小邪那块泥土上的掌印是真的。

只有小丁及阿三他们搞不清小邪是在卖什么药，满头雾水，但他们知道小邪这出戏又是会令人拍案叫绝，也目不转睛地看着小邪每一个动作，想猜出他的主意。

小邪道：“现在大家来领一张白纸。”

众人走过去向小丁领了一张白纸。

小邪看大家都领好了才叫道：“你们一个个进入右边那间房间，用毛笔写上自己名字，然后盖上左手大姆指指印，再将这张纸交给毕执法，也好等一下要毕执法直接比对。不必再经手他人。”

说完大家依照小邪所说的方法进入那间房屋，将指印盖好，交给毕果荒。

邵子乔本来很紧张，但一听到要到房间里面盖手印，他立即放心，他暗道：“任你杨小邪有什么三头六臂，也难不倒我。”他目光已转向小邪，而小邪也正对着他笑，他也得意地一笑。

很快地大家都已盖完。

小邪道：“现在大家都盖完了，请各位再领一张纸，我另有用。”

众人虽很纳闷，但也不愿给自己找麻烦，立即领了一张白宣纸。

等大家领完了，小邪才道：“小丁你将房屋里面的笔墨和印泥搬出来。”

小丁感到奇怪，但还是走到房内将东西拿出来。

小邪又道：“小七你去搬一张桌子过来。”

小七很快将桌子搬出来，摆在广场上。

小邪要小丁将笔墨、印泥放在桌上，然后他才对毕果荒道：“请问执法，刚才的手印是否都很清楚？”

毕果荒道：“不错，每一张我都检查过，很清楚，连名字也没错。”

小邪笑道：“如此甚好，现在请毕长老到那桌子前面监视，我还要他们再盖一张。”

毕果荒虽然纳闷，但他为人正直，也不多问，依言往桌前行去。

小邪这才向众人道：“各位弟兄，虽然麻烦了一点，但为了找出窃贼，我们不得不小心从事。”

众人本有点怒意，但想想也算了，人家为了找凶手而大费周章，自己又何妨多劳累一下。心情也平静不少。

只有邵子乔开始担心起来。

小邪道：“这手印虽然是左手，我是说看起来是左手，但也有可能是右手，我想请大家将右手大姆指指印也留下来，希望大家合作。

众人闻言也没有多大意见，顺着秩序当面在广场上写下自己名字，盖上

右手指印。

邵子乔虽然知道其中必有蹊跷，但他想不出来，也只好照着作。

小邪乘此机会走到少帮主面前低声说了几句话，少帮主会意点点头，小邪才走回来向着小丁直笑着。

眼看大家都已盖完。

小邪笑道：“谢谢各位合作了，现在我要开始比对啦！”他将那张伪造的大手印慢条斯理地撕掉抛洒在空中。他笑道：“各位弟兄，这张是我伪造的，算不得证据。”

众人以为只要有泥手印也可以比对，故而并没有多大惊讶。

小邪又将泥手印拿起来笑道：“各位！这也是我伪造的，没有用。”咔嚓一声，他也将泥砖摔破。

“哗——”众人大惊失色，他们不知道小邪是在干什么，连这些“证据”都摔掉，尤其是寒竹和毕果荒，更惊得脸色发青。

小邪笑道：“人说作贼心虚，我正是利用这个道理，答案就在你们的手印上；毕长老请你将相同名字的手印合在一起。”

毕果荒很快地将同样名字的人合在一起，他道：“再来如何？”

小邪笑道：“我来看看。”他一张一张翻，一张一张比，直到全部翻完，他觉得只有一张有问题，而那张正是邵子乔的。

他拿给毕果荒看。

毕果荒奇道：“杨小邪，这张有问题吗？”他接过邵子乔的手印。

小邪点头道：“不错！”说完转向大家道：“各位！我刚才第一次要你们盖的是不是左手拇指？”“不错！”众人回答。

小邪道：“第二次盖的是不是右手大姆指”

“不错！”众人很肯定地说。

小邪道：“这样一来你们的手指印是一左一右了？”

“这也不错！”众人还是异口同声地回答。

小邪轻轻一笑道：“问题来了，却有人两个指印都是右手的。”

众人一愣，立即有人叫道：“那是贼子，叛徒，杀了他！”

“是谁？这叛徒是谁？把他五马分尸……”众人狂叫不已。

毕果荒怒吼道：“邵子乔你还有何话说？”

邵子乔哪知这是小邪的计谋，大吼道：“我不是窃贼，我……”

小邪大叫道：“邵子乔你还想狡辩，连赃物秘籍我都找到了，不信你看！”他指着少帮主。

少帮主立即拿出秘籍大吼道：“邵子乔你还有何话说？”

邵子乔一见少帮主手上秘籍大惊失色叫道：“不可能，我明明藏在石……”

“哈哈……”小邪大笑道：“明明藏在哪儿？哪儿？你说啊！”

邵子乔已知露了口风，再想赖也赖不得，大吼一声厉道：“杨小邪我跟你拼了！”打狗棒一挥，有如疾风扫落叶地扫向小邪。

毕果荒怒喝一声，身形迎向邵子乔，双掌一扬逼得邵子乔节节败退。

执法弟子也围上来，不到两下，就将邵子乔制服，五花大绑地将他绑得紧紧。

小邪笑道：“少帮主事情已了，我要喝酒去啦！”

寒竹点头，因为剩下来是他们丐帮的家务事，小邪不便插手，他道：“小

邪谢谢帮忙，你请先到后院，我马上来。”小邪又向丐帮弟兄揖礼告辞，这才领着通吃五弟兄直奔往后院。

寒竹道：“毕执法将叛徒带上来。”

“是！”毕执法押邵子乔到寒竹前面。

寒竹怒道：“邵子乔，本帮待你不薄，你为何要做出人神共愤的事情来？”

邵子乔呸了一声冷道：“老夫已落入你手中，要杀要剐随便你！”

寒竹厉道：“我问你，秘籍藏在哪儿？快点说出来，否则我不客气了。”

邵子乔叫道：“秘籍不是已在你手上了？你还要我拿什么交给你？”

寒竹厉道：“这本是假的，快说，真的在何处？”

邵子乔闻言哈哈狂笑道：“寒竹你这是在做梦，老夫死也不会将秘籍告诉你，我要让你脑袋也保不住，哈哈……”他想不说自己可能就不会这么早死，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故而狂笑不止。

寒竹厉道：“邵子乔你有种，毕执法将他押下去严刑逼供，直到他说为止。”

“是！”毕果荒立即将邵子乔押解大牢。

“我要向帮主申诉，抗议你们联合陷害我……帮主会将你们这些人一个个处决……等帮主回来，他会替我主持公道……”邵子乔狂笑不已。

寒竹叹道：“各位弟兄，本帮不幸出此败类，真是贻笑武林，今后各位要多加小心，一发现有问題立即解决，但不必互相猜忌，我想为恶者必有报应的一天。”

众人拱手齐道：“是！”寒竹道：“七袋长老黎默暂代杭州分舵舵主之职，等帮主回来时再行定夺。”

黎默拱手道：“是！属下定尽力而为。”

寒竹道：“好，现在各位即刻回分舵去，这里一切不准张扬，否则以帮规处置。”

“是！”众人齐道，并抱拳答礼，这才各自上船往自己的目的地出发。

寒竹见大家都离开了，又向长老们道：“各位长老，今日之事不知你们有何意见？”

疯丐孙虹道：“别忘了报答杨小邪对我们丐帮的恩情。”

寒竹点头道：“孙长老您说的是，我会向帮主说明原委，请帮主给予适当报答。”

罗时道：“少帮主那《降龙十八掌》秘籍，还得赶快找到，以免再添麻烦。”

马公石道：“还有我的那本《太上魔经》也请少帮主代为找回来。”

寒竹问道：“马长老，这《太上魔经》是怎么回事？”马公石叹道：“我在前年到岭南办事，无意中在一古洞中发现这本书，这是三百年前武林魔头血煞魔君毕生心血的结晶，我本想带回去好好研究，但里面练功方法实在太违武功原理，而且有一种令人丧失理智的迹象，所以我不敢再练下去，也一直放在旁边，哪知邵子乔竟然会知道我有这本经书，真是天劫！”

寒竹道：“这武功真的如此怪异可怕？”

马公石道：“是的，如果练成了这门武功，天下可能找不到敌手，但令人可怕的是练成了魔经所记载的武功，不但会理智全失，而且会嗜杀成性，也许武林会因此引起一场风暴。”

寒竹微微动容道：“马长老这未免太可怕了，不如早点将它毁了吧！”

马公石颌首道：“我本也有此意，但此书也写了不少克制魔功的方法，所以才将它留着，然而现已传了开来，我只好将它毁掉，以免贻害武林。”

神丐季凡生道：“少帮主，这叛徒居心险恶，务必要将他绳之以法，以正丐帮法规。”

寒竹道：“只要查出秘籍藏在何处，不等帮主回来，立即将他法办。”

刑堂长老彦平道：“少帮主你放心，这些事我来办即可。”

寒竹叹道：“只怕叛徒知道说出来就会死，为了保命他宁可挨打也不愿说。”

彦平道：“属下尽力而为。”

寒竹道：“好吧，如果没事各位长老也够累了，早点回房休息，我想这些事不用再麻烦长老了。”

众长老这才告别寒竹各自回房。

寒竹见众人走了，也叹口气回到后院。

在寒玲苑。

阿三大唱出塞曲，捧得小邪飘飘欲仙。

阿四大拍马屁，拍得小邪笑不合口。

小丁笑骂道：“杨小邪，好哇！原来你还有这么一招，真厉害，说！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她插起双手，倒有点像老娘在教训儿子般，想装怒但却嘴笑眉笑。

小邪得意笑道：“你懂不懂暗扛多一台的道理？我要不这么一扛，奶奶的！早就死在你们手上了，这还搞个鸟？”

小丁娇嗔道：“我不管！你总得交待个清楚，否则……”

小邪道：“否则怎么样？否则多吃三只狗，还是……”他看了小丁一眼，神秘笑道：“还是另有暗扛？呵呵……”小丁娇笑道：“否则我们大家都不理你……”她很得意地望了大家一眼，以为众人会支持她。

小邪笑眯眯道：“是吗？你不妨问问他们，看谁不理谁？”

小丁叫道：“好！我就问给你看。”她转向阿三，又娇又柔道：“阿三你理不理小邪呢？”

阿三摇头道：“不理，不理！当然不能理……”

“阿四你呢？”

阿四笑道：“不理，不理！当然不能理……”

“那小七你呢？我知道你对我最好了。”她娇笑地望着小七。

小七笑道：“补力，补力（不理）！补冷力（不能理）！”“嘿嘿！”

小丁得意地叫道：“小邪这次你输定了，怎么样，服了吧？”

小邪看看阿三，心中露出会心的一笑。

“不理，不理！当然不能理！”小邪、阿四和小七同时摆着手，唱着歌：“不理，不理！当然不能理！你！”四只手指已指向小丁，突然四人立即哄堂大笑。

小丁脸一阵红一阵白，她哪想到红旗变白旗了，又气又窘叫道：“我不理你们了，你们都欺负我！”说着转身就走。

小邪即刻拉住她笑道：“小丁别生气嘛！我认输好不好？我下跪，我向你下跪！”说着当真就要跪下去。

小丁一惊叫道：“小邪不可，哇……”

“哇呜……”

接连两声惊叫传来，又传来咔咔之椅子倒地声。

原来小邪要下跪，不小心左脚绊倒椅子，重心一失，整个人往小丁身上撞去，而小丁也正转身过来，被小邪这么一撞，刚好来个温香柔玉抱满怀，两人跌撞在地上。

“好香啊！师公吃马，艳福马上来，嘻嘻！多跌几次多好？”敢情小邪压在小丁身上不想起来了。

小丁美腮泛红，羞叫道：“小邪快起来，羞死人了。”

阿三他们大笑不已。

小邪奇道：“起来？起来干什么？我腰闪了，哇！太美好啦！今天我赖定了，嘻嘻……”

“小邪——”小丁紧张地叫起来。

小邪无奈道：“好吧，好吧！真煞风情，连师公吃马，艳福马上来，这个规矩都不懂，差！太差！”他才懒散爬起来，并顺手将小丁拉起来。

小丁困窘得直往房里钻。

阿三奉承道：“小邪帮主，小丁真不识相，竟敢叫我不理你，这算哪门嘛！我对小邪帮主最忠心了，比阿四还要忠心十倍。”

阿四叫道：“少来！你上次还说有机会要陷害小邪帮主，你会最忠心？鬼才相信！”

阿三尴尬一笑道：“小邪帮主你别听他的，我最忠心了。”

“真的？”小邪揶揄道：“你真的这么忠心？那我问你，昨天盖大印时，你的脚怎么没洗？你差点误了我的大事，这该怎么算？”

阿三一愣，他哪晓得小邪会问这个不是忠心的问题，他讷讷道：“这……扯不上嘛！”

“扯不上？”小邪叫道：“你如果很忠心，就要知道我要做什么事，要用到什么东西，懂吗？忠个屁！”

“嗯！好臭啊！”阿三笑道：“这回成了吧？你只要放屁，我就说好臭，总替你想到了吧？”

小邪笑道：“奶奶的！我老人家的屁是臭的？告诉你！我的屁是双重进口的，香得很！”

“进口？”阿三呆然道：“什么是进口的？”

小邪得意笑道：“我的屁是用般运回来的，这叫进口屁，洋屁！懂吗？笨哪！”

“洋屁？”阿三喃喃：“羊还会放屁，好厉害！而且是香的？”他直摇头。

阿四问道：“那双重进口是什么意思？”

小邪轻笑道：“第一重就是用船运回来进港口，第二重就是进你们的口，这不是双重进口是什么？差呀！”他打了阿四一个响头。

阿四摸摸秃头苦笑道：“原来洋屁还可以进口，还可以吃，我想一定不错吧！”

“哪里！哪里！我以后会多进口一点给你们吃，哈哈……”小邪直笑着。

这时寒竹已经走进来闻言立即道：“你们在吃什么？分我一点如何？”

“哈哈……”三人立即大笑不已。

小邪笑道：“大蕃薯的(屁)一定是正宗的进口货，更是爽口了，哈哈……”说完又是大笑。

寒竹不解道：“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小邪笑够了才正色道：“没什么，开开玩笑，事情结果如何？”

寒竹道：“幸亏有你帮忙，否则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你那招真是太好了，比富商摸马更来得刺激！”说完已赞佩得笑起来。

阿三道：“这还用说？小邪帮主哪一次不是出奇招？不但东风借了，连西风也借来，这次这招叫……叫大小通吃，怎么样？招招包灵的。”

寒竹笑道：“其实昨天我们大可不必叫他们去摸马，直截了当地用这招不就可以了么？”

小邪道：“可以是可以，但如果一开始就用这招，我只有五成把握。”

寒竹不解道：“为什么？方法不是一样吗？”

小邪笑道：“方法是一样没错，而是邵子乔的心思不一样，我要他对我产生恐惧，我要他相信我是有办法的人，这样办起来就容易多了。”

寒竹道：“原来你第一次是在吓他。”

小邪摇头道：“不是，我第一次也是抱有希望，我希望那匹马一叫，他就直往湖边冲，但他没这么做，这表示他阴险狡诈，所以我再采取第二步行动。”

寒竹点头道：“这么说你第一次有两种目的：第一就是要逼他现出原形，第二就是要增加他的恐惧感，不管这两样如何，只要有一样成功，你就算得胜了，对不对？”

小邪笑道：“不错，这样一来我今天就有八成把握；其实方法很多，我只不过想捉弄他，而且也不让那富商专美于前，我想证明别人能做到的，我是否也能做到；这都是利用作贼心虚的道理。”

寒竹叹道：“我真的佩服你，要是我，想到死也想不出这个方法。”

小邪笑道：“人人都有用，也许你的想法也不错，我们不谈这些，秘籍找到了没有？”

寒竹道：“没有这么快，这叛贼诈得很，他不会很快地说出来。”

小邪笑了笑，并没有接口。

寒竹叹道：“可惜只捉到一位叛贼，不能将其他的人一网打尽。”

小邪笑道：“我有个好建议，你不妨试试看？”

寒竹急道：“什么方法？”

小邪道：“用诈的，将风声传出去，就说邵子乔已招出同党名单，你三天之内要将这些人拿下来，这一诈，最少有几个人会偷跑！”

寒竹霎时高兴叫道：“看！我又设想到这方法，我马上去办！”说完已想走。

小邪拉住他道：“现在还不行，等几天再说，太快传出去，人家不免会疑心，等各分舵舵主都回去以后再传，这不是更好吗？”

寒竹闻言苦笑道：“我差点又误了事，还是你想得周到。”

小邪轻笑着，不久他问道：“那本《太上魔经》你知道了吧？”寒竹笑道：“果然什么事你都比我算得准，不错，我已问过马长老，这本秘籍是邪功，练的人武功虽强，但会丧失心智成为杀人魔王。”

小邪惊道：“这么厉害？留不得！留不得！哪天真被人练成，那还得了？”

寒竹道：“我也要马长老毁了它，听说那是三百年前杀人魔王血煞魔君的遗物。”

阿三闻言惊叫道：“血煞魔君祖阴非？”

小邪道：“阿三有什么心得？说说看。”

阿三道：“这魔头是三百年前武林第一人，我师父说那时候没人制得了他，最后全武林不论黑白两道约定时间，围剿了七天七夜才将他累死，他的东西留不得，这好可怕；七天七夜耶！”他故意说得更可怕，像着了魔似的。

小邪瞪了他一眼叫道：“阿三你少来，再怎么可怕，你也没经历过，何必装成这副样子？”

阿三嘻嘻笑道：“小邪帮主，我师父怎么说，我也怎么说嘛！”

阿四道：“阿三你也不必吹了，师父好像也没有说得这么严重，你骗谁？”

突地小邪叫道：“大蕃薯你这乞丐窝可有一个地方叫石什么来的？”

寒竹奇道：“石什么？你说清楚点。”

小邪道：“我也只有知道一个石字，这样好了，你知道石字开头的地方全说出来。”

寒竹点头道：“我住的后面有一座小亭叫石亭，帮主楼上有一个石香轩，北面岛上有一座石涛居是看湖水用的，再来就是西港口有两只大石狮，共他就没有石字开头的了。”

小邪点头道：“大概够了，你别忘了要请我喝酒这趟事喔！”

寒竹大笑道：“我哪会忘记？我这就去挖那坛陈年花雕！告辞了，哈哈……”他高兴地走出寒玲苑挖老酒去。

阿三奇道：“小邪帮主你问这些有啥用处！”

小丁已走回来，她笑道：“这个我知道。”她一副得意的样子。

小邪看着她笑道：“小丁一进去，再出来就变得聪明多了，一定是吃到我的舌头才会如此。”

小丁叫道：“谁吃了你的舌……”霎时她脸红了起来，跺脚道：“小邪你……你老是想占人家便宜，我不说了。”又往回走。

小邪拦住她笑道：“别急！说完了再走，反正舌头被你吃去了，你不说谁说，你再走要是我不小心又跌倒了怎么办？”

小丁瞪了小邪一眼才转身向大家道：“小邪是在找那些武功秘籍的藏匿地点。”

阿三奇道：“你是说少帮主失窃的秘籍？”

小丁点头道：“正是，这是邵子乔自己说出来的。”

小邪笑道：“小丁现在是仙人放屁，不同凡响了，有一套哪！”“哪里！哪里！”

小丁娇笑道：“是你教导有方。”

“是吗？舌头吃多了果然有效，以后多吃就能更上一层楼！”小邪微晒着。

“呵呵……”众人轻笑着。

小丁这才发现自己多生了两只手，因为她羞窘得不知如何安置她两只手，刚才在屋里面想好要如何应付小邪的方法都不灵了。

一连三天，小邪都泡在酒缸里，不亦快哉，而通吃帮弟兄只要有小邪在，哪里还知道月亮是圆还是扁的？乐得骨头都“酥”了。

这天寒竹忧心忡忡地走入寒玲苑。

小邪见状笑道：“大蕃薯有事吗？坐下来慢慢说。”他拉着寒竹要他坐下来。

寒竹斟了一杯酒，很沉闷地喝着。

小丁急道：“哥！有事就说出来，我们大伙也好商量，干嘛哭丧着脸？”

寒竹叹口气道：“都已三天了，这叛贼一点都不肯招，而且明天干爹就要回来，我拿什么向他老人家交代，真是！”他又喝了一口酒。

小丁道：“哥，你就照实说，反正干爹也不是不明事理的人，何况他还是把我们养大的，他不为我们又会为谁呢？”

寒竹叹道：“妹妹你不晓得，我和干爹的关系……唉！这几年来我们难得说上两句话，感情也越来越淡薄了，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小丁道：“我呢？还不是一样，长大了，干爹总是不好意思再开我们玩笑，可是他内心一样是爱着我们的，哥你别太多心。”

寒竹叹道：“要是能找到秘籍什么事都没有了，唉！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小丁又想到这位“万能”的心上人，她娇柔道：“小邪你帮个忙嘛！老是喝酒，一点正事也不干。”小邪白了她一眼叫道：“你不拿酒来我喝什么？一只手掌拍不响，没有两个铜钱不会叮当响，你管起我的事来啦？”

小丁撒娇道：“好好好！我输，我不该拿酒给你们喝，可是我哥哥的事你总不能不管吧？”

“管！一定管！”阿三道：“小邪不管，他哪里找酒喝？”他竟拍着自己胸膛，以为自己是小邪了。

小邪笑道：“小丁你不是已经知道藏秘籍的地方吗？找出来交给你哥哥不就成了？”

小丁恍然大悟拍手叫道：“对呀！我真傻，哥！我们走！”拉着寒竹就要往外奔。

寒竹急道：“小丁等一下，事情总得说清楚再决定怎么做，你真的知道秘籍藏在哪里？”

小丁娇笑道：“当然知道，你屋后的石亭，干爹的石香轩，北面的石涛居和西港口的两只大石狮，这几个地方一定有一处藏着秘籍。”

寒竹奇道：“这些地方是我三天前告诉小邪的，怎么秘籍就藏在这里？”

小丁笑道：“哥，你没听那邵子乔在情急之下说了一句：‘我明明将秘籍藏在石……’下面他就没说出来，但只这么一个石字，已经瞒不过小邪了。”

寒竹这才露出笑容，他笑道：“是了，我怎么没想到；小邪你等一下，我和寒玲去找找看，马上就回来。”说完已和小丁往石亭方向奔去。

阿三笑道：“小邪帮主你好神气，随便一算就知道秘籍放在何处。”

小邪笑道：“可惜他们找不到。”

阿四奇道：“为什么？不是放在这些地方吗？为什么又找不到？”

小邪道：“是放在这些地方的其中一处，但他们一定找不到。”

小七拍手笑道：“恨号，恨号（很好）！”

小邪笑骂道：“好你的头！不好的事情又要来啦！大家小心一点。”

三人闻言，立时紧张起来。

阿三问道：“小邪帮主你发现了什么？”

小邪笑道：“我是有点发现，但现在不能说，因为那只是一个感觉，心灵上的感觉，我很相信，小七也很相信这玩意。”

小七笑道：“死鸡，死鸡（是极）！”

阿三叫道：“小邪别卖关子，告诉我们一点，一点点就好了。”他捏住

尾指尾端，比出一点点之意思。

小邪道：“你们跟我来！”一翻身，纵出窗口，有如大鹏展翅般飞掠而起，在空中连翻五个筋斗，身形才慢慢飘向小桥，微一借力，右足点向小桥栏杆，身形又升起数丈高，他大笑一声，使出“长虹贯日”这招他最拿手的轻身功夫，咻一声传来，已连人带身窜往帮主所住的楼上。一气呵成，优美已极。

阿三双目直瞪叫道：“哇哇哇！小邪帮主好厉害的轻功，我也来！”他大喝一声，使出少林绝技“一苇渡江”之上乘轻功，可惜他心有余而力不足，“咻——”一声脆响，他本想踩小桥栏杆，哪知身形在半途，气势已竭，摔在花园跌了一个狗吃屎，还压坏了不少花卉。

他爬起来，苦笑道：“再差两丈就成了，嘻嘻……”尴尬一笑，走到对面寒风楼。

阿四笑道：“小七，我看我们用走的吧！小丁的花很名贵的，压坏的话可就划不来！”小七笑道：“恨号（很好）！”

两人一前一后走向寒风楼。

在寒风楼。

小邪笑道：“阿三你这少林上乘武功怎么专门压人家的小花呢？”

阿三尴尬笑道：“有时候啦！祖师爷交代的，没办法！”

小邪轻笑道：“下次压点玫瑰花比较能让你的祖师爷赏赐。”

阿三笑道：“这……也要看时候，等他来了我再压不迟。呵呵……”他的祖师爷早就死了，再等也等不来。

小邪笑道：“好吧，我们这就进去石香轩找秘籍。”

阿四奇道：“小邪帮主你怎么知道秘籍藏在这里！”

小邪道：“这有很多原因，例如说邵子乔在当时情况甚急迫，他来不及藏在别处，只好找最近的地方；还有，为什么邵子乔明明知道会死，而他却愿受酷刑也不愿将藏秘籍的地方说出来？更重要的是当我们逮着邵子乔时，在我们离开时，你们有没有听到邵子乔的吼声？”

阿三道：“我没注意听，他吼什么？”

小邪道：“当时我们已走向后院，我只听了几句，大概意思是说等帮主回来，他就能洗脱罪名，以及逮他的人都会倒霉等等。”

阿三道：“这很正常嘛，歹徒被逮总是喜欢胡乱叫，以减脱自己被杀的可能性，这和藏秘籍又有什么关系？”

小邪笑道：“这就是关系所在，第一，邵子乔在临危的时候，不时叫着帮主，请问你们临危的时候又会叫谁呢？”

阿三毫不犹豫道：“你！”

“对！”小邪道：“这是人的正常反应，邵子乔别人不叫，只叫帮主，这表示帮主一定对他有偏爱的地方，甚至会赦免他的过失也说不定。第二点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他明知会死，就是不肯招，无非是想等帮主回来，但帮主对于这种叛徒，你们说他能落个‘放水’的罪名吗？”

阿三道：“他可能不会如此做，因为放水以后，众人就会对他起反感，也可能他会因此而丢了帮主这个职衔。”

小邪道：“这就表示帮主也不敢袒护他，邵子乔也一定想过这一点，所以他预先将秘籍藏在帮主的楼上，这样如果一出事，他是否可以保住性命？”

阿三惊讶不已：“这……”

小邪笑道：“很明显，邵子乔他可以说秘籍本来就是帮主的东西，少帮主也没权利保管，而且他会说藏在帮主楼上是为了防止别人窥探等等好听的话，这样一来丐帮弟兄能说他是叛帮吗？”

阿三道：“不能，因为他并非偷盗出丐帮，他只是将秘籍换个地方而已，这地方又是帮主的楼房……好厉害的邵子乔，好高深的智谋！”

“呸！”阿四叫道：“好个鸟？有我小邪帮主在，他厉害个王八大乌龟！”

这时小丁和寒竹已汗流浹背地掠上寒风楼。

小丁一见小邪已在这里，她奇道：“小邪你在这里……你知道秘籍在这里……好哇！”她又要骂人了。

阿三笑道：“小丁谁叫你跑得这么快，慢一点不就得了？”

寒竹心中稍平道：“只要秘籍能找到就可以了。”

小邪笑道：“小丁你别急，我是有用意的，你去过西港口了吗？”

小丁擦掉额头香汗点头道：“去过了，但没找着。”

小邪问道：“有人看见吗？”

小丁道：“有，几位长老都在港口等候帮主回来。”小邪笑道：“这样就好了。”他神秘地笑着。

小丁奇道：“这又有什么大事？看你神秘兮兮的样子？”

小邪轻笑道：“别急，小丁，这件事要比你出嫁，还要大得多了，你等着看好了。”

小丁娇嗔道：“小邪你再不说，我可要生气了。”其实她知道有些事小邪一定不会在事前说出来，但趁此撒撒娇也不错。

小邪笑道：“小丁你先进去石香轩找找看，我回寒玲苑等你们，记住，找仔细一点，尤其是墙壁中的墙壁，东西后面的东西，上次老偷儿教我们那一套拿出来一定管用。”

小丁笑道：“你回去吧！我一定找得到。”说完已和寒竹进入石香轩。

小邪也领着阿三他们走回寒玲苑。

一刻……两刻……半小时……一小时……

足足过了将近两小时，小丁才和寒竹高兴地走回寒玲苑。小丁在路上得意叫着：“小邪！找到啦！好难找喔！”语音一落地她奔到楼上，寒竹也跟上去。

寒竹笑道：“小邪你看！这就是我的秘籍，另外一本是《太上魔经》。”他手中拿着两本甚是古旧烟熏黄的书本。

小丁娇笑道：“小邪要不是你说过秘籍一定在那里，我们早就放弃寻找了，那小子好会藏，你猜他藏在哪里？”她也觉得小邪不可能猜到。

小邪问道：“石香轩有无上锁？”

小丁道：“有。”

小邪喃喃道：“有的话这叛徒一定不敢进入，那他是将秘籍藏在屋外了。”

小丁笑道：“不错，不过这个地方你一定猜不出来，能猜出放在外面已经很行啦！”小邪笑道：“我猜得出来，不信我们试试看。”

小丁叫道：“我花了一个对时将老偷儿教我的方法都用出来，才将秘籍找到，你只听我说说就能找出来，我不信！”

寒竹道：“小邪你别这么吓人好不好？”

小邪笑道：“那屋外我看过，都是铺上竹片，而且已经很旧了，只有一样东西比较新。”

“哪一样？”小丁和寒竹异口同声问道。

小邪笑道：“那块黑匾，你们不觉得它很新，很不相称吗？”“悠呼——”

阿三高兴叫吼起来：“万岁！万岁！小邪万岁！其实我也想到是在黑匾上。”

小丁没话说，因为小邪猜对了，她虽然输了但却很高兴，小邪并没有让她失望，这不可能的事情小邪一想就想出来了，在小丁心目中，小邪已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不但是小丁，现在连寒竹也感到如此。

寒竹叹道：“小邪你又猜对了，这秘籍是藏在石香轩那块横匾的里面。”

阿三叫道：“在横匾里面？”他有些吃惊。

寒竹点头道：“不错，横匾是两层木板所制，中间是空的。”

小邪闻言惊愕地站起来大惊道：“横匾是空的？”

小丁眨眨眼睛道：“是啊！你不是猜到了吗？”

小邪摇头叹道：“不错，我是猜到了，当然若我摸到横匾时，一定会发现它是空的，但我心里想的是那横匾的后面有个小洞可以放东西，或者横匾后面的墙上有个秘穴，但……这太可怕了。”

小丁惊道：“可怕什么？”

小邪摇头叹道：“我是说邵子乔太可怕了，恐怕你们扳不倒他。”小丁见小邪神色吃重，她也知道有事情要发生，她急道：“小邪你说说看，我们为何扳不倒邵子乔？”

寒竹也奇道：“小邪，这是怎么一回事？”

小邪轻轻苦笑一声道：“没什么，只要你们干爹回来，邵子乔就死不了啦！”

寒竹恨道：“任这叛徒再狡猾，干爹也不会袒护他的。”

小邪道：“问题他已经不是叛徒了。”

小丁奇道：“为什么？”

阿三道：“因为邵子乔将秘籍藏在石香轩的横匾上，对不对，小邪？”

小邪点头道：“不错，我相信这横匾的秘密只有帮主一人知道，小丁、大蕃薯你们懂我的意思吗？”

小丁懂了，寒竹也知道，但他们不甘心如此就放过邵子乔。

小丁恨道：“这样像什么嘛！好好的一个叛徒，一下子又变好人了，我不服气。”

小邪笑道：“如果你们不服气，就来找我，保证有效。”

小丁眼睛一亮道：“小邪快说！什么方法？”

小邪笑道：“我叫你跑一趟西港口，就是要你们到那里让人家瞧瞧，然后你们就说秘籍是在石狮下面找到的，这不就成了？”

“哇！”小丁叫道：“换我们栽他的赃！”她很高兴地笑着。小邪点头直笑。

寒竹道：“这样行得通吗？”

小邪道：“不但行得通，也给那叛徒无所遁形，但你们两个力量很薄弱，你现在就去找马长老，将《太上魔经》交给他，还有毕执法也通知他，就说是石狮下面找到的，多找一些人，多一份力量。”

寒竹点头道：“好，我马上去办！还要准备什么吗？”小邪想了想道：“大蕃薯你不妨将降龙十八掌那最后三招九试拿出来，如果帮主要看，你就

分两次拿给他，第一次拿平常那部分，第二次再加上这三招九试。”

寒竹奇道：“这有何用意？”

小邪笑道：“天机不可泄露，反正你相信我不会害你就好，如何？照着做，不会为难吧？”

寒竹点头道：“不会，我就分两册，这样一来谁也无法知道哪一本是真的，我先告辞，待会见。”说完已掠出门外，飞身消失在前厅。

小丁轻道：“小邪你发现了什么秘密？现在不能说吗？”

小邪望着她深深一笑道：“也没什么，我在扳倒邵子乔而已，喝酒吧！明天你干爹回来，我们就没办法这么舒服地喝酒了。”

今夜过得很清淡，因为小邪在想事情，只要他不闹，众人也闹不起来。

第二天中午一过，西港口已挤满了人。

蓦地——

有人叫道：“帮主回来啦——”

这一喊，丐帮弟子打狗棒又不时猛往地上敲，咔咔之声响彻云霄。

一艘小船渐渐靠岸，船头站着一位七旬老丐，他头发斑白，虽然挽着但已有点散乱，高七尺余，脸形稍瘦但双目寒光闪闪，无形之中露出一股慑人心弦的威武形态，肌肤泛红虽皱，但并无老态，手持青竹杖，胸挂九个小麻袋，他正是丐帮龙头帮主青竹震八荒朱陵。

“恭候帮主大驾。”群丐躬身拱手齐道。

朱陵登上岸，立即笑道：“各位弟兄别多礼。”“谢帮主！”群丐齐道。

寒竹迎上去拱手道：“帮主你回来就好，寒竹无能，请帮主赐罪。”

朱陵拍拍寒竹肩头笑道：“寒竹别泄气，要是我在也未必好得了多少，我们回去再谈。”转向众人道：“弟兄们，别太劳累，回去休息吧！有事我再通知你们。”说完已领着寒竹走向起居处。

“送帮主！”众人揖礼，等到帮主消失了，他们才各自解散。在大厅集合了許多人，这些人都是八袋长老以上。

朱陵道：“听说邵子乔叛帮，盗走本帮镇山之宝《降龙十八掌》秘籍，可有此事？”

寒竹道：“是的帮主。但秘籍已找到。”接着将发生经过一一说出来。

朱陵叹道：“还真亏杨小邪替丐帮出了这么大的力，他人还在岛上吧？”

寒竹道：“在后院，孩儿这就去请他出来。”

朱陵笑道：“等一下再说，我先去看看邵子乔，他在哪里？”

毕果荒道：“禀帮主，在三号牢房。”

朱陵点头道：“我们走吧！好歹他也跟了丐帮这么多年，也立了不少汗马功劳。”说完已起身往牢房走去。

众人跟着后面行去。

在牢房——

“邵子乔，你为何叛帮？多可惜！”朱陵问着邵子乔。邵子乔已经脱了一层皮，蜷缩于一隅，他一看到帮主立即爬起来叫道：“帮……主……我……没有……”

毕果荒大吼道：“罪证确凿你还说没有！”

朱陵道：“毕执法你稍安勿躁，让我问清楚再说，邵舵主你为何偷了本帮镇山之宝？”邵子乔呻吟道：“我没……偷……是他们……相信……奸……”

人的……话……陷害……我。”

刑堂彦平怒道：“邵子乔纵然你舌翻莲花，也救不了你的狗命！”

邵子乔叫道：“我……没错……镇山之宝……只能由……由帮主……保管……少帮主……也……没有……权利……保管。”

经这一说，众人愣了半晌，因为邵子乔没有说错，但寒竹并不感到意外，小邪早就将这些告诉他了。

寒竹道：“我是没权利保管，但你也不该偷走秘籍啊！”

邵子乔强笑道：“嘿嘿……我……没偷走……我是放……在帮主的……石香轩……这不算……偷……只有帮主……有权保管。”

朱陵笑道：“你真的放在石香轩？”

邵子乔道：“是……真的。”

朱陵道：“你放在哪里？快点说出来，只要你没说谎我就饶你不死。”

寒竹暗忖：“好险，要不是杨小邪，我还真拿他没办法。”

邵子乔道：“在……石香轩……匾额……后……面。”

朱陵道：“好，我马上去找。”说完就要往外走。寒竹马上道：“爹不用去了，秘籍我已找到，不是在石香轩找到的。”

邵子乔大惊道：“不……可能……明明……在石香轩。”

朱陵勃然大怒道：“邵子乔你还敢骗我！你这狗养的！老夫杀了你！”说完要冲向牢房。

彦平立即拉住帮主道：“帮主稍息怒，这叛徒罪证确凿，自要处决在大家面前，以彰本帮法令森严，帮主不可太大意，以落入话柄。”朱陵怒道：“邵子乔，老夫平日待你不薄，你为何如此，我要将你五马分尸凌迟分割！”

邵子乔冷了半截，他连最后的机会都没有了，他咬牙道：“帮主你不信我的话……你会……后悔的！”

毕果荒道：“没什么好说，秘籍是在西港口石狮底下找到，你不承认也得承认，你只有三天的寿命，要吃什么我替你准备！”

邵子乔吼道：“朱陵……你敢……不管我……我……”

朱陵吼道：“邵子乔你犯了帮规，老夫爱莫能助，何况你又犯了叛帮之罪，老夫恨不得手刃你，我……”他又要冲上去。

寒竹道：“爹！别再和叛徒呕气，我们走吧！”

朱陵吞了几次口水才道：“好吧！毕执法，你这几天好好招待他。”说完走出牢房往大厅冲去。

其余各长老也跟着走去。

“朱陵你敢杀我……我要……报仇……报仇……呜……”邵子乔狂吼不已，最后他忍不住居然哭了起来。

朱陵坐在太师椅上不时叹气，他喃喃道：“怎么会呢？怎么会是他呢？我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如此做，唉！平常我最看重他，没想到问题却出在他身上，叫我如何不难过呢？”

疯丐孙虹道：“这已经成为事实了，就不必再去想他，别忘了杨小邪还是丐帮的恩人。”

朱陵一听急道：“寒竹快点去请杨少侠来，我要当面谢谢他。”

寒竹高兴拱手道：“是！我这就去办。”说完已窜入后院。不久寒竹已带着通吃帮弟兄回到大厅。

寒竹道：“爹，这位就是杨小邪。”他指着小邪。小丁也叫道：“爹，

你跑到哪儿去？我想都快想疯了。”她跑到朱陵前面，拉着他的手，使出女性本能，大大撒娇一番。

朱陵呵呵笑道：“寒玲，有客人在，你得像样点，等一下爹送你一个小礼物。”他摸着小丁秀发。

“真的？是什么礼物？”小丁撒娇道：“爹你说嘛！我现在就要。”

朱陵笑了笑，从衣袋拿出一块白玉佩道：“如何？漂不漂亮？”

“哇！好美的玉佩！”小丁赞叹不已，她接过来道：“谢谢爹！”

朱陵笑道：“好了吧！你先坐着，爹还要谢谢杨少侠呢！”

“是！爹！”小丁这才回到寒竹旁边坐下来，玩弄着玉佩。

朱陵这才转头往小邪看去。小邪一见他，大声叫道：“老乞丐头是你？你怎么会出来了？”他有点吃惊。

朱陵奇道：“杨少侠见过我？”

小邪心中一闪暗道：“这老乞丐头到底怎么回事？现在人多，等一下再问问他。”

他笑道：“没什么，帮主你好，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所以刚才才会失态，对不起，对不起！”

朱陵见小邪性情如此开朗，他也大笑道：“哪里！我感谢你都来不及，何来怪罪之有？哈哈……”

小邪笑道：“帮主你太夸奖了，我只是为我自己开脱罪名……没什么值得一提的。”

寒竹道：“爹，要不是杨小邪帮忙，那丐帮可就惨了，请爹赐给杨小邪一些感恩之物。玉竹结、龙形玉结，不知爹意下如何？”

朱陵笑道：“没有问题，等我与各长老洽商之后再作决定。”

小邪道：“不用啦！反正我要那些东西也没有用，不必太麻烦了，弄点酒菜来吃喝，比较实际一点。”他快人快语。

朱陵笑道：“这一定，等明儿我一定摆酒席为你谢恩，到时候你可别跑罗！”

小邪笑道：“我哪会乱跑？想当年我在捉猪大会上还帮过你的忙，我哪里会跑喔！呵呵……”

朱陵奇道：“捉猪大会？小兄弟你开过捉猪大会？”

小邪笑道：“开是开过，但那个人却不是你，我是比喻罢了。”

朱陵大笑不已，不久他又问道：“小兄弟你觉得这次邵子乔是为了什么原因，而偷盗本帮镇山之宝《降龙十八掌》秘籍呢？”

小邪道：“这是你们丐帮的事，我知道的可不多。”

朱陵道：“没关系，小兄弟你说说看，我们讨论讨论！”

小邪道：“好吧！要讨论我就乱讨论，邵子乔他很有能力，可惜帮主给他的职位太低，所以他才会叛帮。”

朱陵闻言怒道：“这畜牲！我哪点对他不好？他竟然忘恩负义，作出人神共愤的事来。”

小邪道：“我也只有知道这些，其他的我就知道了。”

寒竹笑道：“小邪你别客气，我们可没有把你当外人看。”

小邪笑道：“是这样吗？好，少帮主，我认为邵子乔他敢偷你身上秘籍是有借口的。”

朱陵急道：“什么借口？”

第六章 真凶

小邪哧哧笑道：“那就是镇山秘籍只有帮主可以保管，而现在却由少帮主保管，这不是落人话柄吗？”他只点到不说，而这些朱陵也早已知道，想必小邪另有用意。

朱陵闻言点头道：“杨少侠你说的也有道理，寒竹你将秘籍交还爹，以免别人借口又生事端。”

小邪含笑望着寒竹，而寒竹也得到示意。

“是，爹！”寒竹拿出秘籍交给朱陵，返身退回。

朱陵接过秘籍翻了一下叹道：“其实这本秘籍和长老们的一样，真想不懂邵子乔为什么要偷，只不过祖师爷将它列入传帮之宝，否则和其他的还不是一样。”说完揣入怀中。

寒竹觉得还有后要说，叫了一声“爹”人也站起来。

小邪立即截口道：“少帮主，这东西要是你再保管，你不怕再出差错吗？这个安排已是最好的了。”

寒竹知道小邪有目的，也不再勉强道出还有那三招九式。他道：“好吧！反正都是一样。”

朱陵笑道：“老夫刚回来身心有点倦怠，不知各位还有事吗？如果没事老夫想早点休息，也好对这一连串的事情有所安排。”

“恭送帮主！”众人起身拱手齐道。

朱陵笑道：“那老夫先进去了，明天再行议论。”说完已走向后院。

“爹！我跟你去。”小丁追了过去。

寒竹转向大家道：“各位长老你们也请回，这件事也可告一段落了。”

“是！少帮主！”众长老也各自离去。

小邪他们则回寒玲苑，一路上小邪心事重重，一句话也没说。

一到寒玲苑阿三憋不住叫道：“小邪出事了？”

小邪喝口茶，深深吸口气点头道：“不但出事，而且是大事。”

寒竹惊道：“关于丐帮的事？”

小邪点点头道：“不错。”

“究竟何事？”寒竹急问道：“有需要我的地方吗？”

小邪摆着手道：“不必了，等小丁回来我就说给你们听。”

阿三急道：“现在说不行吗？为什么一下要等到小丁回来。”

小邪笑道：“不等她回来，等一下你自己再说一遍给她听吧！”

“我说？”阿三苦笑道：“她要说我就说，问题是她不要听我说。”

小邪道：“那我又何必花两遍时间去说一件事，而这件事小丁她一定要知道。”

“什么事一定要我知道？”小丁已走上楼，好像很高兴，因为小邪从来都没说过，有事情一定要她知道，而这次却说了。

小邪笑了笑道：“是大事，上次我不是说过这件大事比你结婚之事还要大吗？现在来啦！”

小丁急道：“什么大事快说！我不许你贫嘴。”

小邪点头道：“我不贫嘴，大家坐下来吧！”

众人围在桌前等待大事到来，个个神情紧张，尤其是局外人阿三。

小邪问道：“大蕃薯我问你，你爹什么时候开始才疏远你，或者你感到

你爹开始不大一样？”

寒竹惊道：“我爹？我爹有问题？”

小邪道：“我没这么说，你就将你的感受说出来。”

寒竹想了想道：“在我八岁时，爹交给我《降龙十八掌》秘籍以后，他就走了好久，差不多我十岁的时候他才回来，从那时开始他就很少和我在一起，日子一久我也就习惯了。”

小丁道：“我可没有这种感觉，他一直对我很好。”

小邪问道：“大蕃薯，那时小丁几岁？”

寒竹道：“她差我五岁，还是个小娃娃！”

“这就是了。”小邪望着小丁道：“难怪你觉得他没什么不一样。”

小丁奇道：“我爹哪有什么不一样？你别胡扯！”

小邪道：“如果你们不吃惊，就告诉你们答案。”他慎重地望着小丁，他知道小丁一定会吃惊，但这答案也一定要说，这样说只能缓冲一下她的心情。

“我不会！”小丁、寒竹同声道。

小邪注视他们半晌道：“你爹是假的！”

“假的？”众人吃惊地站起来，都愣住了。

小丁愣了好久才大叫道：“不可能！小邪你胡扯！你一定胡扯！”她急得快哭出来，因为她知道小邪从不在节骨眼里乱说话。

寒竹缓缓坐下来茫然道：“这未免太不可思议了吧！我爹和我生活在一起十几年，我……”

小邪道：“当然你们不会相信我所说的话……”

“我相信！”阿三叫道：“我相信，我一看到他就知道他是假的了。”

啪一声，小邪打了他一个响头叫道：“你懂个鸟？没事坐着听，否则等一下我找个爹给你。”

阿三摸着头苦笑着，再也不敢多嘴。

小邪问道：“大蕃薯，我问你，如果你们帮主有过错，必须受惩罚时，都是如何做？”

寒竹道：“众长老开会将帮主罢免再治罪，现在是由十袋长老洛卓野负责。”

小邪道：“有人就好。”

小丁大叫：“小邪你乱说，你胡扯，我不信！不信！不信！就是不信！”她猛捶桌子，有点疯狂。

“信、信、信、信、信！你一定要信！”小邪吼了起来，将小丁震住，他才叫道：“坐下！安静点，我说明原因。”

众人安静坐下来，等待知道真象。

小邪道：“你们有没有发现邵子乔要被关起来时，他所叫的话？”

寒竹道：“他说等帮主回来我们就会倒霉。”

小邪道：“你知道为什么？是不是帮主对他很好？”

寒竹道：“帮主对每个人都很好。”

小邪问道：“那帮主一回来为什么急着往牢里探？”

寒竹道：“这是本帮大事，他当然要先知道。”

小邪道：“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你们丐帮弟兄相继失踪？”

寒竹道：“这是有人在暗算本帮弟兄。”

小邪道：“有一位分舵主说过，他说过遇害弟兄是在帮主去过之后，可有这回事？”

寒竹道：“这是北京分舵主所说。”

小邪道：“那为什么偏偏要在帮主去了以后才出现这些问题？”

寒竹道：“也许敌人跟踪帮主后面。”

小邪笑道：“你解释的都很有道理，乍听之下好像都对。”

寒竹道：“本来就是这样。”

小邪笑道：“这些小问题不提也罢，来点较深的：为什么邵子乔知道帮主的石香轩横匾里面有夹层？”

寒竹道：“也许是帮主告诉他。”

小邪道：“本来就是帮主告诉他，但帮主为什么只告诉他一人？”

“这……”寒竹道：“也许帮主对他比较好。”

小邪道：“帮主是对他比较好，现在我问你，你拿给帮主的秘籍是不是我要你拆下来的那一部分？”

寒竹道：“不错。”

小邪笑道：“那他为什么没有发觉少了后面那三招九式？”

寒竹道：“……也许他在大厅前不便说。”

小邪哧哧笑道：“你等吧！等等看他会不会再来向你耍。”

小丁叫道：“小邪这些都不能算证据，这只是可疑而已。”

“证据？”小邪耸着肩笑道：“我就是证据。”

阿三忍不住拍手叫道：“好棒哪！小邪帮主会是证据！”

寒竹道：“怎么说？”

小邪笑道：“我见过真正的帮主，我也和他一起捉过山猪，要不是那家伙不认得我，我也不敢保证他是假的帮主。”

寒竹奇道：“你和我爹一起捉过山猪？”

小丁叫道：“我不信！”这里面只有小丁最不愿意承认这是事实，因为现在这位帮主对她还相当不错。

小邪道：“不信也得信，你们看！”他拿出以前在神仙岛老乞丐送他的结，这只有老乞丐会打的结。

小丁和寒竹一看大叫道：“碧玉结？”寒竹立即接过手看了良久才道：“不错，这正是本帮帮主才会打的碧玉结。你哪里来的？”

小邪笑道：“是你干爹要我拿来送给你的，我差点忘了，现在刚好派上用场。”

寒竹愣住了，他不得不相信小邪的话，因为这结是千真万确的碧玉结，天下只有帮主一人会打，小邪如果会，那也是帮主教的，他呆呆地望着小邪，不知道要如何说才好。

“我不信！我不信——”小丁深怕这是事实，因为这假帮主并没有亏待她。

小邪沉声道：“小丁，这已是事实，你不得不承认事情。”“我……我好难过嘛……”小丁哭了起来。

小邪大声道：“没什么好难过，他是谋害你干爹的凶手，他照顾你是为了掩饰他的秘密，他一开始就存心不良，他一开始就是坏蛋，他还串通邵子乔来谋害你哥哥，他还不时暗杀你们丐帮的弟兄，他希望你们丐帮在江湖上消失，而你只为了一点点私情，哭哭啼啼地想放过他，我说完了，没事我想

早点离开！”他有点气小丁。

“哇——”小丁哭得更厉害，她叫道：“小邪你不能走，不能走，呜……”她已拉往小邪衣角。

“停——”小邪又使出他的大喉咙功，果然奏效，将所有的人都震住了。

阿三掩耳笑叹道：“好大的喉咙啊！吓得我一跳又一跳！”

阿四笑道：“小邪帮主原来你还有这一招暗扛……对暗扛多一台，嘻嘻……”他猛点头。

小七拍拍胸膛笑道：“爬爬（怕怕）呀！”

小丁被吓住了，哭声已被煞住。

小邪很满意自己的吼声，他大叫道：“小丁你哭什么？玉佩拿来！”

小丁有点畏惧！伸手将玉佩交给小邪。

小邪接过手骂道：“什么玉佩？鬼玉佩！烂玉佩！黑皮奶奶的，一块玉佩就要叫人同情你……可恶！”三两下他已将玉佩砸个稀烂，甩到水潭，他又对着小丁大叫道：“你哭什么？你搞什么？认贼作父你还哭？气死我了，我就去将他宰了！”说完就要往窗外窜。

“小邪你不能……”小丁急忙拉住小邪不放。

小邪猛甩猛扭叫道：“拉什么？你还怕他死在我手上不成？还是怕我死在他手上？”

小丁急道：“小邪，我知道我错了，你别鲁莽，我不再同情坏人就是，好不好？好不好？”

“这还差不多！”小邪才转过身躯向阿三瞟一眼，表示他假装生气的诡计又得逞了。

阿三笑道：“小邪帮主，这招又叫什么？”

阿四道：“暗扛！多一台！”他抿着嘴神气已极。

“哈哈……”小邪笑了，众人跟着笑，只有小丁不好意思。

小丁幽幽道：“小邪，不是我喜欢乱来，只是这件事来得太突然，我有一点受不了才会如此。”

小邪笑道：“原谅你啦！谁不知道你们女人就是喜欢哭？不过哭归哭，正经事还是要办。”

小丁道：“我干爹还活着吗？”

小邪道：“当然，不过我们现在不能去找他。”

小丁奇道：“为什么？”

小邪道：“有很多原因，最重要的是丐帮现在被敌人渗透，已经是危机重重，不能再添任何麻烦，你放心，你干爹活得很好，天天有猪肉吃，呵呵……”他又想到在神仙岛捉猪一事，已呵呵笑了起来。

寒竹叹道：“没想到这一切不如意的事情都是从帮主身上引起来的。”

小邪道：“天下事有很多都没办法想象，你不必再想那些，你要想的是如何逼出这冒牌货。”

寒竹道：“我如何做呢？我已经乱了方寸。”

小邪道：“我也没什么法子，因为这件事不只是他假冒你爹的问题，而是丐帮生死存亡的问题。”

寒竹叹道：“小邪你就替我拿点主意，我实在是束手无策。”

小丁急道：“小邪你不能见死不救，我……”

小邪截口道：“不是我不救，而是我没办法救，这要看你们长老相信的

程度如何，他们要是不信，光是鬼叫也无啥鸟用，小丁你懂了吗？”

小丁抿着嘴叫道：“我不管，你一定要想办法！”她耍赖了，其实她不赖小邪又能赖谁呢？在她心目中，小邪不能，已经没有人能了。

寒竹道：“小邪你有办法吗？”

小邪道：“我已经说过，只要你们长老相信了就成了，若他们不信我也没办法，这是你们丐帮家务事，我不便插手。”

寒竹道：“你不便插手，但替我想个法子如何？”

小邪轻轻笑道：“法子很多，要是我，我立刻就将他给剁了，什么鸟蛋事也没有，可是你就不能，你必须要让大家相信这件事，你们丐帮底细我不清楚，你要我如何帮忙！”寒竹又叹口气，一脸愁苦不知如何是好。

小丁又急得要哭出来，她急叫道：“小邪——你快想嘛！快嘛！呜……”她扯着小邪衣角忍不住又哭了起来，她是急哭的。“好好好！”

小邪叫道：“别哭、别哭！你不哭我就想，我快想！”他擦掉小丁眼泪，自己却憋得要死。

小丁已破涕为笑道：“好，我不哭，你快想，我……”她已挽袖拭泪不再说话，因为小邪已经在想办法了。

小邪这次是有点憋，因为这事不好办，他实在不愿插手，但被小丁这么一哭，他已乱了方寸，不时偷骂小丁老是弄些事给自己做。

想了半刻钟，小邪已心烦得很，他大叫道：“什么东西！他妈的，什么帮主，什么邵子乔，老是替我惹麻烦，陷害忠良，又栽我的脏！现在又……又……哇哈！”他突地大叫起来，众人被他吓了一跳，他哧哧笑道：“有啦！有啦！想到啦！”

何三也叫起来道：“想到啦！管人家的家务事，也是有办法的，呵呵……”

小丁急道：“小邪你快说，急死人了，我要替干爹报仇！”

寒竹满足地笑道：“小邪真亏是你，要是我一个人，也只有眼巴巴看着他逍遥法外。”

小邪道：“大蕃薯你去请那位十袋长老，或者我去见他。”

寒竹道：“洛长老已经将近十年没有出门，我看我们还是去见他。”

小邪点头道：“也好。”

转向众弟兄道：“小丁、阿三、阿四、小七，这是大事，你们别乱闯，我和大蕃薯去去就回来。”

四人点头答应，他们也看得出来，没有比这件事更大的了。

“走吧！”寒竹领着小邪往南方掠去。

不久他们来到一间甚是古旧之小茅屋，屋前有棵百年榆树，而树下正坐着一名年约百岁的老人。

那老人一身褪色淡蓝布衣，满头白发，肌肤尽皱，眉毛白且长过耳边，无胡须，气色很好。他正在打坐练功闭目养神，这位正是数十年前叱咤武林的无影神乞洛卓野。“太师父。”寒竹叫着，人已奔上前，小邪也跟在其后。

洛卓野微微张开眼皮射出两道寒芒青光，他只动了一下嘴皮道：“寒竹有事吗？”声音甚小，但却有无上威严，令人生出敬畏之心。

寒竹拱手道：“太师父，帮中出了大事，所以寒竹才恳请太师父出来。”

洛卓野道：“何事如此之急？”

寒竹道：“我干爹是假的！”

洛卓野一震，睁开眼睛露出骇人光芒，他沉声道：“谁说的？”

“我！”小邪站上去。

洛卓野眼光扫向小邪，他目光可以噬人，但却无法使小邪畏惧，小邪仍然浅笑地望着他。看了良久他道：“你是谁？”

小邪道：“我叫杨小邪。”

洛卓野道：“你师承是谁？”

“师承？”小邪不解地问道：“什么师承？”

寒竹轻道：“就是说你师父是谁？”

小邪哦了一声道：“原来大老乞丐头你说的是这回事，我没有师父就没有师承了。”

洛卓野道：“没师承也敢来本帮胡乱中伤，未免太小看本帮了，娃儿你走吧！老夫不想为难你。”

寒竹急道：“太师父您不相信他的话？”

洛卓野闭上双目不再开口。

小邪一看火气就来，他指着洛卓野骂道：“臭老头！你这死老头连你们丐帮的安危你也不管，人说鸟巢翻了就掉落蛋，留你这颗臭蛋也没用，神气！寒竹我们走！不用他也行！稀罕！”拉着寒竹就要往回走。

“站住！”洛卓野叫道。“斩猪？斩猪你就到神仙岛去吧！那里山猪多的是！”小邪并没有停下来。

寒竹急道：“小邪不可以如此对我太师父。”

小邪叫道：“你不走？我走！”甩掉寒竹已往回来。

突地——

“给老夫留下！”洛卓野一声大吼，身形拔高三丈，微一翻身，一招“花鹰猎兔”十指如钩，带起一阵劲风已扑向小邪背后。

“杨小邪快闪！”寒竹急得脱口大叫。

小邪哪知这老乞丐会突袭自己，心念未毕“哇”一声，背部已被洛卓野抓出一道血痕，踉跄脚步往前摔，他一个“懒驴打滚”往前滚了一圈立即站起来，他骂道：“臭乞丐你今天完了，有胆再来！”微一错步，已经摆好架势准备应付洛卓野的另一次攻击。

洛卓野呵呵笑了两声，突地双臂一挥，千百只掌影已将他全身罩住，掌影快得使人觉是有好几十只手同时排在一起，这正是丐帮成名绝技降龙十八掌之最后三招九式之一的幻爪金龙，寒光一闪，洛卓野已连人带身挟以雷霆万钧之力，电光石火攻住小邪全身要害。

小邪见洛卓野掌式厉害，他也不甘示弱，大喝一声，大悲掌之“佛法无边”已展开，他自服了乔小雨的九叶灵芝，再加上大蟒蛇内丹，虽然药力还没全部吸收，但已非同小可，他这一用真力，有如生龙活虎，灵鸪狡兔，狂野霸道已极，尤其那手掌竟幻化千朵花影，比洛卓野刚才之势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双脚一蹬，身形已如流星追月，闪电霹雳般地印向洛卓野，来个硬碰硬。

“砰——”有如百斤炸药同时爆炸，震耳欲聋，小邪和洛卓野在空中互对了一十九掌，才各自翻身退开。

小邪一落地，跌了一跤马上站起来叫道：“老乞丐，怎么？奶奶的！你以为我是谁？”洛卓野翻落地上大惊失色不已，虽然他占了上风，但这小鬼只有十几岁，这未免太不可思议了。

小邪怒叫道：“老乞丐怎么样？你以为你赢了？还早呢！再打下去，我

一定可以把你累死，不信你试试看！”小邪存心累死他。

洛卓野注视小邪良久道：“小娃儿你刚才所使用的可是大悲掌？”

小邪叫道：“是又怎么样？”

洛卓野道：“欧阳不空是你什么人？”

小邪叫道：“我不认识他，你一定很想知道谁教我这掌法对不对？”

洛卓野道：“老夫的确很想知道。”

小邪道：“好吧！让你死明白一点，也算积了一些阴德，是我老头子教的，可惜我不晓得他的名字，不能告诉你啦！”

洛卓野再次注视小邪良久才叹道：“也罢！小兄弟你说吧！帮主是怎么回事。”他已收招负手而立。

小邪倒有点不够劲，他道：“怎么？不打了？”

洛卓野道：“不错，老夫不打了。”

小邪吸口气无奈道：“好吧，不打就放过你，免得人家说我是小欺大。”他收掌撤招随即叫道：“大老乞丐头，你信是不信那个帮主是假的？”

洛卓野往小邪望去，不久他点头道：“老夫相信。”

小邪神气地笑起来，他想自己脸相一定“很老实”，才会使人家相信。其实他脸上洋溢的童真，和老实像又有何差别，甚至更能使人相信。

寒竹迎上来笑道：“太师父您相信了？那好极了！”

洛卓野问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寒竹将经过都告诉洛卓野。

洛卓野反问小邪，他问道：“小兄弟你在哪里看到朱帮主？”

小邪道：“在神仙岛，也只有我知道那地方，他交代你们不用去找他。”

寒竹拿出碧玉结递上去，他道：“太师父，这是碧玉结。”

洛卓野注意看了良久才点头道：“不错，这正是帮主持有的碧玉结。”

小邪笑道：“它本来就是，我还会唬你们不成？”

洛卓野点头道：“小兄弟，你要老夫如何做？”

小邪道：“我要请你召集众长老，将这冒牌帮主杀了。”

洛卓野道：“单凭这些还不足以扳倒他，还缺少直接证据。”

小邪笑道：“直接证据就要自己造了。”

洛卓野道：“如何造法？”

小邪道：“邵子乔和朱陵早有勾结，我们先将邵子乔放出来，然后要邵子乔躲到朱陵的房子里，到时候朱陵一定会露出马脚，这不就是直接制造证据？”

洛卓野道：“小兄弟你已经想好如何作，又来找老夫做什么？”

小邪道：“老乞丐头你要召集所有长老埋伏在寒风楼下，否则这证据一闪即逝，朱陵也不是傻子。”

洛卓野奇道：“怎么说朱陵不是傻子？”

小邪道：“我们放走邵子乔，而邵子乔又去找朱陵，这一对上嘴不就全部都露出马脚？”

洛卓野道：“既然会露出马脚，那此计又如何运用？”

小邪笑道：“能！我只要邵子乔和朱陵见面所说的第一句话就可以了，而这句话每个长老都要听到，也要趁他说出来之时当场将他逮住。”

洛卓野有点懂了，他道：“老夫依你计划行事。”

小邪见目的已达成，心头也高兴起来，他笑了一下又道：“你只要先埋伏好，别告诉那些长老是为了什么，等到邵子乔一到，你听见朱陵第一句话，

认为是足够的证据，就立即翻身出现，这样万事东西南北风。”

洛卓野不解道：“万事东西南北风？这是什么意思？”他茫然望着小邪。

小邪笑道：“诸葛亮不是说过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把东西南北风都给你了，不就什么都不欠了？呵呵……”

洛卓野见小邪鬼道理还真不少，他笑道：“小兄弟真有你的，我看除了欧阳不空，再也找不出谁可以教出你这样的徒弟了，寒竹你回去吧！准备好了再来通知我。”

“是，太师父！”寒竹深深一揖，随即拉着小邪往回路奔。

“老乞丐头，祝我俩合作顺利！”小邪还得意地招着手才扬长而去。

洛卓野也向他招手，直到两人走远了，他才道：“看来苍生已有福，真不知世间怎么会有这么一个奇怪小孩？邪门，真有点邪门！”他直摇头，慢慢走进小屋。他觉得邪的是小邪的武功，小邪的精灵，以及智慧，还有他那浅浅一笑竟然那么有说服力，令人对他产生信赖与好感。

寒竹在路上叫道：“小邪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惹我那位太师父，就是我干爹看到他，也怕得要死，我可为你捏了一把冷汗！”

小邪得意道：“怕什么？有什么好怕，连武痴我都不怕了，还会怕乞丐？”

“武痴？”寒竹奇道：“武痴是谁？他真的这么可怕吗？”

小邪笑道：“我告诉你，武痴他已经不是人，而是一架机器，是练武的机器，他连炸药都炸不死，他奶奶的岂有此理！”寒竹道：“你碰过？”

小邪道：“没碰过我还吹个鸟？连炸药都是我放的，嘻嘻！真虽（倒霉）哪！谁要是碰上他，保证落蛋啦！”他想到武痴，心中又害怕又好笑。

寒竹好奇道：“你说说看他有多厉害？”

小邪趾高气昂道：“我告诉你，你干爹就是被他捉走的，而且你干爹在他手下走不出三招，一、二、三，三招！”他手指弹得很用力，声音更是有力度地数着。

寒竹大惊失色道：“世上真有这种人，可怕，太可怕了。”他不敢再想下去。

小邪得意道：“可怕的还在后头呢！他还是一位迷糊大杀手，呵呵……”

寒竹喃喃道：“那我看到他就赶快溜。”

小邪得意道：“溜？碰到你还想溜？做梦！你看到他只有想准备怎么死快活一点才是正确方法，天下除了我，谁也别想在他面前溜走！”

寒竹真有点怕遇上武痴，他正在想遇到时将如何。

小邪看他这畏惧模样，轻笑几声道：“不过你放心，他要捉的人，武功都很厉害，你再等几年看，现在快点想正事吧！武痴还看你不上眼。”

寒竹被这么一说才醒过来，他点头道：“正事要紧，下一步该如何？”

小邪笑道：“这两天你拿大鱼大肉给邵子乔吃，再替他裹伤，使他有能力偷跑，等到第三天晚上，我们再去放人。”

寒竹道：“就这么简单？”

小邪道：“不然你还以为多难？走！喝酒去！”

他们一回到寒玲苑，小丁已等不急问东问西，小邪也——说明白，然后大家高兴地围在桌旁，大谈得意事，时有笑声传来。

时光匆匆，很快第三天就到了。

这已是第三天晚上。

小邪问道：“大蕃薯都好了吗？”

寒竹道：“都好了。”

小邪道：“现在你蒙面侵入牢房，最好再来一些打斗，然后将看门的放倒，冲进去马上丢一件衣服给邵子乔，改变声音说是帮主派你来救他，要他出去时到帮主那边一趟，说完打开牢门，你就往外掠，事情就解决了，清楚了没有？”

寒竹点头道：“我省得，事情约定在三更，我回去准备。”说完已掠回绿竹阁。

小邪轻笑道：“阿三，没事我们喝酒吧！”拿起酒杯狂饮起来。

阿三笑道：“小邪帮主干杯！等明天我们得出去透透空气，都是小丁把我们骗来，原来她早就预算好要弄些事给我们做。”

小邪笑道：“女人的话是不能听的，尤其是漂亮的女人，这一听就忘了我是谁，接着什么都来啦！还是当和尚好！嘻嘻……”

小丁嗔叫道：“好！小邪你再乱说话，等一下就没狗肉吃！”

小邪哧哧笑道：“没狗肉就没狗肉，反正你煮的狗肉差得很，你再这样下去，看你将来要嫁给谁？”

小丁嘟嘴瞪了小邪一眼叫道：“就是没人要也不会嫁给你！”说完已跑进闺房里。

“哈哈……”众人笑个不停。

冷月清光，烛火如豆，秋虫残鸣。

一更天过两更天，三更天也过了。

突地——

西厢房顶上已出现一条黑衣蒙面人，这黑衣人正是寒竹所扮。只见他身手敏捷，几个起落已奔向第三号牢房，轻盈不带一点声音，有如狸猫。

“谁！”护卫大叫一声，长矛已刺向寒竹。

寒竹不退反进，左手抄住长矛一托一拉，右手已点倒护卫，轻轻将护卫放在地上。突地又有四名护卫手持长剑冲上来，寒竹怕他们喊出来，左手顺势反挥长矛，震得四名护卫虎口发麻握剑不稳，叮叮当当已掉在地上，寒竹身形轻探，已点了他们昏穴，微微顿足已闪入大牢。

邵子乔一听到有打斗声，已知有人来救他，心中霎时欣喜若狂，立时爬起来等待救星到来。

寒竹疾闪入大牢，立即抛件黑色外衣给邵子乔，沉声道：“邵子乔，帮主要我来救你，他有事找你。”

邵子乔高兴道：“谢啦！我就知道帮主不敢放我在此！”他边说边穿衣服。

寒竹打开牢房道：“事情紧急，我走了！”返身窜出牢房躲入暗处。

邵子乔穿好衣服也顾不得伤势如何，立即奔往寒风楼，现在也只有朱陵能带他走。

一到寒风楼他很快登上楼，见到房里还有烛光，马上细声叫道：“朱陵我来了，快开门！”

朱陵在屋里写字，突然听到有声音传来，觉得奇怪，他问道：“你是谁？”

邵子乔道：“我是邵子乔，快开门。”

朱陵一听心头猛震，立即打开门，他紧张道：“你偷跑出来了？”他扶着邵子乔往屋内走。

邵子乔笑道：“谢谢你救了我。”

“救了你？”朱陵奇道：“没有啊……”突地他大惊道：“不好了，我们中计了，你快走！”伸手推开邵子乔。

“不用走了！”

这时埋伏在寒风楼四周的长老们已经站出来。

洛卓野怒道：“朱陵你还有何话说？”

朱陵一急，手掌疾扬大吼道：“叛贼你敢来刺杀我！”右掌已打向邵子乔脑袋，来个杀人灭口。

砰然一声巨响，可怜邵子乔还来不及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已经脑迸四裂，当场死在地上。

朱陵转向洛卓野道：“洛长老，这么晚了你来这里有事吗？”

洛卓野冷道：“朱陵你串通敌人图谋不轨，其心可诛其罪不可恕，老夫是捉你而来！”

毕果荒也冲上去，他吼道：“冒牌朱陵你装得很像，瞒得我们好苦，今天老夫不拿下你誓不为人。”

朱陵还在装佯，他叫道：“毕执法你疯了不成？我哪是冒牌货？你已经蒙上了叛帮辱主之罪行，你可知道？”

毕果荒不理他，转向洛卓野道：“洛长老，先拿下这家伙，明天再审问不迟。”

洛卓野点头应许道：“好！”

语音一出，洛卓野身形已掠起三丈高，怒喝一声使出成名绝技“无影手”，电掣风驰般地罩向朱陵。

朱陵眼见无法瞒过众人，也不再装佯，冷笑数声双手猛扬，看家本领降龙十八掌也迎向敌人，虽然他是冒牌货，但武功并不差，掌法练得招招沉猛有力，一时也显不出败迹来。

一连三十招过去，洛卓野见歹徒武功如此了得，不施杀手一时也制他不住，心意已定，怒叱一声，眉头锁紧钢牙直咬，双手大力挥出杀着无影鬼手，突然狂风怒吼不已，震得整座楼房隆隆作响，似要倒塌，猛然腾身，已罩向朱陵顶上人头。朱陵见此掌势如此凌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而心生畏惧，立生逃走念头，马上劈出三掌封掉其部分掌劲，返身往后窗掠去。

然而洛卓野掌力何等厉害，朱陵虽是封了三掌想逃避，但并没有阻缓他的攻势，大吼一声：“哪里逃！”他已如一道黑夜流星般地射向朱陵，无影鬼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连连击向其背部。

只听“砰！哇”两声连在一起，朱陵有如摔死狗般地跌在地上，张口又吐了三口鲜血昏倒在地上不能动弹。

洛卓野收掌翻身下楼，对长老们道：“恶徒已受制，老夫回去了。”身形轻闪消失在夜空中。

毕果荒马上将朱陵抓起来道：“有事明天再说！”掠起身形往大牢奔去。

众长老叹口气也一一散去。

黎明已至。

倏地远方传来一声大叫。

“不好啦——冒牌帮主失踪了，快来人啊——”

声音刚落，整座君山立时沸腾，丐帮弟子个个神色吃重往大牢方向逼进。

寒竹也被惊醒，他来不及整理衣服，套上一件外衫立刻奔向大牢。

他一到，毕果荒和刑堂长老彦平已脸色铁青地站在牢房外。

寒竹急道：“毕执法这是怎么回事？”

毕果荒道：“属下有失职责，请少帮主赐罪。”说完头已低下来。

寒竹道：“现在不是说这些话的时候，快将经过告诉我。”

毕果荒道：“昨夜三更时分洛长老将叛徒拿下，属下立即将他押回牢房，并派四名弟兄看守，谁知道一到天亮已发现四名弟兄已断气多时，而叛徒也走得无影无踪，一切经过只有如此。”

寒竹道：“可有任何线索？”

毕果荒道：“除了四具尸体外，找不到一点线索。”

寒竹走进牢房，小心翼翼地往里探。

只见四具尸体倒在四个不同地点，一具在铁栅门前面向铁门，而半倚在栅铁杆上，胸口有一紫黑色掌印，另一名在左侧，手持长剑面朝地上地趴着，还有两名分别坐在门口两侧墙下，头已垂下。铁门已开着，除此之外别无任何迹象。

寒竹检查他们致命伤，都是一掌震断心脉而死，除此之外一点线索也没有。

彦平道：“这掌印有点像本帮的降龙十八掌所伤，但它呈紫黑色，分明含有剧毒。”

寒竹点头道：“这点我看得出来，可惜除了这些尸体以外就没有任何其他线索留下了。”他有点懊恼。

毕果荒又想到这位“万事通”的杨小邪，他轻声道：“少帮主何不请杨少侠来看看，他天生邪门，也许可以看出来一点端倪也说不定。”

寒竹苦笑道：“我知道杨小邪一定可以发现更多的线索，可是我有点不好意思再劳累人家，他帮了我们这么大的忙，到最后我们连这事也要麻烦他，唉！为什么我就看不出其他端倪呢？”

彦平何尝不想再看看杨小邪是否真能找出线索，他道：“少帮主，杨小邪是性情中人，而且他又是小公主的朋友，人家并没有把我们当做外人，少帮主我们何必将这朋友放弃呢？何况这件事也不小，弄到最后也许还得借重杨少侠。”

寒竹叹道：“好吧！你们等一下，我去请他来看看！”说完已掠向后院。

而在寒玲苑。小邪昨晚醉得很厉害，正和阿三他们抱在一堆做春秋大梦。

寒竹敲小丁闺房轻叫道：“小丁妹妹！快开门，又出事了，小丁快开门！”他现在也习惯叫妹妹为小丁。

小丁一听是哥哥的声音，立即起床开门，打了一个呵欠，惺松而迷糊道：“哥，又有什么事？一大早就来敲门！”

寒竹急道：“那冒牌帮主逃了。”

小丁愣了一下惊叫道：“逃了？什么时候？”

寒竹道：“昨天。”

小丁叫道：“真快！可是……我也没办法啊！”

寒竹指指小邪的房间微微笑着。

小丁会心地一笑，她点头道：“没问题！看我的！”走到小邪房间，左脚一踢房门，双手插腰气势凌人大叫：“起床——”声音甚大。

“哪只小狗在放屁……吵死了！”小邪有气无力地翻翻身，好像在说梦

话般的又睡着了。

小丁脸一红，轻轻走进房内，只见四人抱在一堆，阿三手里还抓着一瓶酒不时咕咕叫着。

小丁走到花瓶前，拿起瓶子走到床前嘻嘻笑了两声，俏皮地扮了一个鬼脸，准备好动作大叫：“起床——”立即将瓶中之冷水倒在小邪身上。

“哇呜！”小邪大吼地惊跳起来叫道：“小丁你要死啦？大冷天你还浇我冷水？”他抖着身躯不时甩着头。

阿三他们也被吵醒，正揉着惺松睡眼。

小丁得意笑道：“活该！谁叫你们叫不醒？”

小邪望着她轻轻一笑道：“小丁你少神气，迟早有一天我要将你丢到冰窟里去洗澡，到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凉了心。”小丁叫道：“少贫嘴，快起来，我哥哥有事找你！”

“有事？”小邪故意笑道：“天下都太平了，我觉都还没睡醒，你那个方法没有效。”伸伸懒腰，打个呵欠又要往床上躺。

小丁急叫道：“小邪快起来嘛！真的有事啦！”她伸手去推小邪。

小邪喃喃道：“什么事？”

小丁道：“冒牌帮主逃走了！”

“逃走？”小邪蹦起来叫道：“死小丁这种事也不早说，我还以为你在开我玩笑，该打！”啪一声，他已打了小丁一下屁股，毫不留情。

“哇呜！”小丁跳起来手抚臀部叫道：“是你自己叫不醒，怎么可以打人呢？”

小邪叫道：“已经打了，你还能怎么样？快走！迟了就捉不到啦！”他已往外走。

阿三急笑道：“大神探还有我啊！”三个人也跟在后面走出房门。

寒竹见小邪出来，立即干笑道：“小邪，又有麻烦了！”

小邪道：“大蕃薯别客气啦！我们都是一家人，那混蛋在哪里逃走的？”

“牢房。”

小邪道：“我们快去看看！”

众人已直奔牢房，不到三分钟已到达牢房。

小邪看到众长老，他笑道：“各位好哇！”

众长老拱手齐道：“杨少侠你也好！”

小邪笑道：“我是来凑热闹的！嘻嘻。”

毕果荒道：“有劳杨少侠多费心，丐帮没齿难忘！”

小邪笑道：“别客气啦！我来碰碰运气，那个人是坏人，他跑了，每个人都不高兴。”

说着他已进入牢房。

小邪很仔细地注意任何一样东西，就连地上所留下的灰尘也不放过，比老太婆穿针引线还要用心。

寒竹走过来道：“可有眉目？”

小邪点头道：“没有外人冲进来，朱陵是自己逃走的。”

寒竹又高兴又惊讶，他奇道：“真的？但朱陵昨天已身受重伤寸步难行。”

小邪笑道：“大蕃薯你错了，我们人是和野兽一样，只要还没断气就具有危险性，何况是一条想逃命的野兽？像这种事我就能办到。寸步难行也能行的。”

寒竹不懂，他望着小邪，希望能得到更满意的答复。

小邪道：“这理由很简单！人总是要活命，朱陵知道活不过今天，所以他会忍着伤痛做最后挣扎，结果他赢了，你再看看这些尸体！”他指着地上尸体。

寒竹道：“我看过了，都是一掌毙命。”

小邪道：“我不是要你看他们的致命伤，而是要你注意他们死时的姿势。”

“姿势？”寒竹奇道：“姿势也有关系？”

“当然有！”小邪道：“这些尸体都没有被移动过，因为他们仆卧于地，衣衫和地面接触就像一条丝中飘落地面一样很融洽而自然，并没有被移动的迹象，再加上血迹及灰尘已能确定尸体是当时所留下，并无故布疑阵。”

寒竹在听，没有插口。

小邪走进铁牢里笑道：“如果你从牢里往外看，你不难发现这些尸体都是有意无意地朝着铁牢。”

寒竹巡视一番道：“不错，这些尸体有点朝着里面，这又表示什么？”

小邪笑道：“这表示敌人来自里面而不是来自外面。”

寒竹一怔，他对小邪实在由佩服而转为崇拜了。

阿三得意笑道：“小邪帮主，他奶奶的有两把刷子，硬是要得。”

只要小邪的光荣就是阿三的光荣，也是通吃帮的光荣，因为小邪已是他们的化身了，难怪阿三会如此。

小邪笑道：“大蕃薯，我们现在已知道敌人来自牢内，而牢内只有朱陵一人，再看看这具尸首。”他指着靠近铁栅门那具又道：“这具尸首为什么会靠近铁栅门呢？因为朱陵用计将他骗来，要他打开铁门，然后突然施杀手，就这样他得逞了。”

寒竹哑口无言。

小邪道：“这些尸首都死了很久，也表示朱陵逃了很久，他可能已经逃离君山，我之所以强调他是一个人逃走的原因就是这一点。”

寒竹道：“哪一点。”

小邪笑道：“他并没有人接应，是在突发下逃走，这表示君山已可能没有敌人渗透，也表示他早已有准备好逃的路线，至少他能从众人之下逃离君山一定是事先有盘算过，有盘算过就不好抓，但千不该万不该他留了这么一个掌印，紫黑色的掌印。”

寒竹惊道：“这掌印的来历你知道？”

小邪摇头笑道：“我不知道它的来历，但我想这掌印一定是某一个人的独门功夫，只要是独门功夫就很容易查，阿三你过来看看这是什么掌印所伤？”

阿三走去看了良久，他道：“好像是丐帮本身的降龙十八掌，但掌色紫黑，应该属于幽灵鬼王李三笑的灵蛇阴阳掌，还有一点像神武门的腾龙无极掌，如果小邪你的大悲掌弄上毒也很像！”他尴尬地笑着，因为他不晓得到底是哪一种才正确。

“黑皮奶奶的！”小邪笑骂道：“你这不是等于白说吗？”

阿三笑道：“只要是重手法加上毒，就差不多变成这个样子，我没办法判断。”

小邪点头向寒竹道：“大蕃薯你放心，我一定将这家伙捉来，你吩咐将尸体埋了！我们回去再说。”

寒竹照办，吩咐下去。

众人已奔回寒玲苑。

小丁一急道：“小邪你看出来了没？”

小邪笑眯眯地望着她笑道：“小丁交代的事，我哪敢看不出来？”

阿四拍手叫道：“我就知道小邪帮主有一套！”

小邪得意笑道：“岂止一套？好几套哪！”

寒竹问道：“小邪你说说看。”

小邪笑道：“我已知道朱陵躲在哪里。”

“真的！”小丁高兴叫着：“那你快说。”

小邪突然唱起歌来：“说，说，说说说，你说我也说，要说大家说。”边唱边舞着双手，乐在其中。

小丁嗔道：“少不正经，这个时候你还有心情唱歌，快说嘛！”粉拳一捏已想捶过去。

“真扫兴！”瞪了小丁一眼，小邪才叫道：“阿三没说错，这掌法是降龙十八掌，那是因为朱陵早就有预谋当帮主，所以他会这玩意儿，那紫黑色掌印也是加上毒药练成的。”

阿三闻言得意耸着双肩道：“怎么样？没有放屁不响，漏气吧！”

小邪笑道：“因为我看过这种练功手法。”

“在哪里？是谁？”小丁急道。小邪道：“神武门少门主渡永飞，在青阳镇他曾经用这种毒掌打我。”

寒竹拍了一下桌子站起来，怒道：“神武门竟敢动到我丐帮头上来！”

小邪笑道：“我不当场说出来，就是为了你们丐帮，大蕃薯忍着点，在你们帮主还没回来以前，你还是少生事端。”

寒竹气道：“丐帮也不能让人家骑到头上来而不吭一声！”

小邪道：“话是没错，但你还没稳固本身力量以前你搞鸟？放心！最多三年，我保证叫神武门叫我太上叔公，呵呵……”

小丁道：“哥，爹还在别人手中，如果我们轻举妄动，他们说不定会将爹杀了，这可不好，我们还是等爹救出来再谈。”

寒竹叹口气道：“丐帮真是多灾多难。”

小邪哧哧笑道：“准叫你要当丐帮，当我通吃帮不是很好？有吃有喝，好舒服哇！”

小丁白了他一眼娇道：“通吃帮就是丐帮，丐帮就是通吃帮，你敢不管？”她插着腰气势凌人。

小邪无奈叹口气道：“唉，交友不慎，真虽（倒霉）哪！”他直摇头。

阿三道：“小邪帮主，我们少了煮饭的也不行，否则就将小丁开除，嘻嘻！”他偷瞄小丁一眼。

小丁叫道：“你敢！我就不信邪！”她瞪着小邪。

小邪笑道：“好啦！你本来就不姓邪，你姓寒，呵呵！走吧！捉人去！”

寒竹急道：“小邪你要走了？”

小邪笑道：“呆得也差不多啦！我们现在去捉朱陵，你不用跟来，人说龙没有手就不行了，你还是留下吧！”

小丁捉到话柄立即叫道：“那叫群龙无首，是一群龙没有领头的意思，哪是龙没有长手？错啦！”

“错？”小邪瞪着她叫道；“准说错？龙没有手那叫什么？错？乌龟龙？”

蚯蚓龙？一群龙没有领头的还会活！如果没有了手怎么混？那叫什么？你说？你说啊！”小邪明明知道是自己不懂成语在乱用，但这一辩，却发现自己更有道理，反而沾沾自喜刮了小丁一顿。

小丁哪知小邪“雄才大略”，本来不通的词语被他一说，自己一点反驳的办法也没有，急得“我我……”说个不停，“我”了老半天愣在那里。

小邪看她困窘像也有点不忍，遂转开话题道：“走啦！快捉贼去，免得贼人跑了。”

寒竹道：“我跟你去。”

小邪道：“大蕃薯不必啦！我负责将那老贼捉回来就是，你是真的不能走，要是你走了，弄个不好我下次来就找不到你了。”

小丁道：“哥你留下吧！我去就可以了。”

寒竹叹道：“好吧！你们现在就要走了？”

小邪笑道：“打铁趁热，越快越好。”

望着小丁他道：“这句该用对了吧？”

小丁笑道：“不说，反正不对的到你嘴里都要变成对的，说也是白说。”

小邪得意笑道：“那我们走吧！大蕃薯反正你们丐帮弟子遍天下，要找我很简单，有空我们再哈杀（拼酒）一下如何？”

小丁奇道：“‘哈杀’是什么意思？”

阿三笑道：“就是喝酒的意思，黑话，黑话！”

寒竹笑道：“我随时欢迎你们回来。”

“那我们走了。”说着众人就要走。

“等一等小邪！”寒竹拿出一样东西递给小邪，他道：“这是本帮上下共同的意思。”

小邪接过那东西笑道：“只要是送我的，不客气！照单全收啦！”

小丁惊叫道：“龙形玉结！”

寒竹点头笑道：“不错，长老们要我将这玉结送给小邪。”

小丁高兴笑道：“好哇！现在小邪你可比帮主威风多了。”

小邪奇道：“为什么？”

阿三道：“这龙形玉结是丐帮至高无上的宝物，谁要是得到它，谁就能叫丐帮弟兄作任何事，包括自己的生命在内。”

小邪惊叫道：“乱来！搞什么？开什么玩笑？要是我不小心丢掉了有多惨？我不要！”他将玉结丢还给小丁，省得惹麻烦。

小丁笑道：“小邪你放心，我们丐帮也不会笨到连这点也没想到，只有你或者你儿子及弟子才有资格，其他的人持有龙形玉结丐帮还是不会听他的。”

小邪摇头道：“这是麻烦事，这样好了，大蕃薯送我，我送你，反正都是你们丐帮的人，也省掉不少麻烦。”

小丁急道：“小邪不行，这……”

“这、那什么？”小邪道：“说定了，你不要我就将它丢掉，免得睡不稳吃不饱。”

寒竹懂得小邪的意思，他是怕遗失了对丐帮有所不利，这本是可以避免的，寒竹道：“小丁你先收下，以后若要用到再说。”

小丁这才收下玉结。

寒竹笑道：“没事了，我送你们一程！”

众人在寒竹送行下已搭小船离开君山。

一到对岸，小邪噓口气跳下地面，他喃喃道：“再世为人了，小丁的计谋厉害，差点死在她手中。”其余众人也相继下船。

小丁叫道：“小邪你在说什么？”

小邪哧哧笑道：“没什么，我只是说你这毒计差点害死通吃帮弟兄。”

“你胡扯！”小丁冲上去要“修理”小邪。

“哇！下船还不能饶人，救命啊！”小邪拔腿就跑。众人一追一跑已来到彭家集，是一小镇。

小邪停下来道：“好啦！该办点正事，我们先找家客栈吃饱了再说。”

小丁道：“这地方我来过，镇内有家饭馆不错，我带你们去。”

边走小邪边道：“小丁，这小镇是否离你们丐帮比较远的一个小镇？”

小丁点头道：“这彭家集，本帮弟子很少来。”

小邪满意道：“等一下我们捉一名神武门弟子问问就知道朱陵的下落了。”

众人在小丁引导下已经进入一家名曰：香香饭馆。不大，只有十余张桌子，人也不多。

小丁点一些小菜和排骨饭。

阿三边吃边道：“小邪帮主，朱陵会跑到神武门去？”

小邪道：“八九不离十，渡永天野心很大，他早就易容了不少人安置在各帮派，以使用来控制天下各大帮派，朱陵也是其中一个……哇咔！”

小邪突然吃惊大叫道：“哇哇哇！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小丁奇道：“小邪什么事？这么紧张？”

小邪道：“我以前在飞龙堡也发现两个韦亦玄，现在才想到可能是神武门的阴谋。”阿三道：“你是说飞龙堡也和丐帮一样，堡主换了人？”

小邪道：“不错，不但是飞龙堡，可能天下各大门派的掌门人都已经被渡永天换过来了。”

小丁惊道：“真有此事？”

阿四笑道：“当然有这种事，小邪帮主岂会乱来？”

小邪道：“这只是猜想，因为我在神仙岛看到许多掌门人被关在那里，渡永天正好利用他们失踪以后，立即易容假的掌门人来接管各大帮派，这么一来天下武林就在他的掌握之中了。”

阿三奇道：“那么韦亦玄又作何解释？”

小邪道：“我想不通的道理就在这里，第一个韦亦玄被第二个所杀，如果说第二个是渡永天的手下，那为什么渡永天要将他捉到神仙岛？最可疑的是，如果第二个韦亦玄是渡永天的手下，渡永天为何治不了他，而需要请杀手武痴来捉他呢？”

小丁道：“会不会第一个是渡永天的手下，第二个才是真正的韦亦玄呢？”

小邪道：“我也想过第二个是真正的韦亦玄，可是他为什么不承认，而且要杀我灭口，还一直说他要成为正派中的正派呢？如果我想通了，这个谜题就拆穿了！”

小丁不解道：“渡永天在十几年前就易容了不少人来代替真正掌门人，那他为什么不将这些帮派一一并吞？”

小邪道：“这点我可以解释，因为神武门那时候还是一个小帮派，他没

办法也没有能力并吞任何一个帮派，现在羽毛已丰，他已开始行动，你们丐帮不是时常失踪弟兄吗？这可能就是朱陵和神武门一起搞的鬼。”

阿三笑道：“还好我们通吃帮没有被渗透。”

小邪道：“不。”

“有？”阿三道：“谁？”“你！”小邪指着阿三。

“我？”阿三急道：“冤枉啊！我可是最纯洁的小哈巴狗，你别拿好人当坏人了。”

阿四叫道：“我一看到阿三就觉得他怪怪的，说不定真的是易容的歹徒，我看看！”伸手摸摸阿三脸部，突然扯下他几根眉毛笑道：“是纯种的哈巴狗！嘻嘻。”

阿三哇了一声摸着左眉叫道：“阿四你才是易容过的！”说完已冲上去，两人立时打成一团。

小七乘此偷袭他们，踹了几下屁股也呵呵直笑。

小邪道：“小丁，小丁我们走！”丢下银子已掠出饭馆。

“等等我呀！小邪帮主！”阿三叫着追了出来，阿四也随后跟出来。

第七章 光头和尚狗

小邪望了两人一眼惊道：“阿三，你的左眼怎么贴上膏药黑黑一团？阿四你怎么突然发福啦？脸肿得像馒头一样！”阿四答道：“被哈巴狗踢到的。”

阿三苦笑道：“我是被乌龟狗打伤的，嘻嘻……”

小邪笑道：“饭也吃了，架也打了，等一下你们在镇外那棵树下等我。”手指着镇外那棵大榕树道：“我去捉几个人问问。”

小丁道：“我也去。”

小邪道：“这是小事，用不到你，下次再来大的，时间不多，拜拜！”纵身一掠他已进入小巷了。

小丁叹口气道：“我们走吧！”

众人往榕树行去，等待小邪回来。

小邪一进入巷子便打听有无地头蛇或赌场和妓院，不多时他已经问到彭家大厝有一家赌场，立即转往彭家大厝奔去。

彭家大厝是古老的四合院，年代已相当久，围墙内外已生满杂草，如果晚上来一定会以为这里是鬼屋。

小邪走到大门前双脚一踢叫道：“里面的人快滚出来，大爷来啦！”一连踢了十余下，大门已被他踢坏。

“是谁竟敢来这里耀武扬威？不要命了是不是？”声音一落，门口已出现四名劲装黑衣年轻汉子。小邪看看他们，然后叫道：“你们是哪条道上的？大爷要踩了你们。”

四人看是个小鬼，一名叫道：“小娃你活得不耐烦了，竟敢找我神武门的碴？嘿嘿！我今天要阉了你！让你当小阉鸡。”

小邪冷道：“还早得很，你们是神武门的人，那我是找对人了，快说你们是什么职位？”

“哈哈……”四人大笑不已，一人道：“没想到小鬼还有板有眼，真像这么一回事哪！哈哈……”

小邪见这些无赖，说也是白说，大喝一声双掌齐扬，“推窗望月”已攻向四名黑衣人，虽然他只用了三成功力，却也够吓人。

“快闪！”一名黑衣人见小邪突然使出绝招，大惊失色的叫起来，并往左边闪避，但为时已晚。

只听“砰……”一连四响，这四名黑衣人像摔死狗般地跌在地上哀叫不已。

小邪拍拍手笑道：“有板有眼还有真功夫，如何？”走向一名黑衣人前面问道：“你是属于哪一坛的？”

黑衣人呸了一声不说话。

小邪笑道：“呸！呸就能了事吗？”抽出匕首叫道：“你现在说还来得及。”

那名汉子仍然不说，怒视着小邪。

小邪轻笑道：“不说谁稀罕！”匕首一挥已刺向黑衣人咽喉，黑衣人连喘气的机会都没有就一命归阴。

小邪玩弄着匕首又走向另一名黑衣人，他笑道：“你说不说啊？”

“我，我……”黑衣人吞吞吐吐不知如何回答。

“太慢了，不干脆！”匕首已刺入黑衣人心脏，哇一声惨叫，黑衣人已

毙命。“我说！我说！”另外两名黑衣人害怕地叫着。

“对嘛！”小邪笑道：“有话直说，何必我那个我，你们是属于哪一坛？”

“乾坤坛。”

“你们昨天是否有见到一名受伤的老乞丐。”

“有，但天一早他已被分舵主接走。”

“分舵主在哪里？”

“汉阳城西，聚丰酒楼。”

“分舵主是谁？”

“铁爪刘开。”

“有多少兵力？”

“不清楚，大约百名左右。”

“很好！”小邪道：“我不杀你们。”伸手一指点了两人昏穴，立即返回镇外大榕树。

小丁急道：“小邪可有收获？”

小邪点头道：“我们走，汉阳聚丰酒楼。”

五条人影直奔汉阳城。

汉阳城是个大城，位于长江西岸，人潮如蚁热闹非凡，街道四通八达，一副繁华景象。

未时一过，小邪他们已来到此地。

阿三道：“小邪帮主，硬的还是软的？”

小邪道：“来硬的，反正一个分舵好手不多，杀得他们鸡飞狗跳墙。”

小七笑道：“恨好，恨好（很好）！”他搓着拳头，大有一显身手之态。

小丁娇笑道：“我也参加？”小邪斜睨着她叫道：“你行吗？一看到流血就哇哇叫还想杀人？闪一边去。”

小丁不服气道：“我要就是要！”

小邪道：“药当然是药，你到药房去买吧！”

小丁跺脚嘟嘴道：“小邪——你就让我去嘛！”

小邪眨着眼皮道：“不让你去难道要留你在这里被人捉走？等一下你就躲在桌子下面，看到不一样的脚就砍，知道吗？”

阿三急道：“可不能砍到我的，你先看看。”他抬起左脚煞有其事地在小丁面前晃了几下。

小丁叫道：“我不躲，我要杀了他们。”

小邪叹道：“女大不中留，我老人家的话也无用，走吧！到时候再说。”

聚丰酒楼果然气派十足，城内首屈一指。

小邪他们走进去立即翻了一张桌子，小邪大叫道：“没事的快滚！有事滚也滚不掉！”

“哗……”一阵惊乱嘈杂声已响起，客人四处乱窜，深怕遭了殃。

伙计见是找碴的上门，他大叫道：“上！”五名保镖已抽出鬼头刀砍向小邪他们。

只听叮叮当当，“哇——哇——”，不到两三下，小邪已将五名保镖放倒。

小邪叫道：“没事的还不快走！”

阿三叫道：“从窗口爬出去！”

食客本已惊慌乱窜，但门口已被小邪他们堵住，阿三这么一吼，他们立

时连滚带爬地从窗口爬出酒楼，不一会儿，酒楼只剩下几个保镖和掌柜。掌柜迎上来笑道：“小兄弟有话好说我……”

小邪截口道：“没什么话好说，叫你们分舵主出来！”

掌柜闻言对方已知道这是神武门的地方，今天可能善罢不能，他笑道：“小兄弟你等一下，我这就去请分舵主。”

“不必了！”小邪身形一掠，已将掌柜点倒，手一挥叫道：“我们进去！”五人立即冲往后院。

在后院。

“刘开快出来领死！大爷来啦！”小邪逢人便杀，这时他已来到后院大厅。

“谁敢惹我神武门？”大厅已窜出十余名黑衣汉子，中间一名年约四旬，七尺高，肥胖孔武，发话的正是他。

小邪叫道：“小丁你们赶快冲进大厅后面，这些人我来料理。”说完不等小丁回话，双掌一扬使出十成功力罩向迎面而来的十余名汉子。

小丁大叫道：“我们走！”四人已掠向后厅。

“给老夫拦住！”那名黑衣人狂叫着。

小邪叫道：“一个也别想走！”双地一挥，两把飞刀已射向追赶小丁的两名黑衣人。

哇哇两声传来，黑衣人“命门”穴上已插着飞刀，当场倒地死亡。

小邪这一耽搁，那中年汉子已逼近，他大喝一声抽出匕首，使出“流星追月”之杀招，只听狂风怒吼，阴气逼人，双腿一蹬，匕首已准确地刺向中年汉子之咽喉。

这汉子见小邪来势汹汹心知不妙，立即抽出三尺铁爪击向小邪头部。哪知小邪这招“流星追月”厉害无比，他铁爪一接触到小邪匕首，马上被荡开一尺余，他心急大叫：“危……”险字未出口匕首已贯穿他咽喉，可怜的他已经魂归阎王殿。

小邪借着刀势返身一招“龙行千里”匕首转向其余黑衣汉子，虽是平凡招式，但在此时已有说不出的威力。

只听一阵惨叫声不绝于耳，这些黑衣人有的断肩，有的断腿，霎时倒地乱成一团。

小邪担心小丁他们，也不愿再缠战，深吸一口真气加快脚步射往后厅。

后厅小丁他们正围攻一个人，此人正是朱陵。

小邪冲进来见大家都平安无事，这才松口气道：“小丁你们退下，这家伙让我来！”不等小丁回答，“飞燕投林”、“大鹏展翅”一连两招已罩向朱陵。

朱陵虽身受重伤，但他心知不拚命一样是死，倒不如拚命抵抗还有一线生机，怒嚎一声已使出降龙十八掌，只见他双手有如游龙飞舞忽上忽下，嗤嗤破空之声不时传来，“有胆接老夫一掌！”话音未落人已迎面冲向小邪，其势如虹锐不可当。

“什么玩二（意）嘛！”小邪怒吼一声匕首一抽一送“哇——”朱陵哀叫一声，左手手掌已被小邪刺穿，疼痛非常。小邪见机不可失翻身踹出右脚又踢中朱陵小腹，哇了一声朱陵已连人带身摔往墙壁，砰然巨响他已跌在墙角下奄奄一息。

小丁立即冲上去点了朱陵两处穴道，高兴叫道：“假朱陵你死定了。”

朱陵无助地望着小丁，眼眶流满泪水，风烛残年够感人了。

小丁一看顿时百感交集，虽然这位假朱陵害过干爹，但他毕竟照顾自己十余年，她已感到为难和不忍。

小邪见状叫道：“阿三你带小丁出去。”

阿三笑道：“小丁走吧！”

小丁低着头跟着阿三走出后厅。小邪道：“朱陵你好会跑，可惜你再怎么跑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朱陵叹道：“杨小邪你到底是怎样一个人？老夫实在服了你。”

小邪笑道：“我是专门对付你的人，你愿意回答我一些问题吗？”

朱陵反问道：“你能放我一条生路？”

小邪道：“我不能，因为你以前一定害死了不少人，放走你不正确。”

朱陵叹道：“早知有今日何必当初，但老夫死得不甘心，也死得不明不白。”

小邪笑道：“你可以死得明白，只要你回答我一些问题，我也回答你一些问题，如何？”

朱陵点头道：“好吧！我先问你，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小邪道：“是彭家集那边的人告诉我的。”

“那你又如何知道我去过彭家集？”

小邪笑道：“这只能说是巧合，我想你一定不敢跑到大城市，所以我也往乡下跑，但不管我到哪个乡镇，我一定可以问到你人在哪里。”

朱陵叹道：“不错，这本非难事，你是如何知道我是假冒的？”

小邪道：“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是我和真的帮主见过面，也和他在一起捉过山猪，再来就是邵子乔露了底，因为他不该把秘籍藏在寒风楼。”

朱陵问道：“你如何知道我和神武门有关？”

小邪道：“有两点，第一是真的帮主被神武门捉去，第二你所使用的掌法和渡永飞的相差无几，都是紫黑色或者是紫蓝色。”

朱陵无言呆愣了许久才幽幽道：“老夫输得心服口服，你问吧！”

小邪问道：“真的是渡永天派你来的吗？”

“不错！”

“你易容有多少年了？”

“大约十几年了，日子太久我记不清。”

小邪想了想道：“和你一起易容的有哪些人你知道吗？”

朱陵道：“老夫不晓得，因为渡永天将我们一个个分开来易容。”

“你认识易容的人？”

“不认识，我是先被麻醉再易容。”

“你卧底丐帮有什么阴谋？”

朱陵沉思一会儿道：“首先是尽量减少吸收人员削弱丐帮实力，再来是制造矛盾，到后来是个别分化再予以暗杀。”

小邪道：“除了你，邵子乔，还有谁？”

“这么多年我才拉了一个分舵主，其他都是二三流的角色，否则老夫早就将丐帮摆平了。”

小邪满意地点头又问道：“你偷秘籍是你的主意还是另有其人？”

朱陵道：“是渡永天交代下来，最重要的是盗取《太上魔经》。”

“你从哪里得到《太上魔经》的消息？”

“这也是渡永天传下来的。”

“你们最近的目标是什么？”

“消灭飞龙堡。”

“韦亦玄你可曾见过？”

“不曾。”

小邪想也没什么可问的了，他道：“朱陵你很诚实，我不杀你。”伸手点向他“气海”穴，废了他武功又道：“你能活多久就活多久，千万别回到武林来。”说完解开他穴道转身走出后厅。阿四和小七也跟着出去。

朱陵不知是悲还是喜地愣在那里，直到小邪走了他才叹口气道：“唉！劫数！劫数！老夫本做平凡事，再回平凡人该知足了。”他慢慢从后门走出去，没有人知道他的去处，一个人就这样消失了。

小邪走到前厅，阿三和小丁不见人影。

“小丁，阿三你们在哪里？”小邪急叫着马上掠向酒楼。

阿四叫道：“小邪帮主等等我呀！阿三和小丁不会有事的！”他和小七也追到外面。

小邪奔到酒楼见不到人更是紧张，抓起掌柜怒道：“我那两个伙伴呢？”

掌柜讷讷道：“大侠他们刚走不久。”

“是否被人捉走？”

“没有。”

小邪丢掉掌柜立即奔往街道，他叫道：“小七，阿四你们往左边，我往右边，等一下到前面茶馆等我。”他指了一下对街不远的一家茶馆，人已往右边奔去。

阿四笑道：“没问题，小七我们走。”他们俩摇摇晃晃地往左边走去。

突地阿四叫道：“那不是阿三和小丁吗？快走！”他拉着小七奔到对街赶集的市场。

“阿三！”阿四已奔到阿三后面急道：“阿三你惹祸啦！小邪帮主正在找你，你完蛋啦！落蛋啦！呵呵……”人已找到他已露出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惹了小邪在他们心目中可比上吊还要严重。阿三一急，哭丧着脸道：“阿四你可要替我说好话，是小丁要出来，我总不能放着她一个人吧！快将我眼睛打黑！”他送上脸庞准备用苦肉计。

阿四惧怕地笑道：“我不敢，小邪帮主是出了名的大神探，要是瞒不过他我更惨了。”

阿三已急如热锅上的蚂蚁。

小丁奇道：“小邪在找我？”

阿三望着小丁，心想：“还好，不只我一个人，说不定小邪会看在我忠心耿耿保护小丁的份上饶了我。”

他叫道：“不找你找谁？他急得像无头苍蝇，乱窜乱叫，你也完啦！呵呵……”

小丁急道：“我哪知他们会这么快出来，我心情不好想出来走走，快，我们快回去。”说完已急着要奔回聚丰酒楼。

阿四道：“小丁别急，小邪交代到一家茶铺等他，我带你们回去。”

众人往茶铺走去。

不久小邪已神色紧张地奔回来，一见到小丁和阿三他们才露出笑容，他叫道：“你们两个混蛋哪！”说完已进入茶铺坐在椅子上。

小丁知道小邪一定会发脾气，她倒先哭起来。

小邪一看她哭出眼泪，立时大吼道：“哇——我错啦——”他这一吼整个茶铺的人都吓了一跳，奇怪地望着小邪。

小邪对众人笑道：“不必看我，看小丁，就是她！”指着小丁，他又道：“这女孩无家可归，我收养她，她偏要当我老婆，而我又是带发修行和尚，你们看，好惨哪！”他禁不住笑了起来。

众人闻言也哈哈大笑。

小丁煞住哭声窘死了。

有人道：“送给我好啦！这么漂亮的姑娘多可惜！哈哈……”

有人道：“我虽然长得不怎么样，但娶个小老婆还没问题，小姑娘你意下如何呢？”他长得一头癞痢，恐怖之极。

小丁这可不忍抬头也不敢反驳，窘得好像衣服不小心在当街掉下来似的。

小邪更是得意道：“没关系，你们出价我就卖了，哈哈……”

众人狂笑不已。

“一百两”、“五百两”、“一千两”、“好漂亮的姑娘，一千五百两！”

“……”

小丁被小邪当众拍卖实在羞死了，她一咬牙抱着头已往外奔去。

“哇！货色跑啦！下次再来！”小邪丢下银子追向小丁。

阿三他们也随着后面追出去。

小丁一口气跑出城外才被小邪追到。

小邪故意喘口气叹道：“小丁你还值一千五百两！怎么跑了呢？”

小丁嗔道：“小邪你怎么老是不正经？”

小邪生气叫道：“谁不正经？你没事给我玩捉迷藏干嘛？还想用哭来抵赖？少来！”

小丁叫道：“但你也不能把我拍卖啊！多难为情！”说着头又低下去。

小邪叫道：“下次你再乱来，我真的把你卖了，送给人，我再倒贴钱。”

阿三在后面追上来他叫道：“我买！我买！”

小邪打了他一个响头叫道：“买你的头，你也一样不说一声就跑了，罚你吃素一个月。”阿四得意笑道：“好棒啊！我吃双份。”

小七笑道：“乌雅油（我也有）！”

阿三摸着光头苦笑道：“小邪帮主我是不得已的，你问小丁就知道。”

“小丁？”小邪道：“小丁卖啦！等一下我去领钱，叫他们来捉人。”

小丁急叫道：“小邪你别乱来，我认错就是，你别真的把我卖了。”她知道小邪想到什么就做什么，虽然不会真的把自己给卖掉，但那种尴尬场面，她一想到心头就怕，赶快认输总没错。

小邪叫道：“认输就认输，还想用哭的，喂！”

他转向大家道：“你们有没有看到小丁在茶铺装哭那种表情？”他学了小丁当时的样子，一张脸像是被捏扁般，有若烘干的橘子皮，而在上面挖了几个小洞似的，呜呜哭得凄凉非常：“好可怜喔！哈哈……”他忍不住笑起来。

众人也跟着笑起来。

阿三叫道：“好可怜的小丁，我买啦！吃素！哈哈……”他捧着小腹有点受不了。

小丁又羞又窘，到后来也被小邪那学自己哭的表情给弄笑了。

闹了良久，小邪才道：“现在要到哪里？”

小丁道：“我们到京城玩玩如何？”

小邪道：“也好，我还没找那笨皇帝算帐，现在也该有个了断。”

小丁叫道：“你又来了，皇帝住在宫殿里面，那里戒备森严，你发什么神经想去送命？”

小邪叫道：“你才发神经！那笨皇帝就是整天躲在宫里才不晓得民间百姓有什么痛苦，这种皇帝不要也罢！”阿三道：“不如将他捉来当和尚如何？”

小邪笑道：“好哇！这种小事就交给你办好了。”

“我？”阿三苦笑道：“你爱说笑，我不行，阿四很不错！”

阿四叫道：“你少诅咒给别人死，我才不趟这混水。”

小邪道：“随便啦！一有空我就带你们游皇宫，小丁也参加，对了！”他往小丁看去，哧哧笑道：“我看小丁你就卖给皇帝，不知道皇帝要出多少钱？”他真的想试试看，双目露出邪光。

小丁看到这眼神就怕，她急叫道：“我不去京城了，你老是不正经。”

小邪笑着道：“如果小丁当上皇后，那我就可以和皇帝呷杂等（吃早餐），说不定皇帝还邀我去赌博呢！好棒哪！”他愈想愈高兴，手拍个不停。

阿三笑道：“最好将他的江山也赢过来，换换口味也不错！”

“哈哈……”小邪大笑道：“走，到京城赢钱去！”

在笑声中他们已经往京城出发。

古人常以“登泰山而小天下”这句话来形容泰山之雄伟峻拔，高耸而不可攀，然其实泰山并不高，而是因为其崛起于平原上，有若海平面凸出之千仞岛，平桌放置的高酒瓶般，登高一望则四处无垠无涯，既无它山可以比拟，又无尖培能望其项背，站立泰山又如将天下踩于脚底一般，难怪古人会有此一说，身为东岳之泰山，怎可失之庄严像、君王势？

泰山最有名的该为五大夫松了，相传此五棵千年大松树曾替秦始皇遮雨，故而秦始皇大为感动，遂封其为五大夫松。

此松每棵合抱亦未能全揽，高达数十丈，枝叶茂密，树干矫健，寒风吹掠而过，松枝飕飕，更显得苍松之履霜而弥坚，勿怪节操之人偏爱于它。

寒空夜雨，烟雾迷漫，莫说是夜晚，就是白昼亦观物不及三尺，伸手不见五指，雨声淅沥凄然而冷。

在此时之五大夫松理当无人有此雅兴在此餐风饮露，然而理归理，但世上狂人何其多，又如杨小邪这一群。尤其是杨小邪……

在大风夜雨里，突地——

“嘻嘻！学学秦始皇躲雨满过瘾的嘛！”

这正是小邪的声音，他不是来这里玩，而是特别找一个下雨天到这五大夫松来躲雨，兴致实在不小，勇气尤其可佩。

“小丁说以前皇帝都喜欢到这里躲雨，我倒要看看这里有什么好处，说不定哪天我也当皇帝……算啦！当皇帝专杀一些忠臣，十足的瘳十。”

小邪自言自语说个没完，他抬头往树顶一望大叫道：“哇哇哇！好高的树，倒是很少见也蛮粗的！”走到一棵树下伸手揽着苍松又道：“这树好大……但为什么没被人砍下来？”沉思半晌才道：“也许被砍下来，在这高山上也拖不回去，再说砍了它，以后皇帝哪里躲雨？”

找了半天就是找不到躲雨的地方，他叫道：“奶奶的，这怎么躲雨？没有一点可以遮住身躯的地方，死小丁将它说得神气活现……对了，听说千年古树，树心里面都是变成空心，我且上去看看。”说完他退后五步，仰头凝目注视松树枝干。

不久他已算好落脚换力的地方，点点头他笑道：“我就躲在树洞里让小丁他们着急，喝！”他大叫一声，雄腰一扭，霎时身形有如飞鹤冲天般往树上横枝射去，将到横枝时小邪随即一招“腾云驾雾”翻身借势想落在已算好之横枝上，然而——

“哇呜……”一声惨叫出自小邪口中，只见他已由二十丈高之树干摔了下来，又如摔死猪般直往下掉，“砰——”他已结实地跌撞于地面。

“哎唷……”小邪苦笑着慢慢地爬起来，左手摸着臀部，右手揉着脸颊，神情非常狼狈，地上黄色稀烂泥巴，沾得他像是刚从泥沼中打滚出来的水牛。

揉了揉，疼痛稍减，他才叫道：“黑皮奶奶！真虽（倒霉）！什么玩二（意）嘛！有机关！嘻嘻？还好小丁他们不在，否则……嘻嘻，不好意思！”他想到刚才失脚摔下来就觉得有点好笑。

“也许皇帝不是人人能当的吧！”搓搓鼻尖他又道：“不当就不当，但我总得看看到底有什么厉害的机关。”说完他白眼向松枝，微一咬牙探出匕首，像乌龟一般慢慢爬往“机关”。

他没张声，亦不敢喘气，有如猫捉老鼠谨慎而小心，约过盏茶工夫才到达刚才那横枝。

“他妈的，原来树枝上沾满了泥巴，滑得要命。难怪我老人家会摔跤，跌得好冤哪！”小邪伸手触摸枝干才发现这枝干有泥巴，不禁莞尔一笑道：“也许是天意吧！算啦！不上去也罢！说不定每根树枝都沾满泥巴，好让我准时摔，每隔半刻钟摔一次，何苦如此？”说完已返身跃到树下，拍拍身上余泥，让雨水将它冲洗干净。

“喔呜……喔呜……”小邪童心大发，学狼嚎起来。

只听吼声震天遥传数十里，回音四荡，此起彼落相映不绝，“喔呜……喔呜……喔呜……”语音凄凉哀怨，在这寒雨清冷，阴风惨惨之夜晚，更令人闻之则毛骨悚然害怕不已。

“我就不相信皇帝能叫出这种声音！”小邪喊累了才轻轻松松脱口说出，长笑数声才往山下掠去，只几个起落已消失在黑夜中。

济南城四面环山是一盆地，虽在北方却如江南，“家家泉水、户户垂杨”正是此城最好写照，千佛山、玉函山、锦屏山、华不注山及鹊山，盘环四周，尤以千佛山更是名闻遐迩。无怪济南城文人雅士云集如过江之鲫，真可谓卧虎藏龙。

济南城城南之威武镖局，为北六省首屈一指之大镖局，局主八臂追魂梁知弃，一手“追魂掌”打遍北武林难逢敌手，而威武镖局所保的镖也从未失手过。

只见镖局红色大门前之两只千斤石狮，也知道威武镖局不同凡响，但此时——

威武镖局从上到下，从老至少个个面色吃重忧心忡忡，似乎在烦恼担心什么事似的。

雨仍然下不停，更令人觉得沉闷，尤其是在威武镖局的前院大厅，更使人喘不过气来。

太师椅上坐着一位六旬老人，青色锦衣，七尺余高，头发斑白，胡须及胸，脸形稍圆而红润，瘦高而不俗，一副仙风道骨，他就是梁知弃。此时他正心事重重，抬头凝目望着屋梁，左手不时搓着太师椅扶手。

在他前面不远有位四旬壮年汉子及几名年轻镖师，他们个个垂头丧气，有如斗败之公鸡锐气尽失。

大厅两旁则站了不少护卫，但他们神情亦相当吃重。

“欧总镖头！”梁知弃道：“这趟镖银你可知道有多重要？”

大厅前那汉子道：“属下知道，属下失职请局主赐罪。”这位正是闻名天下的铁面阎罗欧上行。

“唉！”梁知弃叹口气道：“你说说看是怎么丢掉的。”

欧上行道：“禀局主，属下照您吩咐利用昨晚护送镖银出发，但一到泰山山下就被人盯上，属下立即避入小路，但还是被人放倒了。”

此时已有位弱冠少年从后院走近来，他神情慌张叫道：“爹！出事了？”

梁知弃点头道：“不错，你先坐下等总镖头说明原委再作打算。”

“是，爹爹！”他已坐在梁知弃左侧，他衣着蓝色锦缎，胸肌结实，五官姣好英气逼人，虽是弱冠之年，却有一股成熟的韵味，他是少局主梁曲之。

梁知弃道：“总镖头！他们是用何种方法将你们放倒？”

欧上行道：“可能是迷魂药之类的东西，因为我们一进入小路不久，经过一片树林，突然大家都不知不觉中倒在地上，等到醒过来已是清晨丑时，而镖银已失踪，连身上的红货也不见了。”

梁知弃道：“你再想想看有无遗漏的地方？”

欧上行沉思半晌摇头道：“我想不起来，所知道的只有这么多。”

梁曲之道：“欧总镖头你再大略地说一遍让我明白一下情况。”

欧上行又将失镖银之经过再说一遍

梁曲之点头想了一下道：“那你起初发现有人跟踪是怎么回事？”

欧上行道：“很平常，我觉得镖车后面似有人影跟踪，但转过身查看就是看不出一点所以然来。”

梁知弃叹道：“想不到我梁知弃混了江湖几十年，也有绊倒的一天，而且还是在家门前！”他直摇头，一下子似乎老了许多。

泰山就在济南城附近，也该算是威武镖局的势力范围，在那里失镖也就等于在镖局门口失镖一样。

梁曲之道：“爹您别叹气，孩儿一定将镖银找回来。”

梁知弃道：“谈何容易，劫镖之人是冲着我来。”他抚着须感触良多。

梁曲之奇道：“冲着爹来的？爹这是怎么回事？”

梁知弃道：“威武镖局自开业以来，已经三十余年，从来没有失过一次镖，而现在这节骨眼上却失镖了，这个人不是冲着我来是冲着谁？”

梁曲之道：“爹您是说这批货来路不比寻常？”

梁知弃道：“不错，这批镖银是小事，真正的是欧总镖头身上那一尺高的玉观音像，唉！我以为过得了关，谁知道还是被人家发现了。”

“玉面观音？”梁曲之问道：“爹您说清楚点，孩儿不懂。”

梁知弃道：“昨天中午时分，忽然有一名年约六旬的老人，他拿了那尊观音像到镖局来，要我们替他送到太原萧王爷府，他愿意出价十万两银子保这趟镖，我问他这玉观音贵重在哪里，那老人只说这玉观音是拉萨带过来的能驱邪避毒，其他的他就没说，我以为也不是什么重要的武林至宝所以就答

应他，并问他如果遗失要赔多少银子，但他却不要我们赔，因此我就接下这趟镖，老人也丢下银票和那尊玉观音独自离去，全部事情就是这样。”

梁曲之闻言道：“爹，既然不用赔，那我们也不用担心，丢了就算了。”

梁知弃道：“当初我也是这样以为，而现在才觉得我们已经中了人家圈套。”

梁曲之惊道：“爹这怎么说？”

梁知弃叹口气道：“从欧总镖头押镖出去以后，我就一直放心不下，想了又想，我才想到数十年前有一场武林大劫杀，死伤了数百人，为的就是一尊玉观音，那时爹只有十来岁，所以不大了解这玉观音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倒觉得玉观音可能藏有秘密，而且是练武人梦寐以求的东西，否则它不会引起杀戮。”他越说心情越重，左手不时捋着胡须。

梁曲之问道：“这么说我们所保的就是那尊玉观音了？”

梁知弃道：“不错，很有可能。”

梁曲之开始沉思起来。

大厅突然静下来，落针可闻，令人窒息。

不久梁曲之道：“爹，我们该怎么办？”

梁知弃道：“我也不晓得，这种武林恩怨不是赔钱了事，他们很可能硬要那尊玉观音，也很可能不要，但只要这消息传出武林，威武镖局就多灾多难了。”

梁曲之道：“我们明明被劫了，别人来要我们就实说，反正干我们这一行的哪有每次都平安无事？失手一两次人家也不会太贬低我们，何况又是第一次，是值得原谅。”

梁知弃苦笑：“谈何容易，恐怕人家不相信我们所说的话，以为我们独吞了。”

梁曲之叫道：“哪有这么不讲理的人？”他虽然身是武林中人，却未曾踏出镖局一步，才会有此幼稚想法。

梁知弃道：“武林要是个个讲理也就天下太平无事了！何况我们人员一个也没损失，这种说法谁会相信？唉！劫数，要躲都躲不掉！”右手蒙着脸摇头不已，这够他伤神了。

梁曲之道：“爹！我们赶快将玉观音找回来。”

梁知弃深吸一口气道：“好吧！我们先从济南城内查起，欧总镖头你也别放在心上，这趟镖如果是我保的话也会失镖。”

欧上行感激道：“多谢局主，属下纵然粉身碎骨也要将玉观音找回来。”他跪地叩三个响头才站起来。

梁知弃本想阻止但已不及，他叹道：“总镖头你何必自责？我们一同将镖银我回来就是，你带几名弟兄到城里四周查问一下昨天进城的陌生人，然后我们再逐一地过滤，希望能找出动镖之人。”

“是，局主，我这就去！”欧上行一拱手立即带领四名镖师冒着雨走出镖局去找线索。

梁曲之道：“爹我也去。”他起身搓着手掌想多为局里出点力。

梁知弃道：“好吧！小心点，天黑以前一定要回来，注意别得罪人家了。”

“我省得！”他已满怀热血地奔出大门往街道上行去。

梁知弃见大家都走了他才向四周护卫道：“你们大家先回避一阵，刘管家你也带着夫人到你那里避避风头，等这事一过再回来。”

“是，局主！”众人齐声回答，随后走向他们该去的地方，准备回避。

梁知弃则坐在太师椅上，呆呆愣着双目无神，不知在想什么。

远香客栈之食堂上正围着一群人，有男有女，有和尚也有大毛头，不用说他们正是通吃帮的弟兄。

客栈很大，也挤满了人，也许是下雨的关系，小邪他们坐在靠西窗的阁楼上。他们正在吃火锅喝大酒。

只见杨小邪右颊红肿得有如红龟粘在上面似的，然而这并不能减掉他喝酒的雅兴。

“酒啊酒——呀酒，酒呀酒，越喝越是顺口，你一口呀我一口，醉得像只哈巴狗，是你，阿三，哈哈……”小邪在行酒令，乌七八黑，鬼扯鸟蛋地乱叫着。

阿三眼睛眯得像葡萄干粘在上面似的，他笑咪咪醉醺醺道：“我……好！我喝……哈哈……哈巴狗喝酒，嘻嘻，好爽啊……呵呵……”他颠三倒四喝得不亦快哉。

小邪又想到昨天那趟事他叫道：“小丁你搞什么嘛！给我吃红龟包子。”他摸摸右腮颊道：“而且还是正宗的肉包子，嘻嘻……你也要喝，快！”他拿起酒杯往小丁嘴中灌。

小丁吱唔老半天才勉强喝下去，此时她已如出水芙蓉，秋莲溅露，娇艳动人，又如贵妃醉酒楚楚可人，尤其那双腮，白里透红，就像透明白玉蒙上一层淡红色之轻纱，更如熟透了的小蜜桃吹气可破，娇嫩欲滴，美极了。

小丁哑然笑道：“小邪，我哪知道你想去当皇帝？没想到你皇帝当不成，还带个包子回来，活该！呵呵呵……”

阿四笑道：“小邪帮主吃包子更好看哪！差点我就爱上包子了，哈哈……”

阿三道：“小邪帮主好像没带我们去什么五大夫松，否则我看小丁一定带馒头回来，对不对？”

小邪叫道：“岂只是馒头？我要让她带大饼，而且还边走边吃嘻嘻……”

小七笑道：“我呆（带）脸盆……号补号（好不好）？”

小邪拍着他肩头叫道：“恨号！恨号！（很好）！哈哈……他妈的脸盆！哈哈……”

众人也跟着笑哈哈！

阿三眯着眼一副很感兴趣的样子笑道：“小邪帮主，泰山五大夫松真的有那么大？你有没有闻到秦始皇撒的尿呢？香不香？好不好闻？哈哈……”

小邪苦笑道：“黑皮奶奶！什么秦始皇在那里躲雨？我昨天冒雨赶去，连个亭子都没有还躲个鸟蛋？我实在想不出秦始皇为什么会跑到那里去？”

阿三笑道：“大概是和你一样想上泰山吃肉包子吧！”小邪自嘲道：“也有可能啦！他妈的，这个包子真不好吃，而且还发得很哪！五大夫包子果然不同凡响，哈哈……”摸着脸颊又喝一口大酒，觉得脸颊红肿也是一件出风头的事。

突然——

“这位小兄弟，你昨天晚上去过泰山吗？”从对面第三桌走来一位年轻人，正向小邪问话，他就是威武镖局少局主梁曲之。

小邪见到有人来立即哈哈笑着神气道：“老兄你看到我这个包子也知道名不虚传！”他指着右颊。

小丁笑道：“小邪那叫所言不虚，不是名不虚传。”

小邪白了她一眼叫道：“少给我漏气，你没看到有客人在？反正有个不虛两个字就通用啦，剩下两个我是让别人去猜，懂不懂？老母鸡生什么鸭蛋，多管闲事！”

小丁气道：“小邪是你说要我纠正你！你……”她一生气就说不出来。

小邪叫道：“你不会看时候？今天下雨天气不好，上什么课？喝酒！喝酒！”他拿起酒杯递给小丁。

小丁接过手立即仰头一饮，一口气喝光，她叫道：“怎么样？有胆再来！”她是将气出在酒上了。

“哇哇！”小邪吃惊地叫着，他以为小丁不会喝这杯酒，没想到她一口气就光溜溜，瞪大眼睛小邪道：“小丁你好厉害，光喝酒不拉尿（尿）真有一套哇！哈哈……”他大笑不已。

阿三拍手笑道：“又有一招了，光喝酒不拉尿，呵呵，好会，是有一套，哈哈……”

小丁哪晓得想表现一下，得来的却是这种下场，她困窘得不知如何是好。

梁曲之在旁听得心头也窃笑不已，但他一想到正事立即严肃起来，他冷道：“小兄弟我可否跟你谈谈？”

小邪看看他道：“你是谁？报上名来，本霸王忙得很！”他也摆出很庄严的样子，可惜他那个红龟大包子挂在脸上，再怎么摆也不上像，依然“和蔼可亲”。

梁曲之道：“我姓梁名曲之，威武镖局的人。”

“养妻子？”小邪叫道：“要养妻你找我有啥用？小丁如何？”他指指小丁。

梁曲之哑然一笑道：“我姓梁，梁山的梁，奏曲子的曲，王羲之的之；梁曲之。”

小邪是在打迷糊，他点头哦了一声道：“养？养三婆的养，揍妻子的妻，黄席子的子，养妻子，我懂了，你有什么事吗？”

梁曲之哪有碰过这种人，他呆了半晌说不出话来。

阿三叫道：“梁曲之你找我们帮主有屁快放，否则等一下有你好受的。”他卷起袖子准备表现一番。

梁曲之想父亲交代过不能节外生枝，故而也忍了下来，他道：“我想问令帮主昨天到过泰山的情形。”

阿三叫道：“有什么好问？去吃包子！”他看了小邪脸颊一眼已哧哧笑了起来。

梁曲之有点火了，他叫道：“如果你们不照实说，我就……”

“就怎么样？”小邪截口道：“俺老人家上泰山难道要你答应才行？滚滚滚！没什么好谈的！”他看到梁曲之有意要动粗，心中不甚舒服。

梁曲之哪曾被人这样吼过，不禁怒意立生，他叫道：“不管你是谁，今天少爷我是要定你们了。”说完他已使出看家本领“追魂掌”向小邪攻去。

“嘿！”一声，阿三叫道：“你还用不到小邪帮主出手，本通吃大和尚陪你玩几招！”双手一伸，少林“降龙伏虎拳”已使出，只见拳影无数，虚虚实实，忽左忽右，挟以万钧之力罩向梁曲之。

梁曲之没想到阿三武功如此了得，本以五成功力攻向小邪，却被阿三一架一拖，身形已被抛向左后方七尺余远，差点砸到另一桌人群，他大吼一声，一招“灵猿翻身”硬是将要快撞到桌子的身躯拉了起来。一转身又使出十成

功力，掌化灵蛟抖出幻影无数，带起一阵寒风，“躺下来！”大吼一声，他已如猛虎扑羊般地扑向阿三，其势之快匪夷所思，“追魂掌”果然名不虚传。

阿三见梁曲之攻来之掌势压力倍增，心知必定威力非凡，也不敢大意，他叫道：“不要急，慢慢来！”虽然他说慢慢来，但手脚却如狡狐般窜来窜去飘忽不定，“再试试这招大力金刚掌！”阿三一叫身形立变，左掌翻天，右手撒地，双脚一跃电掣风驰般地冲向梁曲之。

“啪啪……”双方已互对三招七掌，各有千秋，但阿三自服了大蟒蛇内丹之后，功力日见增强，故而略占上风，而且有愈打越勇之势。

在乱打之中已斗了二十余招，阿三见对手额前已冒出汗珠，已笑道：“梁曲之你算什么嘛！连我都打不过还想找我们帮主？差多啦！再看看我这招般若禅掌如何？”猛吸一口真气，随即掠起身形连攻七掌，掌势狠狠泼辣，已舞得嘶嘶作响，毫不留情地已罩向对手全身要害。

梁曲之大惊，心知今天已不能全身而退。势如骑虎难下，只好咬牙硬撑，虽是如此，但招势仍是非常凌厉，挑、挥、挂……还算应付得过去。

五十招一过，梁曲之已有些力不从心，险象环生，欲振乏力，他暗一咬牙，怒叱一声使出全身劲道十二成功力，存心想拚个同归于尽，整个人已冲向迎面而来的阿三。

“砰！轰！咔嚓……”这一接触，双方已各被对方掌力震得往后掉，阿三撞在桌子上，将那张桌子压得稀烂，桌上筷子亦撒得满地皆是，他揉揉胸膛，血气有点不稳。

梁曲之倒飞撞上一丈开外之墙壁，壁上木板受力不住已断裂，他撞上墙壁之后随即滚落于地，哀叫不已。

小邪见两人已结束表演，拍掌叫道：“阿三不错，等一下进补狗肉一只。”

阿四笑道：“妈的！找碴也要看对象，这小子是活得不耐烦了，呵呵……”

阿三揉着胸膛爬起来走往小邪那边笑道：“对付这种人，两下就行啦，狗肉我吃定了，嘻嘻……”

梁曲之也慢慢爬起来，口角已挂着一丝血迹，叹口气他已慢步走出客栈。

小邪看看阿三胸口，觉得无甚要紧才笑道：“这不是普通狗，是少林名产，和尚光头狗，呵呵！”

小邪道：“阿三坐下来，我问你，梁曲之那威武镖局是干什么的？”

阿三坐下来喝口酒道：“北部第一家镖局，行镖数十年从未失镖一次，八臂追魂梁知弃，追魂掌天下少有敌手，梁曲之想必是他儿子。”

小邪笑道：“他妈的，你把人家打伤了，现在老的来我可怕怕呀！你自己去应付，反正你的少林名产和尚光头狗，厉害无比。”

阿三急道：“小邪帮主你可不能乱来，他是来找你的，我替你挡了小的，老的我可就挡不住啦！”

小邪看看小丁，笑得有点暧昧。

小丁羞涩道：“小邪你看我干嘛！我可不替你打架，谁叫你没事跑到泰山想去做皇帝，呵呵……”她想到小邪这神经举动又觉得好笑。小邪哧哧笑道：“小丁，我想如果老的来就你去应付，他一定不忍心伤害你这位漂亮的小姑娘，我走啦！拜拜！”说完转身就要走。

“小邪！”小丁急着拉他衣角道：“小邪你要到哪里去？别再开玩笑好不好？我挡就是，你……”

小邪突然大叫道：“陆伯欣！”他这一站起来正好面对窗口，而街道上

有两人撑着雨伞，其中一位身穿白衣，小邪认得他，他正是玉面书生陆伯欣，中原三秀之一。这时陆伯欣已和另外一名蓝衫老人走往街尾。

小丁叫道：“小邪你快坐下来少惹事！”她怕小邪毛病又发作而胡来乱搞。

小邪笑了笑坐回原位叫道：“这下有戏可唱啦！阿三你说看威武镖局在江湖上的名誉如何？”

阿三道：“梁知弃做人讲义气，黑白两道莫不对他尊敬三分，所以他保的镖才能万无一失，算是正派人物。”

小邪点头笑道：“陆伯欣呢？”

阿三道：“中原三秀在武林中享有盛名，为人正义果直，乐善好施，是一位难得的好人，呵呵……”他得意对武林人物知道得这么详细。

小邪望着他轻轻笑道：“是吗？”

阿三拍拍胸膛神气道：“绝对错不了，我阿三是胡混的？别的我比不过你，但这些江湖人物我一定知道得比你多。”

“放屁——”小邪猛捶桌子大吼一声站了起来。

全客栈的人都被他吓着，阿三尤其严重。

阿三颤道：“小邪帮主我可没有说错话，这是江湖对他们的评价。”

小丁叫道：“小邪别乱吓人，这么多人都在看你，快点坐下。”她想拉小邪衣角，却又众目睽睽没有出手。

众人有的愤怒，有的惊奇，有的害怕，全部目光都指向小邪。

小邪不理他们，他叫道：“黑皮奶奶的，陆伯欣这死皮娘，他在华山用计要烧死我和小七，在沉魂谷舍命湖时，不时煽动人家来害我们，你还说他是好人，好你的头！什么玩二（意）！什么东西！”他越想越气遂转向大家叫道：“各位！我告诉你们那陆伯欣，就是什么中原三秀那位臭玉面书生鸟面书生，他是大坏蛋，他是武林败类，有一天我要在他脸上刺上玉面书生四个大字，否则我就不是杨小邪，他妈的江湖败类，你们谁和他同党的我通通算上！奶奶气死我了！”一挥手咔嚓一声，他已用手刀切下桌角抓到嘴边猛啃起来，他是恨意难消。

阿三也站起来放马后炮，他怒骂道：“他妈的陆伯欣！我差点被他骗了，这死老头哪天被我捉到了，我要在他头上刺下伪君子三个大字，否则我就不叫通吃大和尚不明阿三！什么玩二（意）嘛！”咔嚓一声，他也切下一块桌角咬了起来，虽是有放马后炮，但他这是真心吼出来，他气愤陆伯欣竟敢陷害小邪，这笔帐有得算。

阿四也站起来叫道：“我通吃小和尚不白阿四不在他头上刺一只乌龟誓不为人！什么东西！”他抓起茶杯就咬，更胜一筹。

小七哈哈笑着，他有口难言。

小丁则坐着不言，总是女孩人家。

众人闻言，起初觉得小邪好狂妄，但一听他是杨小邪，不禁对这些事有点信了。因为这一两年来，江湖都知道有位天下第一邪门的人，他不但人邪，连名字也邪，这名字就叫杨小邪。传言中杨小邪所做的事，件件惊天动地，件件邪门而不可理喻，现在这些人终于看到了杨小邪，而小邪现在要做的事是在中原三秀之一的玉面书生脸上刻字，这是何等轰动的一件事，个个闻之咋舌，大气也不敢喘一口。

小邪喝碗大酒道：“威武镖局在哪里？”

阿三道：“城南。”

小邪点头道：“我们这就去！”

小丁急道：“小邪你想干什么？”她怕小邪惹事。

小邪叫道：“这还用问？这么大的雨天，陆伯欣没事会跑到这里来？何况威武镖局又出了事，陆伯欣一定在那里。”

小丁道：“那你也不必找到镖局去，你怎么知道镖局出事了？”

阿三也奇道：“对呀！威武镖局三十几年没出过一点差错，怎么会？”

小邪叫道：“怎么不会？乌七八黑的下雨天，那位娇生惯养的小局主他发什么神经，跑到这里来找我？不是出事又是什么？”

阿三点头道：“我怎么没想到？”

阿四讥讽道：“等你想到，天就亮啦！”

小丁问道：“小邪你想到底他们镖局出了什么事？”

小邪道：“镖局还有什么事好出？一定是所保的镖被人所劫，而这趟镖必定不同凡响。”

小丁道：“为什么？”

小邪怒气已缓和不少，啜口酒他才慢慢道：“那家伙不是一直问我昨天晚上的事？”

小丁点头没有追问，她知道小邪会说明白。

阿三急道：“这有什么关系？”

小邪笑道：“关系可大了，这表示他们昨天晚上失了镖货。”

小丁娇笑道：“我知道啦！是那位大少爷亲自出马，所以小邪就猜这趟镖一定非常重要。”

小邪道：“只对了一半，最重要的是他们为什么不等天晴以后再出发？而偏偏在倾盆大雨的晚上出发？这分明是作贼心虚，梁知弃他连这点也想不通，还亏他保了几十年的镖没出过问题。”

阿四笑道：“要是小邪帮主你来就万无一失了。”

上邪笑道：“我迟早要弄些这种事来做做，谁敢劫我的镖，我就阉了他，呵呵……”

小丁道：“我们等雨停了再去好不好？”

小邪道：“我先去，你们等雨停了再去。”

小丁急道：“不，要去大家一起去。”

阿三笑道：“那走呀！反正被雨淋湿一样会再干。”

五人结了帐，随后淋着雨往城南威武镖局走去。

“开门！开门！”小邪已捶着威武镖局红色大门。

敲了许久，大门才被打开，一名青衫六旬白发老头问：“这位公子有事吗？”

小邪道：“我找你们局主有事。”

老头问道：“你是要谈生意？”

小邪叫道：“不是，我有事找局主，快带我们进去，外面下着雨，你让我们淋雨像什么话嘛！”

老头一愣随即道：“对不起，实在因为局主有事，故而……”

小邪截口道：“是不是昨天丢了镖货，我正是为这件事而来，快让我们进去！”

老头闻言是为了昨天失镖之事而来，也不敢怠慢，立即道：“请随老夫来。”

老头领着他们进入大厅，立即折回后院。

不久梁知弃匆忙地走出来。

小邪问道：“你就是梁知弃？”梁知弃见是位小少年先是一愣，但立即点头道：“不错，小兄弟找我有事？”

小邪笑道：“有点小事，你的儿子是阿三所伤的。”他指着阿三。

阿三尴尬一笑，拱手道：“对不起局主，我不是故意的。”

梁知弃眉头直皱，但他为人豪爽，对这种事也不放在心上，何况人家已经道歉，他道：“没关系，事情一过就算了。”

小邪看他这么好说话，心中也算是舒畅，他问道：“局主，陆伯欣可有在你这里？”

梁知弃点头道：“他刚到，现在在后院，小兄弟你找他有事？”

小邪点头道：“我要找他报仇。”

梁知弃奇道：“你和他有仇？陆先生素来在江湖名声不坏，恐怕……”他想也许是小邪的错，但也不便脱口说出人家恩怨。

小邪笑道：“有的人是假装的，我不在你这里找他麻烦就是，你能不能叫他出来？再说你也有事情找我对不对？”

小邪如此说是考虑此地是梁知弃的家，而陆伯欣必定和他相交不恶，为了避免让他为难，只好出了镖局再说。而后面那两句话有一点条件交换的味道，不请陆伯欣出来，小邪也不回答昨天在泰山那回事。

梁知弃并没有考虑即开口道：“不错，老夫有些事想问问你，还请……”

小邪截口道：“你先叫陆伯欣出来，我再回答你的问题如何？”

梁知弃有点为难，因为人是住在他这里，如果无缘无故就交给人家，难免有失江湖道义。

小邪见状道：“你就说我杨小邪找他，看他愿不愿意出来。”

梁知弃惊讶脱口叫道：“你就是杨小邪？将神武门打得七零八落的杨小邪？”他有点惊喜。

小邪最喜欢人家奉承，他得意笑道：“这些都是小意思，大的还在后头，我告诉你，陆伯欣他曾经害过我，他也是坏人；你叫他出来，我有话要问他，说不定和你的案子有关呢！”

梁知弃一听到和自己案子有关，立即笑道：“老夫这就去请。”他加快脚步地往后院行去。

小丁奇道：“小邪你怎么又说陆伯欣和这件案子有关？”

小邪笑道：“现在只要牵连上威武镖局的人，我们何妨假设他们与这件案子有关？何况陆伯欣本来就是伪君子，像这种两面人，越是出事的地方，他越会将自己置身于外，要不是我知道他的为人，一定不会怀疑他，梁知弃不也就是如此？”

阿三猛点头道：“有可能，我看八九不离十，妈的这小子骗得我好苦！”他说的可能是因为小邪说可能，他就相信是可能，其中原因他一点也不知道。

小邪道：“不管他是不是劫镖之人，我都要揭穿他的假面具，坏人就是坏人，什么东西嘛！”

不久梁知弃已领着白衣锦衫手持白玉扇的陆伯欣，及一名老人走出来。

这老人年约七旬，身穿紫色长袍，背负一把三尺古铜青锋，发已斑白而

挽髻，脸部稍长留有一撮长须，七尺余清癯瘦高，双目如电，青光闪闪。

梁知弃领他们坐在左边太师椅上，他笑道：“杨少侠这位想必你已经知道，而那一位是五侠之一的乾坤一剑王影王大侠。”他一一介绍。

第八章 玉观音

小邪从来不懂得礼数，他本不愿多认识江湖中人，他笑道：“我只是想找这位陆伯欣陆大侠，王大侠我就不清楚了。”

王影也不以为意，因为他看小邪只不过是这个小少年，交不交，认不认识都没关系，他坦然而坐。

陆伯欣当然知道小邪所为何事，但自恃盛名威望，凭小邪还奈何不了自己，他笑道：“杨小邪你找我有事吗？”故作是他本行，一副仁慈样。

小邪也不差，他和蔼地笑道：“有事，而且不是小事，是大事。”

陆伯欣笑道：“这么严重？到底是什么事？你说说看？”刷一声，他已张开扇子，逍遥地扇着凉风。

突然小邪趁他扇动扇子之际，大吼一声身形如电光石火，流星追月般地射向陆伯欣。

众人一愣，陆伯欣也怔了怔，不知是怎么一回事。

“啪啪”两声传来，小邪已打了陆伯欣两个巴掌，像得了奖品得意洋洋地走回原位，好像对这种事做起来很稳似的。其实他这招话说到一半突然出手，倒是很少人能躲得开。

小邪笑道：“你再逍遥啊！扇子再晃呀？我就不信你晃得多开心。”阿三他们已憋得脸红脖子粗，他笑道：“小邪帮主你这招好厉害，有名字吗？”

小邪笑道：“这招叫逍遥打屁。我拍这两掌倒有点像在放屁一样，呵呵……”

陆伯欣哪晓得在众目睽睽之下，小邪会肆无忌惮对自己出手，他怒吼一声白玉扇一扬就要出手。

小邪叫道：“陆伯欣你别失了大侠的风度，有事等我们出去再说，这里是人家的窝，别打坏了人家的东西。”他坐在椅子上稳得很，对付伪君子他最在行。

王影已怒叫道：“小娃儿你好狂妄，等一下老夫也要教训教训你。”

陆伯欣被小邪一说也煞住攻势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小邪嘻嘻笑道：“王大侠你要替陆伯欣出气，你请便！我照单全收，现在我们谈正事要紧。”他转向陆伯欣笑而不语。

陆伯欣怒道：“我跟你没什么好谈！”

小邪道：“有，不但有，而且是大事，我刚才已向天下宣布你的罪状，如果不再解释，恐怕天下人再也不称你为正派侠义中人了”

陆伯欣怒道：“你说些什么？你造了什么谣？我……”

小邪截口道：“别急，我都是实话实说，我们现在坐在人家家里，也该替人家办点事，对不对呢？陆大侠？”

陆伯欣气得说不出话来，他感到正人君子已有点不好当。

王影道：“不错，老夫想为梁局长出点力。”

“好！”小邪笑道；“陆伯欣你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他含笑地望着陆伯欣。

陆伯欣叫道：“我来找梁局长叙叙旧关你什么事？你又来这里干什么？”

小邪笑道：“我是来捉你的，顺便替梁局主分点肉羹吃。”

梁知弃一开始到现在都无法开口，现在见双方已缓和不少，他才道：“两位别伤和气，冤家宜解不宜结，陆兄你何妨看老夫薄面暂时放过今天如何？”

陆伯欣叹道：“梁局主你不晓得这小子有多坏，他杀人不眨眼，我想把他除掉却被他反咬一口，唉！算了，看在你的面子上就暂且放过他一次。”他说得大义凛然，好一副侠义心肠。

小邪笑道：“大侠，谢谢你不杀之恩啦！凭你还放不倒我，你还好意思说这种话？俺真甘拜下风。”拱手一揖，尊敬无比。

梁知弃道：“杨少侠你也给老夫一点面子，暂时搁下此事可好？”

小邪笑道：“没问题，好人说话一次就诗口口，坏人说的就哇哇！”

小丁轻道：“小邪你正经点，别误了正事。”

小邪点头叫道：“有理，正事来了。”

他瞪着陆伯欣道：“陆大侠，老实说我怀疑你劫了这趟镖。”

陆伯欣笑道：“谁不知道你这小子最会陷害别人，老夫不和你扯这问题，一切王大侠都知道，因为我和王大侠昨天都在一起。”

小邪道：“希望是如此，你是从哪里出发来到济南城的？”

陆伯欣闻言心知小邪又在使诈，但自己就是无法猜出他用意是什么，考虑了半晌才道：“我从徐州老家出发前往这里。”

小邪笑道：“这问题也要想这么久，可见你有心说谎，不过没关系，我是专门治疗说谎的大夫；我问你，徐州下雨吗？在你来的时候。这你可不能乱说，我一问就知道罗！”

陆伯欣道：“不错！我出发前就已经下雨。”他这次答得很快。

小邪道：“徐州到济南你走了多久？”陆伯欣道：“大约二天。”

小邪笑道：“这么说你是飞毛腿，两天就可以到济南？”普通徐州到济南要四至五天，故而小邪有此一问。

陆伯欣道：“老夫雇一辆马车，一路不停地赶来，两天的时间太多了。”

小邪道：“你一路上都没休息？”

“没有。”

“你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遇上王影王大侠？”

“昨天晚上亥时在福安客栈。”

小邪笑了笑：“这一路上你可带有行李？例如衣服、靴子或毛巾？”

“老夫孑然一身。”

小邪笑了，他笑得很可爱。

陆伯欣叫道：“杨小邪你问了这么多可有什么不满意？”

小邪笑笑望着他道：“陆伯欣你知不知道外面在下雨？”

“这还用你说？”陆伯欣有点怒意。

小邪问道：“下雨是否泥泞遍地寸步难行？”

“废话！”

小邪轻笑道：“这不是废话，你有没有发现你的衣服很干净，就连鞋子你也保养得很好，你好了不起啊！”

众人往他身上看，这才发现他全身白衣甚是皎洁，连鞋子也只沾了一点泥水。

这——不太可能吧？除非刚换不久。

陆伯欣霎时脸部泛起红云，他道：“我坐马车又不用踏到地上泥泞，当然保养得很好。”

小邪道：“难道你真的一点都没踏到地面一步？你连拉尿都在马车上？我就不信天下有这种事？你憋得住两天不小便？好厉害的功夫哇！”

“哈哈……”阿三、阿四、小丁和小七都窃笑起来。

陆伯欣怒道：“杨小邪，这是老夫私事，你管得着？”

小邪笑道：“陆伯欣我本来在客栈看到你时，就觉得你又要干坏事，现在才知道你已经干了，别忘了我是谁呀？”

陆伯欣还真沉得住气，他笑道：“谁不知道我们两个有解不完的仇，仇人用计来陷害仇人，这本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我不必怕，何况我昨天一直和王影王大侠在一起。”

小邪斜睨道：“真的吗？可惜泰山到这里只要一个时辰，再快一点就不用一个时辰。你亥时才和他在一起，其他时间你到哪里去呢？这件事情我管定了。”他已有八成把握是陆伯欣干的。

陆伯欣惊愕不已，深吸一口气道：“捉贼捉赃，凭你片面之词，你能把我怎么样？何况我又没有劫镖，我又何惧于你？”

蓦地——

门外有人叫道：“梁知弃你给我出来！如果你不出来就砸了威武镖局！”

梁知弃闻言大惊失色，立即闪身掠往大门，启开大门一看。

只见几个年约五旬黑衣人抬着一名老人站在门口。

梁知弃问道：“你们是在找我？”

一名黑衣人道：“你认识这位吗？”他将手中那名老人摔在地上，而那老人一动不动，敢情早就死了。

梁知弃一看大惊道：“你们是为了玉观音而来的？”

那名黑衣人道：“正是，这老头偷了我们的玉观音送到这里来，你快拿出来，否则我要你们威武镖局死得精光。”

梁知弃面有难色道：“这尊玉观音在昨天被人劫走了。”

黑衣人怒道：“你骗谁？他妈的梁知弃，你再给我打迷糊，老夫劈了你！”手一伸就要欺身而上。梁知弃大惊正要出手封住黑衣人之攻势，蓦地——

“住手！”小邪已奔出来挡在黑衣人前面。

黑衣人惊叫道：“杨小邪？”

小邪笑道：“不错，你们还好吧？”

黑衣人有点怯意道：“杨小邪你这是不想活命了？”

小邪笑道：“活当然是要活，你不用担心我活不活，去告诉江振武说镖货在我手中，三天后叫他来拿。”

黑衣人咬咬嘴唇，不久他道：“好！我们三天后再来，走！”手一挥，九名黑衣人返身往街尾奔。

梁知弃奇道：“杨少侠你认识他们？”

小邪道：“不但认识，而且还是生死之交。”

“生死之交？”

“是他们要我的命，我却要他们的命。”

梁知弃恍然大悟道：“原来如此，但三天后你又如何？”

小邪笑道：“三天后再说，我们先将这尸体搬进去研究一下。”

梁知弃点头挟起老人尸首走进大厅。

小丁见状叫道：“小邪你又杀了人？”

小邪笑道：“我这次是替人收尸。”

小丁这才浅颦一笑，报以错怪之眼神。

阿三道：“这人是谁？”

小邪道：“我不晓得，我想查他的死因。”

梁知弃道：“杨少侠，这老人好像是被重手法打死的。”

陆伯欣亦走上来看看尸体，他道：“这人是被震断心脉而死。”

小邪笑了笑：“陆伯欣你不妨打开他胸脯，看看是什么死因。”陆伯欣心想：“我为什么要听你的？”他瞪了小邪一眼没有行动。

梁知弃道：“我来看看！”他打开那老人胸口，只见一朱红色掌印映入众人眼中。

众人一看大吃一惊，皆相对愕然。

梁知弃喃喃道：“朱砂掌！怎么会呢？”

陆伯欣道：“好厉害的朱砂掌，一掌毙命，是谁有这等功力？”王影道：“朱砂掌已失传将近两百年，怎么又突然出现在这里？真不可思议。”

小邪笑得很开心，他笑道：“原来是同行，奶奶的，我终于想通了。”

梁知弃奇道：“杨少侠你知道这朱砂掌的事么？”

小邪道：“我不知道，不过这使朱砂掌的人，一定是这位老人的上司。”

梁知弃问道：“怎么说？”

小邪道：“是刚才那黑衣人说的，他说这老人偷了他们上司的东西，这已很明显了。”

梁知弃点头道：“这位上司是谁呢？”

小邪笑道：“梁局主，我们别管这些，我们只要将失镖找回来就成了。”

梁知弃这才想到自己事情尚未办妥，他苦笑道：“老夫差点忘了，唉！事情一件又一件的来，使得我有点受不了。”

小邪笑道：“总会有结束的，等雨停了我们再说，现在你可要替我们准备房间住上三天，反正三天一过还找不出镖货，我也只好走啦！”

梁知弃随即笑道：“我这就吩咐下人准备客房，这具尸体将如何处置？”

小邪道：“很简单，埋了，一切都没事。”他说得很干脆。

梁知弃点头道：“如此甚好，小兄弟……”

小邪伸手阻止道：“梁局主，今天就到此为止，明天我们再聊，也许明天雨就停了，要办事也容易得多。”

梁知弃心想：“也好，反正自己束手无策，老天将杨小邪送来，那再好不过。”他道：“那请少侠随老夫到后厢房，老夫为你们准备衣服，以便将淋湿之衣襟更换，免得着凉。”

小邪笑道：“随便啦！我们通吃帮个个如石头狗，硬得很哪！”

“哈哈……”众人大笑，只有陆伯欣暗自担心，笑得很勉强。

西厢房很大，小邪他们同住靠左那间客房，小丁另住在隔壁，陆伯欣和王影住在东厢房。以免仇人见面。

房里除了床铺外，还摆有黑色桧木大圆桌及木雕红桧凳子，桌上置有黄彩釉茶具二组，精致异常，靠在墙边放着四张太师椅，椅和椅之间夹着几张小茶几，居中茶几大了点，上面置有花瓶，现正插着几株紫菊。

紫菊有半开，有全开，有含苞者，似在展露那生命之芬芳，又似在享受人间温馨，不论人世如何变化，花儿依样是花儿，纵使它已被摘下，纵使它已知将结束短暂之生命，它还是没忘记吐露着它那芬芳美丽的笑靥。

小邪此时望着那盆紫菊，状似陶醉，又像迷惘，总之他很沉静。

小丁已走进来，她见到小邪一反常态地如此安静，轻步走过去道：“小

邪你想通了吗？”她知道小邪正利用智慧连接这一些似有似无之线索。

小邪颌首道：“我在想陆伯欣他所为何来。”

小丁道：“坐下来我们大家聊聊。”她拉着小邪坐在桌前。小邪喝口茶，举目巡视众人，他笑道：“你们猜，陆伯欣是否和黑巾杀手有关？”

阿三笑道：“有关！一定有关。”

小邪道：“你说说看为什么？”

阿三道：“因为小邪帮主说有关系，就是有关系，嘻嘻！”他已尴尬笑着。

阿四也笑道：“我也认为有关系，理由也和阿三一样。”

小邪笑骂道：“混蛋哪！你们这不是白说吗？”

阿三笑道：“不说白不说，说了不白说。”

小邪道：“好吧，我们言归……正经话。”他瞟了小丁一眼。

小丁会意笑道：“言归正传。”

上邪笑道：“斗侠，斗侠（多谢）！”

小丁不懂地望着阿三。

阿三笑道：“斗侠就是谢谢的意思，闽南话，学着点‘蓝龟蒸蒜’哈哈……”他狂笑起来。

“啪！”小丁打了阿三一个响头笑道：“子不教，师之情，该打！呵呵……”

小邪笑道：“想不到我的三绝小丁也学会了，光喝酒不拉……”

“小邪！”小丁截口道：“小邪你再说粗话，我……你知不知道我是女人？”说着已粉腮泛红困窘非常。

理光头，打响头，搥嘴巴是小邪的三绝招。

小邪笑道：“好吧！言归正……传，你们知不知道刚才来找梁局主的那些黑衣人是谁？”

小丁道：“你不是说他们是黑巾杀手吗？”

小邪道：“没错，你们有无感觉到奇怪，为什么最近黑巾杀手很少出现，而且又没找我麻烦？像刚才黑巾杀手看到我还吓了一跳，这本不是他们的本性。”

阿三道：“很简单，他们怕你，因为你的武功太高，他们杀不了你。”

小邪摇头道：“不对，我武功并不能胜过他们，每次我都是硬拚地逃出来，何况我又知道他们不少秘密，他们不可能放过我。”

小丁道：“会不会他们另有其他事情要做，而这件事比杀你来得重要多了？”

小邪点头道：“有这个可能，我在想的就是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事使黑巾杀手改变方向，甚至于他们还有点紧张。”

阿三得意道：“天下除了一人外，没人会知道这个秘密。”

小邪急道：“谁？”

阿三神气道：“我，只有我知道。”

小邪笑道：“你说说看。”

阿三道：“黑巾杀手为的是玉观音，这尊武林至宝玉观音。”

“玉观音？”大家异口同声叫起来。

阿三耸着肩笑道：“对了吧！倒茶——”

阿四马上叫道：“来啦！”提起茶壶谨慎地将杯子倒满。

阿三神气活现地喝口茶，“哈——”他继续道：“三百年前有位武林盟

主外号就叫玉观音，一手观音掌打遍天下无敌手，武林同道都想学他的绝学，千方百计想要弄到手，而这位玉观音又不愿意得罪任何人，所以他没收一位徒弟，然而他年事已高，自觉已不久人世，他才想到一种方法，就是将毕生所学的武功牵连到这尊玉观音上；我所以说牵连二字，就是说，那老前辈说不定将武功心法刻在玉观音上，也可能将武功秘籍藏在某个地方，将那地方刻在玉观音上，或者另有其他方法。后来这位前辈死了，这尊观音像就沦落江湖，也因此江湖引起一连串的大风暴，奇怪的是这玉观音已失踪了将近五十年，怎么又出现了？”

小邪道：“很简单，因为这尊玉观音被某人得去，结果又被别人再偷出来，两者之间保管者可能就是黑巾使者，偷盗者就是刚才死在外面那位老人。”

小丁恍然道：“原来如此，难怪黑巾杀手收敛多了。”

小邪摇头道：“阿三所说的可能是这一两天的事，真正的原因恐怕不是如此。”

阿三奇道：“难道还有其他原因？”

小邪道：“有，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那玉观音到底在谁的手中？”

小丁道：“不是在黑巾使者的手中吗？”

小邪点头道：“这可能性相当大，八九是不离十了，现在你们再想想，这观音像在他手中已经有多久时间？”

众人沉思良久皆表示不知。

小邪道：“我以为自三、四十年前就落入他手中，理由是江湖无动也生风；如果黑巾杀手在最近才得到这尊玉观音的话，他必定是从别人手中得来，而那个人的武功一定很高强，否则他不会抢到这尊玉观音，也就是说那个人在武林也一定有一席之地，如果这样的人无故被杀，或者他失去了玉观音，你们想这消息能学过江湖人之耳目吗？”

阿三道：“不太可能，最少有一点点风声传出。”

上邪道：“有可能也是很少，但最重要一点是那偷东西的老人。”

“老人？”众人不解。

小邪笑道：“这更能证明玉观音老早就在黑巾杀手的手里。”

小丁问道：“这黑衣人一定是黑巾使者的亲信，你们想，像黑巾使者这种枭雄，他会随便将一个只认识两三天或一两年的人推为心腹吗？”

阿三道：“不可能。”

小邪道：“根本就不可能。”

小丁问道：“小邪你怎么知道这黑衣人是黑巾使者的亲信？”

小邪道：“如果他不是亲信就不可能知道玉观音这件事，更不可能把它偷出来。”

众人点头认为小邪说得很有道理。

小邪道：“你们也想想，这黑巾使者老谋深算，他会将得到玉观音的消息告诉任何人吗？不会对不对？既然不会他一定会藏得很好，而且尽量封锁消息，可是后来他还是让人知道了。”

小丁道：“这又为什么？”

小邪喝口茶，伸伸懒腰才继续道：“这可分为两点：第一，是黑巾使者在不知不觉中露了尾巴；第二，那老人从开始就知道这玉观音在黑巾使者的手中。而这两点都要很长的一段时间，也许十年、二十年或三十年，黑巾使

者从严密地保护，一直到疏忽地泄密，以及老人从卧底到取得玉观音，哪一项不需要时间？这证明玉观音的确在黑巾使者手中不少时间。我说了这么多废话也只是要证明这一点。”

阿三道：“既然如此，这又和追杀你有什么关系？”

小邪笑道：“有，如果玉观音一开始就在黑巾使者手中，而这项推断成立的话，那他到前几天为止就不会为这件事操心，他也不会为玉观音而停止追杀我。所以你的推断不大正确。”

阿三一想到自己的推断被推翻，有点失望道：“那他们又是为了什么不追杀你？”

小邪道：“有许多可能，例如说我在开封已经挑了他们一个分坛，在青阳镇附近杀他们不少人，还炸伤了武痴，再来就是沉魂谷夺宝时炸死了他们好几百名杀手，而使他们元气大伤，不得不退一步保存力量，等元气恢复再说，最有可能的也是出现在这位黑衣老人身上。”

小丁茫然道：“为什么？怎么事情这么多？我都有点迷糊混沌了。”

现在除了小邪清醒外，其他的人都洞涂得很。不，还有一人是清醒的——小七，因为他从头一开始根本就听不懂小邪在说什么？只要人家笑，他就笑，他笑得相当清醒，一点也不含糊。

小邪望着小七笑道：“只有小七知道为什么，你们看他笑得多开心？”

“小七？真的？”小丁，阿三、阿四紧张地转向小七，希望能得到答案。

小七答道：“我那个我……嘻嘻……”他傻笑着。

小丁这才知道受骗，哑然一笑，叫道：“小邪快说，精彩的地方怎么可以不说呢？快说！”

小邪笑道：“以后要听故事先缴银子，还要替我捶背，快！”

阿三立即替小邪按摩。

不久小邪才继续道：“你们想想，这黑衣老头为什么敢背叛那个天杀的黑巾使者？”

“为什么？”小丁问道。

小邪道：“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一定有另一个靠山，而那靠山势力可能不低于黑巾杀手，或者他们无惧于黑巾杀手，也可以说那靠山在数十年前就存在了，他们三、四十年前就派这位黑衣老人去卧底，我的推断还算合理吧？”

小丁点头道：“原来如此，难怪黑巾杀手会收敛江湖。”

小邪道：“你们可曾还记得在开封灵感塔前，黑巾杀手竟有两派，而后来那一派只有十个人就敌得上黑巾杀手数十个，可见后来那派强得多了。”

小丁道：“你是说这位黑衣老人是另外那十名杀手的人？”

小邪颌首笑道：“五分五分，也许另外又有一股力量。”

阿三道：“哪一股？”

小邪道：“这就要问梁知弃要将这玉观音送到哪里去了。”

小丁道：“你是想到那边摸底？”

小邪点头道：“不错，最好能够连上一点线索，现在我们来谈谈朱砂掌，阿三，看你的啦！”

阿三笑道：“小邪帮主我还是有用嘛！”他得意地望着大家道：“朱砂掌是塞外拉萨教的独门功夫，但近一两百年已经没有人练成，想不到现在又出现了。”

小邪大惊道：“塞外拉萨教？那学这朱砂掌要什么条件？学成以后有什么特征？”

阿三道：“拉萨教像我们中原的佛教一样，信奉的人很多，只有拉萨法师有机会学，因为这门功夫须要有相当内力和定力才能学成，学成之后没什么特征。”

小邪问道：“能不能娶妻生子？我是说是否要以童子之身来练？”

阿三摇头道：“这我就不晓得，因为朱砂掌已失传近二百年了。”

小邪稍微放心道：“我以前在飞龙堡也见过这种掌法，而且是在第一位韦亦玄身上，刚才在大厅上我说知道这种朱砂掌，就是从韦亦玄身上得来，那掌是黑巾使者所打的，还好你没说练这门功夫要童子之身，否则我又得从头开始慢慢摸索。”

阿三奇道：“小邪帮主你看过黑巾使者的真面目？”

小邪嗯了一声道：“他就是中原三秀之一的美髯秀士江振武，我在青阳镇附近和他厮杀一阵，所以才知道这秘密。”小丁叫道：“又是中原三秀，我们将这消息公诸天下，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小邪笑道：“人家是正派人士，我们乱说出口，别人可拿我们当作疯子，就像现在这个陆伯欣，没有证据我也没办法，虽然我敢动他，而这只能伤害他的人，无法将他的假面具拆下。”

小丁道：“所以你才说陆伯欣和黑巾杀手有关？”

小邪点头道：“如果陆伯欣和黑巾杀手无关，他不会冒着下雨天跑到这里，他也不会知道玉观音这回事了。”

小丁道：“也许真的是巧合。”

小邪笑道：“如果是巧合，他又何必撒谎，他明明换了衣服却说没换，而且他一直强调昨天和王影在一起，这不是欲盖弥彰吗？”

阿三道：“现在我们要如何做？”

小邪道：“等雨停了或等到明天，我们开始探线索，因为陆伯欣的出现，使我觉得信心十足，诗口口！”他大拍胸脯表示胜算在握。

小丁又问道：“那位王影先生又是怎么一回事？”

小邪道：“巧合，我认为他是巧合。”

小丁道：“怎么说？”

小邪道：“因为是陆伯欣找他，而不是他找陆伯欣。”

小丁奇道：“这有何不同？”

小邪道：“有，如果陆伯欣约他来济南城，王影不会说是在客栈碰到的，而且陆伯欣也不会让他如此说，懂了吗？这是巧合。”

小丁不解道：“陆伯欣为什么一定要找他？”

小邪道：“这没有一定要这三字，因为陆伯欣如果没碰上王影，他还是会找一个人作伴前来威武镖局，以证明他昨天晚上不在场，而碰上王影，更是适合了他的人选，这不是更好吗？”

小丁道：“小邪你有没有把握找到玉观音和那些镖银？”

小邪点头笑道：“有把握，因为他们一定在泰山附近。”

阿三问道：“为什么？”

小邪笑道：“因为这件事牵涉了黑巾杀手，你们想想，黑巾杀手势力遍布全中原，他们手中的东西竟有人敢劫，那人胆子可不小。”

小丁道：“你是说那人就是陆伯欣？”

小邪道：“不一定，只有七分可能，但我保证劫走这样东西的人，一定知道玉观音是黑巾使者的，他敢明目张胆地带走吗？何况黑巾使者一发现遗失了玉观音，一定会下令部下全力追查，说不定这济南城四周早已布满黑巾杀手了。”

阿三道：“也有可能是另外一股势力的人劫走。”

小邪道：“是有这个可能，但他们劫了镖也没有运走。”

小丁问道：“为什么？”

小邪道：“这批货，黑巾杀手势在必得，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黑巾杀手必定倾巢而出，而事实上黑巾杀手并没发现可疑的事情，也就是说，镖是在泰山附近丢掉的，东西也在那边，我们将泰山附近当作一个圆形脸盆。”他用手指沾点茶水，在桌上划个圆圈继续道：“不管这脸盆有多大，我们假定脸盆四周已围满了黑巾杀手，只要有人爬出脸盆，一定无法逃过黑巾杀手的眼线，然而黑巾杀手并没有找到玉观音，否则他们也不会抓着这老头来要东西，况且这老头来得急，被捉也急，人家找上门来也急，可见黑巾使者有多急，他一急，他的部下更急，哪一个敢放松，哪一个准掉头。”

阿三仍然有点不服，他又问道：“也许劫镖的人化整为零。”

小邪白了他一眼叫道：“你真会钻牛角尖，我问你，玉观音有多大？”

阿三道：“这……大约有一尺余。”

小邪道：“那些镖银有多少？有几箱？”

阿三道：“十几万两，约有四、五箱。”

小邪道：“这就是了，如果要化整为零，至少要十几个人，这些时间来得及吗？从昨天到今天早上还不到四个对时，黑巾杀手已找上门来，就算对方化装成老百姓，推棺材、拉马车，试问老阿三，在晚上出现这些人你不起疑心吗？只要一使人起疑心，他就带不走玉观音了，真是！”啪的一声，他又打阿三一个响头。

阿三摸摸光头苦笑道：“反正我问你什么，你都有理由，而且推断得像在讲故事，我听得舒服，来！麻少疾！”他已替小邪按摩。

阿四憋了老半天，终于轮到他开口了，他冷冷道：“讲完了吧？”他抿着嘴，好像人家欠他钱而要不出来似的，丑死了。

小邪见状轻笑道：“讲完了。”

阿四道：“讲完了！”他瞪了众人一眼突然大叫道：“讲完了快鼓掌啊！快！哈哈……”

“哈哈……”众人昂头大笑，掌声啪啪作响。

残夜雨冬，万籁潇索，路犬哀鸣，阴风呼号，窗牖啪啪啦轻响。天，无数之泪水流不尽；地，无涯之凄凉承不住，已斑剥不堪。

夜，终究是夜，它会过去的。”

雨，依然是雨，它会停止的。

黎明曙光已露，夜也走了，雨也飘飞了，大地不再悲泣，正吐露洒脱之清新柔雾。

不用说，今天一定是个晴朗的天气。

一大早。

小丁就在敲门，她叫道：“小邪起床啦！雨停了！”岂知小邪早就起来，小邪叫道：“门岂是可以乱敲？下次要先问我醒了没有再敲，我早就起来啦！”

小丁叫道：“那你快一点，梁局主在等我们一起吃饭，快点嘛！”

“来啦！不要急，吃饭千年事，急不得，慢慢来！”

小邪他们已往饭厅走去。

不久大家已用膳完毕回到大厅。

梁知弃心中甚快慰道：“杨少侠，今天天气真好，我想一定有所收获。”

小邪笑道：“应该的，老天有眼明……哎呀杀猪拔毛！”说完已呵呵直笑。

“哈哈……”众人也笑起来。

小丁会心一笑，她知道小邪要说“老天有眼，明察秋毫”但他说不出来，只好乱凑，基于上次人多面小丁一开口纠正，结果讨了一顿骂，所以她现在也不敢乱说，尤其是在多人面前，更应该替通吃帮主保留一点颜面。

小邪笑得很开心，他觉得杀猪拔毛也很不错，杀陆伯欣，拔他的毛。

阿三笑道：“小邪帮主，我看还是一只白猪哪！”

“哈哈……”通吃帮弟兄笑得更开心。而陆伯欣知道他们是在骂自己，但也干笑几声以免有失正派人士应有之风度。

梁知弃和梁曲之心事重重，笑得不甚自然。

梁曲之拱手向阿三道歉，他道：“对不起兄台，小弟昨天实在冒失。”

阿三笑道：“算啦，我们都是一家人，寡人赐你无罪！嘻嘻……”他偷瞟小邪一眼，想要知道自己做得合不合小邪的意思。

小邪直笑着没有说话。梁曲之笑道：“多谢兄台原谅，在下……”

小邪截口笑道：“不必这么多在下，时间重要，一切从简。要来长的以后再来。”

梁曲之有点困窘，苦笑一声，拱手站立一边不再道歉。他有点惧怕小邪之行径。

小邪道：“局主你叫总镖头带我们上路吧！”

梁知弃道：“如此甚好，但不知陆兄和王兄……”

王影道：“梁局主，老夫想早点回武当，故而不与你同行。”

梁知弃道：“也好，局里正有事，我也不强留，下次有空欢迎王兄再来。”

王影拱手笑道：“一定，一定，那老夫告辞了。”他告辞大家，返身独自离去。

梁知弃道：“陆兄你呢？”

陆伯欣笑道：“杨小邪说我涉嫌，我当然要跟去看看啦！”

小邪望着他哧哧笑道：“陆伯欣你倒真沉得住气，你不怕现场会留下你的脚印？”

陆伯欣笑道：“我哪有这份功力？如果有，那我可真的天下第一了。”

如果在倾盆大雨留下的脚印，到现在还有，那这份功力是天下第一而当之无愧。

小邪笑道：“也许你深藏不露也说不定，好吧，梁局主我们可以出发了。”

梁知弃要欧上行带路，一行数人已往失镖地点行去。

三柱香一过，众人已到泰山脚下。

欧上行看看地形，又领他们往一条小径走去。

约过盏茶工夫，欧上行叫道：“就在这里失镖。”

这里四周种满相思树及松树，其他就是一大片齐胸野草，小径就在野草中蜿蜒穿过约有三尺宽。也许时常有人行走，故而小径已不再长草，一片黄

色泥泞，水渍遍野。

欧上行走至失镖地点，他道：“我当时躺在这里。”他指着一堆小草。

小邪走过去看看道：“茅草是有被压过的痕迹，不过已是没什么用处。”

欧上行道：“我们一来到这里就不知不觉中地昏迷，好像是中了迷药。”

小邪问道：“你们失镖的时间是何时？”

欧上行道：“可能在戌时左右，因为我们是在酉时发现有人跟踪，所以才走小道。”

小邪瞟了陆伯欣一眼轻笑道：“戌时，很好！你们一共用几口箱子？”

欧上行道：“四口大箱子，六名镖师。”

“四口大箱子……六名镖师……”小邪搓搓鼻子随即道：“有多少银子？”

欧上行道：“我不晓得。”

梁知弃道：“一万两黄金，约值十余万两银子。”

小邪奇道：“这很怪嘛！镖车怎么不见了？”

欧上行道：“可能车、银一起被劫走。”

小邪点头道：“也有可能，单轮车很轻便，这要比用扛的来得省力。”他找了许久，找不出一点线索，有点失望道：“梁局主我们分开来找方圆十里区域，看有无任何蛛丝马迹，一小时后回到这里。”

“好吧！”梁知弃说完已往东方奔去。

陆伯欣和梁曲之掠向西边。

欧上行往南。小邪见他们走了才道：“我们休息一下。”

小丁道：“小邪你不到北方找找？”

小邪道：“这里都还没找完，找什么北方？”

阿三望着四周叫道：“一片草原，除了这条小径，还有什么可以找的？”

小邪笑道：“看我的，小七你过来。”

小七笑道：“恨号、恨号（很好）！”他昂着头走过去。

小邪道：“听他们说劫镖之人是用迷药，我想在大雨中敢用迷药，这表示迷药有点不怕水，你找找看是否真有这回事？”

小七笑道：“死鸡（是极）。”他立即利用本身追寻的本能，采集许多野草，一一辨别，看是否能找到一些线索。

小丁见状才明白，她笑道：“小邪原来你有意支开他们，你好坏！”

小邪轻笑道：“对付陆伯欣，不使点诈也制服不了他。”

不久，小七拿着一片茅草叫道：“小些（邪），油了（有了）！”手指沾着茅草上面水珠，得意地笑着。

小邪目光一亮问道：“是不是真有迷药？这迷药厉不厉害？”小七点头道：“厉海（厉害）！”

小邪又道：“你能记住这种味道吗？”

小七道：“冷（能）。”

小邪笑道：“冷就好！呵呵……”

就在此时，欧上行已奔回来高兴叫道：“杨小邪我发现镖车了，在一山谷里面。”

“真的？我们快走！”

众人已往南方掠去。

奔至一山谷，欧上行停下来喘口气，指着山谷下面道：“镖车在下面。”

山谷十余丈深，底下依稀可见镖车骨骸，但已被砸得稀烂。

小邪纵身谷底，检查良久才跃上来。

欧上行急道：“有无线索？”小邪摇头道：“没有，只是一堆烂木材，我们回去吧。”

众人又掠往原地。

这一回来，梁知弃和陆伯欣他们已经在原地等候了。

梁知弃道：“杨少侠可有收获？”

小邪点头道：“镖车，在山谷底下。”

梁知弃大喜道：“那镖银呢？”

小邪道：“镖银不在，镖车已经被砸得稀烂，你们有发现线索吗？”

梁知弃摇头，梁曲之也说没有。

小邪有点失望道：“好吧！再找下去也没什么结果，欧总镖头你不妨再带他们去看一遍，看完后就回镖局等我，我想从头再找找看，晚上我们再会合。”转向梁知弃，他道：“梁局主你觉得这样好不好？”

梁知弃叹口气道：“也只有如此了，老夫去看看镖车也好。”

欧上行又领着梁知弃他们奔往山谷。

陆伯欣还回过头来，对着小邪得意地一笑。

小邪见到他这种奸笑就有气，怒骂道：“黑皮奶奶我要剥了你的皮！”抓起地上泥巴丢向陆伯欣。

但是泥巴松软借力不得，“叭！”一声，人没丢中，却溅得阿三、阿四两个变成“花和尚”。

阿三苦笑道：“小邪帮主你丢错人啦！”

小邪见没丢到陆伯欣已是一肚子气，现在正好发在阿三头上，他骂道：“错什么错？错错对，你懂不懂？丢就丢！”他又抓起泥巴丢往阿三。阿三不甘示弱，出手反击，这一甩，连小丁，小七也丢上了。

小丁惊叫一声，抹着脸大叫道：“阿三你好可恶！”她也抓起泥巴，见到人就丢。

“哇呜！死小丁，你丢到我啦！”小邪闪避不及已被打了一个大花脸，他立即双手捧着泥巴追向大家叫道：“有胆别跑！”“啪！”他已大笑起来，“不妙！快逃！”小邪见众人已反攻，拔腿就跑。

霎时乱成一团。

“哈哈！中了！”

“哇！我的脸！大麻花！嘻嘻！”

“看蛋！给小丁吃！哈……”

“你想逃？没那么容易！”

“哇！好痛啊！”

“快捉住小邪，用灌的！”

“放手啊！犯规！犯规！”

“有胆再过来……”

“哈哈！你是哪里来的土蕃？”

“咦？小邪不见了……”

“呜哇！小邪你怎么塞我鼻孔……”

“快快快！别让小丁跑了！哈哈……”

通吃帮弟兄立时扭成一堆，打起泥巴战，每人都平分秋色，个个大麻花

脸，尤其是小邪在寡不敌众下，最是狼狈。阿三也差不到哪里去。阿四则不时摔倒哎唷、哎唷叫个不停。小丁比较聪明躲在树后，但也浑身泥巴。小七好像在跑步，东转西转，有点像是在跳舞。

这已不是查案，而是小孩在打泥仗，乱得很。

“哎唷！哇！”小邪又被阿三打中右颊上的“包子”，立身不稳摔在地上，这一摔，小邪突然眼睛一亮，心灵已想到什么似的。“停——”小邪大吼出口。

终于大家挂出免战牌，大呼累得紧，又不时指着对方哧哧笑着。

小邪慢慢爬起来捂着右颊，苦笑不已，他是最惨的一个。

小丁笑道：“小邪你的包子又大了不少，呵呵……”她掩口而笑。

小邪叫道：“你也想要是不是！”一纵身，抱住小丁，手上泥巴往小丁脸上抹去。“哇！你放手啊！哇呜！”小丁惨叫，但小邪并没有放手，抹了一下才哈哈大笑道：“黑美人哪！请用我的仙女牌化妆品，哈哈……”

“放手！小邪！哇呜！快放手！我不用！”小丁猛扭猛叫，挣扎的结果还是用了“仙女牌”化妆品，成了一位黑美人。“哈哈……”众人又笑起来，真是乌龟笑大鳖。

良久，小邪也已累得坐下来，他笑道：“我找到啦！我已经知道镖银放在哪里。”

他这么一说，众人大惊齐叫道：“真的？”

小邪哧哧笑道：“当然是真的，否则我们这泥巴白涂了。”阿三急道：“在哪里？你怎么知道？”

小邪笑道：“在皇帝的头顶上，五大夫松的肚子里，奶奶的，我早该想到了，哈哈……”他又得意地笑起来。

小丁抹掉“面霜”问道：“为什么会在五大夫松的肚子里？”

小邪指着右脸肿胀如包子的脸颊道：“你看，这就是证据。”他又指着南方道：“你们看，南方正是通往五大夫松的路，镖车也摔在南方山谷，这也是一项证明，走吧！做皇帝去！奶奶的，我不做，老天硬要我做，这可应了周八伯的算命术！我天生在朝是帝王相哪，哈哈……”

小丁茫然道：“我还是不懂。”小邪神秘一笑道：“不懂，等到了五大夫松你就懂了，走吧！皇帝就快当上啦！”

五大夫松依然矗立挺拔，昨日那场雨淋得苍松更显出盎然之坚贞生命力。

一个对时后，小邪他们已到此。

小邪望着这五棵大松树，心头高兴不已，他笑道：“这五棵大松树好像我们五个人……这样好了，我们来比赛爬树，看谁爬得高，谁就当老大，怎么样？”他很有兴趣地望着大家。

“好哇！”阿三乐得合不了口，他大叫道：“我一定是老大，呵呵，这下帮主该换我当了吧！”

小丁有点羞涩道：“小邪，我不玩。”

小邪叫道：“怎么可以不玩？这是争老大，你不玩那以后你就专门洗尿垫子。”

小丁奇道：“尿垫子是……”她脸一红叫道：“死小邪你又……好，我爬！以后老大可以管大家对不对？”

小邪得意道：“当然！而且还可以吃双份，不必走路，有人捶背……哇！反正老大可以为所欲为，大家都得听他的。”

小丁叫道：“这不公平，小邪你要让我们大家十丈，要让我二十丈，否则我们一定输你，谁不知道你的武功最高。”

“这……”小邪望了五棵松树一眼，灵光一闪，已大方道：“小意思，我让你们一半好啦！等小丁离树顶十丈的时候，我再爬，这样够慷慨了吧！”

“好也！小邪输定啦！”众人高兴拍手叫着。

小邪抽出匕首丢给小丁，他道：“小丁你用这个爬得更快，看谁洗尿垫子。”

小丁娇笑道：“你可不准赖！”“大丈夫一言九只脚！”小邪叫道：“不准赖，谁要是赖，谁就是王八，我们击掌为信。”

“啪啪……”五人笑哈哈地互击手掌。

小邪看看树梢，随后叫道：“阿三你到左边，那棵比较小，比较好爬。”

阿三心中一乐立即叫道：“没问题，我这就去！”他已笑嘻嘻地走过去抱住大松树，深怕被人抢走似的，心中无限感激小邪。

小丁急道：“那我呢？”

小邪哧哧笑道：“反正你要到树上我才能爬，大小又有啥关系？你就找第二大棵的好了。”他指着第二大那棵古松又道：“那棵不是很好爬吗？而且我又给了你匕首，你再输的话，这一辈子你可洗定了。”

小丁心想：“我就不信十丈会比不过你的五六十丈？”她点头道：“好，我就爬那棵。”她已走过去。

小邪转向小七，他道：“小七你身体大，爬第三小那棵。”

阿四笑道：“我爬第四小的，嘻嘻！小邪帮主你小心啦！”

小七和阿四也走到松树前抱着大松。

小邪这时才叫道：“我再说一遍，谁爬得最高，谁就当老大，大家听到没有？”

“有！”众人齐道。

小邪哧哧笑道：“我怕你们耍赖，所以要你们自己亲口说一遍，开始！”

“谁爬得最高，谁就是老大！”众人念一遍。

小邪点着头已露出习惯的笑容，他道：“现在小丁你先上去。”

小丁很高兴地往上爬，直到二十丈，她才道：“好啦！”

小邪笑道：“阿三你们也爬十丈吧！”阿三、阿四、小七很快地爬高十丈。

小邪见他们兴高采烈之神情，心中暗自好笑道：“就是你们爬上顶端，你们也赢不了我，奶奶的，都是一些笨猪！”他叫道：“我丢树枝，等树枝落地，大家就开始爬！知道吗？”

“没问题！”众人有心一试。

小邪捡起地上枯枝往上一丢，等树枝落地，他大叫道：“开始！”

小丁匕首一刺，一带，有如出弦之箭，奇快无比地往树顶冲去。

小七雄臂抱树，双腿直蹬，有如蛤蟆跳水般地直蹿树顶。

阿四手脚不时交换，又如千手蜈蚣盘旋而上，这正是少林七十二绝技之一的“蜈蚣臂”。

阿三用的是“大力金刚指”，十指尽入树枝，身形像灵猿般直跃顶端。

他们有一个共同点——拼力、拼命、拼速度。

小邪在下面看得捧腹哈哈大笑。

“小邪——我到啦——”小丁在树尖高兴叫着，她第一个到达顶端。

“我是老二，不用洗尿垫子。”阿三也到了。

阿四、小七也都到了，他们都高兴地往下看。

“小邪——你输啦——”小丁叫着。

小邪笑道：“你们都到了是不是？换我啦！呵呵……”他慢慢爬，足足花了半刻钟才到树顶，他道：“各位现在谁是老大？”他笑得很开心。

小丁娇笑道：“当然是我啦！我第一个到的。”

小邪笑道：“喂！你们大家再念一遍，我刚才说怎样才算老大？”众人齐道：“谁爬得最高，谁就是老大，不用洗尿垫子。”

小邪耸着肩哧哧笑道：“现在我问你们，谁最高呢？”他坐下来跟大家说话。

原来他这棵树最大，也长得最高，他当然是老大了。

众人一听傻了眼，小丁更是翘着嘴，到口的老大又飞了。

阿三急叫道：“不算，不算！小邪帮主你使诈，找了一棵最小的让我爬，我再怎么爬也高不过你，我不干了，我宁愿当王八！”他那棵最小，也长得最矮，他是最末一个，老五。

小邪笑道：“你不干老五也可以，王八一样要洗尿垫子，呵呵……”

阿三苦笑道：“早知道如此，也找棵大的！”

小邪得意笑道：“你们也不想想以前刘备和张飞、关公是如何结拜的？当年刘备还不是一样抱大树？下次有人找你们结拜，别忘了找大棵的准没错，哈哈……”

众人哑口无言，他们觉得小邪就是小邪，这个夸吃得没话说。

小丁窘笑道：“小邪，老二不洗……那个吧？”

小邪道：“老二洗我的就可以，哈哈……”他已昂头大笑。

小丁羞涩困窘得无地可容。

小邪笑够了才道：“排名也排好了，你们大家到我这棵树，你们就会发现镖银已在这里。”他指着大树中空底下。

小丁叫道：“真的在那里面？”她有点惊奇。

小邪笑道：“过来就知道，快点！”

四人立即跃回地面，重新爬上小邪那棵大松树。不久他们已到顶端。

小邪道：“这千年老树中间都是空心，刚好被歹徒利用了，我们下去看看，一定错不了。”说完他已翻身跃入树心底部。四人随即顺序跳入树心。

果然树心里面各放了四口大箱子，及一口小木箱，木箱上还连有长索，想必是歹徒怕丢下来会摔坏，故而用绳索吊下来。

小丁见状惊叫道：“这是怎么回事？镖银真的在这里，好棒哪！”她直拍着手。

小邪指着面颊笑道：“这都是我这个包子带来的运气。”

阿三问道：“大神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小邪笑道：“很简单，我在这里摔了一跤，在镖银被劫的地点也摔了一跤，就这样连上了。”

小丁道：“这和摔跤有何关系，你胡……”她本想说胡扯，但事实已摆在眼前，这证明小邪并非胡扯，她才煞住没说出口。

小邪笑道：“我在这里摔一跤，是踩到泥巴，在那边也是泥巴，又和这

里的泥巴不一样，我早就该想到这点，可惜被皇帝冲昏了头。”

小丁奇道：“这里的泥巴有什么不同？”

小邪道：“因为这里的泥巴在树枝上，我是要跃上树枝，才踩到泥巴摔了下来，当时我没那么细心，才没发现在这两天里，树上怎么会有泥巴，如果有，也早就被雨水洗刷干净，我们上来时就已看不见昨天的泥巴了，这表示那些泥巴是新沾上的，而且还是在我来之前不到一刻钟，那时正好是戌时末，也就是镖银被劫的时间，这一拉一扯通通连上了啦！老天还是有眼……杀猪拔毛！嘻嘻！小丁！”他尴尬地望着小丁。

小丁笑道：“明察秋毫，说一遍。”

小邪叫道：“老天有眼，明察……尿垫子！哈哈……”他往小丁美腮托去。

小丁笑骂道：“神经病！”往左躲开，也哧哧笑着。

阿三笑道：“小邪帮主，以后你就专门查案，一定当上大官，如何？”

小邪笑道：“除了阿三不吹牛以外，我决不会去当大官，呵呵……”

阿三笑道：“其实我们现在已像皇帝在躲雨，不当大官也满过瘾。不过我这次可没吹，真的可以……”

阿四叫道：“可以什么？明天洗尿垫子！嘻嘻……”他挖苦阿三。

阿三瞪了他一眼叫道：“洗什么？你有吗？”

阿四道：“没有我不会去街上收？保证你洗得大呼过瘾，腰骨直不起来。”

小邪笑道：“回去再说吧，我们先把这玉观音拿出来看看。”

他这一说，大家才想一睹天下珍品玉观音。

小邪很快打开盒子，取出玉观音。

只见这玉观音遍体洁白如雪，剔透晶莹，高一尺余，雕刻得栩栩如生，鬼斧神工，勾划了了，尤其那神韵，令人一见就觉得这尊菩萨甚是慈祥温柔。她眼睛闭着，小嘴露出微笑，右手掌心向左，呈惟结手势，姆指及食指扣着，剩余三指伸直置于胸前，左手五指并拢伸直，掌心向上，靠于肚脐眼，其手掌中，高低不平像是小波浪，中间刻有“明月秋风”四个小篆体，头部向前倾，像是在沉思或者做梦般。其他都和一般的观音像相同，衣着和脸部形状无甚差别，简直可以说完全一样。

小邪看了许久道：“这观音像，除了眼睛想睡觉，和左手掌心的四个字以外，其他就没什么了。”

小丁道：“这四个字是‘明月秋风’，月亮很明的明月，秋天吹的秋风。”她知道小邪识字不多，何况是篆体字。

“明月秋风？”小邪道：“有意思，秋天好睡觉，小丁送给你啦！这可是我大姊，你不能欺负她！”他将玉观音推向小丁。小丁急道：“我不要，你想让我被人追杀？我才不要你大姊，多麻烦。”

小邪点头道：“也有道理，那我们就将她公诸于世，免得我大姊又造杀孽！”

他决定开个大会，将这玉观音向天下招示，让有福气的人去享受。

小丁点头道：“如此甚好，可是你别忘了陆伯欣。”

小邪道：“这点倒有些麻烦，每次都我想，这次换你们出点主意，我累啦！”

小丁道：“我们何不把他逼出来？”

小邪道：“怎么逼？”

小丁娇笑一阵道：“我们已找到玉观音，然后将它公诸于世，向天下人说这玉观音是被陆伯欣所偷窃，这样不就成了？”

小邪轻笑道：“你不怕他反咬你一口？我们没证据，而且玉观音又在我们手里，如果现在有人闯进来，我们就是窃贼了。”

小丁无奈叹口气道：“这样来我也没法了，你自己想，哪有想到一半才放给人家。”她浅浅一笑，觉得小邪这举动有点莫名其妙。

小邪沉思半晌道：“要是能找到他那套衣服就很好解决了。”

小丁突然叫道：“像上次一样用诈的！”

小邪望着她笑道：“你是说在你们丐帮用假手印逼人现出原形？”

小丁秋波闪动笑道：“对呀！我们用假衣服逼他也是这样。”

小邪点头道：“也许用第二次还会有效，不过我的计谋很多，用过的我不大喜欢用。”他已表现出不屑将用过的计谋再用一次的样子，自大里边又透着纯真。

小丁看到他如此模样，更觉得小邪的可爱，娇笑一声道：“就算我用好了啦！呵呵……”

小邪勉强点头道：“也罢，一人一半……对了！”他突然拍手跳起来，神情兴奋叫道：“我们快回济南城！”拉着小丁就要窜出古树。

小丁笑道：“小邪你说完了再走不迟。”

小邪得意笑道：“这次也不算用诈的，我们已找到观音像，等回去以后找件假衣服，再找陆伯欣私下谈谈，然后无意中让他看见玉观音和衣服，当时他一定会矢口否认，我们就说明天将会公诸于天下，那时候他赖也赖不掉。”

小丁笑道：“然后他假装不以为意，等到晚上他就会用那厉害的迷药把我们迷倒，将玉观音偷走对吗？”

小邪点头笑道：“再补充一点，他不会将玉观音带走，而是放在另一处。”

小丁猜到了甚是高兴地笑道：“不管啦！我们快回去，一身泥巴弄得全身好痒。”

小邪叫道：“泥巴有什么不好？它让我们找到玉观音，而且现在又要保护我大姊进入济南城。”

阿三笑道：“小邪帮主你是说将玉观音沾上泥巴带入济南城？”

小邪点头道：“不错，我们走！”

五人高兴带着那尊玉观音奔回济南城，在众目睽睽之下又买了一件白色儒衫，才回到威武镖局。

第九章 太原萧王府

在镖局。

梁知弃东问西，小邪只表示明天就有结果，并未说明真象，随即盥洗完毕才去见陆伯欣。

小邪拿出玉观音晃了两三下，轻轻瞟了陆伯欣一眼笑道：“陆大侠你认得此物吗？”

陆伯欣两眼差点凸了出来，他惊叫道：“玉观音？”

小邪得意一笑道：“不错，如假包换的玉观音，你想不到我会找到它吧！”

陆伯欣先是一愣，但随即反驳道：“原来是你偷去，你还想来陷害老夫，我这就去告诉局主。”说着他已起身，想来个硬栽赃。

小邪知道他是故意做作，他笑道：“你走哇！快走哇！什么嘛！你这套不管用啦！”

陆伯欣果然又坐了下来，他骂道：“窃贼少逞口舌之利，你跟我一起走，省得你借此偷跑了。”

小邪笑道：“你明知我不会跑，又何必说这些废话，我要是没有证据，我敢来找你吗？这个道理你也不懂，你看！这是你的衣服，我们已经找到了。”

小丁将手中包袱抽出白衫晃几下，轻笑一声才收回。

陆伯欣更是惊骇不已，他叫道：“你们竟敢栽老夫的赃？”小邪笑道：“你自己心里明白，我不多说，也许你回答我几个问题，我说不定就放了你。”

陆伯欣怒道：“老夫没偷，何必回答你的问题？”

小邪微微搓一下鼻子笑道：“最好是没有，不过我告诉你，不管你现在回不回答，明天你还是要回答，你是聪明人，应该知道怎么做，我等你到明天正午，时间一过，我会在你头上刺字，拜拜！”说完他已转身领着众兄弟扬长而去。

陆伯欣坐在椅子上双目尽赤，青筋浮颈，双手不停颤抖着，他咬着牙迸出冷笑道：“咱们走着瞧！”一拍桌子，他已有所决定而嘿嘿直笑。

是夜。

星光稀疏，圆月高悬，墨绿夜空，寒冷凄静，尤其雨水刚洗刷过，无尘无灰，清新透点光泽。

夜甚美……然事却不美，夜好静，而人却不能静。

陆伯欣果然中了计，三更一过，他已掠出东厢房直探小邪寝室，他身手非常矫捷，举步轻盈，起落之间有如夜枭飞掠般，不沾声息地奔向西厢房。

一摸一推，他已将小窗推开一寸，随着隙缝，他很快看清屋内情况，只见小邪抱着玉观音斜躺于床，得意一笑，他立即拿出一包红色药粉往房内吹，约过盏茶功夫，他才奸笑一声，轻轻推开门扉蹑足欺近。

蓦地——

“拿下他！”小邪突然大吼一声，有如电光石火，追月流星般之快捷，反身扑向陆伯欣。

阿三、阿四及小七也奇快无比地冲向目标。

陆伯欣哪知小邪早就布好陷阱在等他，心神未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已被人家团团围住，惊骇之余，不敢怠慢，立即使出白玉扇一式“彩蝶翩翩”，化作无数条游龙幻影反手击向四周敌人，脚步一顿，想借势掠出窗外逃离现

场。

小邪又大叫道：“陆伯欣你竟敢暗算我！想夺走玉观音？看招！”手掌一翻大悲掌已舞得水泄不通，虚实互用地击向陆伯欣，他有意弄得全镖局的人都知道，最好黑巾杀手也知道，如果有人闯进来更妙。

陆伯欣以一敌四虽感吃力，但因为小邪他们有意放水，故而并无遭到多大伤势，他叫道：“杨小邪你想与老夫斗法还早得很，我看你拿什么来陷害老夫？纳命来！”语音一落钢牙猛咬，“唰唰唰”，一连三招，招招杀着，已分七个不同方向罩向小邪。

阿三叫道：“你少神气！嘻嘻！等一下有你好受。”他已展开游斗，一会儿封向陆伯欣下盘迟滞他的攻势，一会儿攻上盘，“罗汉拳”、“十形拳”、“般若禅掌”……一一使出，就像练功一样，点、拖、挂、封、扣……通通用上，口中还不时笑着，这是他打架，打得最高兴的一次。

不多时双方已互对五十余招。

而梁知弃也闻风赶来，他大叫道：“杨少侠这是怎么回事？”他已掠入厢房。

陆伯欣一见梁知弃已进来，心慌不已，不敢再恋战，大喝一声玉扇抖出几乎杀着，只见银光闪闪，翻天覆地，挟以丝丝破空声罩向小邪。他是以虚为实，以佯攻作为退路，果然银光未划到小邪面前，他已翻身腾空往窗外射去。

“哪里逃？”众人先后往屋外追捕陆伯欣。

梁知弃尤为愤怒，他实在没想到真的是陆伯欣劫了镖货，这一怒非同小可，只见他神色吓人，剑眉直皱，咬牙切齿，恨不得立即将陆伯欣吞噬而后始甘心。

小邪见目的已达成，大叫一声：“让开！”开字来说完，两足猛跃，双手平胸推出，着似清淡无奇，但却是大悲掌之杀手“西天如来”，霎时掌幻七形，五虚二实，挟以千军万马之势，飞瀑泄洪之力逼向陆伯欣全身要害。

陆伯欣一见此掌怪异非常，看似乎平淡，却暗含无穷变化，像是极慢，却是快得令人眼眸是印着七只手全长在小邪身上似的，感觉无劲道欲有一股逼人窒息压力。他已不知要如何化解这一招，眼着小邪攻势已到，由不得他再考虑，进出怒吼，提起十二层功力，跃起一丈余高已迎向小邪，他想以内力取胜。

两人在空中一触，小邪又再拔高三尺掠向更高，以居高临下之势猛送双掌，“啪啪啪砰砰……”，两人已连换十三掌，反身倒射出去，小邪那两掌已印在陆伯欣胸口，震得他飞身往后摔在花园中。而小邪也被其内力震退撞在栏杆上，右手臂也撞得隐隐作痛。

阿三见陆伯欣一摔下来，大叫一声“死来！”人已如大鹏鸟般扑向陆伯欣。阿四、小七也同时不落人后地冲上去，这么一来，不把陆伯欣打死，也要将他压得离死不远了。

可怜陆伯欣惊魂未定，已被阿三他们痛打一顿，“哇！”鲜血狂吐不已，人已承受不了而瘫痪于地，差点昏死过去。

阿三觉得差不多了，这才将他拖出来压在地上，高兴叫道：“小邪帮主，我逮到敌人，大功一桩，该赏乌龟狗三只补补元气，呵呵……”

小邪揉着右手臂站起来往前走，笑了笑他道：“三只就三只，捉好！我老人家要在你脸上刻字了。”

阿三当然愿意干这种勾当，他马上抓住陆伯欣头发，使他脸朝着小邪。

小邪向梁知弃道：“梁局主也许你看了会心疼，但我最恨这种人，明明做了坏事，还假装好人，明明已经罪证确凿，他还是死不认帐，明明就是他偷了玉观音他还是强辩没有，我讨厌这种人，我要在他脸上刺字，我要他为罪恶付出代价。”

梁知弃叹道：“没想到这还是真的，老夫一直以为你们两个有宿怨，所以你才故意造谣，唉！老夫管不了你们之间的事。”

陆伯欣呻吟道：“你……别相……信……杨小……邪……他是……天……下……最……坏的……人……救救……我。”

小邪叫道：“你叫谁也没有用，白天我要你回答我的问题你不要，现在我也不要你的回答，阿三，开始！”话一完，他立即拿出金针。

陆伯欣大惊道：“杨……少侠……你饶了……我……我都说……都说……杨……”

“啪啪！”小邪打了他两个耳光叫道：“杨你妈的头，少废话！”金针马上刺过去，“哇……杨……哇……”陆伯欣已哀叫着，小邪很快地在他额前刺上一只鹅蛋大的乌龟，在龟背上刺了一个“玉”字，因为他只懂这么一个“玉”字，只好刺一个字，其他的就以乌龟来代表“玉面书生”四个字。

陆伯欣哇哇叫着，眼泪也夺眶而出，愤怒、害怕、恐惧填满了他的心，这始终都是他所料未及的，他已有点后悔干了这么多的坏事。

小邪修修补补，就像在雕刻一件艺术品，直到满意了他才道：“阿三换你啦，你刺胸前如何？阿四刺屁股，小七刺背面！呵呵……”他存心来个花雕。

阿三笑道：“好，我刺鳖！”三两下他也完工，但鳖已不像鳖，像一个大脸盆摆着五支汤匙。

阿四笑道：“我刺两朵喇叭花，叫他屁股开花！嘻嘻……”他跪了下来，脱下陆伯欣裤子，在他臀部刺下两朵喇叭花，他刺得很细心，深怕这花开得不好看。

小七笑道：“乌龟狗！”他刺出来的是一个大圆圈，四条尾巴，一个猪鼻子粘在上面。

很快地大家都已完工。

小邪叫道：“我们终于完成心愿，下一步，废了他！”不等大家同意就要点他“气海”穴。

陆伯欣已是山穷水尽，无助地望着梁知弃。

梁知弃叹口气道：“杨少侠你放了他如何？给他有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小邪手指已收回来，他道：“这坏蛋已经够坏了，不废了他难免后患无穷，放了坏人，就是伤害好人，很灵的，你说这种人可以放吗？”

梁知弃叹道：“可是我和他至少还有那么一段交情，我不忍心看他如此，你看在老夫面子，放过他一次，下次老夫就不管。”

“下次？”小邪想了一下道：“好吧，我知道这小子一定怀恨在心，但我不怕！”转向陆伯欣，他笑道：“陆大侠，你现在是大麻花脸，再也不能暗着干坏事，只好明着干。这样我也很放心，有胆你就继续做坏事，下次我可要挖掉你的眼睛，切掉你的鼻子，你斟酌斟酌，阿三放了他！”他转向阿三笑笑说着。

阿三打了他两个巴掌叫道：“该死不死，是你多少伪装做善事的阴德，现在老天还你了，下次希望你也再带点阴德来，滚吧！”说完已松手放掉他。

陆伯欣向梁知弃道声“多谢”百感交集地走出大门，消失在夜影中。

小邪知道陆伯欣迟早是祸害，但有好人替他求情，小邪总是给了好人面子，上次青苹苹也替青子夷求情，小邪也一样地答应了，他也希望放走这些人能改过向善，或许可成为朋友，但他不敢奢望太高。

梁知弃拱手道：“多谢杨少侠，好歹他也是和老夫朋友一场，我该尽点朋友之道义，至少在我面前他做的都是好事，唉！谁知道他竟是这种人。”

小邪摊手笑道：“放了就放了，谈他是多余的，玉观音我已找回来，你觉得要怎么处理才算恰当？”

梁知弃闻言大惊道：“玉观音真的找回来了？”

小邪哑然一笑道：“当然，否则我们怎么逼他现出原形？可惜他这次没有硬到底，否则就漏气啦！”

如果陆伯欣硬要看衣服，小邪也拿他没办法，可惜他先看到玉观音贼心已虚，哪还会怀疑到衣服是假的？就这样他形迹败露了。

而这次小邪已抱定逼不逼得出都没关系，逼不出就私下杀了他，小邪不怕别人怎么说，是非自在人心就可以。

梁知弃面露喜色道：“如此甚好，老夫将玉观音交还他们就可以了事，也避过一场不必要之灾难了。”

小邪摇头道：“局主，这方法不怎么好，如果你又交错人，到时候是不是会再引起一场不必要的杀戮？”

梁知弃茫然道：“杨小邪你所言何事？老夫不甚明白？”

小邪道：“这尊玉观音落在威武镖局，现在可能已经不是秘密了，想必明天还会有很多人登门抢夺，到时候你要交给谁？要是交错人，保证你唏哩又哗啦，直叫诗口口！”

梁知弃知道如果消息传开，大事已不妙，但他想不出消息如何传开，他问道：“为何会走露风声？”

小邪笑道：“法不传六耳，只要超过三个人知道就不是秘密，这本就是江湖不变的真理，何况黑巾杀手这么多只耳朵，而最重要的是乾坤一剑王影和陆伯欣的嘴巴，这已经差不多啦！”梁知弃闻言颤道：“这……该怎么处理才算妥当？杨少侠！”

梁知弃早有耳闻小邪是出了名的邪门人物，现在玉观音又是他找回来，内心早已服了他，所以现在一有问题，倒忘了自己是武林名人，该有所主张，反而求起小邪来。

小邪轻笑道：“局主不妨开个宝物拍卖大会，将玉观音卖掉，不就没事了？”

小邪专出馊主意，一方面为了自己好玩，另一方面确实这方法很有效，何乐而不为？

“拍卖？”梁知弃愣了一下，但他想只要镖局平安无事，其他都不重要了，他道：“好吧，杨少侠要老夫做什么？”

小邪神秘而得意笑道：“贴告示，要天下所有的人都知道玉观音在后天要拍卖，署名就写我，这件事愈快愈好。”

梁知弃点头道：“没问题，这是小事，明天老夫一定办成，夜很凉，少侠不如早点休息，老夫告辞了。”带着愉快心情，他已回房。

阿三奉承道：“拍卖玉观音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一定会留给后世武林一段佳话，小邪帮主你名留千古啦！我阿三也摸到边，到时候我抱玉观音也好榜上有名；呵呵……”他也想出出风头。阿四笑道：“我打锣！”

小七笑道：“舞打哭（我打鼓）！”

小邪一看少了一个小丁，他大叫道：“小丁你唱歌啦！春天啊啦啦的，美人哪！哈哈……”

厢房里传来小丁声音：“才不要，我又不是卖唱的！”

“好吧！你不唱，那你也拍卖啦！你一定比观音大姊值钱，哈哈……”

众人狂笑不已。

济南城西大广场已搭起一座两坪大约两人高的台子，台前贴着一张大红纸，题有：“武林至宝玉观音拍卖会，杨小邪主持。”等字，字字龙飞凤舞，一见必知出自名家手笔。

武林已为这件事鼎沸不已，各路英雄好汉都齐聚于此，想一睹数百年前之武林至宝，顺便看是否能分一杯羹吃吃，当然最重要的是他们觉得这绝无仅有的拍卖大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想来看个究竟，因为这简直是不可能之事情，但毕竟这件事出自威武镖局梁知弃之口，他们都想满足一下好奇心。

客栈都满了，大小庙宇也住满了，街道小巷也挤满人潮，每个人所谈论都不外乎玉观音和杨小邪。

小邪这下可大为风光，时间还没到，他已经在台上“预演”了六次，此时亦有许多好奇的人在围观，他乐得先买些东西来拍卖，先过过瘾再说。这样一来，他好像在办年货一般，忙得团团转，心情高兴非比寻常，可惜全部亏老本，差透了。

终于真正拍卖时间已到。

小邪特别订做几件小丑衣服和五花无常帽，连小丁也有份。

台下已挤病人潮，少说也有数千人，连广场外之南楼、树上、屋顶……只要可以利用的地方，都已站满人，人影幢幢，这是武林第一次聚集了那么多人。

台上已站着五名小丑，他们衣服花红而特别，脸腮也涂上红胭脂，拿的东西更特别。

第一位，杨小邪，他拿着一黑色三尺直径之大锅及一根木棒，正笑着向大家招手。

第二位，小丁，她捧着玉观音羞涩地站在台上，可惜胭脂已掩去她本来绝世姿容，否则人们可会忘了她手中那尊玉观音。小邪特别做了一支半尺长的小扫帚，充当发簪插在她头上，凭添不少逸趣。第三个，阿三，他拿一个大锣，不时敲着锣“咚咚”之声不绝于耳。

第四位，阿四，他捧着一个大黄铜脸盆，可以敲打又可以装钱。

第五位，小七，他前面有个大鼓，这鼓特别大，三人环抱还差一点，他也打个不停。

锣声、鼓声、笑声、叫声……交杂一堆，好不热闹！更有吹嘘鼓掌者。

“停——”小邪拉长大吼，双手高举。

群众知道好戏要开锣了，相继安静下来，等候主持人说明拍卖原则。

小邪见众人已安静，这才笑道：“各位，我叫通吃小霸王杨小邪，是通吃帮帮主，天生灵台泛光，七窍通天，神户挺直，在朝是帝王像，在江湖是霸王像，记着！……杨——小——邪，这三个字！保平安！保平安！”他头

仰得甚高。

台下报以微笑。

“这位是小丁小姐，通吃美美娘，等一下也拍卖。”小丁窘笑地点点头。

众人哗然。

“这位是通吃大和尚——不明阿三，吹牛功夫天下无敌，这位是通吃小和尚——不白阿四，他是马屁世家的独生子，这两人是少林派未来的掌门人。”阿三、阿四得意笑着直向大家招手。

“哈哈……”众人大笑。

“这位是通吃乌龟狗小七，他是未来的一百大山掌门人。”小七傻笑地敲鼓三下。

众人也微微一笑。

“好，介绍完毕，我们开始拍卖玉观音。”小邪吞口口水又道：“这玉观音是名符其实的武林至宝，各位可以叫人上来鉴定。”

众人一阵喧哗。

不久，一条黑影一闪翻身上台，他道：“我来鉴定。”此人年约六旬，七尺余，瘦高，蓝衫，留有八字短髭，仙风道骨，英华内敛，有一股慑人之处。

小邪道：“你是何人报上名来！”

那人拱手轻道：“老夫泰山掌门人朱天云。”说完已转向大家再报一遍出身。

众人叫道：“好！就由朱掌门人鉴定。”

小邪将玉观音交给朱天云。

朱天云接过手，看了许久才将玉观音交还小邪，转向众人道：“不错，这正是三百年前武林盟主玉观音大侠所留下来观音像。”说完已翻身下台。

众人哗然起了一阵骚动，久久不能平息。

小邪这副大喉咙可不怕他们，他大叫道：“停——”音如霹雳，众人果然被他压倒。小邪很满意道：“我们现在开始拍卖，我先说明原则，玉观音为武林至宝，每个人都有份，所以我将它的形状告诉大家。”接着他就说给大家听。说完他又道：“这观音像就是这样，等一下谁出价高我就卖给谁，但买的人不能将它带走，我要将它分割，看看还有无其他秘密。”

有人叫道：“这不公平，出钱买下来又被分割，这不是白买了？”

小邪叫道：“他妈的，你买得到吗？就是你买到了也带不走，罗苏什么？大家把他抬走！”

小邪手一挥，众人立即将这位搅局者抬到最后面。

小邪又道：“我说的是真心话，哪个出价高就将分割后的玉观音带回去，自己再拚起来，如果这观音像肚子藏有秘密，例如说地图啦！秘籍啦！我就将它分给大家。”

有人道：“假如全部都没有呢？那武功秘籍就找不到了？”

小邪瞪了那人一眼叫道：“你这个笨蛋，如果没有任何东西，那么大家就应该知道问题出在玉观音的外表上，例如说玉观音是白色的，这表示什么意思，它为什么又是闭着眼睛而不张开，那‘明月秋风’四字为什么不刻在右手，而偏偏刻在左手……这些都是解答，谁想到了谁就能当武林盟主，笨，抬走——”他手一指，这个笨家伙立时又被人抬到外面。

众人一听小邪说的话都相当有理，现在任何人买下玉观音都带不走，而

如果分割找不到东西，那问题就出在玉观音造型上，现在大家都已看得清清楚楚，就是买不到也记得下来，所以大家都同意这个做法。

小邪笑道：“各位，你们最好拿笔来描下这玉观音或写下它的特征，我希望大家都能记着它的特征，合力找出武功秘籍。”

众人有的已经如此做，有的现在才想到，有的赶忙跑去买纸笔，他们都有心想找到玉观音的秘密。

小邪高举双手叫道：“开始啦——奏乐——”

“咚咚……咔咔……当当……”阿三、阿四、小七已卖力敲打着。

“唱歌——”小邪瞥向小丁，窃笑不已。

“奏啊啦啦的美，嘀哩哩的百花，咕噜噜的开哟……”小丁羞涩的唱着小邪昨天教她的歌，虽是困窘，但唱得甚是悦耳，赢得台下一阵掌声，还好她脸颊已涂上胭脂，否则若有人认出这位丐帮小公主在此唱歌，那又比拍卖玉观音更有趣，更热闹了。

阿四笑道：“小邪帮主，收点现成的，我这脸盆可不能空着回去。”

小邪想了一下道：“好，看我的！”转身向大家道：“各位，我们先摸摸玉观音，一次一两银子，不找零钱。”

台下起了一阵骚动，大家都抢着要摸。

小邪叫道：“不要吵！前面的先来，由右边上来左边下去，看到没有？”他拿出一白色小瓶子叫道：“这是千年恶毒之毒‘黑血神针’针上的毒药！”他以前听老头子说黑血神针为武林至毒，故而乱扯。

众人一听是“黑血神针”之毒，霎时脸色大变，不由自主地往后退去。

小邪叫道：“我试验一下让你们见识，哪位去找一只狗来，坏人也可以。”不久好事者已送上一只小花狗到台上，小邪将小花狗捉在手上，倒一滴透明如水之液体到小花狗嘴上，只见小花狗连叫都来不及叫就死翘翘，众人个个吓得噓噓作响。

小邪丢掉小狗，对众人叫道：“此毒天下第一，中人立即毙命，谁要是心存不轨想乘此抢走玉观音，你们就不妨试试看！”他两手插腰，一副不信邪而很有把握的样子。

当然有的人本来有此侥幸心理，但这一来，任何人也不愿尝试这黑血神针之毒。皆表示不会趁机抢走。

小邪这才叫他们开始摸玉观音，而且每个人只准摸五秒钟，虽是如此，生意相当兴隆，足足摸了三小时，众人才摸遍。

阿四笑不合口，大脸盆已装不下，只好堆在台上有如一座小山高，净赚好几万两，看得大家笑哈哈。

小邪手中锅子已敲扁，他见大家已摸过，遂又叫道：“想必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有的人连菩萨腿上有几根毛都算得一根不差。”

“哈哈……”众人大笑。菩萨像并没雕出双脚，哪来的毛？

“现在开始喊价，最低一万两，喊到十万两时，请喊价人报出名号！并走到前面来。”小邪喊了六、七次已很有经验，他怕有人乱喊结果跑了。

“一万一千两”、“一万八”、“两万三”、“四万一”、“四万二”、“四万三”、“五万”、“五万一”、“五万二”、“……”接下来都是加一千两。

小邪觉得不过瘾他大叫道：“奶奶的，你们是瘳十是不是？我喊十万两！搞什么嘛！你们以为我姊姊这么便宜？”他狂得甚是可爱，众人笑而不语，

小邪巡视众人叫道：“有没有？有没有要加的？好，小七打鼓三响，如果还没人要，咱们自己买啦！”小七很快地敲，他以为小邪自己要，所以敲得特别快“咚咚。”

“十万五千两！”有人已喊价了，小七瞪了那人一眼，恨自己敲得不够快。

小邪叫道：“是谁报上名来！”

那人年约四十，状如李逵，腰缠链子枪，他道：“飞龙堡红旗坛主孙鱼。”说完走上前头。

众人见是飞龙堡，也不敢再乱喊下去。

小邪叫道：“十万五千两，还有没有？有没有人要加价？一次，两次，三……”

“十一万两！”从人群中走出一名美髯书生，他正是江振武。

小邪一看大叫道：“哇！乖乖，你也来啦！你师父好吗？”他指的是武痴。

这位正是黑巾使者，也是中原三秀的美髯秀士。

江振武笑道：“托你的福，已无大碍，怎么你又当起生意人了？”

小邪笑道：“生意人也满不错，你不是也在当吗？”他指现在。

江振武笑了笑：“不错，当生意人也不错。”

小邪笑道：“江老头你别忘了我要将这玉观音分割喔！”江振武笑道：“这已在老夫手中几十年，老夫早就已看厌，就是没分割，现在由你分割也是一样，何况这么多人帮我找，这要比我一个人找要好得多了。”

小邪哑然一笑：“原来你是在利用他们，连我也算上啦！”

江振武道：“有何不可？两心所悦。”

小邪道：“你想这秘密已不是秘密，不如让大家来找，但最后你还是有把握拿到手，对吗？”

江振武笑而不答。

小邪笑道：“你不怕我早已知道这个秘密，也早已得手了？”他有意挖苦。

江振武心头一震，但很快恢复正常，他道：“杨少侠果然无人能及，老夫既爱又恨，杨少侠你好自为之。”

小邪笑道：“你也会怕？算啦！这毛不溜丢的东西我才不要，我只要银子……”

“喂！主持人你到底还喊不喊？”已有人等得不耐烦叫了起来。

小邪目光瞥过去叫道：“小瘪十，你没钱还喊个鸟？十一万两拿来呀！我立刻卖你，搅什么局？吵什么吵？抬走——”

众人这才不敢说话，不错，没钱只能看热闹，那位仁兄也被好事的抬走。

小邪心想反正江振武一定会买下玉观音，也不急一时，他叫道：“十一万两，有没有人要加，十一万两一次，十一万两……”

“十五万两！”一名黑衣人走出来，年约五旬，七尺余高，阔嘴、大鼻、小眼，臂粗有如猩猩。

“报上名来！”

“神武门天坛坛主，吴祖庄。”

现已成为三足鼎立之势。小邪觉得好戏已上场，至少可以卖到五十万两，他叫道：“什么话？凭你们这些大帮派还看得上这些小银子？开价三十两！”

众人个个动容，嘘声不断，但这三名并没有多大反应。

吴祖壮叫道：“三十万就三十万，大爷要定了。”他很得意地抖抖手臂。

孙鱼叫道：“三十五万两！”他有意和神武门过不去。

“四十万！”江振武潇洒地往众人扫去。

小邪大敲锅子叫道：“四十万，有没有人加？小七快敲鼓！”

小七一听马上敲起来，“咚咚”可惜还没敲完，又有声音传来。

“等一等，我出五十万两。”随声走出来一位弱冠白衣人，八尺余高，身材适中，眉目清秀，唇红齿白，鼻如悬胆，还有一股高贵之像，英气逼人，是位潇洒美少年。他后面跟着五名壮汉。

小邪叫道：“报上名来——”他每次说这句话时，就如唱京戏一般，拉得特别长，以显示他现在是指挥者。

“太原萧王府。”站在少年身边的壮汉道。

小邪视若无睹转过头叫道：“报上名来——”

那少年觉得小邪举止甚是滑稽，笑了笑他答道：“在下萧无痕。”

江振武望着他，笑而不语，随后转向群众点点头，他这点头，立即有数十名群众涌向前台，江振武得意笑道：“六十万两，呵呵——”他笑得很自在。

原来涌过来那些群众即是黑巾杀手，他们现在正抽出匕首抵在这几名叫价之人的背心。

孙鱼、吴祖庄、萧无痕、及那五名护卫脸色立变，但生命还是可贵，也没有一个敢再出口叫价。小邪笑道：“江老头，我老早就料到你有这一招，不过卖不卖还得看我，呵呵……”他笑得更自在。

江振武深知小邪做事大悖常理，不禁皱皱眉头笑道：“杨兄弟你就高抬贵手放了我这次吧！我是诚心诚意要买下它的！”

小邪如此说，只不过看到他那得意之神情，心中有点不舒服，现在人家已不再“自在”了，他也落个大方，他笑道：“恰好我也欠一笔钱用，卖啦！”转向群众他大叫道：“六十万两！有没有？有没有？第三次有没有——没有！卖啦！打鼓敲锣，唱歌！”

立时鼓声、锣声、歌声震彻云霄，群众一阵哗然。

不久小邪双手举高大叫道：“大家注意！不要吵，我要分割玉观音啦！”

众人再度静下来。

小邪斜睨江振武笑道：“江老头，银子呢？”

江振武笑道：“杨少侠你真会做生意，呵呵……”他拿出一叠银票递给小邪，他笑道：“六十万两，一两也不少。”

小邪接过银票揣入怀中笑道：“你出钱，我也不耍赖，放心，我用寒玉铁分割观音像，保证没有一点伤痕。”

江振武笑道：“如此甚好，老夫正愁找不到宝刀利刃来分割呢！”

小邪轻笑两声转头叫道：“小七把寒玉铁拿过来。”

小七依言将寒玉铁递过来。

小邪拿着寒玉铁走到小丁捧着那尊玉观音，合手拜了几下道：“观音菩萨大姊，我知道你不愿意留在世上，让世人为你自相残杀，你一定同意我毁掉这尊要命的替身，对不对？小弟我谨遵你的指示，开刀啦！”

小丁娇笑道：“小邪你要割就割，还念什么？”

小邪白了她一眼叫道：“你懂个鸟？我大姊要分割，我总得说明原因，

否则她怪罪下来，你往哪里逃？站出来一点！”他拉着小丁走到台前，转向众人道：“各位！开始啦！拍手！快！”

“啪啪……”众人马上鼓起双手拍个不停。

小邪得意一笑，手中寒玉铁一割，已将玉观音由头至脚切成两半，他叫道：“玉观音肚子里面没有藏任何东西。”他叫小丁举高让大家看，接着他又切下头部：“头部也没有。”将头部丢给江振武。“手部也没有，胸部也没有……腰部也没有……脚部也没有……”他就像切豆腐一样，一块块地将玉观音分尸，也一块块丢给江振武，足足切了五十六块，小邪才叫道：“各位，没啦！这证明玉观音的秘密就在外面形貌上，大家好好想，现在你们可以走啦！”

众人并未立即散去。

小邪望着众人，心血来潮叫道：“不走是不是？好，拍卖银子，阿四装一脸盆银子过来！”

阿四立即捧着银子走到台前。

小邪拿起一锭约五两重的银子叫道：“各位，开始喊价，这银子是五两重，谁喊得高就卖给谁！”

“哈哈……”众人大笑不已，哪有拿银子来卖银子，但小邪已经这样做了。

有人不信道：“这该不会是真的吧！”

“抬走——”小邪叫道：“黑皮奶奶的，我通吃帮帮主是干假的？这银子是假的？搅什么局？抬走！抬走！”像是拒绝乞丐上门一样地猛挥手。

众人总是喜欢凑热闹，真的笑嘻嘻将那人抬走，而被抬的人也咯咯笑个不停。他在笑世上竟有如此疯狂而可爱的人。

“好！我叫价，一两！”

有人开始喊价，“一两三……”“四两……”“四两五”。小邪叫道：“四两五，卖啦！”他将银子丢向那人，那人也丢了四两五钱到台上。

众人见状再次骚动哗然。

“八两……”“九两。”

“卖啦！”

“换我啦！”

“这样太慢了，小丁、小七、阿三、阿四你们也来帮忙喊！”

“两八……三两……七两……”

“他妈的，没银子还想买我银子？滚回去！”

“哈哈……”

“快！用脸盆！”

“快一点！”

“在那边！”

“你找的钱不对！”

“哈哈……”

霎时台上台下忙得不亦乐乎，银子来回，有如群燕分飞，万箭齐发，其声有如六月雷雨劈里啪啦地罩着整个台子。

大家皆甚忙，大家皆甚累，众人皆在笑，众人皆觉得有银子赚甚为好玩。

小邪喊疯了，连身上的银票也拿出来喊，乌七八黑地胡搞瞎搞，十足赌徒模样，他却比任何人更有劲、更认真、更快乐。

看来天下也只有小邪敢如此胡来，也只有他才有办法这么搞。

小丁汗流浹背叫道：“小邪还有多少银子？再给我一点！”敢情这位含羞带怯的小公主也“上瘾”了。

小邪更是眉开眼笑，大汗珠、小汗珠都来不及擦，他丢一张十万两银票给小丁，大笑道：“别急，最后还有你呢！哈哈……”又过了二个对时，小邪手中银子也喊得差不多了，众人赚得够多了。

黄昏已渐渐来临，彩霞满天。

小邪这才叫道：“结束啦！有机会再来！”说完他已累得坐在台上，气喘个不停，这要比和敌人战上一天还要累得多了。

不久小丁、小七、阿三、阿四也相继累倒在台上，他们皆闭上眼睛，怀着愉快心情沉缅于甜美的人生之中。

微风轻吹，轻撩衣角，几度欢笑终归于平静。

明月悬空，淡影斜抚，寒星点点，寒意渐生。

台上只留下几位累倒的孤零人，台下却空无一物，就连脚印也被风吹得消逝无踪，惆怅之心相继涌向醒过来的小丁，她淡漠叫着：“小邪我们回去吧？”

小邪很累，他是真的睡着了，否则他不会放着小丁他们尝受这寂寥的愁景，他一定会带小丁回家，可惜他没醒，没有回答。

小丁一叫不醒，也不愿再吵醒小邪，静静地坐着陪伴着小邪。

蓦地——

远处掠来一条人影，三个起落已来到台前，那人正是走而复返的江振武。小丁见到是他，大惊叫道：“你来干什么？”她这一叫可把众人给吵醒了。

小邪叫道：“小丁什么事？”他伸伸懒腰。

江振武笑道：“杨少侠，是我想请教你几个问题。”他拂着美髯，一副大侠风范。

小邪揉揉惺忪眼睛懒懒道：“有什么事？”

江振武笑道：“杨少侠，老夫想请问你关于这玉观音的秘密。”小邪道：“我不知道，你不是已看了三十年吗？”

江振武笑道：“不错，但老夫不及你聪明，故而未能领悟。”

小邪打个呵欠道：“话是不错，可惜我根本不要，所以我一点也没去想。”

江振武道：“如此异宝，你……”

小邪很烦叫道：“你烦不烦哪？如果你为了这件事来，你可以回去了，我懒得跟你说。”说完他又躺下来。

江振武轻笑道：“好，不谈这些，玉面书生是怎么一回事？”

小邪闭上眼睛吸口气，抿了一下嘴道：“他想独吞玉观音被我刺了一只大乌龟在头上。”

江振武道：“你知道他是我的人？”

小邪微微一笑道：“当然，否则他怎么会知道玉观音在威武镖局而连夜赶来，可惜你却没发觉他心存独吞之意。”

江振武道：“你又为什么要帮威武镖局的忙？”他有点怀疑。

小邪道：“我是想整整陆伯欣。”

江振武知道小邪从不乱骗人，他笑了笑转变话题道：“杨小邪你可愿意

和我合作？”

小邪睁开眼睛望着他微微一笑道：“你来软的？算啦！你们黑巾杀手我是不放在眼里，你已经有了一个武痴，又何必再找我？”

江振武道：“虽然武痴厉害，但他却不及你聪明，他只是一个杀人的武器，对于其他种种谋略，他比白痴还差，所以我想找你合作，这样一来，天下都是我们的了。”

小邪凝神注视他轻笑一声道：“江老头你好像有困难了？”

江振武一愣，但随即笑道：“哪有，我不是很好地站在这里？”

小邪斜睨笑道：“没有吗？要是你没有困难，又何必找我合作？其实我已知道你的困难是什么。”江振武淡淡一笑道：“杨小邪果然是杨小邪，不错老夫是遭遇了一些问题。”

小邪坐起来问道：“什么问题？”

江振武道：“有人在扯我后腿，对方也是杀手。”

小邪道：“这已不是秘密，在开封那些黑巾杀手曾经将你们开封分坛的手下杀得一个不剩，而那出戏的主角就是我。”

江振武道：“你知道他们的来历吗？”

小邪道：“不知道。”

江振武沉思许久才道：“你真的有黑血神针的毒药？”

小邪笑道：“没有，那是白开水。”

江振武不解道：“可是那只小花狗……”

小邪得意道：“很简单，我在接过小花狗时，已用指力点断小花狗心脉。”

江振武恍然道：“原来如此，老夫佩服。”

小邪道：“现在该换我问你了，你为什么这么久没派人追杀我？”语气之中像是没被人追杀，是一件不应该而有点扫兴的事。

江振轻叹道：“我看除了武痴，已没有人能杀得了你，我又何必再浪费手下？”

小邪叫道：“只有这点吗？”

江振武道：“老夫也不愿双面受敌，再说我也要休息一下，准备下一次出击。”

小邪笑道：“渡永天呢？他不再收买你了吗？韦亦玄要你杀我，你到现在都还没办到。”

江振武道：“渡永天已经元气大伤，必须休息，而韦亦玄早已放弃追杀你，杨少侠你会活得很好，因为我也要利用你去对付那不知名的敌人。”

小邪轻轻一笑道：“我是个随便人家利用的人吗？”江振武道：“至少你见到他们时也一样会杀掉他们，这不是间接帮了我的忙？”

小邪笑道：“我看到你们的人，我也撻了他们。”

江振武拂须而笑道：“放心，我已将全部人员撤出江湖，你碰不到他们。”

小邪看了他几眼想了半晌道：“你可知道另一个敌人在哪里？”

江振武摇头道：“我不晓得，否则我老早就剿了他们的老巢。”

小邪笑道：“我知道。”

江振武一惊叫道：“你知道？在哪里？”

“太原萧王府。”

“萧王府？”

小邪点头笑道：“不错，最少在那里可以找到一些线索。”

江振武奇道：“你怎么知道萧王府和另外一批杀手有关？”

小邪道：“因为威武镖局就是要将玉观音送往萧王府。”

“是梁知弃说的？”

“没错！而且是要交给萧王爷。”

江振武沉思良久才道：“那只是一个联络站，老夫不必冒此危险去碰他。”

小邪望着他笑了笑道：“江振武你少来这一套，你一定想我会去碰他们，也好落个轻松坐收渔翁之利。”

江振武笑而不语。

小邪点头道：“不错，我会去碰他们，你好好休息等候佳音。”

江振武笑道：“如此甚好，我走了，以后见！”话音一落，人已在十丈开外，只两个起落已消失在夜色中。

小丁叫道：“小邪你为何放走他？”小邪笑道：“他利用我们对付另一批杀手，我们也可以利用他来对付那批杀手，何况我们现在也不一定能打得过他。”

小丁想了想也觉得有道理，她笑道：“好吧，我们现在要去哪里？”

“太原萧王府。”

萧王府位于太原城东，其大门高耸入云，全为白色大理石堆砌而成，配以红色琉璃瓦光彩夺目，尤其是大门前那块大翡翠石匾，更是辉煌夺目，里边白金镶字“萧王府”三个桌大篆体，龙腾虎跃，字虽无生命却像有灵魂似的，令人感觉它是有灵气而有生命。更显得王侯将相之家，果然不同凡响。门前两旁各站了五名武装护卫，这十名护卫有如木头一样地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此时小邪他们已来到萧王府前。

小邪望着高耸的王府，大叫道：“黑皮奶奶的，这鬼王府真像有这么一回事。”他推了小丁一下道：“小丁你去叫门。”

小丁娇羞道：“我一个人？我不要。”

小邪哧哧笑道：“你比较漂亮，那些护卫看到你一定会流口水，说不定还会选上你当姨太太哪！去嘛！”

小丁脸泛红云叫道：“小邪你老是不正经，我不去。”她红在脸上，甜在心里，哪有女人不爱人家说她漂亮？何况是自己心上人？

阿三笑道：“我去试试看。”

阿四叫道：“省着吧！和尚还想嫁人？呵呵！”

阿三叫道：“他妈的你自己还不是一样？鬼叫个鸟蛋！你怎么知道我不行？”

小邪打了他一个响头叫道：“行你的头！人家闻到你这身和尚味，马上中毒倒地，呵呵，闪一边去。”阿三苦笑摸着光头不再说话。

小邪道：“小丁你快去嘛！机会难得哪！”

小丁羞涩叫道：“不要！我……”

小邪叫道：“不去？看我的！”他随手在地上捡块石头丢向萧王府大门。

“咚……”石头已丢中红色大门。

“谁？”几名护卫大怒，一名叫道：“小子你活得不耐烦了？给我拿下！”

小邪急忙叫道：“不是我，是小丁！”他将小丁推到前面又道：“她来找你们小王爷，她是未来的少夫人，你们放尊重点，否则有你们瞧的！”他本来有点惧意，没想到一扯上小丁是未来的少夫人，胆子也大了，说话指指

点点真像那么回事。

小丁困窘道：“小邪少胡扯，我哪是……”她说不下去，愣在那里。

护卫往小丁瞧去，这一看已被小丁姿色所慑住，而愕然站在那里。

小邪见状更是嚣张叫道：“看什么？小丁夫人要进府还不快通知小王爷来迎接！”他低头欺近小丁耳际叫道：“小丁你像样一点嘛！又不是真的。”

小丁虽然有心装，但总觉得羞涩难为情，忸怩低着头，不言不语，这么一来却更像待嫁姑娘，娇滴可人。

护卫头领一看，更是深信不疑，立即拱手道：“是，是！属下这就去通报小王爷。”身躯一揖就要往里边跑。

“站住！”小邪叫道：“是萧无痕王爷，别叫错人了！”他想王爷说不定有好几个，如果叫错就麻烦了。

头领忙道：“是，是！小王爷只有一个，一定错不了的，夫人请稍候，属下这就去请小王爷。”说完已急忙奔入府内。“嘻嘻，夫人，请稍候，属下这就替你捉跳蚤啦！”小邪手一伸已替小丁捉跳蚤。

“嘻嘻！小邪放开我！呵呵好痒……哇……嘻嘻……快放开我……”小丁边闪、边叫、边跳、边笑地躲着小邪。

护卫一看，怎么“夫人”变成如此？都有点纳闷。

不久府内有声音传来：“我哪有夫人？李头领你别开玩笑！”应门而出的正是几天前出现在济南拍卖场的萧无痕。

小邪即刻走上前去笑道：“小王爷，我替你送夫人来啦！”他拉着小丁不放。

因为在拍卖台上，小邪他们都化了妆，所以萧无痕不认得他们。

萧无痕奇道：“这位兄台是……”

小邪没回答，他笑嘻嘻道：“我娘说我妹妹从小就和你指肚子当妻子（指腹为婚），现在我妹妹已经长大，所以我才带她来，你看！”他指指小丁又道：“我妹妹多漂亮，天下很难找得到哪！”

萧无痕一见小丁也傻了眼，但他不愧是出自名门，立即醒过来，他问道：“兄台您是……”

小邪挺胸神气道：“我是杨王府的大公子！”

“杨王府？”萧无痕纳闷道：“怎么我好像没听过？这……”

小邪瞪了他一眼叫道：“少噜里噜苏，要不要？不要我带走啦！”拉着小丁掉头就走。

“等等！”萧无痕急忙追出一步急道：“我要！”

“哈哈……”小邪、阿三、阿四和小七都笑得掉下泪来，直搂着肚子，小丁不好意思大笑，但也窃笑不已，她笑的是小邪真会捉弄人家。

萧无痕觉得奇怪，怎么“小舅子”忽然狂笑不已，他问道：“这位兄台。难道我说错话了吗？”小邪潇洒挥着手笑道：“没错，没错，大事已了，我走啦！小丁你留下吧！有时间我会来看你！呵呵……”他将小丁推到萧无痕那里，转身就要走。

“小邪——”小丁大惊，她以为小邪真的要走，立即追过去急叫道：“小邪你就能丢下我！”

小邪笑道：“我哪舍得你呢？乖乖站一边去。”

小丁感到一阵温馨涌上心头，她知道小邪永远不会将她抛开，纵使她已受到任何伤害，小邪还是不会抛开她，现在她甚满足，甚欣慰。

小邪笑道：“小王爷没事了，我是来找你。”

萧无痕从头开始就满头雾水，不知道小邪在搞什么，他茫然道：“找我？我们……”

小邪截口道：“我们是那天拍卖玉观音的通吃帮弟兄，你不记得吗？”他摆出姿势要让萧无痕辨认。

萧无痕这才想起小邪的举止和声音，他惊叫道：“你就是杨小邪？”

小邪学唱戏的一比一划叫道：“然也！”

萧无痕高兴忙道：“原来是你，快，快到里面，我想请你喝酒！”他很爽直。

小邪笑道：“随便啦！有酒万事足，小丁例外！”说完偷瞥小丁。

小丁娇嗔不服道：“谁说的？我也一样！”

阿三笑道：“走哇！光说话不喝酒有个鸟用？”

“阿弥陀佛！”阿四双掌合十道：“出家人有酒也喝一点。”

萧无痕笑道：“如此甚好，我们走。”

众人哈哈直笑跟着萧无痕进入王爷府。

王爷府果然气派非凡，殿厅全是雕梁画栋，屋内各种名画、名花、名古董、玉器……应有尽有，庭院有山有水，有湖有小舟，简直是人间仙境。三厅九房，十八回廊，像走不完似的，够大够气派。

可惜小邪一样也不感兴趣，他只想喝酒。

七转八绕，萧无痕已经带他们来到湖边小亭。

湖甚大而蜿蜒，清澈见底，架有曲桥及拱桥，小亭为八角红亭，置有石桌及石椅，四周栽植各式花草树木，恬淡而安静。

萧无痕笑道：“我们就在这里喝酒如何？”

小邪道：“随便啦！快就好。”

萧无痕马上吩咐下去，不到一刻钟酒菜已送上来，众人已开怀畅饮。

酒过三巡，众人都有醉意。

小邪并没有忘记正事，他问道：“小王爷你那天到济南想买那尊玉观音，是为了什么？”

萧无痕叹道：“杨兄有所不知，我爹已病了好几年，任何药物，名医都治不好，我是想看看玉观音能不能医好爹的病，结果还是徒劳而返。”

小邪奇道：“你怎么知道玉观音可以治病？”

萧无痕道：“是我家武师告诉我的。”

小邪问道：“他怎么说？”

萧无痕道：“他说玉观音是武林至宝，它除了有武功秘籍外，还可以解毒治病。”

小邪觉得这些都和传言差不多，他道：“小王爷你可曾派人出去寻找这尊玉观音？”

萧无痕道：“没人，这是最近的事，前几天魏武师才将这消息告诉我，他要我试试看能否将玉观音买回来，说不定我爹的病就会好转，所以我才到济南去，还好没丢掉小命。”小邪点点头想了一下又问道：“你们王爷府和江湖人物可有来往？”

萧无痕道：“没有，除了几名武师教我武功外，其他都是正流军。”

小邪道：“我不妨告诉你，这尊玉观音本来就是要送到萧王府，所以我才赶来看看，究竟这是怎么一回事？”说完双目直瞪着萧无痕。

萧无痕闻言吃惊道：“有这种事？我怎么没听人说起过？”

小邪道：“会不会是老王爷叫人去寻找？”

萧无痕摇头道：“不可能，我爹已经病得说不出话来，怎么会叫人去找呢？”

小邪微微一惊道：“这么严重？那这里一切大小事物都是由你指挥管理了？”

萧无痕点头道：“除了我也没人可以代理。”语气中有点悲伤。

小邪看他并没有做作，也对他产生信任，他安慰道：“小王爷你别急，看病我还有一套，我老头说我这套金针渡穴，普通病如伤风、鼻塞、拉肚子等，治不好外，其他的倒是很管用，等一下我替你爹检查一下，说不定瞎猫碰上了死耗子哩！”

萧无痕道：“也好，多一人看多一份希望。”他话中并不怎么在意，也许他想大国医都束手无策，小邪只不过十来岁，可能是不管用。

小邪又问道：“小王爷你还有没有觉得不大对劲的地方，例如说王爷的病或者是府内的人和事？”

萧无痕道：“没有，除了我爹一病不起以外，府内一切都很正常。”

小邪摊手无奈道：“好吧！那我先从你爹开始。”“什么开始？”萧无痕不解地望着他。

小邪哑然一笑道：“是……开始治病。”他本想说开始调查，但为了不打草惊蛇才改口。

萧无痕点头道：“我带你们去。”

第十章 巫山神女峰

老王爷躺在床上，枯瘦如骨，脸色苍白而泛黄，有如活死人般，在他身边有一老妪，想必是王爷夫人，她也两眼泛黑而深陷，六神尽失，呆痴地望着王爷。

小邪一走进来，见到此种情景，心生不忍而大叫道：“奶奶的！什么病呢？老……小丁，老什么？”他本想说老太婆，但又觉得不对，只好问小丁要如何称呼。

小丁浅浅一笑道：“老夫人。”

“老夫人你别担心，我一定把你的王爷治好，治不好我把老头拉来准行。”小邪大拍胸脯，就像小孩在开玩笑一样。

夫人惊讶地望着小邪叫道：“无痕，这位是……”

萧无痕亲切地道：“娘，他是孩儿的朋友，他要替爹看病，娘您歇一会儿，别太累着了。”

小邪露出纯真笑容道：“没问题，保证三两下就解决，连你也一起来，呵呵……”一说完已立刻走到床前替王爷把脉，他想治不好王爷，老夫人总得弄点补药让她吃吃，也算尽点力了。

而小邪这一探脉门，眉头直皱。不久奇怪之事已发生，小邪突然大吼一声，发疯似地噍里啪啦揍着王爷。

“杨小邪你？爹！”萧无痕大惊而吼叫立即抽出长剑刺向小邪。小邪大叫道：“拦住他——”他还是没停手，直打着王爷。

小丁他们立即欺身向前，围着小邪，拦住萧无痕，他们心中纳闷得很，阿三和阿四倒有些凑热闹。

“老爷！呜……”夫人也哭着扑上去，但还没扑到一半已昏倒在地。

小丁见状颇觉鼻头一酸，差点也掉下眼泪。

“杨小邪你太可恶了！”萧无痕长剑猛砍猛刺，但他武功稀松得很，根本就打不过通吃帮弟兄，只有拼命地刺出长剑，既惊骇又愤怒。

护院武师侍卫也赶来，立时双方打成一团，叮叮当当刀剑撞击声不绝于耳。

不久，小邪看打得差不多了，才转身大吼：“停——”，这一吼有若炸药引爆般地将众人震住，呆愣地站在原地。

萧无痕气愤叫道：“杨小邪！我哪里得罪你？你要如此杀害我爹？”

小邪笑道：“小王爷你放心，我是在救人，呵呵……”他想到这种救人方法也甚为好笑。

萧无痕见到床上的爹已眼青鼻子肿，他叫道：“你已经将我爹打得满口是血，你……爹……”他流出眼泪，抽搐起来。

小邪轻笑道：“小王爷，笑一个！别哭，你爹有救啦！笑，快笑呀！”

萧无痕叫道：“谁相信你的鬼话？”

小邪道：“小王爷你叫那些武师全部出去，然后将这四周围起来，准备一千名、一万名弓箭手，只要我们想逃，你就射死我们，快点去，迟了，老王爷翘了我可不负责。”

萧无痕无奈之下，也只有如此做，他照着吩咐下去，人员才全部撤走，他道：“杨小邪希望你别为难我爹，他是好人。”语音之下，令人同情了。

小邪笑道：“小王爷，我不打他，就治不好他的病，老王爷已经好几年

躺在床上，血气已弱，而且还有不少於血在胸口，所以他脉搏很弱，可以说时辰差不多了，我这么一打，好像是在虐待他，但事实上我是在疏通他的血脉，你摸摸他的脉搏。”

萧无痕走近床边，见到自己父亲被打得如此惨状，忍不住，眼泪又流下来。

小邪尴尬一笑道：“人有失手！人有失手，嘻嘻！”小邪打得一时兴起，虽然是在救人，但却打上瘾，本可揍胸腹，他竟朝着老王爷全身打，脸部尤其严重。这样比较像在治病。

萧无痕轻轻触摸脉门，突然他惊叫道：“好强！好像恢复正常了。”

小邪得意笑道：“这种事对我来说轻而易举，等一下我再检查他的病；血气不通，其他的病也无法检查出来，现在血气已通就好办事。”

萧无痕满怀希望地颌首道：“杨小邪，刚才……对不起。”小邪挥着手笑道：“算啦！要是我爹，我也是一样，可惜我就没爹，你去看看你夫人。”

小丁闻言哧哧笑道：“小邪！不是这样叫，要说去看看你娘！呵呵……”

小邪白了她一眼叫道：“我知道用娘也可以，但你不是说夫人也行？”

小丁笑道：“那是我们叫的，小王爷就不能叫自己的娘为夫人。”

小邪迷糊地点头道：“原来还有这么多机关！好吧，你也过去，我要治病了。”

说完小邪已开始把脉检查穴道，不久又拿出金针插遍王爷全身，并运用内力逼入王爷体内，替王爷查看病因。

再过半晌，小邪叫道：“小丁你过来，将金针三支插在‘璇玑’穴上，并运功通穴。”小丁很快地照着做。

“神庭两支，背后命门三支，至阳一支，左涌泉两支，用力。”

约过了半小时，小邪才收手笑道：“好啦！他穴道已通了。”

小丁急叫道：“那王爷可以治好啦！”

小邪道：“治好是没问题，可惜王爷中毒太深，不是三两天就可以醒过来。”

小丁娇笑道：“反正会好就行，时间多久有什么差别？”

小邪点头轻笑一声已转向阿三道：“阿三看你的啦！考状元已开始。”

阿三抿嘴叫道：“本状元已当腻了，考宰相还差不多，放马吧！”

小邪道：“你说说看，天下有哪一种点穴手法是先点穴道左边三寸，再戳右边两寸，然后才点穴道？”

阿三闻言大惊叫道：“引魂指！”

小邪见有来历也放心不少，他道：“你说这引魂指是怎么回事？”

阿三侧头想了一下才道：“这引魂指也是失传很久的功夫，所中之人无法治疗，几年后就翘辫子。它出自西域喇嘛教，是一门很难学的武功；怎么？王爷中的正是这门功夫？”

小邪点头道：“不错，而且他还中了天芙蓉的毒。”

阿三咋舌直叫：“奶奶的！不该出现的事都来啦！天芙蓉是三百年前魔女教的特产，中了此毒，全身无力，口不能言，直到精力耗尽而死，小邪帮主你有解药？”

小邪笑道：“有，我的血，你过来，打开王爷的嘴巴。”

阿三照做。小邪拿出匕首往左手尾指划去，猩红鲜血已一滴滴往王爷嘴中掉。

萧无痕大惊道：“小邪你……”

小邪轻笑道：“没关系，我的血多得很，何况除了我的血外，已无其他解药可解了。”

十几滴鲜血一滴完，小邪伤口已收缩。

“可以了！”小邪笑道：“阿三我们要捉人啦！”

阿三放下王爷。他笑道：“小邪帮主你已经知道下毒的人？”

小邪点头道：“这下毒的人，就是叫小王爷去取玉观音那个人。”

小丁奇道：“为什么？”

小邪笑道：“很简单，因为只有他知道王爷中了毒，而这天芙蓉和玉观音都是三百年前的东西，这不难让我们联想在一起，他是有意取得玉观音，如果玉观音到手，王爷的毒可以解，这时他也可以带着玉观音走了！”

小丁不懂道：“可是那名黑巾杀手为什么要雇用威武镖局，将玉观音送到王府，指名要王爷收呢？”

小邪道：“因为那名偷盗的黑衣人，早就知道王爷生病不能起身，玉观音送到王府，一定是小王爷接下来，而那名武师很容易就可以拿到手；要是那名黑衣人如果说要送到王府中的那名武师，你猜梁知弃会不会动疑？”

小丁点头道：“会的，也许他会猜到这尊观音是武林至宝。”

小邪笑道：“这就对啦！那人在情急之下，又一定要将玉观音送走，他只好指名老王爷；再来一点，他指名某一个武师，这就将那名武师身分暴露了，这件事想必他们已计划好才进行。”

小丁道：“就算如此，但这天芙蓉和引魂指未必是那名武师所留下来的。”

小邪道：“凡事都有可能，反正一定有人下毒，我们慢慢找。”

这时王爷已有了反应，他“呜呜”地低吟着。

萧无痕叫声：“爹——”已欺到床前，内心充满兴奋。

玉爷已睁开无力的眼皮喃喃道：“是无痕吗？”

萧无痕喜极而泣道：“爹！是我，无痕。”

小邪也走过去笑道：“老王爷你醒啦！”他本以为需要一、两天老王爷才会醒，没想到自己身上的血液药力如此之强。

王爷呆滞地望着小邪问道：“无痕，这位是……”

萧无痕欣喜道：“爹，他是治好您的人，他叫杨小邪。”

王爷微翘嘴角稍露笑意道：“多谢小公子。”

小邪见王爷一醒来，精神就已如此振奋，心想也许毒一解，其他也已无大碍，也迫不及待地道：“老王爷你别在意，我想请教您一些问题，您方便吗？”

王爷轻笑一声道：“小公子你有什么事？我恐怕帮不上忙，老夫已病了这么久。”

小邪笑道：“您可以，只要您记忆还在就能回答，我是想问您生病前的事。”

王爷道：“你问吧！”

小邪点头道：“老王爷您可知你是怎么生病的？例如说吃了些什么东西？或者和什么人交谈过？或在哪儿生病？当然这些是要在你生病的前一段时间。”

王爷想了许久，他喃喃念着：“那天夜晚，夜色很好，我睡不着，就到西庭院凉亭赏月……后来侍卫头领走过来，要我早点回房休息，以免受到风

寒而着凉，我交代他们等一下再回去，侍卫头领才反身告辞，不久魏师父也来了，他端一杯人参茶给我喝，我喝完以后就回房睡觉，没想到一睡，睡到现在才醒来，唉！”

小邪满意地笑道：“多谢啦！老王爷！”小丁叫道：“原来是魏师父！”

王爺有点吃惊道：“你们是说魏师父他陷害我？”

小邪点头道：“不错，老王爺你是中了毒，而毒很可能就在那杯人参茶里。”

萧无痕大怒道：“魏泉生我要杀了你！”他愤怒地要往外冲。

小邪拉着他道：“小王爺你别急，他跑不了，你还是多陪陪你爹，这种事交给我就可以了。”

萧无痕一想到爹刚醒而娘又还在昏迷，实是不宜离开，叹口气道：“好吧，我就再放他多活一天。”

小邪见此事已了，他道：“你爹多给他吃一些补品，几天后就可以复原，我想休息一下顺便到处走走，你这王爺府我可是第一次来。”

萧无痕道：“我叫妹妹陪你们。”

小邪笑道：“不用了，我们随便逛，晚上大家再喝一大杯如何？”

萧无痕有力地道：“好！”他走出门外交待侍卫不准阻拦小邪他们，然后折回屋内笑道：“杨小邪你们尽量逛，没有人会阻拦你们了，西边比较好玩，你去去就知道，我不陪你们。”

小邪拱手道：“那我们走啦！”他也告别老王爺，才领着小丁他们走出屋外随便乱逛。

边走小邪边道：“你们可有觉得奇怪的事情？”

阿三笑道：“全部都奇怪，不能言传只能意会，呵呵……”

阿四笑道：“我看你连意会都比不上小七哪！”

小七哧哧笑道：“死鸡，死鸡（是极）！他摸着阿三光头，一副大人照顾小孩模样。”

小邪笑道：“你们都差不多，全部都奇怪，却全部都不能言，这有啥鸟用？改天好好教你们能意会，又能言传。”阿三笑道：“怎么教？”

小邪道：“像西席老师一样，抽鞭子，尤其是理光头的更适合，哈哈……”

阿四苦笑道：“小邪帮主这不关我的事，阿三比较不能言，多打几次就行了，我随时都可以意会和言传。”

小邪笑道：“也罢，改天再为本帮提高素质，一个一个来，小丁先来！”他斜睨着小丁。

小丁娇笑一声道：“我觉得魏师父为什么这么早就下毒？他又为什么要下毒？这两点有些不对劲。”

小邪点头道：“这点很重要，明天问问他就能明白。”小丁道：“小邪你先猜猜看如何？”

小邪道：“我要猜可大了，你们有无觉得塞外西域的武功，已不断在中原出现？”

阿三道：“对呀！这意味着什么？”

小邪道：“我想这一股力量就是来自西域。”

小丁道：“你是说蕃人想要篡夺中原武林？”

小邪道：“这只是猜想，不过也有例外，例如江振武也会朱砂掌，而江振武……对了，会不会是江振武和塞外拉萨教谈好条件，要以玉观音交换朱

砂掌秘本，结果江振武食言，所以对方怀恨在心而报仇？”

小丁道：“有这个可能，可恨我们还没找到证据。”

小邪轻笑道：“瞎猜也不是办法，明天将那位武师捉来问问看，至少会有点眉目。”

阿三道：“对嘛！走啊！逛王府。”

“呵呵……”众人这才开心地逛遍萧王府。

第二天清晨，萧无痕很早就来找小邪要去杀魏泉生。小邪也准备捉人问明原因，六人同往魏泉生住处行去。

此时魏泉生正在后院小广场练功，他年约五旬，健壮硬朗，面貌平平，七尺余高，他见萧无痕走过来，立刻停止练功，恭身打揖道：“小王爷您早……”

萧无痕怒喝道：“歹徒偿命来！”一手三尺青锋，如飞龙腾云般刺向魏泉生，恨不得一剑将他刺死。

魏泉生突见萧无痕要杀自己，心头纳闷不已，但随即明白过来，他哈哈大笑道：“小畜生！你到现在才知道，不嫌太迟吗？”说话之间，轻描淡写地就将萧无痕攻来的剑势一一化解，很明显，萧无痕不是他的对手。

小邪道：“阿三你上！”

“来了！”阿三大笑一声，跃身加入围攻，一手“般若禅掌”不时逼向魏泉生，给他带来莫大压力。

魏泉生见阿三功夫了得，立即收起戏弄之心，专心应付战局，双方对换二十余招，只见阿三已有点走下风。

小邪叫道：“阿四你再上！”

阿四乐道：“遵命！”话音一落，他已飞掠而去。

魏泉生见状冷笑道：“你们不怕死，也休怪老夫心狠手辣了！”一提真气，手掌立即增大一倍，并泛出一点淡红色，想必这就是他所要用的杀招，只见他掌幻红云，划出无数掌影，脚踩奇形，似蹲非蹲，似仰非仰，霎时他已腾身带起一阵狂风，快如奔雷地罩向阿三他们三人。

就在此时，小邪大吼一声：“快闪！”探出匕首，化作一条银龙，电也似地射向魏泉生，直指他背心。

魏泉生但觉背面有冷风逼至，自己如不反身迎敌，难免会被刺个大窟窿，心念之下，撤掌反身攻向小邪，放弃截击阿三他们。

小邪见其已放弃攻击阿三他们，立即笑道：“老恶魔你武功果然了得！”话一完，两把飞刀已脱手而出，取向魏泉生双目，匕首也砍向其头颅，两人一触，“刷！”一声，小邪手中匕首已割下他不少头发，身形也翻过魏泉生飘落于地。

魏泉生头发被割，先是一惊，立时大怒，厉道：“小杂种！老夫要将你碎尸万段！”怒吼一声，他腾身再次出击，掌影不透风，撩起一阵风沙，寒气逼人地罩向小邪，这是他愤怒一击，其势之快，其力之猛当不在话下。

小邪也不甘示弱，匕首一挥，使出孤星剑法之“流星追月”唰唰划了出去，只见他身罩银光，活如灵蛇，咻然一声，银光已掠空而过，令人心惊肉跳，目迷神盲。

两人在空中一触，“砰！哇！”两条人影已倒射而去。小邪已将这家伙之右手齐肩砍了下来，自己胸口也挨了一掌，口角渗出一丝血迹，还好并无大碍。

魏泉生右臂被砍，疼痛不已，哀叫数声，人也抛向墙角跌撞于地。

阿三立即冲上去，三两下将他打个半死，才将他拖回广场，对于这打落水狗，阿三永远是不落人后。

小丁紧张奔向小邪，白丝巾不停抹着小邪嘴角，关心地问道：“小邪你不要要紧？”

小邪笑道：“这小玩意儿，没关系！”他受的伤并不重。

小七也走到魏泉生前面，痛打他几拳，然后望着小邪笑个不停，似有意替小邪报仇。

萧无痕傻愣着眼，他这才知道什么叫武功，不觉中对自己这几年来所学的有点失望。

小邪慢步走到魏泉生身前道：“阿三看好他，别让他死了。”

阿三笑道：“放心，这小子还想活命，他没胆量自杀的。”

小邪点头转向小丁，笑了一下道：“小丁你闪一边去，我要逼供啦，等一下你又说我这么狠。”

小丁现在学乖了，出来也混了一年多，她昂头叫道：“我不怕！”

“不怕？那你来！”小邪很快将匕首丢给她。

小丁没想到小邪会如此干脆地将匕首丢过来，她急叫道：“我不要，一半好了，怕一半好了！”她又将匕首丢还小邪，红着脸站在那里。

小邪哧哧笑道：“慢慢看哪！对坏人不用留情。”蹲下身，望着魏泉生道：“泉生兄，你好哇！我有一些话想问你，你能回答我吗？”

“呸！”魏泉生吐了一口痰在地上。

小邪转望小丁笑道：“小丁，这就是第一个步骤，第二个就是砍下他的手指。”话音一落，匕首已朝魏泉生小手指砍去。

“哇——”魏泉生痛得冷汗直流，一节手指已掉落于地。

小丁抽一下娇躯，但没有叫出口，也没转身，想必已决心看完全过程。

小邪道：“老头你现在回答还来得及，我想知道你为何晓得玉观音在黑巾使者手中？”

魏泉生咬着牙，还是不回答。

小邪笑道：“你咬就咬断舌头，咬着牙齿是死不掉的！”刀一割又切下他左脚大姆指。

“哇——”魏泉生已痛得昏死过去。

小邪轻轻将他拍醒道：“你不回答没关系，下一刀就切下你的耳朵。”他语调很平静，令人很相信他会如此做。

魏泉生已颤抖不已，他讷讷道：“是我上司告诉我的。”“你上司是谁？”

“我不晓得。”小邪看了他一眼又道：“你们是怎样一个组织？”

“我们是一个杀手集团。”

“杀手集团？”小邪奇道：“这和黑巾杀手有何不同？”

魏泉生喘口气道：“我们是西域方面训练出来的杀手。”

小邪道：“这么说你们是西域的杀手了？看你也不像西域人嘛！”

魏泉生道：“他们是，但我没资格。”

“为什么要躲在这里？”

魏泉生道：“因为这里比较好藏身。”

小邪道：“萧王爷的毒是你下的？”

“是的，但引魂指我不会，是我上司点的。”

小邪道：“刚才你所用的武功可是朱砂掌？”

魏泉生点头道：“是的，不过我只练了三成，这在西域算不了什么，很多人都有此功力。”

小邪想了想道：“如果你拿到玉观音你会如何处置？”

“在城里福安酒铺点上三柱香，自然会有人来找我，我就将玉观音交给他。”

小邪道：“可惜这方法已不能用，玉观音已被我分了；你真的不晓得你上司是谁？”

“我真的不知道。”

“那你平常如何联络你上司？”

魏泉生道：“平常不联络，情况紧急时，则到西城门外面，在三更时分点上三只火把，自然有人来接应。”

“这方法你用过？”

“没有。”

小邪道：“可有联络暗号？”

魏泉生道：“有，很简单，将他的话颠倒过来说就可以，没有固定什么话。”

小邪叫道：“黑皮奶奶，捉到你一点用也没有，也许你一直隐瞒你的上司是谁，没关系，我自己查。”转向萧无痕，他笑道：“小王爷轮到你啦！”说完起身站立一旁。

萧无痕一步步走上来厉道：“魏泉生，我待你不薄，你竟然陷害我爹，我要剥了你的皮！”他抖着长剑，杀气腾腾。

魏泉生栗道：“小王爷你饶了我吧！我也是被逼的，请你哇——”

萧无痕已砍下他左手，接着又将他砍得体无完肤，最后才一剑刺入他心脏，结束了其罪恶一生。

小丁有点不忍，闭上眼睛不敢再看下去。

小邪道：“走吧！一切都结束了，咱们喝酒去。”

萧无痕气愤已消失，他轻笑一声道：“杨兄，让我作东，你是我爹的救命恩人，又……”

小邪截口道：“小王爷你别说这些，我们得走了。”小丁道：“要去哪里？”

小邪道：“太原离京城很近，我想到那里找老混蛋（皇帝）算帐。”

小丁急道：“不行！我不愿你去冒险，我们就在太原玩玩再说好吗？”她楚楚可怜相，令人见之则生怜惜爱慕之心。

小邪望着她无奈地摊手道：“我就知道你你会用美人计将我迷住，好吧！谁叫你是小丁呢？”

小丁高兴叫了起来：“小邪真好！”

小邪白了她一眼叫道：“好什么？我还没说完，我是说，好吧！你们自己去逛，乐什么？”他有意开开小丁的玩笑。

“小邪你……你骗人！”小丁又伤心了。

“好吧！小丁我不去。”“真的！”小丁又笑起来。

“谁说的？我要去！我不去，我要去，不去，要去，哈哈……”小邪已昂头大笑。轻轻跑开。

“小邪你好坏！”小丁这才知道小邪在开玩笑，羞窘之余，已追向小邪。

众人见状也笑得甚是开心。

是夜。

小邪已到西城墙外面，他带了三只大火把，准备引那位不知名的杀手。

三更一到。

小邪点燃火把，并不断地晃着，火把很亮，照得甚远，相信十里以外都可见到。

约过了半小时，可惜并没有人和他会合，眼看火焰就要熄灭，火花只剩一点在喘息着。

小邪气愤叫道：“黑皮奶奶的，这小子坑了我，叫我一个人到这里来当疯子，鬼个鸟蛋人影，连鬼影都见不到，可恶！”火把不久已熄灭，小邪苦笑一声，抛下火把已慢步走向城里。

突地——

西方林中已射出一条黑影，只两个起落已落到小邪前面，那人黑巾蒙面，左胸口绣有一只如姆指大之红色老鹰。那人叫道：“小鬼，魏泉生叫你来干什么？”

小邪心中一乐，知道要找的人已来到，他笑道：“他要我来告诉你，他被人杀了。”

蒙面人惊叫道：“谁？”

小邪道：“是和你一样的黑巾杀手。”蒙面人身躯一震叫道：“他妈的，老夫没去找他，他倒先暗算起我来？小鬼，魏泉生还交待些什么？”

小邪道：“他要我替他转达上司，说他已经没办法将玉观音弄到手了。”

“就只有这些？”

小邪心念一转道：“还有，他要我去见上司，希望上司收留我，也好替他完成遗志。”

蒙面人笑道：“就凭你这个小鬼？不错，他是要我带你去见他上司，你知道他上司是谁吗？”

小邪笑道：“谁？难道是阎罗王？”王字一出口，他身化一道寒光已射向蒙面人。“砰！”一声，小邪已偷击成功，将那人震退一丈开外。

小邪得意笑道：“臭杀手！你想耍我？还早得很哪！不识相！”

蒙面人没想到自己想先出手，却被对方打了一掌，还好小邪内力不够，这掌打得并不严重，他大吼一声厉道：“小杂种你竟敢暗算老夫？”手掌一扬，气极而发，其势如虹锐不可挡，眼未眨一下，他已经欺身掠到小邪头顶，有如天神下凡一般。

小邪见来人身手如此了得，吃了自己一掌竟然无恙，亦不敢大意，大悲掌舞得淋漓尽致，密不透风，挟起一阵狂风，电也似地迎向蒙面人，两人这一触，“砰——”一声巨响，小邪已被蒙面人掌力震退一丈余远，身形踉踉跄跄勉强站稳。

黑衣人只是晃了两下，并未被震迟半寸，他哈哈狂笑不已，他知道这小鬼功力大不如己，胜算当无问题。

小邪抹掉嘴角血丝叫道：“他妈的，累我也要把你累死！”话音一落，“长虹贯日”已倒射蒙面人，双手猛挥射出两把飞刀，直取蒙面人双目，紧接着大悲掌又攻了上来，一探中宫，一逼小腹，快速已极。

蒙面人双脚微微错步避开飞刀，腾身一跃“飞鹤冲天”直往空中冲去，再一招“倒打金钟”反身攻向小邪背部。小邪一见飞刀一击不中，连施三招

“推窗望月”、“罗汉摘星”、“巨浪击石”，双掌已击向蒙面人左肋。

两人这一触，“砰！”小邪又被震出二丈余，口中一甜已吐出鲜血。身形一定，双脚再蹬，立时又出招攻向蒙面人，像似拼命三郎，不怕死，不会累，一摔、一带、一挂、砍、挑、劈，再度逼了上去，他存心要将蒙面人累死才甘心。

蒙面人一落地尚未喘一口气，已然又被小邪罩住，他大吼一声，立出杀手，只见他手掌已暴涨一倍，变成红色，挟着一阵腥风迎向小邪。“砰！”两人再度交手，小邪但觉胸口疼痛“哇——”一声哀叫，倒射而出，摔在一丈开外之草地上，抹掉嘴角血迹，一咬牙：“他妈的！”右手往脚一探抽出匕首，雄腰再扭，“星光闪闪”再次迎上去，全来硬的。

“砰！”小邪硬挨一掌，又被震退，而蒙面人左臂也被划了一刀，伤口长达三寸。

就这样小邪被打回来又扑上去，他每中一掌，必定换上一刀，五招……十招……二十招……转眼百余招已过去，小邪吐了不少鲜血，但他知道还没多严重。而蒙面人已身中百余刀，或大或小，有深有浅，伤口一直流血不止，他开始有点畏惧小邪，他从没看过如此打不死的人，他更怕自己失血过多将无法支持下去，何况小邪又不让他有休息的机会。

眼看天就要亮了，蒙面人已生逃走之心，小邪哪有不知之理，他大吼一声：“哪里逃！”一招“月毁星沉”已使出，霎时狂风怒吼，飞砂走石，有如火山爆发，江河溃堤，天崩地裂，“咻——”一道银光急如流星，快如脱弦之箭般地涌向蒙面人。

蒙面人心胆已寒，再见到这不可想像之剑招，立时傻了眼，双脚一蹬想窜身逃跑，但还是慢了一步，“哇！”一声惨叫传来，蒙面人小腹已被匕首刺中，其势未竭，小邪还将他带起一丈余远，才落在草堆上，蒙面人手抱小腹慢慢倒在地上，两眼瞪得如牛眼般大，想必是死不瞑目。

小邪跪在地上喘口气叫道：“我就不相信治不了你。”他拉开蒙面人之面巾，是秃头五旬老人，看了看觉得并不认识，休息一下，将尸体抛入林中，才反身走向太原城。

天亮了。

小丁他们一大早就找不到小邪，众人心情甚为紧张。立即掠出萧王府，四处寻找，结果发现小邪窝在一条小巷子里睡着了。

小丁一见他已受伤，惊叫一声已冲上去，哽咽道：“小邪！你怎么可以乱跑？”眼泪已流出来。

阿三、阿四及小七也紧张地围上去。

小邪睁开眼睛一看是好友来了，懒洋洋地笑道：“小意思，休息几天包没事，小丁你又哭了？”纯真地望着小丁，伸手抹掉她泪珠。

小丁叫道：“人家难过嘛！呜……”不说还好，一说她已哭出来。

小邪一看眼泪抹不尽了，他叫道：“奶奶的，我还没死你就哭成这个样子，你是在咒我？快停，也不怕人家笑你？”

小丁抽搐着，强忍下来，她幽幽道：“你跑去哪里？”

小邪哑然苦笑道：“我点了三支火把想捉老鼠，没想到是只大老鼠，我把他宰了，呵呵……”

小丁含情脉脉叫道：“看你！胸口都瘀了血，还有心情说笑，我帮你疗

伤。”

小邪笑道：“不必啦！这小伤死不掉，我自己来。”拿出金针，边插边道：“这杀手武功要比其他的高得很多，我看要比渡永天和韦亦玄高，我偷袭他一掌，他连一点反应也没有，实在太可恶了，还好，最后他憋不住被我累死，呵呵……”他想到累死人也甚有意思。

“累死？”阿三很感兴趣道：“小邪帮主，怎么累法？”

小邪道：“他打我一掌，我立刻还他一刀，我一跌倒就爬起来再攻上去，一点也不给他休息，结果那家伙体力不足，鲜血也流了不少，他想逃跑，我就一刀毙了他。”

“哇！”阿三叫道：“小邪帮主你这是拼命，哪算累？”

小邪叫道：“什么拼命？我早就知道他要不了我的命；所以我才敢如此，否则溜的可是我了，可惜没问出一点结果，白挨了一顿打。”

小丁叫道：“谁叫你老是做些奇怪的事情，打死算了！”

“打死？”小邪得意笑道：“想要打死我还真不容易哪！我一死了，小丁我问你，天下谁还敢要你？你不就变成寡妇了？哈哈……”

小丁腮颊立时泛红娇嗔道：“你少贫嘴！谁要嫁给你？不害臊！”

小邪道：“阿三、阿四、小七你们评评理，是小丁不害臊，还是我？她老远地从君山跟着我们一大堆男人乱转，谁不害臊？羞死罗！”手指一伸在脸颊划个不停。

“哈哈……”众人大笑不已。

小丁羞窘得无地自容，马上扳开话题叫道：“好嘛！我输了就是，你这伤重不重？”

小邪道：“第三等，最近有了九叶灵芝，复原得更快，奶奶的，老天早就知道我天生要被挨打，才送一些好东西给我吃。”阿三问道：“小邪帮主你杀掉的那名蒙面人是不是和魏泉生一伙的？”

小邪点头道：“当然是，他用的也是朱砂掌，但功力要高出许多，奇怪的是，他一听说我要见上司，就想杀掉我。”

阿三笑道：“魏泉生只不过是个小喽罗，他哪能见到上司？他再怎么出事也没有多大关系，你这顿打是白挨了，嘻嘻。”

小邪苦笑道：“人总要有几次被白打，也没什么关系，最少我已证明一点，那另外的杀手果然在和江振武作对，并没有其他第三个势力存在。”

小丁问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黑巾杀手？他们到底在争些什么？”

小邪道：“争什么？不外名利、权势、地位，至少江振武亲口对我这么说。”

小丁娇笑一声，抚掠秀发斜睨着小邪叫道：“你们男人哪！整天都在想这些东西，好差劲！”

小邪叫道：“喂喂喂！小丁小姐，说话看清楚点！是我老人家在争，还是你这个老太婆在想这些东西？射（喷）人！你搞啥嘛！”

小丁叫道：“你不想？那你干嘛跑去闯灵感塔？你不想，怎么会组织通吃帮？你不想，怎么到处惹是生非？还贴上你‘杨小邪’三个字？”她朗朗上口，将小邪一些光荣历史都背出来。

小邪尴尬笑道：“好玩嘛！小丁你也沾到边，别王八笑乌龟啦！”

“哈哈……”众人笑在声。

不久小邪已好了许多，他们找了一家豆浆店，吃完早点就到处逛。

小丁似乎又想到一些不明白的事情，她道：“小邪你谈谈这几天发生的事情，你有何看法？”

小邪道：“很简单，江振武的玉观音被偷，而偷的人就是另外一派蒙面杀手，这派杀手武功更高强，可能不是中原武林中人，至于他们如何结怨我就不晓得。”

阿三笑道：“小邪帮主，我们去挖宝，找找玉观音的武功秘籍如何？反正也没事干。”

阿四接口道：“有理，我们练会了再也不必跑给人家追，多好啊！”

小邪白了他一眼叫道：“阿四你狗屎，你们少林武功哪一样不是精品？你就是练不上来，再好的武功摆在你面前也没有用，倒是小七也该练点武功。”

小七点头笑道：“恨号！恨号（很好）！”

小邪点头道：“好吧！这玉观音就交给小七好了。”口气之中好像玉观音就在身边似的。

小丁叫道：“小邪你知道秘籍放在哪里？”她甚是高兴。

阿四也笑道：“我就知道天下除了小邪帮主以外，没有人能找得出来。”

阿三奉承道：“我觉得小邪帮主才是武林盟主。”小邪望着他们笑了笑，他叫道：“他妈的，你们光拍什么马屁？我还在想呢！”

阿三笑道：“有想就好，只要你想，天下的事都通啦！”这次拍得更适合，更有劲道。

小邪咯咯直笑道：“马屁人人爱吃，我也不例外啦！”

笑了一下他又道：“其实也很简单，普通观音像是不睡觉的对不对？”

小丁道：“对啊！这问题大家都知道。”

小邪笑道：“如果一个人眼睛闭上了就表示在睡觉或在休息对不对？”

阿三道：“可以这样说。”

小邪道：“这就是罗，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观音像笑得很甜，很美？”目光移向小丁又道：“小丁你笑一个。”

小丁娇羞道：“怎么笑嘛？我又不是玉观音。”

小邪叫道：“假装一下，快点啦！装做你在做美梦的样子。”

小丁果然闭上眼睛笑了起来，她尽量装做那尊玉观音的模样。

小邪大叫道：“哇！小丁你好棒哪！”他忘了解释，因为他又想到了什么似的，呆愣在那里。

小丁张开眼眸红着脸道：“小邪你在想什么？”

小邪再次往小丁脸上瞧去才哧笑一声道：“我终于想到那本秘籍放在哪里了。”

阿三一拍手急叫道：“真的？小邪帮主快说，否则就来不及啦！”

阿四奇道：“怎么会来不及？”

阿三一伸舌头道：“我紧张得快要死了，小邪帮主再不说，我就来不及听啦！”说完舌头伸得更长。

小邪叫道：“死来！你死了，我也少掉一个对手。”

阿三笑道：“我本来就不是你的对手。不死也罢，呵呵……”

小邪瞪着他叫道：“谁说的？你每次吃狗肉哪一次不是抢第一？我一块都还没吃完你已吃了十块，最可恨的你还是用吞的！”

阿三尴尬一笑道：“小邪帮主这……这不算，我是在训练自己时常要得

第一，嘻嘻……”

小丁笑道：“小邪你快说，我也好想知道。”

小邪点头道：“我们先从玉观音的右手看起。她右手食指和姆指成一个圆圈，其他三指伸直。”他伸手示范一下又道：“这表示什么，你们猜到了没有？”

阿三笑道：“事情完成的时候都会这样。”

阿四道：“戴眼镜也是用这样表示。”说完他轻轻一笑，还蜷起手指置于眼眶，眯眼直视小邪。

小邪笑道：“都不对，再想。”

小丁道：“那样也可以表示三的意思。”

小邪点头笑道：“对，是山，不是一、二、三的三，而是山岳的山。”

小丁喜道：“哇！我猜到一半！”她高兴直拍手。

阿三急道：“在什么山？”

小邪道：“你们再想想看三根指头代表山，那姆指和食指成一个圆圈，他又表示着什么？”

小七很快的叫道：“蛋！嘻嘻！”他傻笑着。

小邪大叫道：“蛋你的头！你想吃？不过你也答对一毛毛。”

小丁奇道：“什么叫一毛毛？”

小邪得意笑道：“一点点，毛中之毛，就是毛的最末端，沾到边的意思。”

“零蛋！”阿三叫道：“这该两毛毛了吧！”他很正经没发笑。

小邪笑道：“还混蛋哪！零蛋？你没撒啦！想要两毛毛？”

“没撒？”小丁娇笑道：“小邪你又来了，这是什么意思？”

小邪得意一笑道：“八字都没一撇，不就是什么都没有？一撇已表示没啥用，那没撒更不用谈啦！”

小邪对这些歪理不通的句子，可大有兴趣，平常没事专想这些，现在一用上来，果然收到自我得意之效果。

阿四道：“这手势就叫没有蛋如何？”

小邪道：“没有蛋是没错，小丁你猜猜看那是什么意思，看你有撒还是没撒？”

小丁想了想道：“这表示零，也就是没有的意思，对吗？”

小邪点头道：“对，但没有这两个字，通常很有学问的人都怎么说？”

“无。”小丁道。

“哇！哈哈！”阿三突然跳起来叫道：“他妈的！原来是巫山，小邪帮主，这可是大大的一撒啦！哈哈……”他高兴直叫着。

小邪笑道：“不错，阿三狗肉吃多了，撒不完啦！哈哈……”

小丁道：“巫山这么大怎么找？”

小邪道：“这比较难，我解释给你们听，你们想那玉观音笑得

和小丁刚才笑的差不多，这已不是观音的笑，因为观音菩萨总是比较庄严，笑起来不会如此可爱，这尊观音的笑，已是少女做美梦的笑；你们再想想观音的右手，它是放在胸前正中央，为什么它不放在偏左或偏右呢？这表示东西放在巫山的最中央，而这中央又恰好对准玉观音的笑嘴，这样你们想到了没有？快说！”

阿三道：“在巫山的肚子里，手指对准嘴巴表示吃进去了。”

小邪笑骂道：“胡扯！你没看到观音像的嘴巴是闭着的？”

小丁也想不出来，她叫道：“我们想不出来，小邪你快说嘛！”

小邪笑道：“阿三，巫山十二峰最中央的是什么峰？”

阿三大叫道：“哇卡！原来是玉女峰！对啦！玉女峰，居中央有两峰，但最中央是玉女峰，呵呵……”

小邪笑道：“没错，是玉女峰，本来我一直想不通，后来看到小丁装成玉观音的样子时才想通，因为玉观音的笑已不是观音的笑，而是少女的笑，少女做梦的笑，小丁的笑，呵呵……”

小丁娇笑道：“玉女峰也不小，不容易找。”

小邪微微搔弄一下头顶那束黑发笑道：“我们再想想这尊观音是睡着的，我们不妨猜它是‘睡’、‘眠’、‘想’、‘梦’、‘思’、‘昏’等字开头的地名；而观音的头不往上面摆，也不往正面看，却往下面摆，斜面看倒有点像悬崖，从这方面猜，再加上嘴巴的笑意，阿三你想想玉女峰有什么悬崖的名字？”

阿三道：“有断魂崖、神仙崖、还有一个伤情崖，其他就没有了。”

阿四道：“玉女峰我倒知道还有一个梦笑崖。”

小邪眼睛一亮叫道：“对了！梦笑崖，阿四你怎么知道的？”

阿四尴尬笑道：“有一次我做梦不时笑着，师父查堂时发现我，并立即叫醒我，他骂我白天乱来晚上还乱来，敲了我三个响头，说我做梦喜欢笑，哪天要把我关在玉女峰的梦笑崖，也好叫我变成得道高僧；本来我已忘记这件事，小邪帮主你一提，我才想起来。”

小邪哧哧笑道：“阿四还是有用的，马屁有时候也会震死人，哈哈……”

小丁念道：“巫山、玉女峰、梦笑崖……差不多啦，小邪接着下来呢？”

小邪道：“接下来就只剩下左手，而左手又是写字，我们不妨找到那里再说，这可要看小丁啦！谁叫你学问好。有撇喽！”

小丁娇笑道：“哪里，哪里，一毛毛而已，呵呵……”

阿三问道：“小邪帮主，我们现在去吗？”

小邪反问道：“今天是几号？”

小丁道：“今天是二十，怎么到巫山也要看日期才能去？”

小邪笑道：“那观音左手上刻有‘明月秋风’四个字，我们何不找个明月去看，而明月就是十五，我想这里到川境巫山，大约要七天时间，我们下月里再去。”

小丁道：“好吧，现在我们到五台山玩玩。”

阿三突然稍微咋舌叫道：“算啦，人说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就没水吃，和尚见和尚分外眼红，不去也罢。”

小邪叫道：“五台派和你们少林派，又没仇没恨，你怕什么？何况你已经不是少林弟子，而是我通吃帮老小，怕个鸟？”阿四慷慨激昂道：“就是嘛！怕个鸟，走！”

阿三也大叫道：“走就走！还真怕了不成？阿四你走前面！”

“哈哈……”众人笑声不绝。

突地——

“杨小邪等等我呀！”南面街道已有一条人影掠来，原来是萧无痕找到这里来了。

小邪回头笑道：“小王爷，什么事？你很喘吧？”

萧无痕上气接不到下气的走过来，喘呼呼笑道：“我找得你们好苦。”

小邪笑道：“小王爷你还有什么鸟蛋事？是不是想跟我们出去玩玩？”

萧无痕道：“我是想尽地主之谊，杨小邪你们怎么不说一声就跑了呢？害我一起来就找不到你们，我跟你们去玩。”

小邪道：“我们是混江湖的，和你差别就在这里。”耸耸肩又道：“来无影去无踪，这叫大侠客，你懂不懂？学着点。”他拍拍萧无痕胸脯，神气已极。

萧无痕虽然已经二十出头，但他终究不明江湖事，现在恰巧碰上大盖仙，他信以为真道：“原来如此，杨小邪你也教我做大侠客好不好？”

众人嘻嘻笑个不停。

小邪上下看了萧无痕一眼，他道：“你不干小王爷？你爹可会急死喽！”

萧无痕道：“杨小邪你别看我爹是王爷，他赐封镇远大将军，我爹武功也很强，我也……”

小邪截口道：“我是说你爹会急死，你给我扯这么多干嘛？你知不知道，在海岛上我已封了通吃大将军？出门不用走路你知道吗？”他指的是上次被神武门捉到无名岛那趟事。萧无痕窘笑道：“我的意思是想请你教我武功，不知道你肯不肯？”

“哈哈……原来是这趟事。”小邪瞥了小丁一眼哧哧笑道：“这交给小丁就可以了。”他想替小丁找个徒弟也算不错，乐得哈哈直笑着。

小丁急叫道：“不行，不行，我……小邪你怎么可以……我……”她急得直跺脚。

小邪道：“怎么不行？小王爷快点拜师呀！快，否则就来不及了。”转向萧无痕哧哧笑个不停。

“是！”萧无痕蹲身而跪，真的要拜小丁为师。

“哇！小邪你不能！小王爷你，哇！小邪！”小丁已躲到小邪后面。

萧无痕这一跪，拜了一个大天地！他苦笑地跪在那里，也不敢站起来。

小邪一看知道这开玩笑开得有点过火了，他道：“小王爷你起来，你没拜中小丁当师父也没关系，快起来！”

萧无痕困窘道：“我……杨小邪，师父她不收我当徒弟？”他有点失望。

小邪将他拉起来笑道：“小王爷你拜天地为师也不错，没关系，天上玉皇大帝是我表哥，他收你当徒弟，我只好找一些武功让你练啦！”

萧无痕惊喜道：“杨小邪你真的要教我？那你……”他又要跪下去。

小邪再度拉着他道：“小王爷不必多礼啦！我的功夫你学不来，我想办法将我表哥的功夫传给你。呵呵……”

小丁娇笑道：“小邪，玉皇大帝怎么又成了你的表哥了？”

小邪得意道：“他上次偷吃我的狗肉，被我逮着了，他怕我告诉王母娘娘，只好认我当表弟啦！”

他说的是小时候在再来镇玄天庙那趟事。他把偷来的狗放在庙里，结果又被偷走，而他那时还小，并且相信鬼神，所以他不停地在庙里找，后来发觉玉皇大帝神像之嘴巴油油，他小小心灵就一直以为是玉皇大帝偷了他的狗。这件事他也曾告诉小丁，只是没加入“表哥”这回事，现在又胡扯上去，难怪小丁会如此一问。

小丁笑道：“原来是这么回事，那玉皇大帝又留下来什么武功？呵呵……”

“偷狗功！”小邪很快地回答。

“嘻嘻……”阿三笑道：“我也要学！”

小丁笑了笑：“小邪你不能乱来，人家可是真心想学武功，你怎么可以开人家玩笑。”

小邪瞪了她一眼叫道：“谁开玩笑？你怎么不收他当徒弟？差！”他翘着嘴，有点不高兴。

小丁讷讷道：“对不起啦！小邪，我一个女孩怎么好意思……”她没说是小邪逼她收徒弟，因为她总认为违背了小邪的意思是不对，所以她觉得这件事是自己不对。

小邪看在眼里，笑在心里，他又问：“明明是我逼你收他为徒，你又道什么歉？”

“但我……我……”小丁被这一问，倒不知要如何回答，困窘得很。

小邪笑了笑：“好吧，我就将我大姊的功夫传授给他，你看怎么样？”

小丁找到话题，很是高兴道：“你是说玉观音？好哇！这最好不过了。”

阿三忙道：“小邪帮主，我们不必去五台山了吧？”小邪感到奇怪地回道：“阿三，你搞什么照实说出来！三番两次地说不上五台山？”

阿三急道：“没有！没有！我只是觉得同行相嫉而已。”

小邪呵呵笑道：“你不说？那好！再当十年和尚！”

阿三急道：“小邪帮主你不能如此，好，我说，上次师父叫我到五台山去拜山，结果……嘻嘻……”他尴尬地笑起来。

小邪叫道：“结果怎么样啦？”

阿三红着脸道：“结果我酒瘾发作，把那洗衣服的小和尚骗到当铺，将五台山的袈裟通通当掉，后来……反正我再上五台山，一定会被追杀，嘻嘻……”

“哈哈……”众人一听直笑不已。

小邪笑骂道：“他妈的！阿三你真能混，这种事你也想得出来？呵呵……”

阿四笑道：“难怪阿三那次回来以后，洗了三个月的茅坑，爽死啦！”

小丁笑道：“小邪，你们这一伙呀，没有一个是正经的，世上怎么会出现你们这一堆人呢？”她窃笑不已。

小邪道：“那就要问你啦！”

小丁奇道：“问我？我哪里知道？”

小邪斜睨而笑道：“不是你们女人生的，我们哪里来？不问你问谁？”

“小邪——”小丁闻言霎时满脸通红，已追向小邪。想捶他几拳始甘心。

阿三点头道：“也对，小丁也算是通吃帮一伙，应该算是把兄弟，哥儿们。”

小邪并没跑，他叫道：“小丁好了啦！谈谈正事，小王爷还在等我们呢！”

小丁打了几拳才罢手，她娇嗔道：“小邪你下次再乱说，我就不饶你。”

小邪笑着走到萧无痕前面道：“小王爷你拜我表哥为师，我也要负点责任，这样好了，你回去告诉你爹说要去求师学艺，看看你爹准不准许你离家出走，否则就甭谈了。”

萧无痕欣喜急道：“一定肯，一定肯，我爹就是嫌我武功太差，给我请了好几名武者，可惜他们教的都不管用，杨小邪我们一起回去，我爹还要谢你的救命之恩，你一定要赏脸。”

小邪道：“好吧，有酒肉小邪吃，有尿垫子，小丁洗，走吧！”他装成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

小丁红着脸但并不反驳，否则到头来吃亏的还是自己，她以为不开口就没事，哪知——

小邪叫道：“小丁你是不是洗习惯了？连吭一声都不吭？独享哪！哈哈……”说完他已大笑起来。

“小邪——”小丁真拿他没办法，莲足直跺个不停。

萧无痕不知他们在说些什么，只好陪笑着，他道：“杨小邪你们随我回去，等我爹答应了，我们再一起走可好？”

“好！”小邪笑道：“前进！阿三唱歌！”手一挥，他已领头走向前。

阿三挺起胸膛，当真在街上唱起歌来。

“酒呀酒，酒呀酒呀！好酒真难求，你一杯呀我一杯呀，我俩来个一大杯！哇哈哈！哇嘻嘻……”

是夜——

王爷设宴款待通吃帮弟兄。

这可真的是通吃，酒、菜、鸡、鸭、鱼、肉、山珍海味，一扫而空。小邪喝足了才道：“王爷啊！我们都是江湖大侠客，吃饭不讲那一套，你多包涵，下次你自己也装做和我们一样，保证你吃得大呼过瘾。”

王爷本也是豪迈之人，年轻时也曾如此过，但因年纪大了，再加上王爷这个封号压着，免不得要中规中矩，他这一听小邪所言，顿觉豪气大发，他叫道：“好！小兄弟，老夫哪天就也试试，看我宝刀是否已经老了？来！干杯！”他拿起大酒壶，直往嘴里灌。

小邪大笑道：“这还差不多，拿坛子来更过瘾！”

“对，对！”王爷猛点头大叫道：“来人啊！拿十大坛酒来！”

“是！”侍卫不久已扛着十坛陈年女儿红上来。

王爷豪迈大叫道：“来来来！一人一坛，喝完了还有！呵呵……”

霎时大家已大口大口喝，大声大声唱……这哪像是王爷府了？简直是疯人院，小邪可谓：“席前常常耍酒疯”。见不得酒。

三更一过——

每个人都醉倒了，只有小丁不敢醉，她要留下来照顾小邪，所以她很清醒，这时她正拿着柔丝巾，不停地擦着小邪额前汗珠，就像慈母在照顾婴儿一般，那么温柔和亲切。

良久，良久，突地小丁觉得有人走过来，转身一望，发现一位和她年龄差不多的白衣姑娘，正站在门前对着她笑着。

这白衣姑娘，雍容华贵，肌肤白皙，秀发披肩，柳眉凤眼，环鼻樱唇，柔姿修长，仪态万千，十足美人胎。

小丁奇道：“你是谁？”

那女孩笑道：“我叫月光姓萧。”

小丁这时明白，她笑道：“原来你是小公主，他们都醉倒了。”

萧月光道：“我是来扶哥和爹回房的。”

小丁道：“要不要我帮忙？”她放下小邪站了起来。萧月光注视小丁良久，她叹道：“这位姊姊你好美！”语气充满赞美之意。

小丁红着脸道：“小公主你才漂亮哪！”她很羞窘，因为这称赞来自女人的口中，她有点不大习惯。

